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之取拾盡同益亦至顯至著之享對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為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 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尚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 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加以歐化京衛思想突變背人視為大遊不道者今且學為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奪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 存目之內齒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學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為限彰彰甚明 振與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為普遍之與論固無廣吾人之發站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

是一次物丟開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寧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圖大樹, 人校識就流熟然高出於學卉完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界之偉觀 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未流自不難迎

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未流自不難迎

語子集成刊行旨報

完於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尚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

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語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 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衛者則周燾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實蓋曾欲以一已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

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焉經舉足爲 荷選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讀言也孔子以後諸 測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寫至粹至精之理學者 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偽撰故一概不錄。 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 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聲籍者皆為後人所依託一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素與間儒家取 法絕類離偷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學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 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

繼以孟 鄙其行之惡獨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肯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故世之論謂為頭位利禄之釣餌其心之卑 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就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已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 二道家 一句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為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閥人欲 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琴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事物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

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較者有真者亦有偽者分别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 則周之弟子及周素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質可為信識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堪之手然觀堪所敘亦言 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 之故日『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燭社會之醜態盡

次列子此外偽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于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 而墨

寶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朔大 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寧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為實有在冥冥中 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 兼愛。」葢『仁』之焉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陳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

張純一氏校注亦言晏子書選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焉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 年第一部奇書矣晏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晏子爲墨學蓋集晏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 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的適之氏且稱墨子為中國二千 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

-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諧子

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 三輪辨者莫不應用如墨莊荀韓諸晉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平輪辨要亦寫有治天下 尹文子

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喜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世所流傳者尚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宣後人傷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

偷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為法家之枝流未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 法之外亦不究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關』 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奠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 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為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及 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禁 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置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 五法家 ——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尊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作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

孫星衍校語)則其為真古膏獨足置資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為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審其真出於周察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悉後世文士所不知者, 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焉文治以兵家焉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奠志言兵 六兵家

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平大觀已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合成一書以備觀點其性質質後世之類書耳此種當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終 輯今着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 縱橫小說是焉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倚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焉劉向所重 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奠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章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終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請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養雜

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偽造各膏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探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曹集其成即諸子 者成為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證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法取其 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孰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索諾子之可信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為真出周素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儒作一

論	周秦諸子
語	子
儒	學說從
家	派別
言孔孔 行子門 之記	著
行子門	作
之記	者
劉舞	書
劉寶楠論語正義	名
漁掘	及
正	往
我	釋
	岩
造 音 子 秀 國 學 中 最 重 之 典 籍	H
平 最 三	識

寸集成刊行旨概

-72	H	to	-1	11.	b	1 44	已
尹文子	晏	墨	列	盐	老	荀	孟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名	墨	墨	道	道	道	儒	儒
家	家	家	家	家	家	家	家
尹	曼	墨	無	莊	李	荀	孟
文	墨	翟	名	周	II.	期	軻
錢熙祚校尹文子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孫治護墨子閱盐	張湛列子注	事慶 <u>藩</u> 莊子集解	王 騎老子左義	王先識荀子集解	焦循孟子正義
地書為名家之 阿嘉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有 與有僞 至德與經	又名南華經向秀生	又名道德經河上 公		

And the second designation of the second des		And in concession, in case of the last of	The second second second second			
AND SHEET STATE OF THE PARTY OF	清影/22年上十七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	賓客輯	- N	为	-	ţ,
原台五五条火	言えないとこれというでした。	呂不韋	Ŕ 	推	F	坓
	吳子	吳 起	家	兵	子	吳
	蘇子十家住	孫 武	家	兵	子	孫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韓非	家	法	韓非子	韓北
器可均羁	慎子	貨到	家	法	子	熉
	嚴可均校商君書	力新草	- F	j.	7	11
	麥孟華爾君評傳	人系头	k	去	商中土等	商中
齊國史書讀	戴望管子校正		4	Ž	-	1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	梁啟超管子評傳	管中	京	去	子	普

周素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 索諸子獨立一關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索爲止云。

諸子集成刊行旨越

偽託周秦諸子

野 子 無周文王之師醫熊作四庫全書關係唐人所依託

大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諒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途附會而為此篙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 關尹子 六段。 新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段一語途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大項故名六韜又作 無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尚老子乞求遺德經一語後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衛村子 籍鐵斯作因傳有線子產級鐵村一專錢附會而成此曹

鬼谷子 無蘇秦節鬼谷子作奠志無至隋志始著錄怒南北朝人爲作 子華子 經春教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邊

腸冠子 萘楚人以翳邦為冠因以名書

尉統子 籍尉織作焉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意

ア 子 無尸佼作為商君之師奠志雖著錄然久日亡失此係後人傷託

文 子 無名莊唐柳宗元謂其多鬻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爲作 於陵子因孟子中有際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禄一語後人途依託而爲此書 公孫龍子無公孫龍作孫名家巨子然此曹孫孫取他曹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引送取子 無線勝博士孔鮒作未又有連設子二篇稱樣孔樹作故云義子皆爲後人僞託

數選錄周泰諸子集成特附證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弱及豪桑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喪貴光陰及精力壞於虛牝學不可 信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意有所 為專門之學自聞百詩作古文尚書感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經 古瓦盆比於金鼎故造傷書者多託於周泰問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爲書最爲施行直至情代考據成 耳蒙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賴目重饒輕雜即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實愛古董寶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 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會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高幅簡短不必如注經撰史領有一定段落 其欺罔者因將係書實貴之追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與偽從而印行此爲曹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爲 以動人乃怎託一古人之名造會以恭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即可罔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 『名』一焉『利』高宗笑面領之大凡造橋書者非爲名即爲利面已蓋作雋者知已之思識辞望不足 俗傳清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裝開其僧共有幾何僧答一人高宗具而誰之僧日二人者一爲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墨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尚浴先素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 公百序一篇尤為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鏡此則為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 家之學說雖經素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怕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焉利祿之 史記一音上下五千年為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国無庸吾人之重赘一詞矣而其簡未太史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諸。子思想之雄常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遠為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大藝為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 **翠趣至是而諾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還使然無庸為諱者矣** 餘韻雖不及先素之昌盛要亦未嘗濟減也爲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土相率 卓行之土承諸子之影響不為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靈風 想變惡之大勢而配其關鍵者則為太史公自序一文善故日此焉掌始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豪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史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

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票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楊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 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懷著書以韻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禄之徒合污可知萬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 買新語太史公目之為辨士盖亦縱横家之嗣響也是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為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齊夫論 一世俗辨晰毫芒始如龍異終有實理我國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間孔諸論更顯然為儒家之互歡此外陸 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術之狀況惟南王書之縱横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王氏之論衡線

曾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尚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 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膏集成一編使與先索諸子後先輝映零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與 書為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夢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的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 固諸人之撰述

论書雖稱家訓肪語多世故人情無及文學	七	推·	顏之推	旁北	顏氏家訓	顔氏
此書爲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爲代表	111	裁慶	朱劉義慶	宋	世說新語	時
上系道家下陸道教中有經生之說爲他家所無。	Λ	弘	葛	晉	朴子	抱
大旨皆儒家言。	10	符	王	漢	夫論	糟
袋儒家言。	五	悅	荀	漢	鹽	申
战曹在 国 學中也有價值進專以辨盼是非爲主不屬於 某一家之學說	1110	充	王	熯	衡	論
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說	10	雄	揚	熯	言	法
係述官吏與專者辨論盟繼征俄之利與大旨近儒家言。	10	寬	桓	漢	鐵論	鹽
以後子曹之最出色者 以後子曹之最出色者	111	安	劉	熯	南子	推
失類於辩士實經績家之支裔漢初與圖食其並稱此曹久供經後人撥拾輯成舊列傳家然其數陳前代得	10	賈	陸	熯	語	新
壁 夏 及 評	卷數	入	作	著	名	曹

識子集成刊行旨趣

以上十種為漢魏六朝子會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漠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書音符獎買證操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索本紀漢賣買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係造可知

人物志 魏劉西漢 中 太玄經一天祭 新 **払照 魏徐幹農幹本文土無甚續微之職書作二卷**

物理論。晋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彭衍義 傅 子晋傳元漢

金樓子 乘蕭尋撰得頭元帝 子 顧疑劉豊模恭後人為託

劉

文中子 題端王通漢又蔣中說書中句做治語又因列唐初功臣再其弟子面隋唐書無傳再後人稱託無 以上各種或傷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ı
	荀	王	
	- FE	先	
	子	著	
世			
界。	集		
書局		11 - 4	
助即	解		
行			
			•

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日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日一物失稱風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侗古今成 拉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城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敗之故論識不越儿席而思慮於於無堪身去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於推而皆準而刻駁之徒武武債生 知性那余因以悲荷子瓊世大亂民看張禁感激而出此也首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逐 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太性有构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 日直木不待緊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构木必待躁括蒸騎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六醇小疏遠宋攻者盆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

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龍弁言簡端並揭前予等審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 家之韶為首子集解一審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致謂於首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辞酌朱元之定 書僅有楊倞注未為證書近世通行嘉籌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好宿儲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喜輕旁采諳 國朝倡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倡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說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

五月長沙王先蒙謹序。

荀子序先崇祭宋台》

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韻案朱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上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 觀其立言指專根極理要數陳往古椅輕當世撥亂與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 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上。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問其前首卿振其後 變雅作矣平王東還諸侯力政遠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驰而復張 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對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猴至備雖春秋之 元刘無又荀子亭作荀澂子與諸書所引合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杼三十二篇四字 子其篇第亦頗有發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可不然俗間本子其篇第亦頗有發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0直文照日傳 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意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 心文好則竹意未知者謂異端不愿點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膏干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 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結簡爛脫傳寫認誤雖好事者時亦點之至於文義不通屋掩卷焉夫理曉則 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庶以未宦之暇頗貌篇籍縟感炎黄之風未拾於聖代謂荀孟 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 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焉荀卿 重刊創或求之古字或徵語方言加以孤陋寡傷愚昧多薇等鑿之實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平時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 有功 加

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園團以別於楊氏之姓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未錢大昕跋證 校勘補朱奐文辦江都汪中容夫餘船盧文昭紹弓嘉善謝瑭金園轉校(轉詣家未錢大昕跋見致校勘補 湯注外增一圖圖全錄校注加虛文昭日四字别之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虛校不主 處參致刊行廼由謝氏則稱處校本者焉是盧所據大字朱本為北朱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此書處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於縣悉出抱經多互改證遂得藏事是此 校刻本明出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縣注訊節)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臂海寧吳寢槎客吳縣當時坊閒所掉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煞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六吳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閒有為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證 次楊序及新目錄丹 次荀子館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影影大字宋本元刻 曹元出於 遺一卷案

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澶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敦巖此即因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甯舊本亦** 摹本重刊為古逸證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本周熙甯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 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来台州本来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蒓齋於日本得影 檢元書。尚有可采為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閒本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亭校為虛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會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往文茲覆 ? 善者也然在今日,焉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姓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竝

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荀子集解 別

本參校嗣得元和原千里獨資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敖而行之附尚子供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

末見敢證 其中如劉台拱端臨近中容夫陳與碩甫諸家之說。寬討茲詳而 庭校郡 注之精者亦附錄為茲取

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説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兪氏樹睹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該四卷全採入站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錄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灣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法選入爲齊穆下祭酒有列傳師 〔又賦家〕 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葡照撰 (又集部别集)楚翦陵令荀況集一卷。強缺禁

别集類〕趙荀阮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號〔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選許專、〔又丁部集錄

【養膳書經籍志內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囊。【又丁部集錄别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朱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 荀卿子二十卷、翳國趙人〔又〕楊保熊往荀子二十卷。

監准此。 試祕書省校書頭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無千之校勘官登仕頭試祕書省校書頭前守相州湯陰縣令 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閱事右奉聖旨前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即進進呈及宣賜劉付國子 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學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乾今來再校荀子一部計二十 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任耶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耶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 理參軍充直請臣王汝覊校勘官將仕耶試祕賣省校賣耶前知婺州永康縣專充直講臣額復校勘官將任耶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衙〕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 校勘官將仕頭前守惡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佩校勘官登仕即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

直講上詩都尉賜継魚袋臣黎鎮朝奉耶光禄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耶光禄寺丞管句國子監丞

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耶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維魚袋臣尋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耶

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該議大夫參知政 語權判尚審禮部實院兼知蒙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 **岸伯戶臣曾公亮** 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完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宣封叁阡 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中充天章團待制同知諒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臣誨朝散大夫行尚曹兵部員外郎知制

守餘隙廼以公帑録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日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華書序 補遺逸監暫褒具獨荀子猶關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姓異仲友於三館賭舊文大犍湮沒訪得善本假 惠王以叜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聞燕孟子在齊若即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 學。春申君死而卿廢。殼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哀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 卿事大氐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 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係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韶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與蒐 田忌薦孫環為軍師與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義兵於王前向以為孫 [又唐仲友序]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虞劉向校雠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箸

脫。依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曹向序。駁益難信·据墨

傳參卿書其大略可賭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亞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

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取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已衆二子適見世畫寢鋪啜非師之過使鄉登孔門去異意會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為太息大宋續熙八年歲 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硫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 人之國。極明儒效素并天下以力。意儒杲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裝香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 至卿以為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細告子情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 說士徼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嘗以儒術。疆以道德之威,肯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索無儒昭王謂儒無益 申君以為蘭陵令以懿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平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 戰國爭富疆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

往不能瞭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転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 之法,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焉二十卷,其書以性焉惡以禮焉爲非諫爭傲災祥。尚强伯之道論學術則 烈王初黄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為 學至齊襄王時前卿最為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 篇為十二卷題日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 [晃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 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 荀子二十卷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

考證上

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清志為十二卷至原始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道熙中錢 日孫者避宣帝譚也至楊倞始改為荀興 佃耕道用元豊監本珍校刊之江西灣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又〕 荀子注二十卷 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

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臍為軍師。與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庶以敗 本司馬墨於還書有三不合奉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臣宣王八十七年的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 死而卿廢設以宣王宗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隱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嵏 論語釋文引王弼姓朱張字子号荀卿以此孔子後山旗氏日子号者仲号也扈氏日向惇極羣書序卿事大抵 文及日前即之書語聖人必日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肝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 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經寫戲篇一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 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凱燕孟子在齊若即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蔣茲 【王德麟漠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十二篇 劉向校齡壽錄序云所校龍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

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纹纹者平。首子為一日。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 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旒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之僬僬受人之撼撼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鄭抑二子皆站古語也 、又困學紀聞十〕首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益其 〔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妹者必彈冠新俗者 (又) 勸學篇青出之監

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媒詳等 五素柱云五帝也島本改爲五帝而別住文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島本乃唐與政台州所粟爲寧禧本亦未爲善 作育取之於監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割矣。作知鄠矣脫篇請占之五悉作五帝

白僑字甚明楊倞炷亦曰僞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 能所辜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寧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 不可特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專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 陸之相非不足弱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特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 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僞之僞遂離然掊靈謂卿蔑視禮竁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賭其全膏即性 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 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即但非十子面 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死之著書主於明周 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死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謂意其或然宋嫌荀子習後又 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未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 **沓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辨稷下後任楚春申君** 序錄稱孫卿習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日新書唐楊倞分易 人或稱日孫與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漠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音 〔國朝四庫全音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故府 周荀祝撰。况趙人嘗仕楚為翦陵令亦日荀期。漢 孔之教崇 死之年卿 死 面 性

荀子焦醇

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信或改名如温庭筠之一名岐墩 以信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 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流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述亦頗詳給唐書藝文志 惡一篇自篇首一句以外亦未竟該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

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特質而廢學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詣屬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 愈大醇小流之評為定論也原注多明古錢亦異於無稽之言。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 周荀祝撰唐楊倞註。死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

諸例與經部朱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喜不獨有經也 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朱時刊物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為疑圖五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 序後有敬器大路龍旗九斿三圖、宋陳振孫壽錄解題日。漢志作孫卿子者。遊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 分二十卷而注釋之。痛熙中錢何耕道用元豊監本參校刊之江西僧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一百二十六條視 [天禄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 篡圖互注荀子,一頭 周荀祝撰三十二篇唐楊原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

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指句以取便於觀點卷後别行刑來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 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日天地終日五常共四十門未又附拾遺並事要 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築人姓氏又朱原傳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 〔又元版子部〕 築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頭 周荀祝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载楊序并新增 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

題凡卿雲事寶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買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 仍當有圖藍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質品題一卷觀其識語頹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爲次品 字卷一之後亦於别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於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築圖分門類題往荀子書前

遼不相及然朱本流傳者久少今尚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奏合亦可寶也 名既不靈一版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奏成一當其標稱荀子者。無印甚精紙墨俱佳皆為宋葉餘則元時所刊。

耳且會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祗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音

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斯西蜀諾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 「錢會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 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濟熙八年六月吳郡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膏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臣夏

唐登仕耶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己意校定重持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因學紀聞所引也之五帝諸條一始監本 未盡者。循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上。彙諸本參以 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樂尚存。惟是本從朱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朱槧則紙質破損 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虛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黄薨圖先生云。 楊倞序。元和十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篡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 後有將仕即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經臣王子韶同校朝奉耶尚書兵部員外耶知制誥上騎都尉

樂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為落明甚而虛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 他亦每有漏略抵悟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薌凝周君收藏蕘圖借得命校一過棄訪知朱椠印本在東城藏膏 是已採用顧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觀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語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懸

[孫星伤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 荀子二十卷期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處文部校刊本一

家持來接售略一寫目與勢同。他日償竟為薨國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獨每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會于黄氏

之士禮居洞室顧廣圻

亦陳良之咎數此所謂欲加之罪也尚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罰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或該春申事大旨 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未切中暴秦之祭乃蘇氏讓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 而下洵足冠冕琴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間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資 知荀子所著戴在二該記者倫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寫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 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及問五義出哀及篇之首則 戴所傳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錢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頁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 若談天雕龍炙殺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昼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竝稱久矣。小 〔謝靖荀子箋釋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者師太史及作傳論次睹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竝論餘

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圍煎門之鴉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

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當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 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俱不避元帝之名懿也盖荀音同孫語遂發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 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皆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操名且如後漢李洵與荀淑荀爽荀悦荀彧俱書本字。 抱經頻致會局序因學其大要略級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會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 韓信都濟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居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苟之為孫正如此 証反於周時人名見譜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 六月鲩 窒 惡 等謝 塘東 墅 甫題於 江陰 學 使 官暑 诗 年 六十 有 八。 荀 卿 又 稱 孫 卿 自 司 馬 真 顏 師 古 以 來 相 承 我非也其援引校難怪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嚴事以增讓陋誠不足發擇儒術且不欲懷人之美而 **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勸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輕用披尋不接標账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 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當自來無解討每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 於每則據其上遊荷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懷時疾俗之過甚不愿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 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絕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尊子亦 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發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發。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 而反之於是朱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 見用於春申而以顧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獨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鲒孟子性等之說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值禮

等似尚未精審也

日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會亦不戴楊氏注亦未之及此

此偽即為之證也因讀必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哉古膏偽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此偽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偽之偽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 於善荷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朱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 蓋自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遊之饑然其 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 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之書詎可以小疵譽之 云吐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朱儒所訾識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 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實始有善本矣 又錢大昕跋〕首卿子會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躊讀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

職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即惡必假人為為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 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錞于於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素并吞之稱因時無王降而思 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首每王霸並衡以是為流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總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 暢微為縣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願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流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害。荀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耶論孫卿書] 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平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

願得所籍手教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追春申亡而翦陵歸知道不行發懷籍書其指歸意 性惡其善者偽也偽即為耳孟尚之皆本無不合准其持論各執一係準以聖言性相近即兼善惡而言習相感 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警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害加或日云云知其持譯未 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閻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燕孫與與孟時勢不同而

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臺際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握調茅塞茲心聊述近所省

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傑以此說為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 衝較荀子加詳还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為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别一楊原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 下遂不知信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證鈔載唐故銀青光禄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 劉更生為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干哉 名原者意原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關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 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打聞七月二十四日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

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朱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 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荀子後敍〕余青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臣夏卿本而

七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郵王念孫敍時年八十有七 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為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譜係或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 **旬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靈同響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 顧獨對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

句頻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部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經繹下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從又分見於蓬文頻聚人部四勿學部人事部上,案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簽篇御覽此下有神人無功四 前大夏之器具矣九又分見於文選左思說史詩姓前大夏之器具矣九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賢器物部 一篇非解數篇文也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猿阿衡之才隨柱楣緣之朴森然陳於目題諸書所引當別是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猿阿衡之才隨柱楣緣之朴森然陳於目 也值與楊德祖書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於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御覧人事部四十二也有十八字見文選曹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於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命以人事的人 陽壓石臨常詩往臺文類聚暴部上本部上太平衡显本部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點往上林賊往歐 又荀子供文」桃李衛祭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各而不獨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古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

狀云蔣輝供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仲友雖為朱子所劾而此書校刻實精鏡遠王稱為字大號目信 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及校勘官十五人銜名又有仲友後序,藍湻熙八年繙雕熙寧官本板心所題姓名即第六 資庫能此即四種之一卷末有劉向敍月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卿重校銜名熙 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膏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自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邊納本州軍 「黎庶昌古逸襲竇敍目」 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 朱子按唐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

之寶典也余齋所戴南朱本中當以是為第一也吾家子孫宜保護之文政五年十一月午當道光二年 為不多則彼所校猶未精燉將所謂影朱本有容葉與然則是本豈不貴而重乎且世間北宋刊本傳世無幾如 輝以下都十九名與朱熹按狀所言輝共王定以下十八人之語合。余始讀朱熹集得詳唐仲友刻荀子專書甚 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開雕者是本也板心下方所題皆是剖問氏之姓名蔣 **崎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著役月糧屋本州住人局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唐仲友叫上輝就公** 狀云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蕩熙四年六月內因同已歐配人方百二等偽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院將彈 觀之珍云。 六分。悟五寸七分半。左右雙邊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印文肥寬異所經見殆文庫火前物與惺窩先生題籤亦希 及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街十五名又有當熙八年唐仲友後序。每半板八行。每行數不整注雙行界長七寸 首題荀子卷第幾登任即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卷未有劉向校正目錄上言又有王子韶同校呂夏翊蓮校衙名 余所見不過小字御注孝經文中子通典聖惠方諸書而是本翻雕熙寧官板者則其寶與北宋本無異 二則足為仲友吐氣今井錄以備考近來舶來盧文昭校本荀子云以影宋本校今以是本比讎之失校之字不 獨怪是不良人為是好事謂不可以其罪廢其人也後該齊東野語知其武排之非至論今又得四庫全書總目 [台州本未經籍的古志二號] 荀子二十卷。宋前後然 唐楊原注首有荀子姓序。次新月錄接序後每巻 又重刊台州本楊守敬跋〕今世中上所傳荀子朱本有二一為北宋呂夏卿熙寧本一為南宋錢佃 符谷望之手跋云右朱槧茍子為宿熙八年唐仲友所刻字大如錢書法全樵歐陽朱熹按唐仲友

僧司本而唐與政所刊于台州當時為一重公案者顧無傳焉嘉陵間臺抱經學士據朱文游所藏影鈔呂夏琛

虎劉四卷久保愛住二十卷豬飼管博道一卷。所可别為札記以未見呂錢兩原本將以有待故未附刊焉光 此本同余又合元禁圖本明世德堂本及王懷祖劉端臨郝蘭皋諸先生之說更參以日本物茂卿有讀荀家田 籍甲申三月宜都楊守敬 遺漏不下數百字又不第顧澗鬢所舉若道篇狂生者不看時而樂之不作落也此閒别有朝鮮古刊本亦略與 不相應因知伯厚所寧者響響之異非知如之異此自校刊紀聞者之失仍作如若虛抱經所勘以此本照之其 星使黎公求得之以付梓人一仍其舊踰年乃成按此本後亦有呂夏卿等銜名又别有熙寧元年中書徵子曾 雙鉤本數卷訪之廼知為符谷望之舊職合州本此其所擬重刊未成者既後從島田篁村見影夢全部因告知 本合元明本校刊行世王懷祖顧獨賢皆有異識然呂錢兩本至今無重刊者。余初來日本時從書肆購得此書 公亮等街名據與政自序悉視熙寧之故則知其略無校改案王伯厚所舉四條惟君子知獨矣此本仍作如響。

考證下

俱事齊人停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尊詩之 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即領邸的劉向敍云浮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必魯人也必與楚元王交 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 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 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病閒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子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會 [汪中 曾卿子 通論] 荀卿之學出於孔民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敍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

武張蒼蒼傳絡陽頁館由是言之左氏春秋前野之傳也儒林傳云報邱江及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作陽張蒼蒼傳絡陽頁館由是言之左氏春秋前野之傳也儒林傳云報邱江及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 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号也肯坐子道法行哀公嘉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 附荀與弟子之詞則爲末篇無疑當以楊係改訂爲是一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号合撰風俗劉向所編堯問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未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号合撰風俗 籍關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曹始於勸學。終於堯問。 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 為公牟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舜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牟春 者。首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首卿子傳之其孫一也故其說獨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 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與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 授后蒼萊廣劉向敍云。蘭陵多善為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日蘭陵人喜字為興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 子至孫為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前卿子之傳也前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為禮春秋 授會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歸檢故傳趙人處卿卿傳同郡首卿名祝祝傳武威強威最死相傳當 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云穀梁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号並稱子号之為仲号猶子路之為季路知荀卿 又解薇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題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 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會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 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自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别子也經典敍錄云左邱明作傳以 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日

考證下

營適趙亦無以筍即為上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之詞即因 以下。乃韓非子姦刼弑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億詩之小歌見於賦篇由二 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為此韓墨襲以說詩劉向不察。买入國策其敍荀子新嘗又載之斯失之矣此當自屬憐王 **喜雜采成為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卿自為蘭陵令遠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 或就會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殺死亡之辜去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向其臣子斥言 以聲為聽以是為非以告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日。上帝甚倫無自察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言或去 之唇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日班三瑶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聞颇子都莫之媒襲母力父是之喜以首為明 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及近代所見李免用趙銳主父于沙耳百日而殺之掉齒用齊握湣王之筋 行之妻美莊公題之崔行率其華黛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行不許欲自刃於愿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動 而懸之於扇梁宿昔而殺之夫属雖癰膻肺沱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期 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台賢長而立幼弱廢 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日楚王之子圖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纋狡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 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係喜為國策謝之日。聞語日。属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為劫 入齊齊張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去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奉 日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與客又說春申君日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籍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

此以為緣飾周素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墨書之成例國策或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寫與也 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藥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即守大理評事楊倞事實無可考新

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義鈔戲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 唐審藝文志以信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較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信者表志同

志銘其文則楊依所作題云朝詩大夫使持節汾州諾軍事守汾州刺史楊依撰結衛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

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原為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素	楚
惠文王元年	湣王廿六年	- 昭王九年	填襄王元年
相封平原君 以公子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	三年
			漫王卒於秦秦 島
四年	二十九年	十二年	四年
五年	三十年	十三年	五年
六年	一三十一年	十四年	一六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襄王元年	我衛上王走舊我衛上王走舊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六年 與豪昭王好會於鄢 教復會於舊	十五年 親	中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也婦於秦素楚復平
对 傳齊襄王時荀卿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在 信 三 主 在 信 三 主 在 信 三 主 在 信 三 主 在 后 三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王伯藩齊潛用验齊			al-si			

									in plant ma		A DEKA				akti sa
荀子集解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考證下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 ****	六年	田學級藏騎劫	五年		四年	三年	三年
		三十五年	三十四年	三十三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二五年
	復與秦平入太子爲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京保於凍	二十一年		二十年	秦伐我嵩上蕭漢北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一九	至是乃使讎人役也							趙吳篇秦節至而思		也故田軍委之 能好齊而不能是 整成軍等用兵者					

若子集解 #	+ 年	素兵 隱	御春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中 我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车	五车	
考證下	十 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一年		五十年	四十九年	四十八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	
	八年以前卿爵蘭陵令	七年	經年效 按斯里里 中景 告家 大年 蒙里女 使 斯里 中景 告急于 亲属于 亲属 计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一年	害申君拜相
111	一有均乃筠藝而春申一列傳齊人或諱者測		職兵 墓						

荀子集解	考證下			
				君以爲腔陵令
十	十一年	五十三年	光 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四年	十年	
十四年	十三年	五十五年	十一年	
十五年	十四年	五十六年	十二年	
Canada de Calabara, Trans		孝文王元年		
		莊襄王元年		
		家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莊襄王日辛丑卒子莊襄王		
十六年	十五年	二年	十三年	
十七年	十六年	三年	十四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始皇元年	十五年	
عليدنية ا			春申君性對于與	

王之季。故信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敍考定其文日、荀子趙人、名祝年五十始辦學來齊則當潛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廢	荀子。趙人名妃年五上	劉向敍考定其文日。	禮據本書及史記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敬選因家蘭陵列著	李國戏意中君			
	二十五年	十一年	二十七年	七年
	二十四年	十年	二十六年	六年
_	二十三年	九年	二十五年	五年
	王東佐裔表			
	二十二年	八年	二十四年	四年
	二十一年	七年	二十三年	三年
	二十年	六年	二十二年	二年
	十九年	五年	二十一年	悼襄王元年
	十八年	四年	二十年	干一年
	十七年	三年	十九年	二十年
音 方 求 為 素 者 相 日 不 章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ž	- -	2
一李斯列傳版	一十六年	三年	一十八年	十九年

十年時故君道篇函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上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煦 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語然顏之推家削勉學篇首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 死上距宣王之未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冕公武郡齊 篇方李斯之相素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首卿為之不食親其隱不測之稱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井天 如此未可選以為關字也且奠之張者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即而疑之 子。得其梗概云爾。 而任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為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大十年庶論世之君 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替一入秦 萬言而卒因葬煎陵荷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凱世觸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素鹽鐵論毀學 而首即為合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 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為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惟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為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 王八年楚相黄歇以荀卿為翦陵令本書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道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王建初年。 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 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首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 年素對范睢為隱侯儒效覆國篇有昭王應侯咨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素也其明年趙孝成 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為隱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本書强國篇子 劉向敍錄即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任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

伯篇云禮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燕之而亡齊層薛及是也首頭之為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土也 為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為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 子横以割下東國故荷卿為是言其後五國代齊縣入臨醫,楚魏共取淮北卒即荀卿言、荀子之為齊與樂毅之 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焉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畱楚太 說齊相國日今臣楚縣善前大熊館香後勁巍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穩楚人則乃有襄實開陽以臨吾左是一

子為卿于齊鄉卿亦為卿于齊處卿為趙上卿時人尊之號日處卿鄉卿亦為趙上卿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卿 得專國相國之于勝人之執賣有之矣然則的不歐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遠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 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 為匹夫不可得也無利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 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晚年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皆諫湣王不穩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駢如薛郇 卒潛王立學上更盛且數萬人湣王齊二世之餘烈南學楚淮北井巨朱苞十二國西擔三晉却疆秦五國賓從 皆命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開第康莊之循高門大屋不治政事而議論焉稷下之盛聞于諸侯十九年宣王 游韶之上來者盆衆居稷下宣王十八年。辱龍之如孟子鄒衍鄒奭遍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 年十五有秀才曾齊潛王之末年游學于齊初齊威王之世。這于髡鄒衍之屬相次至齊威王卒宣王立喜文學 卿亦龍齊相日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悉緣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執索 〔胡元儀郇卿别傳〕郇卿名況趙人也蓋周郇伯之遺苗郇伯公孫之後或以孫為氏故又稱孫卿焉昔孟

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差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平安所以發生安樂者莫大 盜以爭地然則是弃已之所安題而爭已之所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緣也而求有 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者何也日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 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齊相不能用其言鄉卿乃適楚于是諸侯合謀五國伐齊湣王奔莒 平禮範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悬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 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猶伏而喏天教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苟 而往者安固非人之力也隆在脩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好優突 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平湯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無利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平故凡得勝者必與人 而湯武者善為人之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日奸慢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何也日禮錢辭釀忠信是也今君 而犇湯武反然樂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日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之所惡 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偶然學去樂紛 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兩者熟足為也夫桀於聖王之後子孫也 縣吾前大燕館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實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 之所為則女主亂之官非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平今臣楚 上願相國之朝能上願相國之官好利作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合是而不為案直為世俗 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熟敢不爲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熟不欲合義矣賢

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仍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 人莫不黃之道說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及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 然而通平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閻漏屋 編百姓而愨必焉順下矣雖窮困凍餓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 儒無益於人國郇卿日。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平臣子而致貴乎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不用則 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日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秦昭王聞其重儒也因問 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素類之矣雖然則有其偲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 其朝廷其問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日供而始約而詳 甚長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庸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措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 君日善于是使人謝郇卿卿去之趙趙以為上卿與臨武君孫臏讓兵於趙孝成王之前臨武君為變詐之兵郇 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村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行其服不挑 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語詳郇卿子議兵篇卒不用於趙遂應聘于素初見應侯范睢應侯問以入秦何見郇 湯以毫武王以部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郎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以百里之執臣寫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 師于是鄉卿三為祭酒焉後齊人或龍鄉即即乃適楚楚相春申君相楚之八年以卿為蘭陵令客說春申君日 王子法章于莒司立之是為襄王襄王復国尚倚列大夫之缺諸儒反稷下。其時田尉之屬已死惟郇卿最為者 楚使淖齒救齊因為齊根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層王殺之于鼓里田單起即墨卒復齊所失七十餘城迎傷 殞墜日壽海首四海至平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横志愛公利重隻流堂無私罪人懲草式兵道德施備議 陰謀鄉野早知其必發故以書刺之也又為歌賦以還春申君日天下不治請陳備詩天地易位四時易 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益于濕矣由此觀之瀉雖憐王可也蓋李園之包藏獨心李園女弟之 齊握潛王之節縣于廟樂宿昔而死夫舊雖避歷施施上比前世未至經校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 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股送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兒用趙銳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婦齒用 之因自立也齊禮行之壽美莊公通之禮行助其若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禮行不許欲自刃于廟禮行不 故弑賢長而立幼蹋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記之日楚王子圖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 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日善于是使人請郇卿于趙郇卿還書謝之曰諺云嬪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 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夫賢者所在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樂也今郁卿天下 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紙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好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已也 不服六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 人之國也昭王日善然終不能用郁卵也郁即在素知不見用無何由素反趙後春申君之客又說春申君曰皆 應之如體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歌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扇草 法則度量出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發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 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日然則其為人上如何郁卿日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平朝 不豫賈必虽正以待之也居于關里關里之子弟周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歸者在本朝則矣 郷列星

及藍亦遠矣後十一世孫遠遠生漵椒生子八人時號八龍卿之後甚若于東漢迄魏晉太朝知名之士不絕云 若而已當時基醛也至漢時蘭陵人多善為學管卿之門人也漢人稱之曰藍陵人審字為與法郁卿也教得所 閥有閒受授菜詳由是奠之治易詩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郇卿弟子今知名者韓非李斯陳絜毛亨浮丘伯張 蒼蒼傳頁記數學似亦為經作停停部鄂即傳經丘伯伯傳申及申及傳取丘江及世為博士部即尤精于禮書 毛詩又傳煙丘伯伯傳申及號魯詩從肝衛子母受易並傳其學稱子马比干孔子從處到受左氏春秋以傳張 德崇禮勸學者數萬言凡三十二篇又作春秋瓜子血脈譜郁卿善為詩禮易著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 疾獨世之立。已國亂君相屬不述大道而管平匹祝信聽祥圖儒小拘莊周等又滑稽風俗于是推本儒術聞並 退而笑日夫不以其道造者必不以其道上三子音人之性善節即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之性惡作性惡一等 方師與至穆下也諸子戚作響刺世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蘇素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郁即

眾陵二十餘年。宗始皇三十四年。李斯為雲相。即聞之為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因葬于臨陵 已乃行至楚復為崩陵令宗申相楚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果被李園所殺而郇舜雄廢蘭陵令因家 也以育為明以彰為聽以危為安以古為凶嗚呼上天易維其同春申若得書與歌賦恨之復固謝節興期不得 之常也弟子勉亞元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顧聞反群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紛約 明也都哲子其過時之不祥也排乎其欲禮觀之大行也間乎天下之晦盲也能天不復受無惡也干歲必反古 暴人行关忠臣危殆能人服矣茲玉瑶珠不知侃也能布與錦不知異也關陬子齊莫之媒也複母力父是之嘉 口於於仁人的紀數暴推題天下監險恐亡世英時龍為區域時異為以風比于是朝孔子物區昭昭平其知之

也向校辯中秘書定著鄉卿子三十二篇傳之至今向亦卿之功臣哉唐儒楊信復為之姓表彰之功亦向之 世莫能用其言懷憶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間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質鄉其書可比于傳記 可以為法。諒哉斯言。向故元王交之孫交。郁卿再傳弟子也其知之際矣其哀痛有由矣然而好不至阿其所好 、若能用郇卿庶幾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素國大亂卒以亡觀郇卿之曹其陳王道甚易行 一劉向言漢與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郇卿孟子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 一群五伯。

重者言故毛傳云然 後去邑為荀晉有荀於父庄戾齊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放生儉總靖嘉狂爽肅時人首的侯曾為二伯詩學後去邑為荀晉有荀於父庄戾齊孫況況十一代孫遂遂生放生儉總靖嘉狂爽肅時人 謂之八意案水經注源水逕猗氏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郁伯國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之境館國晉武 僖姞侵依是也郇國之郇詩郇伯勞之竹膏紀年晉武及滅郇之文今本紀年皆作苟不作節矣 國語管弦言 濱定十三年入于朝歌 叛魯哀五年奔齊由寅至郇卿幾二百年年得一百九十四年也 其閒幾世不可詳矣 詳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魯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軍偃子吳襄二十六年聘魯吳子寅昭二十九年與趙軼城汝 之餅殊非確論何也荀姓乃黄帝之後國語司空季子言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二姫酉祈已滕蔵任荀 元和姓祭誤行一字墩抑今本後漢書十一世乃十二世之誤墩無明據以證之也云後去邑為首此乃想當然 林野所云皆据郇氏家傳信而有徵者也但後漢書荀淑傳孺淑焉荀卿十一 公所減見竹書紀年故節伯之後仕于晉然公之世有荀息魯信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屬之親陳未 又郇卿别傳及異二十二專〕林雲元和姓等郎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鄉伯鄉侯也鄉本又郇卿别傳及異二十二專〕林雲元和姓等師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後以國為氏縣鄉伯弟之毛傳 世孫則遂當是十世孫不知今本

字同音、遂致發易為言。尚未達其所以然之故也。今别傳不稱孫者。以别族在當時宜稱孫舉近者言也 宣王時在齊居列大夫之中而孟子曹言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自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賣與史記田完世家云列 國皆有不明所出後人宜稱佩以著所出故鄉卿書稱孫子仍之不改鄉卿自稱之辭也自史公稱首卿其後裔 伸田仲互見田駢見郇卿書呂覽作陳駢陳田皆氏故兩稱之推之荆與之頹慶興亦是類耳若以俗語不正一 音不正曰信都案謝東壓敗郇卿之稱孫卿不因避諱足破千古之惡以為俗音不正若司徒信都則仍非也 大夫不治而議論者合然不稱列大夫而曰為興蓋卿即列大夫之長所謂郇卿三為祭酒是也然則郇卿亦為 荷級等皆日前相沿至今皆日郁子故不復稱孫也 人有兩姓并稱者實皆古之氏也如陳完奔齊史記稱由完陳恆見論語史記作田常陳仲子見孟子鄉卿書陳 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由是言之邻也孫也皆氏也戰國之末宗法廢絕姓氏風 又稱孫者蓋郁伯公孫之後以孫為氏也王符濟夫論志姓氏篇云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 卿之為郇伯之後以國為氏無可疑矣且郇卿趙人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其地于戰國正屬趙故為趙人 荀卿反改之邪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發易如荆軻謂之荆卿又謂之慶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信都司徒也俗 為避宣帝諱詢故改稱孫謝東聖云漢不避嫌名時人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至荀瑶亦不改字何獨于 正如許國許姓之許字作鄉凡經典之中竟無鄉字人遂相沿不改是其證也并非有故去邑為葡明矣今别傳 中皆用郁字以著受姓之源 施文子受以節機字皆作節并不作苟也而左傳語荀之在晉者。字皆作荀不復作飢此蓋傳寫相承久而不改 史記稱荀興國策劉向漢書藝文志應劭風俗通皆稱孫卿司馬貞顏師古皆以 齊宣王尊寵稷下諸子號曰列大夫言爵比大夫也孟子 孫氏各

考證下

列大夫之號也即史配所云是以浸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專非宣王之世在潛王之世也劉向隱劭 學應劭亦如此云。惟作齊威王時無宣王年五十作十五年十五是也無宣王蓋脫去耳應劭之文全本劉向故 脩列大夫之缺也 劉向云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 治而議論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宣王在位十九年十八年始母崇稷下之士號日列大夫威王時並無 兵是其證也處王在位三十六年宣王立據田完世家宣十八年乃母崇稷下之七十六人賜列第為上大夫不 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湣王 也說者遂疑郇即齊威王時至齊非也稷下之士毀威王初年始聚之續于髡傷齊威王八年楚伐齊是使趙請 適差不久即反齊是以史記劉向應劭皆云惡王時尚修列大夫之缺言湣王未列大夫已散襄王復聚之。尚能 國謀伐齊之辜蓋說之不從遂之楚五國旋果伐齊層王奔萬被殺襄王復國凝下諸子分散者復反稷下郎即 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伐之是部即湣王宋年至齊矣今鄉卿書疆國篇有說齊相一章正該湣王於功五 秦五國蜜從鄉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於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諒不從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尉如薛而 劉向應劭皆未明言桓寬鹽鐵論論屬篇云滑三音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互朱苞十二國西推三晉。 通篇云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作年十五者是也史記與劉向序皆傳寫誤倒耳郎卿來齊在何時史公 稱郇即美之之辞也。 史記首卿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劉向云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應劭風俗 卿之稱與蓋法虞卿矣劉白云蘭陵人喜字為與以法孫卿也然則在齊人趙人稱郇與拿之之辞也翦陵弟子 卿于齊矣史配處卿傳處卿競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郁卿亦為趙上卿又從虞卿受左氏春秋郁

之遂罷相應侯罷相之年即楚考烈王八年。郇翊為翦陵令時應侯旣罷相矣劉向孺惡相應侯約言之郇卿書 于諸侯見秦昭王及秦相應侯今郇卿曹儒效篇有秦昭王問孫子儒無益于人國一章疆國篇有應侯問孫子 **卿乃去而之趙當在考烈王八九年趙孝成王之十二三年議兵于趙孝成之前即此時矣** 百里有天下孫子賢人籍以百里之勢不便于君客共詞意必鄉卿為蘭陵令不久之事春申信客言即謝郇卿 之八年以荀卿為薦陵令然則節與敬懿去齊入楚在楚考烈王之八年齊王建之十年也客說春申君以湯武 之世也前者不察以醉害意故繆為之說耳 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郇卿以湣王末年年十五來齊據田完世家湣王三十八年伐朱城之而郇卿說齊相 所殺郇卿廢關陵令計前後兩為蘭陵令不過三四年耳 郇珂于趙之客蓋即朱英與由是言之郇卿復為蘭陵令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之後矣二十五年春申被李闍 所疏之中,是春申君所聽信者惟觀律人朱英豪申君徙楚都奪春一切所為皆朱英之謀然則說春申君反 考烈王以各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言春申君以合從伐秦不利歸各語客疏而遠之前讒郇卿之客必在 何時。考春申君傳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諸侯兵皆敗走楚 五十四至五十六三年中也即由素反趙亦不出此三年中。客再競索申君春申君請郇卿于趙國策不言在 直稱應僕不曰素相得其實矣素昭王在位靈五十六年郁卿入趙當昭王五十二三年由趙入素不出秦昭王 入秦何見一章是其事也據於惟傳能為相對侯在秦昭王四十一年五十二年因王稽坐法恭應侯懼蔡澤莊 無二然而郇與為之不食親其罹不測之稱也字斯相素據始皇本紀在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尚存猶及見之 史記春申君傳考烈王元年以貢歌為相對春申君春申君相楚 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素也始皇任之人 劉向云孫卿應聘

荀子集解

日。莊子黃支雜悉木槿。汪云成相出淮南子。接此則淮南子亦有成相之爲然則成相雜辭十一篇者淮南王之 道古聖賢基必張是第三篇自願陳辭請成相三字至託于成相以喻意是第四篇自請成相言治方至後世法 所作也賦者古詩之流成相亦賦之流也今案賦篇禮知雲蠶箴五賦之外有億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自請成 明其故蓋即鄉卿書中之賦篇成相篇也漠志雜賦十二家有成相雜辭十一篇藝文類聚八十九卷引成相篇 之矣然漢志旣列孫卿子三十二篇于諸子儒家又列孫卿賦十篇于詩賦今郇卿書賦篇僅有賦六篇讀者莫 餘皆重復之黨也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乃傳刊之誤當作三十二篇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已言 在三十六年矣是年郇卿之存與卒不得而考然可為郇卿為之不食之明證也 劉向鄰校中孫卿書凡三百 追念師言不勢而歎耳史公紀由告歸在始皇三十五年之後敘此事早接書三十七年事則由告歸李斯之數 裹吾未知所祝駕也所謂郇卿為之不食必有戒斯之詞物禁太盛其戒斯之詞 敦當由告歸百官長上壽之時 百官長皆前為壽李斯喟然而數日邊平,吾聞之郇卿日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物極則 始皇三十四年。得八十七年故别傳云卒年蓋八十餘矣。李斯傳斯長男由為三川守告歸咸陽斯置猶于家 十九年之事蓋郇卿之來齊亦即在是年歟雖無明證試以是年郇卿年十五推之當生于周赧王十六年計至 之辭但日巨楚縣吾前大燕鰡吾後勁號鉤吾右不及朱國時朱已滅明矣說齊相不從郁卿乃適楚必湣王三 之成律實是第五篇合之賦六篇實十有一篇今漢志云孫卿點十篇者亦脫一字當作十一篇也隋曹經籍志 相世之殃至不由者既何疑為是第一篇自凡成相辨法方至宗其賢良辨孽殃是第一篇自請成相道聖王至 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言中祕所藏孫卿之膏共有三百二十二篇實三十二篇

向云孟子以為人性善孫期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性惡向必言後孟子百餘年者以史記言孟子所如不合退 其書不見引于琴籍七略七錄皆不著其目宋時循存竟至亡佚。借哉震荔鼎錄云葡混在滿溪作一器大如劉 擬非郎即作不過因素必予譜下及素亡而已不知郇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去素亡項滅子嬰才數年耳 作明矣然枝分派别如指諸掌非舜見治聞不能為其間不無訛繆案郇卿從虞卿受左氏春秋故作春秋 有全本也 疏矣至舊唐書經籍志有郁祝集二卷新唐書義文志亦有郁祝集二卷皆據隋志樂二卷之文載之而已非别 也脩隋志者不知成相亦財也徒見郁卿財籍僅六賦不可分為二卷疑有殘闕故往其下曰殘闕梁二卷亦殊 詩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炳閱大毛公毛公焉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 子生卒言人人殊均無據之游辭不足信者也而說經者好稱之誠未學所不解矣 推孟子之卒當在周赧王初年方合百餘年之數今世所傳孟子譜禮樂錄關里志等書皆出朱明人之手記孟 去百餘年為言也向偏讀中秘書博覽參稽其言信而有徵者也故别傳從之鄉卿卒于始皇三十四年之後遊 而與萬章之徒述伸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言郇卿若數萬言而卒是孟郇若書皆在晚年故據孟郇之卒年相 不合者如皇甫經帝王世紀亦據左丘明世本其中有足考訂史記者即其比也不得因其不合遂指為訛繆矣 下及子學之世又何疑那據云非殫見給聞不能為其膏之善可知又云其閒不無訛緣其中必有與史記諸寶 血脈譜。蓋據左氏傳文及左丘明世本之姓氏篇以成書也證帝王世紀世本有姓氏篇見左傳正義引一李淑 有楚蘭陵令師況集一卷注云發開經二卷隋志本之梁阮孝緒七錄蓋七錄題二卷者正謂貶一卷成相 王伯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及子血版譜傳本日郇卿撰秦譜下及項號子嬰之際非郇 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毛 公子

本皆說一子与傳江京稿子庸庇史記拜正今篇音子庸子号二名互易幸臣江東二字在中間不能然子马史誤致令今子与傳江京稿子庸庇僕書信林侍西聖受易作尼侍會穩定子庸子庸傳江東射骨子马亦誤當以 魯人未幹就是也館鄉會為易得子马之傳也的即傳易于何人不可考 字子术孔子傳易于譽程傳遊人肝齊子马子自有姓名肝骨子马則昌茲所見之史記未詳十張守節所擔本字子术孔子傳易于譽程傳遊人肝齊子马今今史記作子弘張守節正義已正其誤然雜昌黎云太史公書弟 始一名赤魯人受經干子夏為經作傳授孫頭即傳魯人申必申公傳報丘江翁此疏有脫文當云即傳浮丘伯 然漢書儒林信東海蘭陵孟卿事讀音以禮授后答若說禮敦萬言號日曲臺記授戴德延君或聖次君德號大 能傳之是其證也預師古亦云發粱授經丁子夏信節即此穀梁春秋郁卿之傳也 伯傳申丞申公母報丘江翁漢書儒林傳申及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舜丘伯卒以詩春秋提而瑕丘江公盡 死傳武成張益陽為之誤 張養養傳絡陽買龍此左氏春秋郁卿之傳也 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會申申傳統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叔叔傳趙人虞卿處卿傳同郡部卿名況 明授會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最八卷授虞卿卿作鈔最九卷授孫卿即授張蒼經典釋 如審教等來之地左傳等來公數皆作包來是其似也。伯孫即之門人也等比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郵客與申見鹽鐵台毀學舊等丘蓋齊第名因以為氏等包司聲字伯。孫即之門人也等比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郵客與申 公卒業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為詩號魯詩此魯詩得鄉與之傳也 為小毛公此毛詩得部即之傳也 伸子。孟伸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即即授魯國毛亨亨作註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養 魯人大毛公陸幾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測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會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益 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會的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辛子根辛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響與魯穆生白公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作包丘 郇卿尤善于禮今授受源流不可考。 楊士勛穀梁疏穀梁子名俶字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星 劉向别錄義引正左丘

之文國等亦並載之案汪氏此說殊武衛因不達郁與謝晉之旨遂妄言之耳曹之旨言春申將有勃殺之獨指 文其言刻覈録知以禦人其詞賦乃郁子惟詩之小歌由二書雜采為篇文義不屬孫卿自為蘭陵令遠春申君 矣。汪氏必尊極転國策記鄉卿之事其言曰孫子謝春申書去就曾不一言泛引劫弑死亡之事未知何屬且靈 作會美邻卿崇漢書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復多殘闕不見美郁卿之文其逸久 朱張字子弓部腳以比孔子者朱張字子弓或有所據以為即鄉卿所稱子马誣亦甚矣朱張在孔子之前郁即 受統于仲马不過因孔子稱仲马可使南面以為必仲马方可比孔子耳殊能事之實也王弼姓論語云幕文 也得原以子号為仲号。云子者著其為師元人吳遠以為子号之為仲号猶零路之為子路考其時世郎卿不得 者也應砌云子子。子夏之門人蓋子,母學無常節學業必有異人者故郁卿比之孔子不得以典籍無傳而疑之 之外别無關非所情也楊注力辯非所情子马則唐以前之說皆以郁子之子马即所情矣古說相傳信而有徵 起自昌黎張守節作史配正義所據本作子弘辯之日。荀子作子号楊依姓非相篇云、計管子号受易者也傳易 傳儀禮篇次各殊見賣公產由是言之儀禮蓋亦郎珂之傳也。鄉珂之師子马韓昌黎以為軒臂子马此語不 陵人善為禮又字卿必得郁卿之傳也清今未能知其詳耳孟卿傳士禮十七篇于后蒼蒼傳二戴今大小戴所 死十八年其閒未嘗適趙本傳稱齊人或讒郇卿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即因此緣飾末所引詩乃詩外傳 王楚之光若豈宜斥言其罪韓孁誤以說詩劉向不察深入國策失之矣自属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臣篇 不能受影即以為部所受影亦孔子前之聖人何以邻卿動曰孔子子弓先孔子而後子弓邪 戴聖號小戴接劉向云東陵人善為學蓋以孫羽也長老至今郡之日即陵人寧字為卿蓋以佐孫卿也孟即翦 劉向云董仲舒

考證下

讓兵于趙孝成王之前何時入豪與秦昭王應侯相問答那凡此皆見于郇卿書者豈抑可誣為劉向所為 其文。然未明言是郇卿謝春申書而向遂劉取以妄為之向之博學篇實乃至荒唐若此乎何其自信而輕蔑古 引詩寶韓詩外傳之文所見良是然以為劉向梁自韓詩外傳則仍非後人據韓詩外傳以寬入國簽耳今世所 以國策韓詩外傳皆因史記齊人或讒郇卿之文綠飾而成更屬寫誣之詞直以莫須有斷獄矣惟國策篇末所 春申君死鄉墩廢其閒十八年十八年不誤去嘗適趙則繆之繆者也此十八年中果在蘭陵未之他國而何時 焉。安云孫卿自為蘭陵令遠春申君死十八年。未嘗逾趙但據春申君傳相楚八年以郇卿焉翦陵令之文計至 乃云詞賦乃郇子憶詩之小歌何其知二五而不知有十也不信劉向不信國策徒拘守史記邊不加考室莫甚 人那鄉卿還春申賽與歌賦本屬二專何得云文義不屬那但國策所戴歌賦不全今賦篇末诡詩一篇皆是也 悱恻誤刺深遠並無舞知樂人之事何其誣也且以焉郇卿此書乃劉向采自韓非以入國策韓非之書雖全用 楚國事必不誣也韓非鄉卿弟子其書援引師說又何足怪因韓非引之即斥焉刻聚舞知禦人今讀其書心情 直據春秋所記之事言非斥其罪國策或之韓詩外傳載之劉向校孫卿書雖未載其謝書然云謝春申書以刺 李園女弟之謀與親信李園也故其詞隱其意微言外有去而不就之心何得以去就不言為疑邪其說靈王也

行國策皆非劉向著定之舊夫豈不知邪狂氏以考據自命雄視一時不料其亦留此武斷之既于世也

荀子集解 田袋	王制篇第九九四	儒效篇第八七三	伸尼篇第七六六	非相篇第五四六	來唇篇第四	第二卷	衞身篇第一	第一卷	荀子集解目錄
	第十二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一九四	競兵篇第十五·····一七六	到日篇第十四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土土本通也	医道篇第十三一六四一位第一九七	君道篇第十二一五一	第八卷	第七卷	宫國篇第十———————————————————————————————————

大略篇第二十七……………三二一

第十三卷 正論篇第十八……二一四

第十四卷 崇福篇第二十……………一五一 證諭窩第十九……………三二

第十六卷 第十五卷 解遊篇第二十一………二五八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二八九 **君子篇第二十四⋯⋯⋯三○○**

正名篇第二十二………二七四

第十八卷 **, 默篇第二十六……………三一三** 成相篇第二十五………三〇四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寄坐篇第二十八…………三四一 哀公篇第三十一………三五三 子道篇第二十九……三四七

堯爲篇第三十二………三五九

勸學篇第一

宣校今仍之 而日參省爭已參三義同蠢者治典作而日三省爭已易參為三是本文有省爭二字之明證與得注義合命說表云參已者學爭丽場以已於之一本作而日參省爭已焉與荀子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談記也荀書自作 參已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隸梁大黨記一本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具命說同孔氏廈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今字之籍妄謀討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黨記勸學等作君子博學如日 君臣篇日若望念表尹注日念表謂立表所以參殷曲直是恋有恋殿之総君子博學而日參殿之於已故知明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得學而日參已參者殿也與記禮書日參是豊無望華利兵哉索懿日參者驗也聲子 也即是比篇之文則本作出於鹽明矣(宗錄但本從監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刊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鎮土萬荀林坪雅引此竝作出於藍紡績崇學籍同史記落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日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繁 建本監本作取之於藍岩用大黨記改之也哲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頻聚草部上太平海監百卉部三及意又云請占之五素往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獻生文)是王以作出者為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即本於 青出之藍作青泉之於藍歷本未必是華本未必非(自注云今歷本乃唐與政台州所乘閥富舊本亦未爲善其本注也。這文弨日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因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王念孫日因學紀聞云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平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命三也會子日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 報反又往爲舊本說作爲案爲經也今據最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爲故木受鄉則直入彭就獨則利 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觸荷子本作毀於藍西作取者爲非也宋建歷本岐迅亦緣所承各異故王氏應歸無以子句解同)今從王說先龍案霧膏治契作青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本已有作取者且大謀記即用荀子文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經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貴 君子日。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則於過 历起也預氏宗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點訓載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寒考工起輸入稿作該鄭建製區稿社墓站挺直也曼子春秋作不復爲矣。這文照日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命也一作墨疾有 木直中絕輕以爲論其曲中規些有稿暴不復挺者。採使之然

知章注管子以干焉扛邊班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形說文邑部祁園也今屆職准從邑干罄一日形本屬吳蓋名管子內樂舊昔者吳干戰未能不得入軍門國子趙其齒途入爲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爲敵國非郎吳明矣尹 東光本皆作干它本皆改為于愈樹日寒塵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獨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于越者皆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談記之于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賞殖傳推南道藏本及朱 宋刻呂夏瀚本錢個本並作干越干越夷終四若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焉干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几改干越爲舜吳越蓋用高鐵觀下文引呂氏春秋往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遺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日劉都是也 策作干酸然得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劉台拱日淮南原道訓干越生專稀高往干吳也楊氏此往以干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舊次非俗本作依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干後淮南同注于音寒國 言不知學問之大也。然謂有 謝刻從盧校于作于往文作于越а盲於越盧文弨曰于越宋本作于越今從元刻與大巔禮同往於越養干越獨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罄謂啼聲同貉莫革反。 樹學篇第 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

為吳也先龍寨王氏雜志引文選红賦住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與及市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沒亦是也古書言干越者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即訓

〉食氏所段亦非也今依劉王龍改從忠本詩日。定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韓亦孫鄭(竹書紀年書韓哀侯作鄭哀侯詩日。定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 證也吳干先爲敵國後干保於吳管子吳干顯及左傳吳城书即其明證干爲吳嫁而吳一穩干猶鄭爲韓嫁而推南原鐘削以證僕書貨殖傳之于越當爲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錄論殊路篇干越之與不屬匹夫賤之亦一 之未此處不當分即今正 吾嘗然日而思矣。免聽寒大藏記吾詩亦多在篇中不盡爲一節吾嘗飲日而思矣。免聽寒大藏記吾 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疑辱稱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爲上節亦未安各篇引二句是行爲下資非是先謀案舊本以荀子它蓄引詩爲例遂斷上引詩爲一節以此二句提行因爲非是但下 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焉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悠身則自無福故事莫長焉。愈懲日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職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與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 吾當歧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時學 能誤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詩小雅小明之籍請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或之不使寢安也言 以成江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宛即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兇正能魯絕過。王念孫日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小旒無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 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似之淵、木並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未句作其所配者使然也錄與此同之皆非以待夫題人自擇焉耳所引說施見善說篇作著之髮 漢書食質志能用與早聶蜡傳其些能尝語三因傳漢馬不能各師古注並日能設日西路文能字正與彼同作紹江海大鼠配攝學青說苑說叢等近同文子上仁管作濟江海文點小異作江海與同愈樹日能當設秀 會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會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也) 自沙在泥與之皆黑(大葉同) 考荀子曹多與 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賦之也又案羣會治要會予制言篇云故签生麻中不扶乃直(蒜種庄乃翁而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日慈禄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 有中字步上文而街)與之皆黑者土地數化使之然也索隱曰些生陈中以下並見前獅子家上文引傳曰青生陈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豬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陈中不扶自直白妙在泥(今本旒下 在涅與選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為讀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供經正義云葡寫書云選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賦之也楊不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自沙 也華製同所來反是二字皆可通。逢生上於中,不扶而直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歲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草同元刻作鳥襲廣雅鳥謹射干達生上於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日此下有白沙在里與之俱黑 此云西方有本未辞或日長囚寸即是草云本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盧文弼曰注鳥屬宋本與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號字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鹵陽川谷 謂砮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几宋本作砮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或古之盡是而今其砮以砮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日兵砮晉陽三王矣以箞爲壿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砮爲著以故六書正鍋 無形著及鬃著竁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矩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土日路位等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鐵쁗音義近楊云營為蔑似非等張略切俗閩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日說文有箸無著箸惟訓飯歌 者何也所託者然也。盧文弨曰蒙鳩大賞禮作築鳩方言作篾雀蛟鷻如芒蒙蛟蔑一磬之轉皆謂細也蒙與問其所置身亦倫蠻蓬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籌將葉於蓮若譽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爲至則若祈卯破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目也。王念孫日生讀爲性大藏配作性 世所繫者然也。 日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繁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 八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言云鹪將自問而西謂之桑飛或關之蔑雀或日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蒙鳩鹪鸫也若華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華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蔑方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慚之脩君子不 西方有木焉。名日射干。並長四 陶弘景云即辯縣所謂蘭茝也蓋苗名翦茞根蘭境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茞 南方有鳥焉名 干一名鳥鳥陶

卷

苑雜言籍作惠僧人雅也並即茝也宦並古字同章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焉並衞以循及猶皆不美遊衞之應庭之與此義近晏子壽永雜上屬云蔚本三年面成遠之善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低進之際隍而買匹馬矣陰能 爾未見所出又日高誘住推南人間劃云門臭片也意亦相近郡部行日大略篇云蘭莲臺本樹於蜜龍一低易等同又寒淵久准也能文旗讀訓皆周又晏子雜上簡作這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嚳氏乃訓消爲 子廢反滯思猶反。盧文弼日蘭槐之根大蘇禮作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名並也蘭槐當是蘭莹別名故云蘭鵝之根是秀並也斷廣也染也猶獨也言雖香草矮衞於謂中則可惡也斷 日其野非不美所衛者就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上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自取斷折所認太同則折也大該部作也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益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祇餘恐餘或作屋柱之柱也柱營讀爲恐襄十四年公全信天祇予十二年最樂傳統發文身何范柱並曰武儲也此言物也則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 福兴乃作。強自取社是全自取京、引之日楊龍雕自取柱之義甚迁柱與京相等為文則柱非問

税周官寄屬祝藥鄭注曰祝當爲注鄭之誤也) 柱蒸是祝與柱疆也(祝之這作柱強注之這作 火就爆也。水熱學所於之矣不地若一。水就煙也。草木傳生為獸羣焉物各從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 施薪若

於木茂而斧斤至焉。射侯的正節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蝴聚焉。则意之 其類。也為日澤居與暗些對文今本居作馬者然下文四馬字而讓 是故戶的張而另失至馬。 長期時與侍同領也。到台拱日韋馬曾從大韓禮作羣居王念是故戶的張而另失至馬。 衆故言有召補北行有招唇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福福如此不可不張所立所立即謂 大熱作版

也一也儒字古音身墨反(見美成語信)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意記及專書治要也作儒文選訊時往學公心借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指應矣儒效原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儒 借一戶信古音與德得為讀王念孫口召鈴本作備此言猿善成德而經於神时則聖必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佛一時一時,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訴本從虛校作聖必循焉虛文部日宋本循作備與大強同劉台拱日當作 意士成山。風雨與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 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

其所立焉

略)見荀子書皆謂兩爲獨先歸案王哉是一者治亂之獨也(今本脫治字辯見大 作行歧益者不至劉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雨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衙皆謂兩焉衞也大容屬又習達謂之衞也王念孫日爾雅四達謂之衞又云二達謂之歧旁歧衡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衞故大载記 達爾之衙大意與此注司俱兼二義副釋實則楊朱見峻路而悲卽莊子云大道以多峻亡学之意不必無爾雅素俗繪以兩焉衝古之遺言獻。郝懿行日案楊朱哭衝徐見王讀嘗往云織為歧路也素俗以兩焉循或日四 作祭祭一行衛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頭之清孫安云衛交遣四出也或日奇廣境情情 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情皆皆專熙精哉之謂 有些字無注未抵既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大跪而一整非地喧之欠無可寄託者用心些湖也。盛文照日正文號字上朱本蟹大跪而一整非地喧之欠無可寄託者用心 人之事與其朝也與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於傳日陽虎借色與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 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干步干字雖爲而步字不爲)辯見大敬記述聞千里一日而過爲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爲馬十日行干里之證大或記牍釀一學不能干里里與舍 也王念孫日呂氏春秋貴卒篇日所爲貴顯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日夫騏驥爵字盧反引以爲據非也十篇十日之産也且而受駕至暮紀之故以一日所行爲一舊若十度引車則非誤緣 成乎修為中盡而後係者也與此言標言或德聖心乃信義合刻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段今從之言學必續小高大一定者或也榮辱第三嘉司若非生而具者也挺於變故 之)二也儒字俗書作絡指字將書或作龍二书相似而讓先論案孔廣義大歌配相注以穩士成山至末為一戲用臺集送孔令對注應子見對注思之亦作焦。腹華下志對生引作結為二法不合乃後人以嚴本荀子改 與剩而不舍金石可將亦是韻語劉台拱日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貮禮作千里於義隨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爲字里為舜韻步舍孫韻古音如是晉書寬隸傳云剌而舍之朽木不 不舍。自營連上文與而含之朽木不折。製而不舍。金石可鏤語同數刻也告結行表 不能十步。為馬十震。直發服一句。虛文照日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簡引大真禮戲廳一選不不能十步。 日案說文壁有二敖八足大戴檀亦同此正文及住大字疑皆八字之訛先讓案壇同歸職足也韓子以照足爲別雖盡蟹首上如鐵者許叔重說文云盤大足二海也。盧文弨 里頭臭生同で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在宣文昭日江海宋本與大韓国元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 一也。 是故無 日雨不字 功在

卷

七字故風雨能字以輕慧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抱也若無雨能写見之不足意矣先韻案謝本從實校無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議同元抄無王急将日臣該本俱有能字元刻無雨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大字此二句詩 語元刻作者智毛傳作推讀 必如時也 宣文器日注語 結今故君子結於 以楊武爲是當 為一名面謂之站真又以站梧音相近而謂之梧園可乎且大戴記正作臨風五技而鄉臨與語音不相近則每同站與語音近楊戲似未參比王念孫日本草言遠站一名鼫風不言一名稱風也今以蒙站之站鼫風之風冷 渡谷能穴不能拉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照日本草云鐵站一名距夏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翟豹古今往亦又與為梧耳注才能也言云能雖多而不能知聽地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本能游不能遊不能 題改從宋本 詩日尸 螣蛇無足而飛 鳩在桑其子七多次 一也。詩曹則戶鳩之篇毛云戶續語謝也戶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幕坐下而 類雅云龍温蛇郭集云龍 人君子其儀 梧鼠五技而窮。 ٥ 一令其儀 本誤爲距字傳寫 今心 0

生義斯為認矣 下之魚與後黨馬融傳注歸魚口在館下合故論衡作歸魚此二書別爲一義盧引或龍笳魚即游魚旣子篇士大夫無施姪之行掌書治要引作沈姪此沈流通借之證准傳子說山訓作姪魚高姓以爲長頭 魚沈代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語魚語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院酒非十二子大略篇作魚亦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語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這用先讀案就魚大點禮作沈 續史記龜簽傳作玉處於山而本寫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本寫 作玉在山面木淵(因學紀聞十引建本萄子同)紅賦文賦住並同藝文頻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本上有草字著依維南龍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爲之隟甓李婁注引此 **秣嶽其聲也。盧文弨曰鸞彫軫元刻與今文爨同宋本鸞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 蘇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日天子鸞彫軫大駿駮又日六玄虯之奕奕齊踴驟而弥艾仰菅 丽** 昔者瓠巴鼓瑟而旒魚出聽 不聞者平。 不聞行無隱 伯子鼓琴而大馬你林、漢書日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日天子之馬六者示伯子鼓琴而大馬你林。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 **篇先議案大黨配作為書面不積乎豊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期式實泰注云言爲善女崖岸社縣。王念孫日不積之不恁上下文面衒嘗依羣書治要蒯哉見大戴記並開劉學** 而 不形。形可見 玉在山 己鼓琴鳥舞魚唱。盧文羽日流魚大戴覆作號 而草木潤。 淵生珠 而崖 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案元刻是电本 不枯 為舍不 故聲無小 7路車之馬出 魚論衛作詞 邪安 是游魚 流流是光

等云暗而言隱而動而一皆可爲法則與此文同則讀譽爲唱是也說文學疾息也蝡動也得息似言或獎鑫獎動皆可以爲法則獎人允反或日繼而言謂對莊而言也。先聽來臣道 威儀間身也形乎動離體矩所措展也 端而言爽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環檢動也一皆也或乎心間罪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門有端而言。爽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環讀預鳴暗後言此 文據楊住玉類思證法所無爲類面長者強無像之此所則本無意字明矣先鄰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學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法子也王制大忠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故學 類字之義而以意如掌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網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等並云法為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掌字王念孫日元刻無掌字(宋龔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應 之所止也。恭慰等日接下文方云樂之中和詩書之詩詩樂分言風此中聲疑非即謂樂章且詩三百未之所止也。詩語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旅經也春於尊日中華以降五降之後不容節矣。 力久則能入於學也管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可急情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與該自力力行也就獲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在則不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 為一一於平然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先能奏前書以土悉聖人 真積力人則入 出刑官兵治罪能再通籍也但但不守窟既衛縣王氏反從之衛衛即大戰配何也學思少如思少級思少級 也人乎耳出乎口。 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人平耳。奢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既謂古之學者 也得中和開使人詩書之博也。醫草水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嚴善而時之類也。在天地 明五證於說非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原無頗類而長者沿律條之此附方言云齊謂此言詩為中選所止禮者法之大分類為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其法之大分辨類之經紀類前祖法 齒簋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焉遣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然與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煞先證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樂也樂 與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為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雖既以紀改事詩者中聲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語義之故樂之中和 日其影点於中子調經終乎讀禮。當文照日其禮疑曾是曲禮之襲其義則始乎 人道聽為說也 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態 小人之學

撒學精第

耳小人學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是其有異解也又云為之人也含之為職也正與此文相應經歌為群詩小愛其文 終於為為續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重無先人無道則為懷矣上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終尤誤上言君子之學人耳等心而有於身故日學所以矣其身也小人人耳由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 能真好也一春秋的而不能能使人黑暗地震出一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明專以傷雙於四方不春秋的而不能文意隱的意思能明不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明 陸横文監務軍監正妖冶義與此近得往非然心非也順非也若子如獨矣。總是法問學官公司議為申都為行日前首首質問語等原理也以此非也順非也一一一一知獨矣。總是法同學官 及城司才為反對于上句謂其雖此自謂其心言下文云如衞則不関不生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時今心變是他謂以言強調助之今雖禮謂之誤蠻占字以其言多題。這文部日幸每注又職引掉蓋云時時身兒等申時 宇義長世宇籍短魯之經師置不好比而改奪環場乎先經察俞虧是一門一亦長貴為縣自古文語籍出得其士字卷灣等指頭縣為價度不然相關問一 可證也嚴即釋之段字不開而告示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學也養語之說今不可得而爲以爲廢之始各語下文日故未可與言而言則之學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則誤色而言則之聲皆與論語同誰及躁爲原 文云營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命轉日至語言氏語言表及之而言思之思程文日意讚躁爲侵葡子此文善本無異或日煎爲嫩且嗷嗷熟也嗷與裁過一直文照曰日请崇養本作與曰清凌今改正鄰聽行日問與語詞對 撥致土管貨財為領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為領、賦法之物不知貨財體縣路為續商玩好耳先議案揚往固非相已有非可以入直以為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必相為玩好而已故以為讀問別之注 之學也以美共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為懷。為懷龍嶽之小小者人喜無弄而母玩之非必 故日。學莫便平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人若無其人則行意 **作經過習者日高注習近裡是習典近經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爲原經或文表支擔刊日享英使乎近其人先論案常讀方無陰期習上之字不可過習言意識真之後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日內** 矣同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容為所為問犯此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都能行日以亦古意如奏 平近其人類過樂法而不說有法語新書故而不切曲切近然人故因是其三百 ()計算是自己(C)是字則為疾莫僅則不將即想蒙漢·思德書寢將條從節宣,因如每日三疾也是更記大為改之 王念孫日經讀為經即下文所得榮福言入學之經僅莫德更好賢而達證女之修是隨玉治氣卷心 寸下耳字無刻台拱日則字自耳通不必如韓說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繼同。盧文昭日宋本四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意與職母 而告二謂之質問罪

是江北江東亞子班其人於詞類複上文華英懷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已經當樂有始知分際沒謂於門北北紅夜之採着也遙禮謂自以禮於京本身先誤案王觀經為古可像身簣之莫經謂即本籍所謂莫定 心是祖的看子之其。但一個因為是之大祖失之都然獨臣近其人得得其人所的之好其人則是此一是無為主要行一等語意治以此可以之祖則學之以出古前四如經故與祖通(賈子立後義皆其 上不能於其人下

學問題 凱西掌盧以頓馬頓拴於義尤迁宗者引也言掌護領者謝五指而引之則全義之毛皆演也廣雅日推引也皆住棄也結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義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日楊凱頓馬掌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掣字此不母後 转法所以罪王籍的則以罪制為法也此所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書國信則察以爲利也仲尼第云至於成智以國局修則法之他又云今子宋子察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較育云學者以聖王爵師案以聖王之制 右則古也臣追騙云是察日是非察日非則是則日是非則日非也正論阿云暴鬥獨侈安能該之(能字份)用安不宇宣為語詞或作則字用其用則字亦然問因屬云素使左案左原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左使 是实治學、包持營重包此云安特將學雜志原詩書給經被鎬云案重形洛区觀玩奇群也安赛遊а期也特書後人懷己武之正立神之下注云重學雜能與詩書而已文義甚明是正後人寶改之原先辭案學雜議志王說 演兵文也問題舒但能讓志順散詩書宋世郎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日此文本作安特分學菲志順詩書而已世也學歷經著說起也所謂記顧而得也志順詩書言志與故同謂隱題也如今學墮懇讀用纸為號記也順者 人义不能隆超直孕雄战滇茜曹而已置免药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郝懿行日安衛战也焉也時直也動言其主安經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為言直也雜職志謂雜志記之言百家之識也言願不能好其 明其前治之經治之經濟言治之堂聽之鐘與此學之經一仍是葡書自有此文法等等治治公經避世學之經濟言學之道耳或相屬云治之經歷與刑又云隱之經 司弘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齒邪天詐無生於今而志守古則是其在我者也千可安以無該已大略管云至成康則案無該已臣道籍云凡人非賢則您不負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築亦語 亦等安室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在於盡也若擊表領部問事語可則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有或所出者若擊表領部 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以數也 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壽書而已耳則未世寫年不免爲陋 案移必要矣暴與疑為上交素獨案讓於過矣臣氏表秋吳起謂爾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藉至語言安語助論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而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期作爲戰國策討趁王日秦與韓為上交素爲 制領之使順已也變亦引也鹽鐵語管不足管巨更描索學頓不以遺程穩少孫續史記滑稽傳日當是古無批字借頓無之變鐵點詔肇第日今之治民者若掘御馬行期領之止則擊之領之引之也釋名日 學則重複而系於詞矣楊建本作雜志問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誌志聞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古典學也今本趙田識志二字音校問者旁記談字而寫者因讓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字爲可 言禮皆順矣。盧文昭日頭翁網發提舉高下之狀若頭首於言禮亦為人之經領擊舉也謝與屈同類輕也與音不可將將 儒而 西首然

謂及 一 之 躁 言 言以發代言出古人財食以盡中山簽若下壺須田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亡寶鄭率壺須以從皆其證一不可自是食之俗字非於字也直從元刻作發云殖同營非是先讓案王武是今依日錢本正作復以雖後重不可 是以持国宏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則治遠不由禮則勃凯提慢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 非其道則避之順不達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歸順而後可與言道之 者勿問也說据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 堅田的跪田苦故西京賦田醫良雜善吏配曰語不苦窓或田若讀為法慮禮有治功鄭玄田法應也一告杜若與苦同惡也開悉謂所謂非禮義也凡若初堅好者謂之功恆惡者謂之樣國語田辨其功善章昭日告杜 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不強禮追時察病散傷也以不材本為最本也散謂不自於東是以散儒為不必強禮此疾病 翳爲韻丽字列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發爲愈而集韻強合餐於爲一字矣今俗書檢字作驗而錢本作檢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於爲港部故聽風伐壞首章之發與檀干鏈廛額爲韻三章之燉與語歷淪因 也以錐食壺也 每近可刊上文之不啻不隱不實氣作匪者正字作被音音字也交讀為校讀語日校(音校)**街也言不**侮憂此皆治爲學之效與爲學之惡未亦引詩以靈之應爲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日此引詩匪交匪 人不原其言也一詩日歷文歷每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被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可所謂時然矣言詩日歷文歷一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傳歷交赏為彼交言 以得之一矣故隆禮監未明法十七世是無法也又三好法而行土也皆可互證下文嚴儲楊在云以得之一矣故隆禮問雖未明法十七世。先議案法土即好禮之上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非禮 **暫堪順以外身。醫者不識人之顏色。當文器日質宗本作樣今從元均與呂東來說詩能所引員那懿行** 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至所後持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語語曰言未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惟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為之與不可以得之也故係身簿曰由禮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以詩書為之。惟言就也憲羅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言 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嘗故君子不傲不隱不 無也能夕食思明切發吞也從食效聲或從水作億七安切玉篇廣韻養作於而於餐內對本從這校復作強盧文弨田檢同輕王念孫田呂錢本作食元刻作隨案說文簽 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 問居者勿告出

得於學者深他的不足以尚之也下文曰是故禮利不能領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增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於 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整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日諸之也又日諾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鏡用大藏禮事父母篤日養之 也使耳非是無欲聞出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學也或日是 者爲之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離案劉郭哉是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飲見意日爲其人以處之猶言數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飲見 唇 · 田心宗以通之。題本其為其人以處之。 会操賢人與之處也。 劉台拱日雖蕭數思索而不體賢之田心宗以通之。 思求其為其人以之處之。 為擇賢人與之處也。 劉台拱日雖蕭數思索而不體 非脛十一年穀樂傳植言同時也黑數皆至也范注日景義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先談案俞說是正名篇亦云論獎一一駁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黃之猶云歸說以黃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 說也荀子王續篇日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日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為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日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日數 盡者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黃等之。俞嚴曰誦數以 **谊先禄寒余哉是** 是正申明此彀句之 電話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 盧文照日然鄉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縣遠莊子所載亦寫言耳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點換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蘭侯孔子龍之而不入者也。 之也一出焉。一人焉。徐巷之人也。或者其善者少不善者多维村盗跖也验 一。不足謂善學。員之醫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女不辞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因學一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頭步不至不足謂善鄉。幸雖倫類不通一一義 翌台排日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愈趨日上文皆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致恐也謂不學極為其生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日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 是故權利不能領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說為學學

荀子集解

__

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信機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應數也能定能固有道不愛塞司無道至死不變者無數信機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意定故能定能 領部矣。生平由是死平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大配天為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廢記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記天海亦貞也明亦大也)故君怨豈在明不見是照將懷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著地之全體(廢鑄傳版 孫日為讀光為實是也明者大也小雅卓華正義日明亦大也中庸日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舊夏曹日常水火金玉天顯共日月之明而地願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崇日光讀古昼用王念 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爲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謂用用光

修身篇第二

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者子語意矣

意略與此同樣往皆失之愈換日按用見字並當作貴蓋貴字優應止存其下半之具因誤爲見耳光與題題言子之換貴其全也臨效爲日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途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

察已之前每與否也見不每遊以自省者察已之有不每與否也楊照自存失之見不多遊戲然以以以察自仁等者大該記會子立事簡存往者在京者在存皆察也)是每必以自存者見不多遊戲然以以以 木立死日舊然則舊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此讀蓄然爲災然非先韻案王說是今依宋本腳上句也字錢彈本近無鄉懿行日輪人往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舊聲如歲博立裊基亦爲舊詩皇矣毛傳云 然必以自惡也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 自省也自省其嚴也等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當 見一等修然以以自存也 察也(同官司尊화大喪存奠幹注存省也大傳五日存受往存察也 無王念孫日元刻也字乃修上下文而衒上文見每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日皆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總。謝本從盧校身下增也字盧文弨日上句也字宋本

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或魯慰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

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肯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

無城亡得乎哉淫態詩日陰鳴些此亦孔之哀謀之其減則具是違謀之 **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

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噏許急反整音紫。盧文弨曰噏鸣兽兽元詩小雅小憂之틖毛云噏噏煞急其上兽兽然不思轎乎上鄭云臣不

不減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說見日知錄)於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住而不善故日想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入句氏是由辯訓子也治也楊讀為辨而凱別非特費多以辨為與王念孫日帰讀為清韓詩外寫作講亦古福字也(當作辯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承矣然壽等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鄰熱行日属當爲辯韓詩外傳一作辯百歲也,歷文弨曰裝屬外傳作辯則屬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 〉韓非外傳作宜於時則達厄於寫則處未達時字之錢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為處女也是時與處同幾大雅縣管田上田時當言爱益爱處耳人說見經義遊瀾 達厄於寫別處王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旣宜於處遠面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籍獨時女也司馬彪曰時女終身及時益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察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於時期 堯馬於義為長王霸舊云名能堯馬又云名起馬舜 自於時題利以處窮禮信是也言所用〉則身後該祖以修身自強(今本能以字)則名配 自於時題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報也 **化身自名人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悠身自為名號而所見本已同今本縣詩外傳作以治氣養性(與生詞所謂稱等之度也得讀爲為辨而訓為辨別別與之度二字不黃堂讀圖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 矣言禮雖不能治氣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聲對於彭城經廣夏至爾壽七言寺子有辨罰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變生壽期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爲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 先許案下文難進日促住云偍與提提皆同館า級也是提優二字義同故與朝戰對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強者以為演漫說領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攀貌箋云提提然樂熱則提者羣居相樂優者狎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 電與達亦合韻不由语則信亂)不實而民勸(中庸)與銳爲韻以接征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作遏(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作若等心惟但之惟(齊甫田)字從且辞而與裝爲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運)與列藝爲韻(藝古讀爲是 憲由禮則拾題 局害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馬品讀語辨韓 不由禮則勃亂提侵 外傳作達(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達與侵爲合韻凡額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遍。王引之日下文以節疾為韻雅野爲韻生成審爲韻唯此二句讀不相協通疑當依 · 行日朝與淳優與獎並同獎謂相侮易也當書多以優爲獎或 · 提舒緩也爾雅獎獎安也詩日好人提提皆歸緩之義。 常懿 凡用血氣志意知 **拼音**义度

子集解

卷

會子前言籍日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實或不知而又不問》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子立事請日弟知而不問焉因也固亦恁也(不肯下人是個景也故人無禮則不生事 不謝固也證準訊也區候也(立面不翻是恁麼也鄭姓謝充點形容喜氣也因為質隨也皆失之)大凱禮登就能(今本鄭縣作報辯見後報能一條)是固與儘同義(楊注国歌西屯亦非)祭義日孝子之祭也立而 弘度他都武非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節情和宣不由禮則觸陷生法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 原鉴員俟固証

說 是 肆 謀 語 宗 五 失 出 数 世 家 し 、 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談是苗數即學說也等與苗聲之轉酯說之無導說色及之無導乃釋服之為學服先人者謂之諂而莊子漁父籌亦日希意道言謂之諂(道與夢同)不苟篇非語談也買了先歷爲至好語訳 之韵以不舍和人者謂之說孫日楊說語字之緣未確語之言學也等人以不舍也故日以不舍之前以不舍的以不舍的人者謂之說為此語以依言陷之誤與愈義目故爲不舍而人也。王太 並多所易盡日藉其失並霆矣今案稚讀爲眊眊亂也漢書董仲歸傳日天下眊亂是也眊與稀古同聲而通用云雅惡也然則多而雜亂斯之謂惡矣王 益孫日楊讀雜爲虛雜之雜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爲之說日凡 到一日末。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藉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日稀。就就行日清與局同局之為言治 之誤耳呂經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先謙案王說是今正者爲影鈔宋本所誤出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賊日非義元刻作弃義王念孫日直本作非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之不明保利非義直文照 傷良日養害良日賊是謂是非詞非日直竊貨日盜匿行日許易言日誕 小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日禮儀卒度笑語卒後此之謂也幸盡也獲得也 事則不迨緩也 以每先人者謂之数以每和人者謂之順。明國反下同以不每先人者謂 是是非非謂之知。蘇聯是新是非非是是非謂之為。以非為是以是 少見日極難進日促属調強緩也 多聞日博少聞日後多見日 易忘日漏少而理日治多而

2、主今年12年日治多所召日托經宗治正指以則指為藉私之民明矣臣刑耄前續文華作徒〈異島蝴麟經音子守弘》,與日生不明也官刊與關於音英樂反准南馬室灣精神日托以明禮清和潛志祭日推廣注數日於日 **岩通作許的既加之既通作孫矣** 籍前)將電賊古並順聲耄競之 耳托拉亦会弘之劉故昭元年左傳老將仲而盡及之杜佐日八十日盡盡祖也字亦作퇘漢書刑法憲曰穆王料日於出也書王而京郎最民就翼音本於壽文是譯文意字本作堯也合作盡者讓歸依渝包防定今文改之 東京一方。以往接對土民日前以此對於數及難以難以所係的幾百年,以自由時學也言的或是被天下整想也以刊日刊日官等的大學也沒有過過一個一个專官所能以為過過一日或不可以的具語言沒食表寫實驗地數

達 是鲜氰心於道太嚴潔冤得懷僚稅所節並與后同標謝所為進又訓爲懷而音子廢反皆失之辭性能院所則克文五年左傳及史記宋世家居立作所漢書谷永傳玄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稅 題云以這然身不必如彭西郡矣。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自治治氣益心之皆與上不相蒙楊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深濕古字鏡拢擊也(見小雅寶之初筵傳考工配梓人注土喪糧下篇注文王世子炷)志慈卑下故專之以卑下也說文縣(讀若豐)下入出論衡氣壽屬日見生號啼之聲纏賜高揚者壽朔喝濕下者天是濕爲下也 恭舊本作亦謂之過樂恭訛今改正亦懿行曰卑經翁卑下也尊對及傳二作卑獨貪利王念孫曰卑經謂志意亦即避餒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經之疾不能遲動也。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建憂也作優也又卑經謂過讓 部將謀恭而無憩者重建寬緩也夫覺恭則無威懷寬緩當不及機事宜利則有得故皆抗之商志也或日卑疑單自三下が地之下經熱也方言經验也自問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變高而有壁行而中止皆謂之經卑經 台州本改正、然隘福小則節之以廣大學經重經貪利則抗之以高志。中醫療各本自急非學就也屬其一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太陵選故節之使安餘也。先齡案在給使同變與的等別也獨往非一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語便利皆養速也醫其世家訓作官此文鐘順正與一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語便利皆養速也醫其 民則輔之以道順。 歸二作勇設語果兪微日順當鼓焉制古順制字通用周語能等訓譜候者史記魯民則輔之以道順。 讀有膽氣長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都然行日膽字疑誤韓詩外 良、等道等詩外傳二作潛是良作讓亦言字通用祭祀云易直子說之心生易蘇與易良也王該孫曰獨討為民。衛與也或日蘭提也子原反詩日衛車北裳言智憲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日衞與喬古 注皆失之庸受爲散則判之以師友。廣張已得上難謂於不如爲馬者也散不拘 則加一之以司門火。係爲之以獨災謂以獨災照獨之使知耀也紹與照同則加一之以司門火。係爲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抄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 公戶照套、心之行。 自為義上言治氣養生故以後彭祖兵說然其道不外由禮故下文日禮信是出此公戶經套、心之行。 言以禮修寺是亦治氣養心之街不必如彭祖也。先隸案此與上言届善之度公 悬款端慤則合之以 怠慢原弃 勇膽活

卷

五字當爲指文操注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指也獨名圖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攘韓時外原無此 得師莫神一好 禮樂。通之以思索。歲歲款也說文云煎意有所欲也是煎過則要之以誦和以下入句文法皆同心 從朱本作為元李治古今點可則正同王念照日一好前所好不二也儒教等日年一徑捷远也神神明出一好前好善不然聽也。盧文照日霖從玄不然聽非不可幾今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

之行以成皆实證非好每不怒惡之證夫是之謂公仁氣養心之術心。

說得今任 之所是京前報互折當死如士君子不爲貧寫怠乎道。 義在問書則若之台問若蔣暴而窮若不能稱暴者也先解案住能得若日追仲尼籍云以事若與必通全失其旨矣王氏梁其親入謎忘禱親也都常得日無則言聽對從邀其所欲為漢則義尋以從之而已文 與不通為、然與其事亂若而這不如事臨苦而順正上文身等而必安喬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之意若從周校則答等等傳及籍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五錯望文說之非也愈極日苗子之意以爲專乱者則不順矣事躬若 文而尚本從之無元刻非出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劉句也今皆政爲對句則失其旨矣則字作而与皆從元刻王志孫日元刻於遠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爲則字以對上 民農不爲水早不耕民買不為折閱不市。 盧文照日案龍文三関具數於門中也史記 斯斯克·亨姆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卓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這與窮爲對文如本尊上文及不苟這 斯斯克·亨君小國迫會之君也言事大鬥暴亂之君遠道而還不如事小國之君頂行其道也。顯于里日露頂 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首次句來聖有矣字曾下別作而盧文昭日正文前朋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然良的小人為河所受見言懷日皆舊明傳到之言也。衛本從其校 志意修則聽富貴道義重則經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日君子役物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

演習 每三方司字平列古空仁與人還北人字即仁還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 (廣雅與邊經別人仁也)恭敬息信禮義還仁皆司字平列下文之甚固執菲 我一人民人一起。原門之質注意注王明之日而前為而、堯母光校四長今文倉書作揖被漢成陽望賢明我一人民人一人。 操行不須超所行也因對也言所至皆量也。盧文明日横行天下魯書斯云方行天下言 體恭敬而心思信先禮義而情愛人,斯忠信其術則禮數其德期愛仁也愛仁衛言仁受體非恭敬其心 横行天下雖困四

於字出習 用面已矣敬與非義相近後漢書在驅岸拉經籍歲於會標辛賣日敬謂牒略也。機行天下。雖達四行者沒非也又日隆執年尚功利又日蔣於率用當邊照罰執非陰照其下獲其功機行天下。雖達四 於有意故一時告之事則爭先變樂之事則能讓端戲說信拘守而詳·物時間 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說蓋有分弁之故也王引之曰執非當為敬非字之說也離兵第日兵之所貴者執利由所非證義之言也。 盧文照日惡子壽本七十一篇今在者會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 奇段不使能之道著書刊十一篇星程宋人號歷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衛多務優商精當爲情難行詞法也也固鄰周順是當無護墨灣時時宣王時處主慎至也其依本黃老競派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朋不 横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係固而心執詐伤順墨而精雜

方人 接換日本影宋台州本改正時建而不熟二義非也僻靠皆亦也同語動題百班以是其體督語若有違免亦當讀為致注每各本與時建一而不熟。乖僻建背不能消養誠信時讀為解,王心孫日楊分僻違為 所委曲故曰不出楊訓不曲爲直取之是也而言疾院於入以或鏡樂之尋則非其義矣不苟籍見由則包而是每注銀а疾也疾與捷義亦同此言過勞苦之專則係脫以避之遇鱗樂之專則母且捷利以取之不畏人言無 之事則使免而不出。然不緣而俗曲者委曲出言遇矣樂之事必委前以取之楊注誤先歸經愈哉 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個畏事之意故下又云於經經事注案基項不必改此為韓面援方言為訓云導脫者謂檢歷之人荷求免於事之緣。盧文邢日此注多說脫今案文義改正都禁行日注引或 **君無違德論後奏程役** 大明篇殷德不面毛傳日回鐘也堯典靜言廚鐘文十八年左傳作靜靜庸回杜注日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從敬儀私義趙與此回成相藩日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郎僻諱(小雅鼓讀篇其德不固毛傳日回邪也大雅 夷固辟進庸聚而野不苟管日居受常達以潛溢入非十二子常日益婚遣而無須昭二十年左傳日動作辟違質教將不入幸注竝日達那也堯典語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兵工等言等用解是海前達也上文曰不由禮則 鐵也接是日才捷利之名(左成十三年傳派)舒亦利也(廣雅福計二)文選五等前云夫進取之情銳李非也兌與銳同字(史配天宣言允漢書天文志作追議兵簿云兌別若莫思之利緣亦以兌爲鏡)侯兌即侯 八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不致之事急然而不檢京言不能拘守而詳也横行天下雖達 當爲輸揚子藝方言云唇輸恩也部接注閱複獲相又偷顧有遊於事隱亦門澤斯是事皆顯清之義或日偷 四方 饒樂

公莫不弃。

m

荀子集解

卷一

修身篇第二

行而供冀非演悼也 或日李巡注預雅真州日真近也恭近龍不敢放誕也。盧文昭日供是是供恭也真當奪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懷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竟然

和弓襲摩郭注口最粉也攀與叛員郭仲奇碎斯將電數數即學字也先該案王部是簡而俯項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龍失之愈趨日擊戾者錄展也考工記号人 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煞則擊戾者謂有所抵絕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屑其有所抵甚矣了戾乃通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王念孫曰淮南主術篇曰本寧折韓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勁靜中則 非學民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督作了展元刻就作子展形尚相近至俗聞本竟改作非展思之非學民也學展題與曲展不能仰者也學展繪言了展也。盧文照日案方言三數展也部注云相了展也 推供其之級正狀其越走疾境是爲意之容非因有能導微之也若腹拱類單非所以爲禮矣。行而條項當時從違翼非也就注言增好買子容經證以意識之容觀然翼然層狀若然足如射籠以此文行而條項 恐所屬於泥淖也先經案陽前說是稱名恭敬也自挨接也是供訓釋恭而批義即在某中釋點莫敬也經歷的遊班以之義都勢行日供與扶冀與認無音同字透其義剛賞期俱訓望也此言行而服然願望乃是恭敬審節非 偶視而先俯非

恐懼也領知。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猿至多不可使復蒙也几無唇不可積函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每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大同異註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閱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然而君子不 是萬敬華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舜口百體草本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敬華異也略其學同異故曰此之謂同異也此略學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華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 里雖遠亦或霆或遊或先或後胡爲平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 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 拜。上之也不止乎此解發篇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思乎止之日止該至是與此正之義合 倚魁之之 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日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具者同同者異或日卽莊子所 不祭也。此言公孫龍意拉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龍雜堅白也公孫堅白語日堅白石三可乎日不 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上之也。而不具謂之皆思大也問監督謂其所在臣之行非子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上之也。倚者也奇讀爲奇其之奇方言云奏晉之間凡物體全 夫驥一日而千里為馬十寫則亦及之矣。亦或行日齊馬日可百里十日則亦

文可互證 當避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建或遠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凱爲詩音直吏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以相響톩必日霆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我 借字奇能言其事謂似不常也先謝案不苟等申往狄行之難無者也惠施節折哉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日南方有倚入日責德也。盧文照日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称懿行日尚與奇魁與他俱葬近罗 住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制去之 原其原謂其於原之於情人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旬係後人妄譯入書內又有所謂五 原其人原則 其一層 前為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則亦或遲或速或鬼先或後,胡為平其文)今本者作日寫者院其中耳陽云學日則亦或遲或速,或此,或後,胡為 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大驥足哉然而跛竈致之大驥不致是無他故焉。 同至也故與步而不依敗龍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盧文照日雨而字朱 我為之或不為爾。。謝本從盧校作或不為下增之字預改耳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面省也奉書 河可場。嚴塞也音一步 故學日還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鄰點行日古人名選字領領者待也故還之 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大驥不致能致置路也被人之才性之 不 刊

從宋本先誤案王說是今改正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 道雖獨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 日者。其出入

本提行今從之別爲一段傷志而體君子也經緣此間)體讀爲問篇志而體認臣其志以履造非記以下文義不進上宗台別傷志而體語子也。厚其志而如大體者也。王念孫日爾發第因也《胡見 本提行分段調本原刻同断局本誤連上今正義本荀子今誤以訂正先誠案道雖題下字台別 作履管子內差寫或大面面慶大方心街篇歷作體是慶體古字是齊明而不過聖人也 選登檢驗住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日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人不真矣好法而行上也為忘而禮君子也齊明而不渴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人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領文 人言不能出人前也王念祭日出入當為出人言為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報其出人必不遠也(下文一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日為善進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閱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出 好法 而行上出 治其事也。先韻案法即禮也好法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問能 無類出不 (龍見

我故以齊明建文楊說失之說見毛詩述即小雅人之齊聖下楊不窮也會日成楊克齊聖寶淵。王則之日齊首智慧之彼 楊注失之。依乎法而又然其類然後溫溫然子所與故區言之也。先讓案凡者書法類遊瞿無守之貌依乎法而又然其類然後溫溫然笑其類想深知就類溫值有潤澤之貌舉類君 何之一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朝因拘守文字而已。陳每日案渠渠猶聖羅齊風傳云羅侵乎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漢敬為遠古字集遠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誠也不職其義 言者解依 人無法則假使然無優無所適貌言不

北天意如文王雖未知己順天之法則也 正儀而貴自安者也之所安斯為貴也帶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 亂安無為也日舎風妄無持言所爲皆以妄耳楊說非故學也者禮法也大師以身為 師則是聖人也清安龍爾若天性历安不以學也行不遠龍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 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無師也。與節詞不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節吾安知禮之 不是節法而好自用譬之是循以盲辨色以事辨聲也合

年而不幸者領言不祥人矣知其終留三時出一老老而北者歸焉。老老問以老舜老而尊敬之明孟二字古通用先顧案不祥少孫上惡少言之可少老老而北者歸焉。老老問以老舜老而尊敬之明孟 子者矣。節類學節數又有夠無上問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人關儒學事 而不弟焉。韓侍郎云得與蕩同字作則可謂不許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當言為罪口器 無廉取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急情是受苦之人也加楊悍而不順險賊 端整順弟則可謂每少者矣為與加好學歷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

史記過作稱是過與稱過鐵成也言雖有大獨天必不成之也楊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通時不知過出。愈越日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遵當爲稱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奪後竟報其過 務報如此賢不食同無而歸之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後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我務求人之知能乎無報謂的不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後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我 知不以窮人則可能此文不窮窮之義。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謂行事不實不解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隐明聖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 曹僧副屬田顯體不肯之人是也不崇經者不改人以所不知不能中時所認為不能也若以顯為解案則這者故矣而疑疑如此則是不至過學院無則较體不符義與此同、命刊四獨生非也關題以賢不肯言礼罪计曰 矣、以文雅日大老朱本作鐘老一不躬躬而圖者積馬。母寡紹歷相積壞委也散然到這麼對於是是天下之父也其又壽之其子事往不躬躬而圖者積馬。弱者則實可容之不追墮以對或胃惠外

造故雖安热而不至怠惰 遠大濟物也官貴而體恭殺執也嚴恭世殺所介反安热而血氣不情。東理也原意蒙廣言務於官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安热而血氣不情。東理也原與與 一面日矣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三日予以取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日故所思恭侵其義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思也問禮八極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七愛之心 不優(此謂君子之容也故日動容貌斯遊暴授矣)大略篇云君子好倦而不苟或言苟或言语或言慢或言優或言時則篇云工事苦漫苦浸與襟畏同)疆固篇云恭儉敦敬忠信而不結非十二子爲云君子佚而不悟終而 然局本誤連上今並正之其,雖長一也歷其行道理也勇。 去引之日陽者怯怕故與勇對文臣氏本提行分段對本原刻同其,雖長一也歷其人行道理也勇。 。王引之日陽者怯怕故與勇對文臣氏 惡篇云出於辭聽合於文理(辭說之心禮之端也)賦篇禮賦云非紛非用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好呼報反)理與文皆謂禮也禮證爲云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經濟也又云貴本之謂文部用之謂理是 與容貌不枯無涉楊說非也交當爲文聽書交字或作文(見僕尹宙碑)與文相似而讓上言東理下言好文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焘也故此云煞以榮辱籍注互相參訂原注殆不可易王念孫日好交二字 簡單勞制而容急不錯侵錯優為苟且也(發导篇云其定取舍帶優富國篇云其於禮義節奏也芒如優譽進詞為帶(天經篇階辦傷豫韓詩外傳作法亦新禮注意廣氏真歷失釋文作社)言君子雖安謀而立氣不得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情勞動而容貌不枯 不得其解耳 君子之水利也略其遠害也早。日岳錢本作遠害先龍樂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台州君子之水利也略其遠害出世早。。謝本從遠被作遠思盧文那日遠思禮當是遠患王念孫 勞勘而容貌不枯好交出 樂辱寫云蒙之而愈癢者交也注云所交接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林懿行日 孫日林 河言東 5 王家

卷一

修身篇第二

釋也分勞動而容貌不帶好文也先讀案王說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故質罰得謂禮也故曰去蒸而血氣不情東理也(爾雅東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該召 書日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悪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荀子集解 卷一 修身籍第二

勝私欲也之群也

荀子集解卷二

不苟篇第三

昭日秦注不題下一本有時字子墨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山淵不。天地比。 铅卑山與每平音義日以非爲月君子遺時則大行不遇則離蛇何必然身。盧文山淵不。天地比。 比蘭齊等也莊子日天與非爲日君子遺時則大行不遇則離蛇何必然身。盧文山淵不。天地比。 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離寒謝本從盧校驅故廢二字然 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 住列子云泊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一一一一天意之大包之則曾無陽異亦可合爲一國也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遠文照日張邁一一一天意。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 訓注亦日殼未人然外傳及新序遊戲申徒狄亭其答雀嘉有異殺子胥陳發继治語據此言之期非娶時人先誤以爲負擔之負故以壞字爲不營有而並脈故字劉台拱日案服虔漢書注亦日殷之未世介土也高誘說山 詩外傳日申徒狄龜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鄉陽徽中上黎王書徐術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聽負字之義而也故字乃經冒下文之詞變負石而赴河者負孢也(見內則注淮南說林藩注)謂抱石於變中而赴河也韓 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於者往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王念孫日案呂錢本並有故懷二字是日殷時人韓詩外傳日申徒狄將自投於阿雀嘉麗而止之不從。盧文弼曰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 鈞即塘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說鈞爲均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外有毛。司馬衣得男子目珠婦人變鈞范望及徑公集注並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嗟,外有毛。司馬 持者也惠氏塬校本引大元经婦人曉鉤爲說謂鉤音詢與須音相近曉鉤者須出乎口也案大元迎次四裳有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愈觸日鉤髮媜之睃字說文母布均驅也嫗無須面謂之有須故日說之難有名,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悉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有名,未諱自齊泰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皆淺寧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 出于口。最時所明之意或日即出出口也言山有耳目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間人聲而應之 盡皆天也是天地長熟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平池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夭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 君子行不貴荷難說不貴荷察。行如字名不貴荷傳姓其當之為貴意靈地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身石自然於河莊子音義 入平耳。

卷二

不苟篇第二

其時矣此之謂也領得其時以除當之為員也 察名不真荷傳。。盧文張日帶傳與上文同俗間 盆跖翳口乃以患的疑之正論鸞所聞為醫行虎狼貪也先談案後漢梁冀應口吟舌言章懷柱聞語吃不能明不疑俞隨日吟蓋翳之叚字黔口即許暖周易說卦傳為緊喉之憑釋文刑鄭注日禮虎豹之緣含胃之類煞期 毛羽氣成羽雖胎耶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聲矣故曰耶有毛也以小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鶴卯卯不爲雞與生類於鶴也毛氣 連塞〈連雲前日吃〉爲為萬乘師文意近低時說皆非故曰君子行不貴為難說不貴有了時日嘗與口時间義為跖時日三句與問遊解南孟朝雖故曰君子行不貴為難說不貴有 寫形誤途套吟口楊氏據誤本作住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蘇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專已久楊氏所以深信、虛文照日見謝苑說證禱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鄰懿行日案吟口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汝轉 邪日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而云子產於之悉讓也。 盧文 析能之 台梁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嚴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鄭韶默殺鄰析而用其竹刑析能之 皆異端曲說故日難持惠的黎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殷鄰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 日月與舜禹俱傳而 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過時日為城長在人口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盗跖岭口名聲若 唯其當之爲貴詩目物其有矣唯 成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

想這柳一日一時一一一八個一長的形態王念孫日不鮮當作不職楊加解字以羅之其失地任矣治院為多了其代思此一日時一一一八時代群足以明事不至於無辭。於然行日韓詩外傳二群作亂其義義治院為少了 與我們電也就能琴經不識有子以知符納文正本乎等襲襲改行務和失之王氏認當從外傳非包想也等況臟警首章日能不我如次章曰能不敢用毛傳訓甲為短證前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 禁日知故後黨書來宏傳貧職之交不可忘職青治要作有職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雖得司易接而雖易權而雖符今本和作卻則於義遠其部於日溪外衛作和学之談也却看該也遇子經濟日如陵北古問相交 而難看不可能是是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此以為非交親而不比語 有以殊於些也有異人 君子易知而難狎。 形制王法孫田嶽外傳是也和與鄉義和近復與魯義相近故田易和而難組進邊落故易知不此還故難制。郝懿行田韓時外傳二如作和水義較長路 易性

哲子能亦好不能亦尽。

小人能亦能不能亦謂若子能則寫容易直以

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以驕怠人。此不能則妬嫉怨訴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 開道人言其不能則恭敬總細以長事人同語自捧的取損小人能則倨傲僻建

如分异心 此已誤)歸款若升尚大四卷莫之虧蹇詢日廚陵也《小雅正月籌庫人崩歷毛傳日曆惡也悲亦陵也》管立當爲直立字之誤也《俗書宣字作直寡字作寡二形寫相以故直誤爲寡文選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蒔姓引 而不爭察而不激 君子寫而不侵。是質慢同麼而不關。盧文那日生內的是是仍傷本或作兩傷者能 不激切也 事立而不勝<u>率</u>而不暴 战暴。王念蔡日楊哉非也寡

也)夫是之謂至文備詩日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語知之篇矣 東候二部共人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谷為婆史記平準書签摩錢裏取鎔鎮舊食質志鎔作錄音路亦 的言君子沒慎而不局促綽綽有格也非十二子信脩告等冠容之義雜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へ古者 晋子之所不為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录处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王念孫也原所不見黃者創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录处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王念孫 不能陪邑子也此文云君子靡而不詢辯而不爭直立而不態崇辱為云辯而不能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嚴子侈罪爲得近者高而不崩得人者率而不可歸謂卑而不可腠也此言君子雖替立獨行而不以胰人非關人

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識也韓策日眾総政藏直指舉韓促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揭不達於王之識史日蔚爲訾。虛文弨日正文美字元刻作每又舉人之過下忠本有惡字元刻無王引之日簽義前爲諱韓詩外 柔從若蕭葦當其伸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信即伸字)其屈與伸以義知當由直曲直即屈伸又引詩言君蕭葦所以秀席可卷者也。恭懿行日屈伸當作訟信荀書皆然俗妄改之此言君子屈伸隨時之宜當其屈也 之東周策泰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經追南泰族籌刻幾辯義義並與論同)記趙世家議作義史部鄉陽傳學議頭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揚擔篇上不與義 馬本俱作馬舜今從元刻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風伸柔從若標董非闡怯也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韵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強病 言已之光美擬於舜

卷二

不苟簡第三

邁應之謂楊炷日以義隨髮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日並遏髮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應也下文引詩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 賓辯有牖館燕禮大夫辯受關鄭住並云今文辯作編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循以義變應者以義僞日辯荀作變擅記禮遲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日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循也獻禮謝飲酒禮衆 部)荀子之文往往反復申明欽令辭必達悉不避重經焉使人易曉也予左宣右有然後總結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へ屈亦當焉 態此元刻韻文又不是取以為證矣詩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右之者子有之此說改讀至書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詩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右之者子有之此 易廢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庭也下言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愈箇所應爲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墮無莫義之與比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應之謂 即儒效富國二等事變得應事變失應在道管應言其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通應事也義本無定為絕也致土舊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司先議院此文變應與非相儒於王嗣君道諸籍言應變者不同 勝望學也同古字通用以多義變應知當出直改也 愛讀為器周易文言日由辯之不早辯也尋文 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得官也。盧文照日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猛毅靡所不信非

女先五 各等日本田及本社等兩理字司行直台并以等以王也再各者敢從宋本能審正而往時之辯耳今上自依外得官之一一治下自任此而理無疑得之仲居審 改作理中葉以後又沒同改作治是此而處文為相思校會者不能定其熟悉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往時未趙謂不隕覆也亦並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宣作達明矣寂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意 又仲尼第云福事至則和而理得事至則於正理與此文義率同彼注云程語不失其道和而理說不充屈靜而則行之景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首當外傳引奇顯多改寶悉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 耳今從外傳改正到台級日案注云皆當其理則得氏所接太兩句並是理字盧讚外傳改下理字作而違諡文弼日外傳四作喜即和而治發即無而諡述作和面理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 帝也見閉則敬而齊。前閉塞並不行也敬而喜則和而理。愛則靜而 君子小人之反也。舊不提行今寒當別為一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 類。類謂知思則端感而法。愚聞無機智也見由則然而止。由用也止聞不放深 通則文而明。有效而 理。當當其理。請本 理字作違易日樂 知則

此之謂也 恐亦字形之鰭暴與濕皆俗字濕當作姪累當作纍與此字形音鑲遠玉簫廣韻故云字書無儑字又云儑當爲濕並非韓詩外傳四儑作累 反屠鰈齒劣也又音儑不謹貌也煞則諸衾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忘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累也。郝懿行曰玉篙儑五廿切不戆也廣韻五絀切云偈儑謔爲手鍇一云儑五盍反傝儑不箸事也儑他盍 文云質急也憂則挫而媚通則驕而偏也窮則弃而偶也字書無傷字韓詩外傳作弃而日與體同哉憂則挫而媚通則驕而偏追與躬則弃而偶必字自弃也偽當爲濕方言云濕憂 **楊炷非說見脩身篇** 兌與銀同謂捷利也 其傳久矣先鬱寒王龍是 愚則毒賊而亂無畏忌也 見由則免而佐而倨傲也。先影案說者都不尋省望文生義失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見由則免而佐。免說也言喜於徼幸 **秀胤化失之說見經載述聞)莊子胠篋篇日知莊斷毒(李顯以獻焉虧廣失之)此皆古人謂註爲慚之證許矣(楊訓獻爲進又訓爲慶牘皆失之)義並與此同呂飛日民與胥獻言小民方與相爲詐欺也(傳以屬** 小人之智則撥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兵為日超近募選逢魏祚尚功為是獻之也正論舊日上幽險則下斷明荀書多以漸爲類楊氏不知例以衞進爲訓而不顯其安如此注亦以衞爲進則離氬矣王引之曰衞詐欺也 **案元刻及外傳俱無** 日宋本榮上有旅字今 窮則約而詳,隨納而詳 見閉則怨而險。然上而喜則輕而對。輕爾輕能失據顯小孫也言小人之 知則變然而為,以發生而原深不敢發也是則毒賊而爲風不知懼也語意甚知則變然而以 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徑而領以那時事人 傳日君子兩進小 、困麼

非案圖而治之之謂也去圖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接舊亂而治之也首子 非修行也治之爲名猶日君子爲始而不爲亂爲修而不爲行也雖如此 為以非案行而修之之謂也去行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行而 之一者是其證也然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往失之荀子書每以修與行劉文竝之一者。人有行意之行將修爲善。愈護日修當韻爲從周官司尊葬職日几酒修酌鄭往日修讚如條糧之條 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日國亂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日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 人行而修 而治之者。

不有篇第三

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有牛屬用牛屬之六字非知也其難然也智音非新浴者振之外故馬鳴而馬應之有牛屬大照日外傳说下尚非知也其難然也智音非新浴者振 新浴云云正申言照身之義楊往龍不順離以所見本已誤爲辯矣 告其三日刑類 焉者應矣 善于里與言複絜辯二字亦不調荀子原文自作報其身傳寫誤辯下文故善其一回刑類 焉者 **瞧冠娶禮祭屬飲猶盡也釋水水聽日唇釋文及本賣禮齡烈爵之不爲也住皆訓悉盡則借應爲顧矣〉並是焦從爵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噍之與曆〈禮祀少漢譯文噍本作爲說文噍或以聲〉聽之與醫〈錄文** 字耳楚詞作察察放放當是也又深上云鼓筋浴者是其衣筋涂者彈其冠亦與逆詞同先誤塞無隱雙聲改從字都遠行日韓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已之歸語等人之俱污然歸與漲古音同温詩與核城音又相傳晚皆假借 受人之找被者我能以身之深深受物之婚婚者乎漏子前反。直文昭日深溢益也太親文此歷出受人之找被者我。惟維明写之能准盡謂竊盡明於事易日露理盡性強當為感致境情也整詞日安 其衣新外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賢者與不受不害人之行者也其能以已之焦准 寫爲城耳儒效爲云無所擬態楊往焦與作同感之爲は獨作之爲態矣故爲歸亦爲誰繼也故皆爲惑楊說是也字言無找字蓋感亦作该登博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 辯作身先禄案外傳作身是也歐羊身善芸言對文若作辯則絜修整也謂不須聽。堂文昭曰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

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為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問題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 之行驅數字而語意係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楊注義異惟一之一為中。唯一我之為行。在仁義於案王哉是聲書始要引作致說無的唯仁之守唯義惟一之一獨特。 下文亦言順獨致就則無它事矣、行故日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爲行是其明證楊說非先即議處之事故,致就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說則外物不能害。王念慕曰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 子至德熙然而喻未施而親不然而威不言而人言資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 時不言而百姓期焉與頭類 陰陽運行則爲化幸生冬落則爲浸也舊質買之變言始於化卷於變也猶天道 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強理原而易人變化代與謂之天德的致於養謂之化改其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強理原而易人變化代與謂之天德的能變化則德同於天 君子養心莫等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劉台撰曰讀者君子所以成婚而成然也以成婚則 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常知的智由極其該所致若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 誠 Ó

在下所算 沒釋孔中遠未達比自故訓爲謹慎耳凡至與中原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其獨也原注云少其胜物致試聽是慎其獨即試其獨也真獨之爲誠獨鄉於無器已尋試故中庸大學注皆不 十手所指則候獨不當有二義陳碩前云中庶言獎獨即是該身)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為貴者曰是故君子愼不悉惡王念孫曰中唐之獎獨愼字亦當訓爲誠非上文戒愼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卽大學之十目所視 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真當訓試擅釋註云旗鐵也非旗訓讀之前中庸獎獨臭此義則楊往不養預確而據中合謂順天焰四時之命(楊注尤謨)言化工歌運自然而極其戲君子感人襲然而人自喻進此順命以慎其 者無持持之功此推精專出際心如抗木死灰而後勢議過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日謂也又曰不謂於不凡也讀者說也該者究也心不희雲見所謂隨着不可見勸學舊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悉乃之享 獨当自己 人亦不遠之也。那獨行日此語言籍議氏不得其信即以體膜其類類創今正之三部諸人之所與為自己 人所以源命如此者自己,其獨可致也與其獨體或漢字其所不滿法置于其所不可至此不要沒 **守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他專無他專是龍獨故日不該則不得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 成凝震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苟書多古義古音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姓誤此其一也論書與矣說字古義訓裁詩凡四兒毛鄉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漢獨皆在戲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性中康以 於則能允萬民父子裁鼠總君上戴則尊也 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 操操而得之則輕 於則以與自至國天始該則能化萬物聖人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 操操而得之則輕 未從出古調猶然爲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四若強然北言雖出令民為然未從非謂強如 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雖體使之從亦必疑之也。王念孫 識故日君子必張其獨又日至子必就其意證器中庸大學若子之與獨其義一而已矣(真之爲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該爲古義面謹爲今義也)唯虞獨之襲則當訓爲 方是見於外之辜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管以至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比順台以誤其獨者也領形言形非形於外也(楊注謀)形即形比領也又日不形則雖作於必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 學也許日德誼如毛持至武也而得之則易 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 小誠則不獨。無至該則不 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職馬所此知 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婚而材 不獨則不形致識則無他學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即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俞機曰上文云 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 善之爲 不形則雖作 道道。

斱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陰則對性自盡長還不

操行然出。室堂書傳中言室堂者多矣至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責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據不行然出。學皆也。盧文照日正文堂字上去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副王念孫日室非传字也內則日羅母 本世德堂本同先談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宋本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脈之耳羣書治興引此有室字錢 法開方面言故以五寸盡之言襲問約也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責此者則無正方之器也。称為行日前意當以句股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責此者則 之語耳先離案王問是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沿海等指面體則未知等爲非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總天下之要必治海 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照約而事惡大。為少也得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今經傳皆作批)形與拜相似因訛爲拜場泰而讓即揚往所云從密不勞也揚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又云灣拜二字讓不相過拜當爲拜拜今批字也(說文次娘手也从才又拜揚雄蛇收從雨手換歲手也从手典聲 曹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鸞非必衣元禮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日古無拜而謁事之禮且比之若照玄端拜揖而鬻言其於容不等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鬻難以爲治故荀明之。郝懿行曰端疑振書場 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蝸拜而議。寄後王府宣前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 科達不天地好者今日是也百工之道後王是也 丟不張行善舜則是亦善舜也 操術然也。直文照日正文則字從元刻宗本作是故于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

接揚往乙正得以辯爲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藏兵篇曰禮者治辯之極也或作治導榮辱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王顧篇日有加治辯疆固之遺焉(有讀爲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 王爾篇信者焉之必將曲辯楊住日辯治也字或作辨韻兵篇城郭不辨住日辨治也合言之則日治辯儒效篇治也謂專起而能治之非謂專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辯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題者誰能辯焉社往與說文同治 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弱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 有通上者有公土者有直土者有懲土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

與也恃焉一作勃莊子族桑楚篇徵志之勃勃本又作悖秦策暴王恃然而怒悖然即勃然)楊注非無懲疾之必是也方言修證也廣雅日勃證也傳經證根也悖傳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左傳其 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報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土也身之所長上雖不 治上下一不下比以間上不上同以疾下。周告合於上成相篇云愚而上同國必為分爭於成相直辨不下比以間上不上同以疾下。周上接上之明也疾與議同。先議察上分爭於 **包含之紀日辯治小雅妥茲傳日平平辦治也看予君道屬君者會取治人者也非亦與辯同韓詩外傳作辩治曾日君子修正治辩正論等日上宣明紀不治群矣禮論第日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證若曾衍字言許 盐字作甚是字作显一形相似故是訴為基葡子驗寫漢母力父是之喜遊嚴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眞詩以其所獨善而甚過入謂不敢濕為君子也。王念孫日甚當爲是言不從旒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言 終直土王念孫日孫說是也說文場魚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證遲釋文場本亦作攝是揭婚古字运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常為行田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曾以實經說不加文飾所以** 知不以作者。不是音而建悖也。弥樂行日傳養營也謂若雖不知而不絕若也仲及籍日丟雖不知不以作者。不是音而建悖也。弥樂行日傳養倍之侯皆字倍訓及與背同王引之日傳讀差輪(玉 則可謂整士矣器意無常信行無常真惟利所在無所不傾求之。無問文 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爾雅甚都史記註作是說文歷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掛對其證也楊姓非日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館也是故語之日月也說蒞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 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不輕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上矣。不 盡也無所不領即無所不盡楊注非一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言必信之。請行必慎之。當信行當該長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移之俗又不敢 若是 身之

則必前後處其可害也者而無權之孰計之。繼是也獨成執也然後定其欲惡 生思意意於物也此大生者君子慎之而馬桀所以分也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 公生明偏生間端整生通非為生差。多籍誠信生神。該信至則通於神明 夸誕

取合當作然後定其政會仍然照二字樂幕篇其定取會搭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基穩住已脫伤非也取合。與千里日來欲惡取含之禮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敗舍疑 恶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傷 如是剝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其一層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

惡不異者加一從字以題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 大富貴者則類做之一當賢人欲惡不必異於聚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 大富貴者則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賢人然惡之人字姓賢人欲惡之下疑照一字王念孫日案盧以然云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然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盧文邵日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

傷之患也

静於然不矣 已推此而詩夫葡行以實心錢華兵飛何非爲已假令心本近名劃股遠墓豊非爲人然則葡鄭此論蓋欲蛻砭於不足盜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 郝懿行日陳仲之廢史臨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銜之末俗国可以嚴獨旒揚巂波荀之此論證無苛敵夫名生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藩圖號日於陵仲子史贈銜大夫字子魚賣直也。盧文昭日田與陳古多鍾用 也險莫大焉。泰人盗富貴食職之名故日监名不如盜貨田他史館不如盜也齊人 於喻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盡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愈人將以盜名 之衛言於柔之矣。是非仁人之情也。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往日求獨務也求柔是非仁人之情也。亦愈始日仁字俗上交蓋言遏富貴者率景慢之獨貧賤者務 案前書用夫字俱翻被他籍並同夫貧賤者則求是之 求字禮記曲禮篇日至子行禮不求變俗原見我賤者皆柔屈啟之也。俞樾日往不幸 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晚世者

榮辱篇第四

與外大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買子日前泄不可以得土亦以從為伏先韻樂劉王說是今改從呂錢醫或作次或作飲或作素皆国古字世大是用大室亦爲世室大子亦爲世子子大成亦爲世故類继之继古多 橋泄者人之殃也 **找日穩當從元刻作懷王念孫日呂錢本亦作幬憍ш即驕泰之異文荀予他避與採詞漫也碑或為袂。謝本從盧校作櫃ш盧文昭日橋元刻作臠劉台**

也言次 津景日壞疾行貌巨絲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綠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齒故日疫也經典無讓字多以攘稱之禮配曲禮篤鄉注日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襲稱之也文雖舞賦擾讓就駕李善引 並行期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通乃行也非殆者沒借字耳愈處曰讓當讀爲發懷之擅說文女部顧煩不使之者儒行曰道為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傷說迂岡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詩言共行於道為大道可則,殆。雖欲不」謹。若一云一不 使。 強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則,殆。雖然一不」謹。若一云一不 使。 殆近也凡行前遠面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為大道並行則 五兵其文亦必作份妄人誤加尸焉僻耳五兵武見儒效篇世清好耳目之樂浴皆讀异是前曹例以俗為写也此言異卻 此並作傷人以言 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讓作之辯見非相無)樂於鐘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頻聚人部三太平與為更深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基實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醋敵文章聽 也言害身也。盧文弼日正文危足無所居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往合日於別主義小公宗詩韓謂旁薄讀大之貌危足與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與足無所容者皆由以日公然則主義 五大人人者俱五人也 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先議案傳當爲的題圖等的已之私欲君五大人人 各情不知 仍當為異都也說文言得字得實也與比義不同得防正反。盧文昭日五兵 故與人善言緩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王金孫日馬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以 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 雖有戈矛之刺。

言詞辯導而見等優 謂行其少頃之經前題於身之龍矣 察察而後者坟也由於有枝富之心也情 說問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奏曲以購人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做與籍辯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日能譯也斯得之矣辯而不直之而不見知者勝也 好文之語語見上篇揚引以舊本文非一類而不說者爭也。 快快而亡者怒也 清之而愈獨者口也故求其清而愈獨幸在口說也節語為國也會請為愈。先語案 傅則人有決人有決則注度壞楊注云人有肆意是決強肆也快快與有決肆其決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讓案決決即肆意之義大略篇云賤師而 日後能是俞樹日楊注二義皆非推南子不能不爲人所稱能沒前爲此。王念孫 直立謂己直人

卷二

榮辱篇第四

經過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 勇而不見障者貪也。食利與委曲求人信而不見敬者好勢行也。創與專同專行體不 祖籍一不見貴者與也無人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若篇往云廳稜也則利傷也較此往為勝地解一不見貴者則也則問語也如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日廳而閱謂有廢陶而

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樂恐則是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之正文又無以守改往營育證無朝凱獻亦未聞將以爲智邪則惠莫大焉將以爲利邪。 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 凡圖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 等下區為也一憂心其身,內心其親上此其君則是人也而會獨與之不若也 也乳熟網虎其子當時有此語耳。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庭文照日人也各 為長內心其親上心心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會位数今後朱本聖王之所不畜 其親也」蓋當時禁忌發人之法該及藉成戶言而不願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 之驅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發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 邪傷劇也之發反故長宣詞之原變亦取其利也立讀所為所。部語行日所所言讀不同所聽調祈而不讀爲日樂王兵殺於被父除靈日樂門之間也蓋其雖出名戈其龍未開管子日豊尤為雅茲之彰哲父之戈豊近此 若。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觸牛矢也處敗也然父治名史記伍被 也然且為之見此心其若也原之心其身。不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與為憂字耳。王念為日案也然且為人人見此心其若也以憂之心其身。遵愛是刑戮而不能很其身是憂妄其身也或日當為 罰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

關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形則不可聖王又誅之為既我欲屬之鳥風 為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悪多同多與賢人同因好問為異耳人之有關何

哉我甚 雕之 何為獨也

之在 上持 義 之勇者。外人勇於暴士君子勇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時死傷不畏衆疆幹 君子之言引也。死而持義不為故傷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接本而字者子之言引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續曲以苟生也儒行日愛其死以有待也。念機曰此本作重 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學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檢是士 二句一意相孫故廣雅日具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非一輕死而是是小人之勇也義之之貌也。王引之日經當爲很字之餘也果敢而很透貪而戾輕死而是是小人之勇也義之 例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即够下文科字而俗 為事利為手為反 等貨財無聽聽報報報見有飲食也下文將將然唯利之見與先文同一為事利為為事及利也等貨財無 学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猶處之勇也 牟。王前之日飲食上本無利字暗飲食之見言猶虚 而振猛貪而戾弊熔然唯利之見是買盜之勇也最適也展而於之何依云元陽 有獨與之勇者有買盜之勇者勇於求財買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土君子

水則無遠矣。殊與弦同揚子雲方言云被去也齊遠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服簽等 作圣(見漢疸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李(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觚誤爲缽與敬非也辯疑斡爲經字之誤爾雅云舫驅壑卽齡之異名則鯈觚爲二魚也隸曹丕字或 作体熱則從斜即僑鱧矣王念慕日漸風礪人麏鱣鲔敠發戡文作啟戲則戲非魚名且儵魚亦無僬餓之名楊是亦淨陽之義或曰浮陽渤海縣名也隱音潤鼣布未反。郝懿行日缽不成字餓非魚名疑這爲鹽俗書體或 條納者。浮陽之魚也一云即籃前放放字蓋係魚一名係放莊子與惠子遊於廣樂之上係魚出班條納者。浮陽之魚也人係該魚名浮陽謂此魚好經於水上於陽也今字書無於字蓋當為就說文

沙義亦同此言遊關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幾而欲觀則無益矣胠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先無案兪〉與去相似故俗字鶴而爲胠愈趨曰胠當作法文選與都賊曰胠以九疑注曰胠閣也因山谷以遊獸也旣於 等作刀(見隸辨)與月相似各重作去(漢葉州刺史王施碑部場開門部作却今俗音符郎二字亦作却即人極于病)因披廳修御窮戀極其義一也煞期徐者窮困之謂言魚因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言亻旁或從 给與俗同)或作個俗漢司馬相如子虛點婚銀受謝郭璞日銀液極也上林肚與其窮極修忽郭日窮極像與家莊當爲俗(字從人各聲谷其虐又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俗渠載切條也集韻領方言修也 一条今億字也)個籍間(與應同班象傳有疾體也寫注價因也)每也(數注至子轉宴篇日極因也呂刑日) 時讀者也說文師最簡受屈也欲經歷並與俗同選極倦深其義一也廣雅日因疫蟲卷(原注等工記部人日) 躬。養與窮迫無所出 怨天者無志。意讀為知識之識(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躬。徒怒演於人不自修 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土但自修身過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王念孫日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為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

得被住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住以志爲志氣之志失之 十六年)不知奇而為天故日無諱法行簿正作為天者無識失之已以之人,豈不上, 正

當軍一之字之世之字行一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的。宣文照日案生豆之道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 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隐哀對樂易說見經緣近聞周語險者當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射險哀之不暇 大分也。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態者常安利為學學者常危害。於您身篇。在中日於與當作 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如此事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首天生最民其者原以取之 者常樂月勿危害者常愿受險 髮驗為最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受者常將樂月勿危害者皆所養陰寒不易也詩所謂禮涕者也。王念孫日陰以心言非以境言 民敦工褒商戀女值婦空空家語作士信民敦而俗樸(模朴樸竝通)男懿而女真王肅云樣慈愿貌女利朴字之課也孙懿與蕩得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孫日大遠記王言答士信女利 後義者辱樂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發為是樂辱之 亦遙乎語意正與此同先戀案三句與法行篇同反之人與君道篇反之民反之政同意言反求也責人也。王念孫日失與狂義不相近古無此副也廣雅日迁遠也韓詩外傳日身不善而怨他人不 樂辱之大分。。盧文照日舊本不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樂先利而 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

音載引題俗文日指出日掏皆其盤也)鹽區篇日陶飯比周以爭與汙邊突盗以爭均陶誕突盜四字裏並與柳篇上帝基暗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縣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能文指指指也一切經 府語館形說文森言也作陶者借字耳(凡從晉從每之字多相還小爾雅經宗也稱即等語宗納之鄉小稚苑字之義未安余韻陶讀爲語(音篇)誓評變夢字證亦說也性惡傳日其言也語其行也浮謂其言誕也即上 謂予以會煙陶製即謠罷賴姙駁豑靜槧也失盜賴舜侵突撥盔也每二字為一義注似失之王念孫日楊釋陶杌之橋項麗之貌突踜突不順也或日踘當為逃經這其清也。郝懿行日盷古讀如謠謠者毀也離騷云謠談 義與此同器姓以為詩審躬親亦失之。節形說文女数言已唇於同事。廣已解之事陷。一一就吃大饭。 並云虎殆也周官途師定其委績故書吃無比鄭司農讀為吃大司馬比軍聚比或作吃是吃與比量數比其事公慈丑篇使度數匠事開治匠事也比讀爲吃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花識魯語子將比季氏之政焉幸杜往 **錄者行證證送也轉錄猶局任並經讀字也若遊篇作詢錄王引之日執此皆治也魯頌閱宮箋三執治也孟子孝弟原戀以行言轉錄疾力以專言楊訓秀詢樂非也称談行日原與惩問原證皆訓謹也轉與局问錄與幾同** 莫貴於仁莫愈於智丽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慈捷疾劬錄正與此勒對疾力語相似鄭錄蓋勞身甚歸之意拘同拘錄謂自檢東也疾力謂應力而作也數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處文弨日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涯 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緩衣跑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 人葡書每以官人百更並言為周官所云府史胥往之爲耳孝弟原感刺緣疾力以敦比其事官人以爲守住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謂簿往官人列官之孝弟原感的與殊大力以敦比其事 持工人。則度量刑辟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處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楊以持為保持法人。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王念孫日持續奉也言官入百吏謹守其法 法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所無本同今從朱本先離案注刑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 一字今從宋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日政當爲正多十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 也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 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 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 是故三代雖上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先壽秦君遣屬云 政令法審措時。聽監公元刻首旬作政法令往首云當作政合法或 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盧文弼日正文循元刻作悠各度尺文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日先王鐵辜以謝不爲刑辟圖謂模 父子相傳以 一秀橋 陶當

同傷悍僑暴。傷與蕩河。旅懿行日濟即騎字經典俱以偷生反側於貳世之間。是**数** 拉言章上不力也臣氏春秋尊師篇疾題請賣注云疾力也 為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處之以申重之是疾與力詞義臣道等三章人而不順者不疾者 為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處之 欲人之信已也疾為非而欲人之親已也。文三勒無疾力以敦此其事禁仲及篇云疾力 以危也。此人所以危亡由於計處之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出好樂惡辱好利惡害。 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權慢是其所 整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楊往難御其盡言則與下二句不合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日遠之雖如下文行之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 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立謂對扶持之也。王忽惡日此言小人慰事不能知也證 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 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 乎安頭是宗之處成乎危勢在安之威成乎然亡語成字並當凱然 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焉並以其恣意言之臣道籍日成於尊苦安國體國籍日道德之威成 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 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獨也 得後說得之主第二字同義贖雅措錐置也錯錐即往 是故窮則不隱逼則大明不能臨前身死而名獨白明此小人莫不延頸舉師 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 所惡焉。雖使姦非得成亦必有積無語·愈密其所惡焉丁文於若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 數也古 而願日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團論尊也賢人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

籍上有裁字的不完義而符合據上文計)傳以前日土清智俗所以化生也又日難注華隨習俗生第二字皆籍是注意同創籍置非注意錯混之前也下文日是注清習俗之節異也又日在注讀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

道上八怪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先讓案朱台州本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生道語也怪謂非常之專取以自比也。虛文照日元刻故下有日字朱本無又日 半反莊子又日前題爲樂在云燈衙也空云經逸也一日漫散莊之也漫亦行也水冒動語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日舜以其辱行汙邊我漫莫 二字皆上下平列先謂蒸節異為言前異也非關節限制之節與前周義說見頭國情日政教習俗相隱而後行史記奏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俗習俗 意业之民不俗不習也(楊姓俗語從其俗亦語)又屬於儒習俗珍志安久珍質(餘見前柱錯下)大略篇俗刊說文為習也(讀雅司)智言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簿曰上不猶於爲世之君下不俗於 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館異也。本有元刻無王念祭日管俗奠要字俗即是習非聞所習風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館異也。當俗謂所習風俗節題劍之也。盧文照日注顧下之字宏 而得雅名故與以為近然亦大迁曲矣王前之日雅節為夏夏部中因也故與遊越對文儒於篇居迹而楚居越義河命注禮起禮与吉專改其折折潔云折折安衛犯詩云好人提邊證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爲之孫以安舒 ·· 所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 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行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為邊常 云正面有美德爾之雅(下韓日十五字乃後人妄加非楊住原文)則尊上二句不對矣面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琮二字互還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楊 安越一是人安雄。君子安雅。皇文孫日楊引詩之意當以是提為安奇之能與魏周好人是是之安越一起一人安雄。君子安雅。君子也不可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日舟被恐斯歸飛起提歸斯雅鳥也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 仁義德行常 是非知能

清獨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清理順時之文是 魏往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讀習。先顧案戴字籍衛文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 此常字恭上下文而伤文所生而有句並無常字 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馬维之所同也義求之不當有上下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馬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勢而欲息好利而悪害是人之所 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

荀子集解

卷二

樂唇篇第四

天龄篇三萬物焉進一傷一物爲萬物一傷愚者爲一物一傷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苟子因時人蔽於一傷尋者隨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爲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績此即稱讀之義 **義未晰陽積與禮義辭譲廢恥相配爲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團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貫廼者也解嵌篇云道言口度無防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歳見釋詞是字下先謙寒楊釋隅猿之** 二字衔起於變故成乎修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日非敦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爲二字連文可證府空乏其身行據亂其所爲所以動心惡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爲于爲反。兪懷日悠之 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薹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 詩信南山)正飽食甘美意人無斷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如口腹之欲也陵曲)兹芬之焉茲茲芬芬人無斷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 反在噍惡之後未免色置褐說非也鄉曾為薌之沿莼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日鄉鄉獨美之爲美美(漢鑄歌上議案楊讀鄉爲洵故訓爲趨飲食貌但弔皆是噍貌期鄉鄉當是鲍貌若解爲趨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 與禮震辭聽靡敗並舉亦其義也,亦明明而此劉獨而飽已矣。兩時唯能如監反強善見一先為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開積亦明明而此劉獨而飽已矣。兩時唯能如監反強惡也才笑 由得開內焉頭外人之心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閱積 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熱以臨之則無 人之生固小人。先歸案生性字 日陋也。蒙跖由於性之固陋也 佚為工匠農買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 。 愈沒日力乃多字之 無待而然者也是再续之所同也。安榮為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往錯習俗之所猿句無待而然者也是再姓之所同也。王念孫日案此二十三字悉上文而依下文為奏再則常 察然有秉錫蒙稻粱而至者則隨然視之日此何怪也最緣語也以數食於圖中 借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變故愚難事故也言堯再起於變患成於修飾由於持盡物理然後乃能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平修修 無節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 今使 何也

億秀寬大近之(陳說略同) 其證閒閑古字同耳楊後說以 語寫醫與偷翻意大之義楊注訓爲開習亦非王念孫日盧說是也修身屬多見日隔少見日隨關與随對文是電大故以價陋相隱證以修身篇云多單日海少單日淺多見日開少見日隨又以開陋相隱閣亦何之段浩問 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諱賈子之順爲假借荀子之倜爲本義何以明之陋爲陝監閒爲之上當本有或日二字郊襲行日注前歳謬後說引詩瑟令倜兮鄭云倜宽大也此說是矣盧疑僩當爲頻雅之 篇云明問雜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調之問反問為野此以問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陋者俄且假极反。盧文弨曰注禤字宋本作捌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哉頗歧出竊疑僞営爲调雜之義賈誼書傳職 者靡使熱也方言日還積也選與侵擊近而義同是靡之儇之皆積質之意也人知鹽注雜<code-block>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些惡篇日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code> **信效簡日居楚而楚居越而遂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墳靡使然也(楊注쨡順也頂其積習故能熱非是)故獨言緩之急之也錄與沿同循也編循之申重之也。王引之日楊歲非也靡之處之即賈子所云與習積貢也** 人下先讓案各本皆作仁者與王所見本異。王念孫日人者人與仁詞說見脩身鹽愛 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意與集時相縣置止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日 節蓋蔽文飾也以夫殊跖之道。 先議案錄射禮 在節詞先歸案王說較長。當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 高注擴嵌也)奧之而與於吳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気若變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醪體之味趙策日衣服之便於體牒唱之嫁於口菀策日齊恆公夜半不嫁易牙乃煎熬濟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儷王念孫曰臭之而無變於鼻無術字也壞苦亞反民也(莊子盗跖簿曰口寢愁類豢菩糜反或下忝反。盧文昭曰寒下忝元刻作胡至郝懿行曰臭今作與夢不足也與納闰言嗅之而無骸於鼻 注作與財被同種配田故鳥不改計事反職或爲少與元刻後異陽熱灣規貌與屬同種配田故鳥不受計事反心黨文形田忠本 陋也随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必無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日仁者好告示 随者俄且們也愚者俄且知也 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谷、桀紂在上曷損。 告之一不之靡之假之級之重之。靡順從也侵疾也 **陋之人俄且矜莊有滅懲也壽曰悉今問今鄭云儷寬大也下獨與捌司猛也方言云晉總之間謂猛爲擺陋者俄且圓言鄙** 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獨象稻粱 彼臭之而 則夫塞者俄 無樂於鼻。 當為過厭也 且通

之四句而言言民徙告示故傷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傷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向損何益於天下禁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傷武廢桀紂以行與不行耳。王念孫曰是若不行是字孫上文告之示 所謂下司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為量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文幾不甚每矣哉注云幾亦諒為量後注既言幾亦諒為置則前往不須更言下同 失之場。場武存則天下從而治禁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 西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王念孫日豊本作幾古豊字也今作豊者後人不請古字而改之

幾不甚等矣哉爲前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除者每糧食大修 之物烈上文防云餘刀布有固爾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間也王育三德與遺跡引殷仲文日以一管聚爲與蓋物之識於筐篋者必是貴重 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日國方日處衛害也地藏日害罪匹貌反然而衣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該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因康也圖然而衣 生也方知蓄雞滿猪鹿。盧文照日正文方如元刻作方多於發行日歲文來三 也一時人之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与或日不足给不得也今人之 文明矣)於是又節用給飲。禦與此地收數蓄誠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音與為依是又節用給飲。御劍也或作收數蓄誠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 抬臺注日約要也蒙書禮樂志治本約節古日約讀日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幸經先注日約黃嗇也旣三險嗇則不敢有與馬固無足逐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往非也雅南孑主術籌所守基 以不免於原無疑點妻為溝壑中看者也。七金孫日等前系擔當理時之皆至是以不免於原無強強不 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箭爲太屈蝎也安語助也當言居然窮矣安己解上也。是其所 不長處題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不二字蓋步下文幾不甚每而你(下文幾字有音而此無不長處題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王念孫日寒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意然而行不敢有與馬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 是何也非不欲也幾 又富於餘刀布也。食糧日楊 又蓄牛羊

灣學中醫作清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龍篇)楊以舞爲顧復失之田齡有內田醫(出禁氏月含章句)言傳統所讀死於籌建故日爲 及)制察之注云糾與循同又云反憂納察其義當矣鉛過故鄰反雖二字義與此同非十二子篇反(今本虧 之而命可好也 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日一之而可再也發知一則有之 而滅其功威讀爲成成亦功也(楊注歐習大業失之)故說苑臣指篇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日心受樂還之兼經之以觀其處言觀其成也(楊注或讀爲成)臣道篇日明主貪賢使能而變其處置主妳賢畏能 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感矣言其隱已成也(高注威疆也失之)察辭傳成象之雜勢蜀才本成作處處乎良言莫成乎及也(莫成乎良卽成言乎良說見經義述單)呂氏春秋海通籍我行穀于里以襲人未至 臺人日秋縣成是成與功同義)姚亦黨出言其功甚遠也成與鐵古同學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之或非也成讀爲成成亦功也(爾睢日功成也大黨禮感德篇日能成德法者焉有功周官與婦功日秋熊功 利生學經典還作薀此作溫皆叚借耳如禮器云溫之至也溫前焉薀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蔚盛爲茂獻王之道於生人其爲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感甚長遠也。郝懿行曰溫與慈同薀者猿也左傳薀 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然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尔去雄字思 詩書禮樂之分平。蔣生業肖不能知思能知 而體不知其安故續萬物之美而感發最萬物之利而成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怒則且貨獨崇而不知其味耳聽鐘載而不知其惡目視論似而不知其狀輕緩平章 春申若傳成作成對積書七日日主利成山漢書郊祀 志威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日語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鄰公牟即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並作威泰僚今王使成播守事於韓史部 以爲名則樂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如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那 而可久也。造而緩廣之而可通也則於事可强處之而可安也則無危權 子莫之能知也 故日短鯁不可以級深井之泉如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類原也幾近 住所以卻字代釋之非也反者反復也反經察之者反復沿指而察之禮語篇則必反經與沿河循也說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愈可好而不愿愈音愈。先誤案楊反字無 也楊彼往云源從也熟精也悠拾也為作也此文脫順字楊望文生義當從禮銷篇禮孰遠也監修時作為之君子也。王念孫曰禮論篇曰非順歌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 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 以治情則利 况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 入七清悠十義拾禮何以治之利益也禮記日聖人之所以治 非熟修爲之君 樂意莫過於此 反鈆察

鼓傷可也杜柱偽臟未整源義與此同意而齊則正名等所謂差差然而齊先辭案劉王胡是魯章注云灣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處互不齊乃其所以爲齊也王念孫日僖二十三年左傳 滇也不同而一體殊參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日斬讀如儳韶文儳億五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廢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調強斬之使齊若熯書之一切者枉而旗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 分故壁駿而不以焉寡也,故日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曹有此語析雖本所以管夜者皆知其故日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曹有此語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機器。請文云有處為機無處為器十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 本書者先謝案俞說是 日穀所以為核也此文言襲禄正與彼同作戀者學之誤也楊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續篇日必好利而竅索不失均平楊往戴行戀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遺籍愈越曰戀當作其孟子隱文公篇穀恭不平趙注 然後使感禄多少厚薄之稱之戴戴強在也慈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草之骸使意名孫其事然後使慢後不不好事以敢 以爲多、謂爲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析。而不自以爲寡。藍門主門也御讀爲廷廷 與使有二字不相聯歷矣先熊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該知爲知能之知則 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讃知爲知就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爲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爲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 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居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禄天下而 以分之。以禮義分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自賢學王念孫日元以分之。以禮義分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如愚能不能之分。自對本從盧校知下 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膽也是釋詞與字下先讓案從讀為經一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數仍會從關注歌說夫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是下加樂字反為 則上下文理不相實姓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爲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執蹠擔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髞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意者其是邪爲懸祿之詞 層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那自為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日日之役音有意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能禮樂敦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 是夫羣居和 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 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住载行也 不自

育之勝或謂之隨明厖蒙斡近這用 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問兄大貌 共大共爲下國數蒙此之謂也 言級報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百下皆賴其德也。先熊察既詩縣頭長發之籍共和北北十六中蒙隸無院厚也今時作縣院

西五

荀子集解卷三

非相篇第五稱張也預其骨狀以知言的貴類也安認者多以此感世時人或為其狀貌而忽於非相篇第五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言的貴類也安認者多以此感世時人或為其狀貌而忽於

路標子路耳子路也不写也其字也日季日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子马證仲弓是也又日言子若著其為師也則悉不然仲号稱子马位季 仲尼長子号短。子号蓋仲号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僕書無林傳斯管也肝音患。愈識日楊注所 非古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 勝伤。依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伤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 學者不道也無其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衛道形不勝心心不 唐舉。解奏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斧。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 無有耳因當時崇尚信者該焉故極論之上者有此布子卿。強布姓子尚名相趙今之世。梁有有者世俗所孫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爲上者有此布子卿。始布姓子尚名相趙今之世。梁有 人之形狀而讓先綜案有相人即有相獨王說似怨下云古者有始布子與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爲無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怨下相 置文照日家再宇古多以等發生如胃體等度以入之進高子天子是始天子是也被實成用污或用案或用安與日安 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竟者是此謂古無相獨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也。竟然以正念孫日元刻相下無人字朱真本同奏無人 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 。昔者傷靈公有臣日公

班場份信。 上子日再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病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日再 之狀身如植館。直面上見能背人似之然則傳說亦肯傻數一伊尹之狀面無須展眉同馬之狀身如植館。植立也如魚之立也。那發行日體在魚之背伊尹之狀面無須展鷹與馬 之狀色如削瓜。如前皮之 同今被楊往正謂不能見小物面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龍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使楚蘇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磯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節而無骨也。盧文弨曰馬元刻作焉注 **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古之購入不以相詩故事不牆紮長大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殼聖賢也楊注非慘節耳。盧文昭曰案注以志意二字副志字增一字或文耳朱本作亦將志乎心孺心字衍先韻案贖雅** 大不推輕重事亦將志平爾。與與緊頭為也謂的計其大小也累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樣恐樹家之 之該議曹監字或作置見北海相景若餘等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图形相似面談,故事不過長不敗著形與善相似(史配五帶紀帝攀立不善家語古本作不著)愈隨日善乃蓋字故事不過一長不敗 聞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 主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無 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華公子高微小短唇行若將不勝其時日倚重較今。當文昭日今毛詩本倚誤作将正義華公子高微小短唇。行若將不勝其 之下。而以楚霸。 以馬發點一一姓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問題思語人亦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字異語同皆姓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是近頭三部思語是名今代突禿長左軒較 周公之北。身如斷語、音植立之貌周公背區或日難傻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蓋矣 尼之狀面如蒙供。 短小大美悪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賢名僧稱王其张偃仰頭 衣。無也禁音攝。郝蒙行日自公之龍子高入國門不分胄蓋由微小短蔣行不語衣故耳 然自公之之。 人據楚。此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等於後世。京王引之日魯字文義不明 霸言修文德不勞早兵遠征伐也說文云朝曲朝世紀往考工記云較兩義上出六者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哉證劍土蓬頭突對長左左脚長也斬較之下而以楚 目為僕使音景候子日毛廣西施天下之至竣也衣之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也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日蒙僕子虛賦日蒙公先題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 閱天之狀面無見膚。閱天文王臣在十風之中言多聲華信說 堯舜參牟子。 葉公子高 皋陶

卷三

非相篇第五

從楊說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識之卑爾的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矣惡皆非所患 **芝秀頂駅非是就見經義建聞)龍文號每足也義亦與越同大甲日毋越河。 命以自覆言毋輕發緊令以自傾覆也(鄭注以** 類文學形。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雖相熱傲也。盧文照日從者強言學者在 舜府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偉賴今書傳亦難盡辞究所出也牟與眸同參眸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 爾然則從者將親可也間從當形的與是是學事當當意於先先讓深掛本最下有兩字案文不 羞以爲友智知惡也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邓朋哥為有莫不呼天啼哭苦 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 於女子。歲人之的言輕細也撥於女子言柔弱便時也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於女子。歲文日班美好總治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 大市諸語皆不合學本作世俗之間民傳寫誤耳,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順得以為土及東乎有司戮乎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 之徵也又云是大儒之隱也楊庄徵驗也稽致也稽徵對文義當訓考即尚書稽古之義荀書它篇用罄字亦無桀紂是與之司禮訓稽考疏矣正詩篇句義同先讓案王霸籍正論篇文與此同楊並訓稽蔣考譬效衛是大儒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作擴說文曰號輕也(廣雅同)玉篇音于眾切號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篤注日越越輕易之絕緇衣引王念孫曰案如楊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寒越者輕也言節力輕勁也說文云賴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 非古者桀紂長巨蛟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到。百人之敵也。遊過人也到勇也。 不願得以為土。主者未娶妻之孫易口老婦得其主夫。亦遠行日女主奔其親家一即飲奔 傷其今而後悔其始。善傷今之照照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識之卑 今世俗之獨君鄉出之儇子。放樹日按下文云中君皇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順今世俗之獨君。鄉出之儇子。方言云懷疾也意也與喜而謝義同輕萌巧意之子也慢火玄反。 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日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懲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或考桀紂爲證也。盧文昭日稽止也此即天下 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像 從者將論志意比

二形同韓之縣現即魯之盛縣耳廳廳滄文產婁古今文之異荀子傳詩舜邱伯伯傳申公爲魯詩之租荀書引見也依顏注是劉向引詩見正作善顏所見本不讓後人妄改作見耳向用魯詩尤可證合玉篇廣韻皆云硯聡 僕書壑向傳引詩用雪廳庶見現辜治顏注見無雲也現日氣也築見不得訓爲無雲據說文藝姓無雲也現日失檢先證案此詩毛作見閱聾作端現魯作宴然宴然嗷瞭之治文宴燕古文通用字廣雅隱滕凝也正用魯訓 者面也數也毛詩傳自荷廟今淮荷義以補毛傳義或當然鄭箋遊讀日隨葉數也與毛異不當接以往荀楊生與殷同殷墜古今字也下隨者以言小人莫肯降下引退如雲宴既治域方用居位而數以聽人也感當作奠葉 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與韓毛本無不合也下陸毛作下遗古讀鑑踐音同如處字或作證見於說文可證矣踐日縣同現如段氏說然則毛詩見現之見應讀為現現宴雙聲肷現盛韻亦纂變聲俱音近假借字耳聿日二字 日出也二歲義稱成廣確釋結嚥態淚也段氏玉藏說文注云葡萄引鈴作宴熱即臙騰也宴晏廳古通用玉篙還也。郝懿行日毛詩本出葡萄萄預刊詩多與毛合毛詩見現日滑韓詩臙現聿滑毛云現日氣也韓云縣現 之謂也。詩小雅角马之篇今詩作見號田消作冥然證察之誤耳明日氣也隨讀為寶慶讀為其聽優之 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減詩日,同雪應應宴然幸怕,莫肯下陸式居屢騎此 字是今從字本補正人有此三數行者。。王引之日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即以為矣先讓案王跪有相人有此三數行者。。王引之日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數行 子可謂賢矣而君讓之是不明賢也管子故民篇日明鬼神祗山川墨子明鬼篇日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並日明治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日明命治尊名也晉語日晉公 尊也言不能寫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士不能明明與推皆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禮變故君者所則也曲直有(呉又周)以相爲矣(甚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祖字盧依元刻照相字非)楊以明爲明白非也明者 則此若字不得問為如楊注非知行淺意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七之故必然下文方言與人相縣知行淺意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七 不能明是人之三处窮也。明自之言不知已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盡反縣該為憲。王念孫日不能明是人之三处窮也。曲直強能不也言智遠德行至淺落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 三不祥也。這必有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 一处窮追鄉則不若情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先蘇案若順也向與不順背又讀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專長機而不肯事貴不食而不肯專賢是人之

解 卷三 非相篇第五

五〇

無毛是李所見荷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同此文當作無毛愈說是也自來說雅雅者謂其能言能聽無謂其人所人足長髮頭顏端正是猩猩身非無毛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猩猩能言笑(參用注文)二足 以其有辨也辨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 之遠矣餘詳余所撰三家詩義疏不復出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強爲毛傳合失 眾東威 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食之感 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 毛也下文云故人之历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訴案在推即但忠是後人以形大二字難員因猩猩能笑及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 以文久而鏡館族久而經驗與經濟議則與亦嘗熱今本域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往文域甚而誤。予法與上文望王有百善熟法焉二句自相閱答期日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徙下文三故日而衡下文日是,予法 莀奏也是其氧也美緣蔟莊並堯義同然與節族即節奏矣楊**注是也王念孫曰故俗字自日文久而息以下皆作宗族築楊以**節奏副徒字與以創度副節字無恁今從元猶亦懿行曰族者聚也凑也凑與奏古今字僕律志 據誤本有子加之非楊氏元文有子国不曾云胜胜矣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哉 無強故題而能笑者能笑題聽聽食人之物也是在形美者七字後人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哉 熱游也寫歌 則去人不遠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矣作形相所毛作無毛幸時珍本草網目言猩猩黃毛如簽白耳如豕願頹雜異說猩猩云其狀皆如人與猶得不甚相遠荀寧日今夫猩猩形相二足無毛也旣言二足而又言無毛 不詞注三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為讓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并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能言出交吐形笑者能言笑也。鄰發行曰驻独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准有毛為異耳俞韓曰形笑二字甚為 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徃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親法焉。問聖王至多故日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如養久則隱也。盧文昭日在節奏宋本 於分。確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尊之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 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 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而知也是再续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之人而貴於為歌也 聖王有百吾 似处人而

數之有司極禮而號

期三班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離詳不如清時與治遊直吏反。劉台拱日極遊聽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日或錦之聲帶終

新你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 道面後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豪人笑矣之也後人不達出義於藏千年後於胥先王之 子。館已之若也審韻詳觀其道也。劉台洪日案其人奇 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盛文昭日 今為寫子矣蓋當時之語固多如此其後字期相素歷先王之法一用索制後人錄以為前與罪不知此固時為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又日世易時珍變法宣矣譬之若良圖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民 **独孟子言胜垂而荀子言性恶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日上胡不法先王之拾言三代之嗣是所嗣会已之君而事人之云矣豈其啖以文武秀後王乎證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 於周末以文武焉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黨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其雅意也態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上譬之是猶合已之君而事人之若也然則荀子生 正名篇三見宗 以其近已所從指類醫卑而易行也。劉台批日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狂中日史韶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葡寧榮陳以後王爲法髻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日法後王者 其義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也法驗即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可即榮辱篇所謂不知 兇都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禮即因注文而佑先證案俞哉是也法即禮至於遠久亦下說也是楊氏所見本侖未術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歐者 矣後王是也 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趙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穩注日理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蠻極也王念孫日禮之言稱此言疾於禮西讓和之俞嬪日極禮而從文不可遭疑禮字從文也極節禮三字焉句 招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炷皆誤兪微曰劉汪王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傷而實非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泪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簿二見王嗣籍一見 世之急故隨時韵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怨之術煞後後王近時之王也察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與以敕當 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会後王 故日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 故日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而道

設作以其則錄不可圖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說異道先說案王說是今改征民錄本作其以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虽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 夫安人日。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惠焉。。謝本從盧被作以其治亂

明此之謂 也

卷三

非相當第五

£

明矣今本小作辞的上可辞字正誤外傳作開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是以文人而城節族人對撰楊注三淮聖賢乃能以略知辞以小知大則本作開其小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人而城節。 程而不該鄉讀時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之道而不從雜物故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讀非無賢人也久故也 俞精者交也提注日於該為愈是也愈設作命因誤作前矣蘇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可感謂舉其大照詳周備也。愈越日兩論字皆愈字之誤愈談為愈溪尋蕩清之而愈獨者且也豢之而 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頭頭高辛唐處也 楊注云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有度字外傳無也文意遊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面術 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閔賢者亡古今一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盟國篇治必 開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無理質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 察也非無審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至人而獨異哉馬與古不發何 度功。以言說度 不可欺 故以人 脫可字則失其錢矣楊往云人不能對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數當作不可數聖人不可數正對上文最人可數而言下文鄉乎邪由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數也今本 之上乎可據以前正聖人何以不欺目聖人者以已度者也,以可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 數人者若云猶可証與則與衆人之可對者同矣且經數二字違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詳人者門庭之間 依文**涉上文猶可數也而術輕乃**效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粜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 者愚而無說随而無度者也。這其愚陋而不能辩說 千世之傳也屬地安人者門庭之間猶可部數也而无於千世之上乎。日可至 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感以此度之 以道調盡以道類盡物之理信效篇日為之七今一度也度彼安在其古今異 八度人。以公院度院。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報以類度類。類種類謂 類不悖雖久同理。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 再場有傳政而不若周之 故向於那曲不正以測度之量明之 久而理同今之牛 以說 五帝 愚者

也可易以也不認能者 於言無厭無過歌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實的不知文是以終身不免 出致至一致。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司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期是我之以善及人也以不能以一一人就以自己就不能與其言。以本能虚校作縣人之言王念孫日日後本並作縣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虚本從 蔣作觀太平御野人事節三十一所引亦於學文類發人部十五正引作數人以言 聽人以言樂於經經故日與於照數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朝使人觀其言則與見本已 聽人以言與何美之有楊注云朝使人觀其言則與見本已 聽 子必辯(今本故下称言字辯見前)仁郎所謂會也今本魯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歸善(此句凡雨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 灣宗經學一者。這親比也。於該行日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熟住黨期也解悟貌此則黨則體了 題、行信俗。 等行音下地音影腦地等與專同器水處 故易日。括寰無咎無譽商儒之謂 其言則本作受人以言明矣意文類聚太平御野並引作聽人以言先歸案王武是今改從宋本故君子之故日樂於鐘載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經之一可此後人不聽文義而妄改之耳樓場注三使人聽故君子之 子、以一語。音字而說也忘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財善而君子爲子、以一語。辯謂能說說也。王引之日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爲善善字本作禮脫其中而爲言又悲上下文 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說注謂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 者沿言聽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聽學者也荀卿居變久故楚言耳楚謂之鸞或曰曉齊朱之閒謂之哲郭注曰黨黨則也解寤貌熱則黨學 三丘美於於湖灣以文音。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問放文章皆色之矣者白與黑謂之能黑與青謂之發青 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好時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義言雖辯君子不聽發權息強先先王順 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 凡人莫 公以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副專至配之君所以無難也能音稅一未可

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日近皋下世而日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够注文所誤近。相對為文楊注日遠寧上世之專則患譽妄下舉近世之專則患僑鄙蓋因正文有兩舉 記私前行日推余納切與曳音義俱同推即維字歷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已身則以準邏接引人於則用舟揖請度大各文涉以世反韓侍郎云極者謀極也正弓等之器也。盧文弨日舊本種継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改工 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推。超牽引也度已撤正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繼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 谷注則京觀記作高樂谷)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該說乘出皆得其意也作則是原後漢書安帝紀高集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該說委出皆得其意之 似在經濟集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集作梁漢會地理志聞樂原水經謂水是設所發展調之樂鄭仲嗣注周官數人云樂水便也偃與壓置即堪字也樂與團同義故以梁區連文樂集形程 岳也府然若渠展際括之於已也 君子納人亦為此也。王司之日正文注文集字疑皆樂字之言伸府然若渠展原持人於己也。府與府同愈物之貌或讀爲附渠展所以謝水渠話所以經太 間也亦必遠舉而不想。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廳繼屬維 直至也遠舉則病緣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於在援引古今也遠緣上世之當作學下同遠緣 紅注日經另類也奏風小戎鷹竹開張藏毛傳日開經也小雅角号傳日不喜經經巧用期關熱而反土要禮記推審鐵山訓日經不正而可以正弓此與用經之義(撥同樂)王念祭日案放工記号人僅角而捷變如終些 福升中武因即得為羅羅者引也船旁板鬼於水中故因前之拙俗字作權作性皆非是也組合採日華胡是鬼律以可不咨詢寬也楚辭九歌桂禮今蘭華王逸注羅構也推船旁被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接毛舒真攝所以 鑩 社與世區仰正示詞因衆也楊注云咸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爲衆之觀甚明念爲日因於二字錢不可通求營爲衆字之讓也哇寬容故能因衆以成專上文與時 **库所謂可以正弓者也避與耀對文若訓經牽引與與總不對若訓為橫則恐義愈遠矣弓育於注曰祕弓樂弛則縛之於弓襄備損湯也以竹為之經與惟固閉以凝較詞即淮** 法詩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物亦循天子之同徐方也之詩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 容能是對方便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後,不能容雜夫是之謂無係。幸事一 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悉。王 談說之係。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疆以持之分別以除之譬稱以 故君子賢而能 度已以絕故 善者於是 故君子

日其民之親我做若父母其好我芬若做慰慕與此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的支夫是之其命語之意〉改禮芬藏皆謂和氣以辯之也義兵篇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所支夫是之 和理·廣雅與方言因同官也人往日型體維為酒芬香像縣於上下也大雅義照為日旨額放於海拔芬芬皆物之門自得具其能不敢沒也能並言稅稱民體反猶與香同。王念孫日芬華和也方言芬和·地球民對香 職芸亦以送之實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說對之法如此人共 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調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轉之也。王引之日上等字您下文為字亦術傳日。唯君子為能 明上、三ヶ以明之今本西縣與分別五易數語外傳及說范書館寫引此並作暨無以於之分別以明之明上 西京日十四日曾在下午曹籍曾五上旬曹晉所以聘人故田書籍皆常之分則所以明理故日

以特上文别君子必將四字竟成於薛矣 君子必賴小辯不如見端,當必語言字乃能上文所俗楊斷故言為一句君子必賴小辯不如見端。當 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善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日所以好言說以此三皆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故言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 詩語八台篇女弟能教與馬注與說文詞然則諫止其君之邊謂之該救故日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藏殺是也解籍諫臣死面諂臣尊今本談誤作謀維南主術黨執正進諫高注談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 若其助也 的與前同或引意 教是一世 謀匡救於謀上如為字以曲受其氣其失也迂矣余謂謀及當為讓教字之讓也一管子立政九段教是也。 謀裁問為謀臣故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為為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太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行如字。王念祭日楊蔚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太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 險而君子辯言仁也。此讀忠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 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雖與尊同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調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 引之日本分上本無見字比涉上兩見端而依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穩在見些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分上下實驗之分小辯謂辯謝小專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己。王 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 見端不如見本

子集解

皆孫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術文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蜡而明本分而超 襄三十年左傳用丽珪質于洞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鑑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進南要蠶言即昌言體養言也此明上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日致讀爲質へ 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學經奏漢書學作旨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后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日阳朱弘約要父子謝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日子貢好張擧與時詩貨資展 白鹭自分明不順改字那龍亢非時唯則節者或辯或暗皆中其節 文引李頌往詹詹小辯之統俗加言作讀恭經音義十二引與蒼云體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日故體又爲瞻矣日如說之爲咏韻之爲嘖是也俗書語字或作崔因誤爲瞻矣先體案說文億多言也莊子齊敬論小言詹營籍 百姓然而口舌則謂勻墮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圖也噎字疑誰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王氏釋詞口舌之勻墮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日均詞也言雖上不足以預明主下不足以和齊 也愈極日之發則也僅九年左傳日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日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隱唯信谁能也節謂節嗣之也凡與人言然誰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從故日義人之雄聖王趣所以先錄 則辭辯而無統無機用其身則多許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 十年左傳注營語晉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楊注黨與黨同認宣言也)楊注失之容約重致剖信榜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說見唐韻正)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與領發軍文而致實博 者不先慮不早認發之而當成文而類不失其類順不乖特也居錯遷從應變不 君子之分具矣。強重難辯照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 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膽唯則節。盧文照日正文均宋本作於那競行日均當依宋本作於 而黨正是十君子之辯者也,文弱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虚訴損 足以為奇偉個卻之屬。奇偉詩大也便卻會便如即便塞也言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

去是之謂義人之准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盗賊次之盜賊得變此

非十一一子篇第六子此乃并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之十使自執也

然還行日故者咨於故實之故謂其持餘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聚惑愚聚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日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日言之成理足以敦感愚人聚人矣 有欺惑愚衆四字今案王哉是從元刻部一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言小人極不足道者也謝本從盧被此句上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 傳委瑣擇嚴索照引孔文祥云委曲也委削曲則嵬亦訓曲正論爲云夫是之謂嵬說嵬說強曲說也下文云吾瓊澄委瑣也崑委肆近故相通借史記司馬相加傳搖裝戲诗搖崣即崔嵬異文嵬之為差쒈嵬之為委矣相如 是矣訓字為大則與讀館不倫宇當讀爲訂說文言部舒證爵也然則獨字猶言證證矣先讓案獨字愈說是見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人則旣與下文重複又與楊往不合矣愈繼曰楊讀爾爲語 **欺惑悬翠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人聚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衆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衆下文凡襲本同)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語字道瑣而不釋欺惑愚衆至下文足以** 瓊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覚瓊又見儒效正節篇王念孫日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へ宋溢也字態大也覚者崔崑高不平也瓊耆細淬檗也此謂的邪說文蠢言以欺惑人者矞字所謂大言炎炎也萬 夸言能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日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崑當與傀鍛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亦遠行日喬滿問禮大司樂云大應裁則去樂鄭云傀儡怪也晏子春秋日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辦 從之 一商牛出地項。看與語同聽訴也又余待反字未辞或日字大也放蕩故大也與謂爲在除少行者也敢 飾邪說文務言以梟亂天下。鼻與燒同。盧文昭日梟宋本作陰往藻與舊同案遵字無改集亦 足以合文通治、文義題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禽獸行句法弁與此同先誤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賦之字文弨曰元刻作香萃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 云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道一時之瓊也英與嵬瓊對文英爲俊選之尤則嵬瓊爲委曲瓊細之尤語女學者之嵬密又云是學者之嵬也謂其容如彼即是學者之嵬獪史記言曲儒也(見諱世家)正論篇又 假今之世。 縱情性安心此禽獸行異故日禽獸行雖許季反。謝本從盧校作為歌之行處縱情性安心此為 亂世以窓景也。王念孫日鹽國篇云侯今之世益陷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爲是假如今之世也或日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出治世則該言無所容故十二子供 是它

卷三

非十二子篇第六

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帶順上下意失之言補順上下意也。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 **電鐵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焉下而好作爲失之循而好作也不與下獲與脩字相似而誤(隸書循脩二字相** 可通下條當爲不循讀不循舊法也墨字非信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房爲故曰不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爲上而自無法以於立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條而好作爲不 愚衆是墨霍宋鈃也 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削下的疑君臣之義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也。失議案富國籍云羣衆未懸則君臣永立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會不足以容詩異縣君臣楊以優爲經漫亦失之會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會不足以容辨異 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調曼為長失之)曼盖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富國篇日墨子將上勞苦與曼是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演曼之也皆謂無為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義不能以頭但輕曼端蒲苴 **学傳敬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諒大焉大所以爲過儉約失之優讀爲曼廣雅日曼無也法言察見写他謂尊尙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專不自尙其功亦以大與尙竝言之聖惡篇大齊信而輕質尉隱三年公** 仲史飾也一一一一一時四年時間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 大分大分間思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足合大衆有立心節故不足明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 注定對立文企字。苟以分異人爲高。黃菜分異不同於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蔬菜分種寫註於立也會還有以分異人爲高。黃菜分異不同於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蔬菜分 公注云人能說下如深證是谿有深義其谿份言極深耳利與鄰同楊說是也難世獨立故曰雜跂跂企同字廣者便於走趨谿讀為雞跂音爲企四字雙整壓讀先讓蒸荀子多以蒸爲極谿之爲言察也老子爲天下谿河上 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就日公子牟東行禮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誓公子牟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子原君之客 源為中山山漢書藏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圖日先莊子莊子縣之今莊子有公子年曆莊子之言以源如外中山官或未詳何代人性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官或世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年魏公子封於中 上功用大儉約而傳差等。 時孟子作宗程整與新同音口並反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 差等網設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王念孫日上與禽同大亦向功用功力也大讀日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的也憂輕地輕慢 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語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忍情性蒸谿利 容分別而懸隔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

則量矣案飾其辭而 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帮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日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學蓋法與頻對文則住所惡虧之辜皆得其善頻失之〉富國醫誅冀而不賴謂該冀不法也(楊往不以其類失之)類之言律也 違皆邪世(說見修身篇)讀者法也言邪僻面無法也方言類法也(廣雅同)齊日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爲治不知隨時設數故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日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解佳買反。王念孫日楊說非也買 其行有證調言有法也(楊注類審也爾比類於審失之)王捌篇飾勛以禮錄廳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楊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能爭之發鳴不類測日能爭之發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爲類儒效篇其言有類 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苗亦當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約結也解說也將達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哉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 之五行 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 察性惡篇云鄰能旁魄而無用析遮粹熟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寫爲原失之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喜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 好治怪說玩琦離為南異之奇。起祭而不惠為關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好治怪說玩琦離。玩與點同時前起祭而不惠為順。王念孫日寫當為急字之餘也甚察而 愚衆是慎到田尉也學本黃老大島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義爲是 這屬則以反鉛三年間鉛作巡祭義慈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先謙塞王龍是今依元刻作反反復鄉察則疏遠無所薄則及焉反之誤明矣樂辱當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例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 見雜博。衛然舒達總禮記日君子證衛首顏熟而當佐来本作然而衛此與本也 等往舊生記記謂 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不知實統語紀網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 不可以經國定分。敬遠於上取從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朝和之 郭紹人字子真皆若書七篇世俗之憐猶瞀儒 壁壁然不知其所非也為時 盧文昭日注反覆二字朱本無王引之日元刻及作反是也反復也謂複紉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芸刻與獨司凱縣許遠總領止也雖言是文典若反覆約察則原遺無所指歸也。謝本從盧被作及糾察之 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蓝城之日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先君子孔子也** 辯而無用多事 子思唱之孟

子游览子号之誤 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熟語燾曰荀子慶言仲尼子弓不及子辦本篇後云子辯氏之羻儒與子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語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辨因此而後目 兹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角重也戰国策秦策日其於數邑之王甚厚注田厚重也爲茲厚於後世者該即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恭懿行日茲者益也多也與滋義同愈機日楊注仲尼子特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爲 字是其明證弱釋給為焓章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常為比是最語明耳信效當愚陋障瞀無命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母尼子 與換同集與或作證音戲與其義當為鑑譯矣先議案歸爲費儒者響聲係也轟聲訓愚罷中不當有益字講過既作物激又非輕賣又作變聲並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為緣不以字為義也獲者守也玉等腹韻音渙義 登高田宇凡爾其參則皆聞愚蒙也僕五行志作傳聽(楊注引作區晉)楚辭九辯作詢熬龍文作裝書廣韻皆以作婁務皆一物也今改正壽為晉語合四字爲過韻鄰懿行日常沒篇云愚陋壽瞀注云轟音忠是七壽爲 盧文四日往海蓋龍作詢築物悉愚纶楚縣九辯直悔點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傳聲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汽作的愚心治治系也不定之弟習聞也漢書五行志作區聲與此義同唯堪喧爭之绝謂爭辯也的音惡為音拍 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

。盧文昭日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亦而未嘗郝蒙行日况古作兄其能當也益也長(前上聲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焉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日况婚益也固語輕輕日衰況厚之 亦無則字〉先議案王說是今從元刻照則字則字(下文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六說上 之日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屬斷上下語版矣韓詩外與無。謝本從盧校六上有則字王念孫日元刻無則字(朱龔本同)是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治 仲尼所至輕去也若一盟能畜者故 同世楊注亦當作歙然聚集之貌今酉正文而誤 大說者不能入也十一子者不能親也。 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然然皆深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日郡中歙然莫不傳祖敕居匡衡傳日學上旣然歸聚集之總備讀爲謝翰熊與挺煌變一爭反。王引之日古無以啟然二字遵文者然當爲徽字之辭也飮然肯 軍席之上。敷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愛言不出室堂之內也然然 下之英人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日太與安之即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 成名沉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就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说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 日就成名之後

跡著矣。虚文弨日著宋本 之屬莫不從服量達之層間將車所大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發的則聖人之 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 葛物(裁與財局)無利天下富國篇日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局政事財萬物所以簽萬民也(楊云裁翰萬物失之)又日序四時裁 文是財萬物則成萬物紫顯傳日曲成萬物而不過是也儒效篇日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日等賊。王念孫日財如泰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義進聞)財萬物與長餐人民兼利天下連 魏其侯即此況字之義是聖人 成名況乎下有脫文不可考得往非僧沒篇顯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然見此文當有得字也(朱雲本有)非人也比言聖人之名有所與丝增長於請係故莫不願得以為臣也信效原亦有此言得往不得其解王明之曰 得熱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 志成作政然則成名// 與名也況者賜也言以威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其不以爲榮辛若受其賜然漢書灌以成名號子諸侯爲句成與威通局易潔縣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或史記封。译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 不願以為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圖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土文義正與此同態楊生亦當有得字俞樾日楊注讀證修莫 入之不得魏者也伸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對與 長養人民無利天下通達

譬論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張也給急也便利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當知也點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為不知是知也當了原反當知也點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為辯說 施面然,雖是小人也。 面就也施者不復逐就者不復出也。處文部日此數語又見大容尊彼作名 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與法也言雖多而不施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訓作者也 壁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肯亦仁也言而 多少無法而 故多言而類

此十二子篇第六

=

· 唐原道篇 楊嗟智故曲巧僞詐竝與此知字詞義) 故下旬即云焉詐而巧言勗智巧而又險嗾也而險與戰而神對文則知非美晉知者巧也(淮南覽冥籓注智故巧詐也莊子胠篋篇知註滑毒推 大殃也行時而堅為辯飾非而好、工也好字當該上聲不當該去聲楊說非一玩姦而學 云甚察而不急(今本急字亦襲作惠辯見前甚察而不惠下)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始之言字恁下文言辯而術)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今本辯字涉上句而術)上文始之 辯與智慧同義)非辯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遊乃及言語耳無用而辯即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今本也辯通作辨大戴記文王官人籍日不學而坐辯荀子強惡籍日坐實美而必辯知東周策曰兩周辯知之七是 惠一祭。舊順也辯辯不願道理不聽察也。王念孫日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慈也へ完谁 一丁、 處則無許不敢約幼官篇作為許不敢鄉正與此同楊住非是一丁,巧於為許。 俞越田為與傷通為許即傷許也管子兵法籍不可 **联害於約而其機變若患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未了王念孫日知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懿行日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 言無用而辯。言辯而辯不 為詐

況之詞先誤案就說是 是天下之所弃也 高位實疾類也二句皆曹是天下之所弃也。 足而迷。或不聽私患也負石而墜。然行日利足而迷所謂持徑以窘步也負石而墜所即为小而任重足而迷。者求利足而迷負石と開達,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此至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称 之四字為句而釋之日以前數事焉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 好数而與寒之前後人同之也在面錄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經之日是天下之所奔也楊以大而用好效而與寒人 之祀善之乏形似故易誤耳婬汰而用乏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彈至利足而迷角汰淫汰建文仲及篇日若是其險汙婬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憂十四年左傳日匱神乏祀釋文日本或作 以案辯對文不可故舉。大一門用之。當以案辯而操僻五字爲句大路篇亦云索辯而撰辯是其證大讀爲奪案而不懲荀子書皆。大一門用之。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也。愈逾日楊注讀系辯而操爲淫爲句誤也 海一川提供戶戶 能察能辯面所換皆游淫之術也數學篇日不隱禮罪察辯該隱也不苟管日君子與面不 而使有潤層也言辯而從古之大禁也於當華知而無法。與如字勇而無惧。至玩與歌詞習為言辯而從古之大禁也。強者並知而無法。轉其異見勇而無惧,至

知不以窮 兼服天下之心。完語案实台孫本分段謝本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 人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至急孫日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

写而以字則同先評案黨書治其作爭與本書合一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傳作不以對意人說丟發言實作無以共了,文點不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 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 等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 之中也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在郭章 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賢之德也 用舊雖無老成人偷有典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意大雅夢之管鄭云 是則賢者貴之不肯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武怪狡猾之人矣疑與 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

常享故法也典刑

皆者也古之所謂處十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 處主不任者也易日或出 也人是此今之所謂十仕者。行漫者也就亂者也。在榮辱第恣睢者也。經於上 施均鎮而不偏均想不偏即分的之義 遂罪過者也頭反務事理者也 有保理 差獨富者放或所宜反。先議案君道篇云以禮分 遠罪過者也處行務事理者也 務使事 差獨富者 也故往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爲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爲可貴往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要是不意富貴之意故往以樂道能之也先讓案富字當是可字之誤正文言樂可貴者 〉楊曲為之說非 經官用具者一也 云差猶富者也以獨富為羞必不以富貴為樂今雖不知為何字之與大字倒轉(下文同 樂官用具者一也 樂其道也。俞越日樂富貴豈得為樂其道正文樂字疑能注文而誤下 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就而许人。王念孫日觸抵照陽罪過也此無禮義而惟權執之 也知命者也等是者也 古之所謂十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日土任當爲仕土與下處土對文今本任土二古之所謂十八七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土任謂土之入社合謂和合尊禁也。王念孫 **蒙當作著定與上文或靜等字聽韻言有定守不然移也明察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慈非能。劉台拱曰 密是** 樂分施者也 今之所謂 修正者

卷二

非十二子篇第六

也以不俗為俗自為其俗也難然而故訾者也達俗而恣其志意皆達俗自高之能或日際堂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難然而故訾者也。造故為恣雜姓謂雜於俗而故樂敢恣頭敗足 乎聲求諸其益則得立諸其文賦惠矣而譽毀於人亦非凡為韻之字其意即存 股勢離性歧害亦是領字大抵皆自異於聚之意也楊副經爲步而以雖經爲鄰於俗而步去跂響爲敗足自高意皆非也後說謂經爲維∀。誤是也能子在常舊德墨乃始雜沒擅背乎歷法之間辯跂聲韻字荀子云雜形而 子所不能為包王志孫日場有前後二歲前就讀譽為邀以雖經為雖於俗面放經政警為既是造俗而該其志舉足望日政警訓思也量也設營資間股望有所思量而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鄰摹矯爲名高之事故日土君 所幾反。於然行日經與蹤園本作從認車迹也俗作蹤假告作縱耳雜縱者謂雜其尋常蹤故而令人敬異也為從傳寫誤耳經與穩園步也雜從謂謎於俗而步去睃慘亦謂跛足自高而譽毀於人離力智反跛丘氏反然 處上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能則思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伴無欲者也許為無欲者也行係險機而體高言謹惑者

護也先讓家來台班本此何運上台班本的盃邑本是分段之讓不自這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學下段 若知此句為冒下之詞所以為悉上之詞證訓出此句為上段之未句謀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作組誤之又 若 子熊琦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向皆無此文而言宋本即上焉字元刻又脫上能字遺旣依元刻版能字又不資本前作土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世德堂本同等此文本作二君子之府能爲不能爲乃語冒下文之詞下文音 端然正已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該直為語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此之謂也不有意 不見信取不能不取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能處好不能動率道而行 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如照過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行。見行無以取不信不取 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道德世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 下街一能字今徒元於別武凝此每因下文首句而設街王念孫日品。謝本從盧浚作土君子之所不能為凱為上段盧文昭日宋本之所

上五五子之一次公共知進其文全其於自民為田楊注以冠在所為進不調甚矣進該為沒沒事

照母丁反 禮節之中則疾疾然 訾訾然 發譽也勞苦事業之中則應慮然離離也職莫于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 訾訾然 讀讀接勞苦事業之中則應慮然離離 前之能給其禁反連該如往賽來連之連一塩塩、飲飲飲飲食草文就明明就整里里飲盡盡給等也言其欲大如帶而緩也管連母是不塩、塩、飲飲飲飲食草文、土地、 鲟或取弊损饭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量之也。盧文弼曰正文讓詢元刻作讜詢案龍文鬟胡氊切重呂偷傳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謨詢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 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護詢是學者之嵬也 律之為盡露為學之為儘矣。 阿食聲色之中則職聯然順 與然。 遊請財的之甚停若不想而達尊文云尊本作儘然則律阿食聲色之中,則職聯然。 眼眼然。 遊請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 鐵日畫盡為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日津肄乎為有悉也此作盡盡者真也故岌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日其民黑歌細之容暹瞿者左右願望之容盡盡者開蒞消沮之容盱盱者張目直視之容也凡此皆以相反相隱秀義命 散之容也莫者大也與疑與契同契(先籌切)者細也方言細而有容韻之要熊期莫莫者於大之容關與皆貌盱盱張目之絕皆謂視膽不乎或大察也盱許于反。於懿行日狄與遂國遠也填漢者盈滿之容狄狄者雖 然肝肝然 之形狀亦不以其容違文称的設工人配統其個於不統工人容問連。冠之靈也禁惡未計或日讀秀治的其明證楊建就學者為這行其不能就其個然不統正人容問連。隨當為他謂太向前所任所也經 故其下途以重文是何寫總之先議案學者之寬容為言學者之覚之容耳覚容二字不趣下文言是學者之遺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添競行日上萬瓊廷寬與協義同引大司樂鄭柱傀獊怪也熱期嵬客者怪異之容 卓朝故平弟之容或移移然好也揭住失之任曲。吾語汝學者之鬼容。於好祖告即移之段字號威禄洛成人之道非所以吾語汝學者之 周平主對 也綴然然不乖難之鏡謂相連綴也瞀賢然不敢正視之貌。命趨日漢書敍傳姼蛥公主節古日姼呼母為洛音涵輸點相親附之貌端然不須倚之貌譽然未諱或日與孳同柔弱之貌凋然恭敬之貌禮配日個 · 宇然學然是然洞然機級然。香香然是子弟之容也 之然爾雅日多時也郭云江東 能於於屬廣督容報之貌昭昭明題之貌舊蔣密東之貌其四進兵衣後其容聽敬條然修然 岸然。恢然震廣廣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 領或當為莊葉然喜然未詳或 得億用禮記祭統管百官進徹之原注日進當舜餘然果被之舜進追飲之舜進矣的言其冠寫也下三其衣遂注日遂大丹於冠言高於衣言大案正指編造被音近故 皆謂每止無恆也則跟未詳或日則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曌驅職視之創盡盡極視盡助之填填煞檔足之貌狄蘭爲趣跳禮之貌莫蘭爲貊貊辭也不言之貌或動而雖墮或靜而不言 不恕事之貌陸法言云偏心不力也音事業謂作業也偏憐不勉強之貌辭辭 已解於上。盧文邪日元能學者為寬行之形狀鬼 **债然北然祺然**

非十二子篇第六

機儒也處緣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緊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機儒 本属作事作先誤深真王本作第作與盧戴台所局本妄改作為非 再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憲帝王黨有弟靡此弟花義當近之與上院云其冠怨亦領相似於問 再行而舜趨是 宣書所謂崇能亡節亦其義也 弟伦其冠神禮其辭以爲審辱是也本或作誤詢買 弟伦其冠神禮其 證報謂不耐煩苦勞頓繼散疏脫之空也皆以四字合為雙聲狀其閱證為學者成儉稱已見修身篇談詢楊注聯聯與陳(與眠闻)賴耽於價食聲色潛爭述配之容也疾疾訾訾謂苦於是節掬迫是禪情寫之容也隱的 書賈瑄傳有觀話七節語写此彼獎音素三刻選展也下有證音奚三字宋本無據並行日此言學者之嵬容也文讓實一字也洪與阻楚游補生九思等談詢下引荷子作談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 。虚文昭日弟本或作弟集韻音徒回反莊之弟伦其冠未辞华澤當爲冲澹謂其言修薄也

其其官 **扎。宋原著以本原為宗也應萬裝而不雜其宗名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為根本又云根本應該皆** 北。宋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是其宣也。先辭案王創。云學指應裝而不蔣夫是之謂有原注云京 而不似其真正前傷所謂陋傷腐儒者故統謂之職無言在三子之門爲可賤非賤三子也先爲性有所爲愚者被而謀之故有逃餓也。郡懿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 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日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不然。供而不情勞而不慢。雖強而不強意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 志也。郝懿行日樂議也物退之能居住非仲尼籍云滿則廚樂注云樂不足也與此廳同邊與條同快也謂自得之德憨日不言眾務於沈默史記樂發與燕惡王書日先王以為樂於 與層同此皆言 彼君子則 徐儒懂

仲尼篇第七

陳青事表注解嘲住所引荷子皆無人字文選 **荀舜而已也故不足無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爵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簫孫瑜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編門治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蠶髭對應西王蕭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縣五伯爲其能以成功** 者也言意致實目五命內史故與父策命晉等為除的也 初事則殺兄而爭國。紀子內行者也言或者詹如此況其下乎伯於為羅或日伯長也為諸侯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內行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下文同)下文照言易足無乎大五子之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下文局)下文照言易足無乎太人所加出 是何也日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

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非為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 誰之貴賤長少。 秩務 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 是天下之大節也 ^供 於 於 演 之 就 諸 侯 傳管仲日有天子之二中國高在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 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考距之亦懿行日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歿齒無怨言朱子集往五字為社距與拒同鹼也言齊之富入莫有致鹼管仲者也。還文弨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 戚莫之敢妬也。不敢班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周子世為 節義也。淡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微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 父三句文義這明別忘其終上不當有出字蓋街文也楊住不得其解而爲之詞,立以爲一件父而貴(黃千書追以安經二字爲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雖後立以爲仲立以爲仲 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 代於若早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往失之 安比心其然。出比之其(歸後)立以·愈越日說文為舊見也較曹視能二字音義俱近後即其段字也 安比心其然。出比之其(歸後)立以 與楊注不合)先議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別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能從元刻增彼字讀明矣臣錢本彼上術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 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於感頭之類其餘既未盡聞也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 电行下孟反被固曷足知之是也弁國三十五謂嫁譚嫁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除而行行被固曷足 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次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 不亡乃霸何也日於平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 而不足分半也用驗稅之半也外事則詐称養甚分因二十五件讓我甚未發爲東部牙先 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祖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 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因曷足無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王念孫日臣錢本險凭笙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說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曹於服器周禮二十 父者專之如父故驗為仲父大決謂斷於之大也。王念禁曰安語記安自內也出溢外也言內忘念悉之怒外忘射鉤之態仲者夷吾之字 し之。必乎歎美之聲 若是而

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讓今據以訂正非致隆高也。故也其誤爲本政教者四人楊往王霸籍日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非致隆高也。致至 筌曰夭下和政教平五伯獨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嗣篇而見王霸陰丽見)或上篇日賴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辞婁壽日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荣莒戶 不足以爲二所謂辞二者殆即孟子所無誅纷後在與一周公本業。因三班淮夷爾奄也一至於成。置文照日寒溫字有誤或是盟字愈揽日楊往所引皆周公本業。周公然王葉亦時有小在至於成 伐與此小異餘者討伐殺戮之還名 | 政王·誅一一 新殷紂之頭手行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為恁厭者也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能亦說文王征 | 政王·誅一一。史記云武王朝紂與姐已尸子日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 王之恭也恭省矣。雲書始要素作甚、文王恭四。距大邦侵院祖共春秋傳日文王聞崇遠乱王之恭四。四謂密也院也共也崇也詩日文王聞崇遠乱 委然妥之字古多相通一旦暴国的安自化矣有以火學者然後訴之。我之非類說其敢也故聖無字經典多作級是從一一暴國安自化矣有以及學者然後訴之。有災怪總层者然後故聖 云綏或為職裝之裝裝與每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綏綏(音裝)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秀倭而說文飢天下。王引之日楊說廷回而不可通潔想委然文貌也委蔵如冠黍之矮儒效篇綏綏令其有文章也楊彼注 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關。成以義服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 歲人使成文選以示 孟子日五蘇者三王之罪人也被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肯致疆而能以寬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被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肯致疆而能以寬 也。有度所以節爭非真孽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 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焉句以是明之修調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謂篇 顛倒其敵者也 條理也非服人之心也能之也鄉方略審好失。豫語為的邊也容強在畜積修園而能有文章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鄉方略審好失。豫語為的邊也容勞失畜積修園而能 平五伯是何也日然彼非本政教也 說明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 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日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舜語詞)案下無以字是 字以解之其失也赶矣王霸簹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癥修戰備凝此亦本作謹畜癥畜蘈倉廩修戰鬭之術而能煩烎其敢也。王引之日悠鬭二字殊爲不詞楊注加澂 許心以勝矣。彼以護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 當爲平字之誤也人聽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爲本。王引之日五伯亦有政殺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殺本 非綦文理也 一。唐载之地不

之字皆括道也當國籍以因或之是其態想注載下已除之字下一以言道也。顯于里口或下當有之字較为含之對文二 **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 不得以此夫老。禁納合道雖有天下厚重 故參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 秦其子寰王又舜桑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善用謂每用道也購入秦也楚遼王死於故人主不 续約金之厚於有天下之魏而

務得道而廣有其刻是其所以危也

使喬藏也之終不可 王哉是今依元終照福享至則和而理禮事至則靜而理充屈靜而理謂不順禮也富的怨注文而给先議案福享至則和而理問事至則靜而理之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富 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已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如不合當此財利也。謝本從盧校每上有言字王念孫日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楊注云書而不及而如也則善 疑問則忘字衍嘗去之王念孫日宋日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蘇案忘字依注不嘗有從各本贈校不下有忘字盧文羽日各本無忘字淮宗本有作不忘處讓下解未嘗不可聞但注謝雜焉緣云不處陰 矣夫是之謂吉人發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日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則施廣貧則用範可貴可懸也可當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舞題節 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當而不及而如 細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爲夸。夸奢信而不處議。議讀為議得信於主不處議疑問 雖順比於若而不苗競也楊分塡比爲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密辞或之心主損下莫不順比從服須鎮古多通用不順引盤)言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主損 信愛之則謹慎而樂。王引之日與與議同因易釋文日義子夏作康故與謹張連文主專任信愛之則謹慎而樂。張與緣同不足也言不致自備也善我數與海日一般不升謂之東主專任 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形。謹順親比於上而不固郡諸族。王 持龍處位終身不厭之術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尊與韓同 是持龍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熱亦取象於是

仲尼篇第十

事君亦治武王之繼祖考也 嗣服此之謂也 王能當此順德觀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詞行祖考之辜謂詩大雅下武之籍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牘愛茲此也可愛乎武

文也字元刻在彀字下案推賢戆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比為固龍之術亦不審於持能矣往曲爲之解非是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旣明且哲豊云異哉。盧文弨曰正 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證斯民於塗嚴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期亦雜今此又言以衛專君日不然夫荀寧生於衰世意在懷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關道或論疆圓在時君所擇同歸 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对並然而能字又談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為之詞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 此道者言能在國家之大事(此孫上瑶在大事而言)則漢行此道也今作能对任之者後人配能字於附字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附管子入國籍鄭盲喑啞殿覽傷枯握遷不聞自生者附即能字)附任之則漢行 古字時有存者與亦有今誤矣樂配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日對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有焉成七年數梁傳任兩能字皆銜文對即能字也(禮運故聖人爲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鄭生日對古能字傳書世異 就於之一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文人等元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行術一律楊失其前莫若好同之之同者也接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 盛文羽日正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接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 勝題不念舊惡 之誤而指者,擅籍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先讓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爲句與下理字蓋即重字擅龍於萬乘之因必無後患之術。先讓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爲句與下 豫循恐及其賦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至多而備蒙之衛 知者之學事也無則慮樂,與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 龍則必樂失龍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實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不耐住。有能者不 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讓必賢此之謂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且恐失龍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 **籌楊住日大重朝大位也不霽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尚無理字大重謂大位也。愈樾日理字術文處大重任大專相對皆蒙審字** 原已所行之錯耐乃代反。王念孫曰能耐住之能而不問問惡也虛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 多該批批好與人民者必勝之也。郭嵩憲巧者多作經歷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 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 孔子日巧而好度必 道之書其言駁 能而

唇。可立一而待也。可於而信也。妳作音優報懿行日洪氏頭遊以鏡為鏡引說文鏡爾而行事慶禱 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獨言終食之間謂時不久也 日字書無億字億當讀為竟說文樂曲盡為竟引申之凡 **養然於起下如氣字失之。以茶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以爲莫如子何也屬云起報以茶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 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日時堂的詩詩詩詩說此故文詩任也言身而 矣。證許規反。先論案墮毀也持扶助也解該篇云 欲無危得乎哉。這道首憲之道嚴重其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龍則必 有功而擠有罪。之騎盈而輕舊怨與推也言重得之也正舊短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日記問 悬者反是處重擅禮則好專事而好賢能抑 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

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為 加動力而不敢急情申重獨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皆困壞也疾力動力也因尾之時則尤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 之慎謹以行之。端態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與敦厚不貳爲本煞後 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穩住似未那仁人古題面就是然後恭敬以先之思信以統行天下之衙如此也立隆句下為蔣義隆爲中也立中道而無貳然後恭敬以先之。 協日仁當作人言以專若則必題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仁仁人失之矣先辭案以專君二句上屬爲義言聖亦通也以專若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孰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 義也有人也就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 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恬天救經而引其足 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衙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 天下之行衛。天下之無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此

程三

仲尼寫第七

荀子集解 卷三 仲尼篇第七

也。

部后紀楊夢及天而恬之帳天古有是語故前子引以為醫食龍非順国籍亦有此二語 說必不行矣。故日說必不行也既誤爲職傳寫者又改爲垢耳先辯察漢言云楊夢恬天而王後漢和烹 說必不行矣 俞務而俞遠為前故君子時識則此時伸見伸也。蒙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之必哉

秀無誼人豈有能祗天者乎以兇焉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賦天賦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辟讀竊墮唔與戡同經验也伏而哉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愈越日祗天二字甚

荀子集解卷四

儒效篇第八曲动

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告其固安之後此面爲天子也 籍連言非謂自韪其固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即使爲至其采邑圖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爲詞也自歸其國也。先談案歸周者以周之夭下討之滅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 者不可以少當也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爲也。是然所以少質假攝天子能則天下歸 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等達掉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震为之國亦名周秦 **園者十有五人短班之園者四十人以校此撒三當焉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教上時間對了之盾也爲國名鐵拿難盡辭究。鄰聽行日此總言之左傳(昭廿八年)晣言之日其兄弟之,以時間** 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悶霍魯衙毛聯郎雍曹陰畢原鄭部文之昭也邗晉廳韓武之穆也凡蔣那亭聆祭周公者十有五人短雖之國者四十人皆寧親也呉此顧崧同言四十人蓋寧成歡又日昔間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對 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編焉。 左氏傳成傳聲觀點字日告武 有此位也教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堪長尋也堪毀國體發或無制天下。 體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然固有之以籍為圖籍襲與揚河之先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您然獨安 籍即戴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爲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往維京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疆國籍日夫桀紂朝籍之肺存天下之宗室也或 之。籍籍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准由犯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惡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之籍語語天下之粵籍也。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日宗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詞)文選江 倍 周 也 而及武王以豪岛天下故下句云思天下之倍周也楊訓治為德續天下之語不詞倍 周 的 原蔽及澧岛滇也后之欲反。王念慕曰屬黎也天子者天下之所蒙言周公舜成王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履天子 反籍

荀子集解

信效篙第八

起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易並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後文武之業明校主之 也素具小我質麼原頁人毛傳口厭厭安靜也小程為露篇麼厭夜飲難善作皆谙昭十二年左傳都招之陪留元刻非又日厭煞安貌字本作懸或作默又作皆方言日歌安也哉文日愿安也玉篇音於原切預雅日愿歷安 注釋故揚氏無住元刻抑亦變化矣作的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爲仰易者盧從主君臣易位然幾反籍於成王以明故主之義主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煞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 毘藏何必依鄭討膩爲驫邪王念孫日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孫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子而後厭然鄭往厭讀爲瓥照閱藏貌樗壹不知假告之義鄭欲烏原爲爲武胡閱藏荀書之脈自用本義無取 歐的厭之段借楊氏訓爲賦足失其義也王顧篤云厭焉有于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住引禮配曰見君哉文厭奪也笔者迫也此賢音於紀切一日合也此厭音一刻切有言此原訓合此籓下云骸骸令其能長久也 章昭注版合也处厭字本彰革音一與切提注厭熱源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能反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往今從元刻恭彰行日思耆合也倉頭篙云伏合人心日厭周語克厭天心 義加小於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 蒙化住多切易反易也五字盧文照日正文抑易變化宋本義加小於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 嚴然順從之貌一節反。謝本從盧梭抑亦變化矣作勿易 篇楊住亦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弟故曰故主成王也以弟緣兄而非暴也曾級周公然就辞鹽園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弟故曰故主成王也以弟緣兄而非暴也曾發管故 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論案王說非也天能寫云君子啜該飲水非屬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節點循遊比也據楊往三節期也纏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簡日是非知能材注然也是往錯習俗 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 嶽無以果也鐵並與此同乃楊住於天下哥熟猶一果云厭熱順從之總一涉反(正論衛住又云原脫之總古社注日帝皆安和總督其證也下文日獸獸令其能長久也王爾第日厭焉有于歲之固正論第日天下哥煞與 也變強次序節然也 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 不知厭之削爲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營矣先歸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佉王趙改正厭然王說是皆無此訓)於獸獸令其態長久與云獸足也於厭焉有于歲之固則云獸讀爲驟蠶煞深藏于歲不變改皆由 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與讀為自下同擅與薄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海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就太序之節如節期也檔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日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

推南原道篇日叫呼仿佛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嗓諺於東崖並字異而義同上言噪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誤也渙與叫同語雅新叫也周官大配往叫作身小雅北山傳日叫呼也周官銜故氏日禁聯呼歎鳴於國中者期認逐客書聲靈叩缶歌呼烏烏眞秦之辞故以此言反之柱以歎聽為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鳴當爲豫字之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瀉壞簸若不以釐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無而言必云烏呼者李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瀉壞簸若不以釐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無而言必云烏呼者李 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韓勇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就 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雖之地句相愿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儷文義甚朗財成也哉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渟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先讓案楊鄉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 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器以對無權勢失之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態必為順下矣。必不善雖窮困壞簽必不至尊是敬與位同義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態必為順下矣。必不善雖窮困壞簽必不 通平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當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納紀也。称裝行日哨俗字古止作鳥鳥 在一本朝而自。言儒者得禮隸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王念孫曰義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義者 秦昭王問孫卿子日。儒無盆於人之國。韓宣帝名前國向領部 孫與子日儒者

資字者下費字或作、轉寫者因誤爲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道果立正與此貴道也文義爲長悠身篇云雖困四夷人莫不貴非相篇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 簔仲尼將為司寇·魯甸沈猶氏不敢朝飲其年。公慎氏出其妻慎遺氏踰境 作窮巷隨室皆其明證矣先韻案羣書治頭作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雨也爾雅日陋隱也大雅抑篇尚不應于屋涌鄭箋日清隱也是陋典攝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關陋屋韓詩外傳 之間亦謂之質翁里門謂之關亦謂之間〉層讀爲陋巷之陋哉文曰陋原陝也陋屋與窮閣同意非謂弊屋漏圍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萬作霧圍圓亦宦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乃閬也へ巷謂 雖隱於窮閻編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至念孫日廣雅日間間之指(與楚風)察 思非計報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為人是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實也 經不嗣照廣氏奢侈雖法魯之明六畜者雖之以僧買 曾自人家語日沈澄氏常朝飲其羊以非市人公慎氏妻 魯之明,牛馬者不該買,必至

卷四

信效篇第八

非十二子篇日僑正者也富國篇日必先儋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日內不僑正其所以有皆以條正二字連文可或字則此亦灣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衞字之誤脩字閱壞止存右旁之角故誤爲蚤耳梁辱篇曰脩正治辨矣皆蔚黎爲凡辜豫則立之樂望文生壽失其傳久矣兪樾日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豫賈(索隱云謂臨時評其遺賤不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賈篇日述師沼冶魏而市無豫賈義竝與此同說首 此君義信乎人矣。這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難。以是義還於四海故渡之如離輩喧地 日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言朝鄭往日官趙拔图文書之處是也當國篇亦 之也 正與新序司為一事獨台執日問不分當作問果分果免罢也一日麋鹿罢也新序卷一作政為分有親者取多藏者得多與此不同您錢行日必字讓衙應依新序五作問署分戲苑七云羅門之經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 取多分盡文昭日朱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問丟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政漁分有取多是調孔子聞臣閱讀之子弟問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謝本從監校作問不受 左旁相似先誤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愈說是一居於閱當說當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以拜證前序司站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命亦與條字居於閱當說關之子弟問不分。 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督實不相於蒙也雅甫緊冥篇日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更傳日子產爲相市不舊孔子爲政三月則醫牛馬若不當賈懲與善古聲相近趙文日奢襲也爾雅日俄張莊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 令若冬步川沿兮若是四郡與與豫司〉訴說愈人謂之獨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證又作儲家語相魯敬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罄之轉方言日治訴也訴亦能也愈謂之猶本謂之際へ老子與 問篇日公市不豫宮室不飾廳戲語力嶽篇日古者商量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谁也又禁訝篇日给莊也周宮司市注日使定物賈防莊豫是也(豫與莊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莊嶽故云防莊豫失之)晏子 內禮節脩平朝。法則度量正平官忠信愛利形平下。與朝對文曲覆在官官官在朝內。禮節脩平朝。法則度量正平官忠信愛利形平下。官百官形見也,王念孫日言 分宗召錄本並如是不即果字(墨子春秋內篇日無果問)先議案宋本是今依諸就是必字。李弟以化其卷五作問署分有親者取多與光文大同元刻作問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日門不孝弟以化 孫日蚤正以待之與下 如是矣。王日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鄭日,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平 孫曰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學台茲曰孔子將爲司寇而魯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王念 華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由私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價。盧文弨曰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郝懿行曰豫與序同古字通用早正豫賈定焉高領也弼牛馬者不敢高領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出 仓 一 刻作其位 。 盧文部日下 儒之爲人下 頁

之天下照明甚得此篇無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故近者歌語而樂之遠者喝歌之也此照同是每篇之照此天下照同王艄篇致主篇故近者歌語而樂之遠者以 之父母而前民之怨賊也禮語篇云尊先征而陰君師皆作君長解若如妳說豈可遠乎一時日的日的自動的長又王賴舊云上無君師正論簿云游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又云熊則是賦民,時日。 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韋往長豫君也原雅舜盐長君也人師治言人君矣王劍篇議兵簿語意大同楊注竝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讓案如鄰說夫是之謂人衆不謂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 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都勢行日師者蒙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髮霓髮所歸往也王趙篇及韻長窩藝亦之隨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題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也。盧文弨日往人之師長 之。吳顕顛倒也遠者類 白(舊本誤日下街崗兒雜志第三)天下顯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土黛而貴名白天下願揚注天下皆願從二字顯千里日殆疑當作願受辱簡身死而名聽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顯穩注顯滄慕也王紛驚若是名聲 祭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此若言說秦〈今本若爲作苦燕 經義並聞)管子山園軌節日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日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日王何不使辯上以其明證也禮託會子閱傳日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為一句若義也為一句非是此見 行耳的若羲三字孫上文而官官的義治子人還子因將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甲雄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君當為若學之語也此若義後云此義若亦论也(論語公冶長簿日君子弟若人)遠言论語者古人自育進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實名問係名可貴自明題。 **跳以明天下皆歸之也** 詩大雅文王有歷之篇引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 而趨

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日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信學仁人之所崇商也以其比類中道

比中而行之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即恁注仁人而誤比順也從也(說見經義並閱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日日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造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

今從元刻賦正王念孫日盧韶非也人之所以雖者雖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雖者雖爲人之所以行。謝本從盧梭作人之所遣也無君子之所道也甸盧文邪日宋本作人之所以遺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甸 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是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 拜中則此中即論語義之與此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居本改正 l名謂中,日禮等我比象傳)言從乎中道丽行之也楊以比爲比顏未確先戀案下文以禮義 l包謂中。 是也道

卷四

信效高第八

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 今改從朱本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 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基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遺也君子之所遺也今據以補正先而入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焉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焉重複而刑之譯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

君子不如農人 止之日止箭至足易謂至足日聖王也是其證華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相高下。視曉肥停五種於禮義也。王念孫日寒後說是也解茲篇日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題乎相高下。視曉肥 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有得其正不必傷能 程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上宜也相視也高下原鹽也境薄田也五種黍 逼財貨相矣惡辯貴賤。君子不

改此篇之請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图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圖者蓋亦後人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面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歸甚明或遠丟道篇 釋文輯本亦作決)關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轉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弱德而定次今本作次圖讓亦給也讀字又鬍作謁王念惡日作請者是也作繭者鬍之誇耳觸決古字通(睽上九王往彼歲歸経 從元刻供願道日字畫無聽字若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讀疑即語字之講正論篇圖德而定本或亦多作語講與決同謂讚決其德故下亦有誘德而序位之語。盧文昭日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 不然之情誤與此同先說案如的通用素策不心楚交韋住血顯也以相應撰以相取作。君子不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怪惡籍不止是非然以相應撰以相以 說見王賴篇 不如是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日然不然本作然不則然否也真公屬清坐者所係用稽言誠用不如是非然不然之情。。王引之日然不然本作然不則然否也真公屬清坐者所 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 若惠施鄧析。意義也謂相項藉掉抑皆謂相陵駕也作職若夫謫德而定次。義與商司古字齊 如買人黃賤也買與佑同一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使備用謂精巧便 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皆其者萬物得其官 不敢買其祭。實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

其手矣注實容也此屬亦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宗排也呂覽署分爲無所寬其姦矣寬字意正與此同楊說非也不得進其談不敢窺其察文錢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寬爲地匿也大略屬云貧謹者有所領

也悉然有面目後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沒相見也引此以喻狂盡之人也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弦短狐也即西也鄭云使汝爲鬼爲嫁也則汝該不可得見 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一思。百上思。劉台拱日上愚猶言極愚揚往非子長言終身,夫是之謂上一思。有偏傳之見非珠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悪也。然是與身差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僕指也。儘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 故皆其證先隸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知說失中。謂之去裁道。裁事裁道。沿世故此不復釋〉王嗣籍云立身則從僖俗事行則違信,知說失中。謂之去裁道。裁事裁道。 可以為名也。 須無鄰露行日古人重查問富顯焉門發與焉不須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萬如矣可以為名也。 信惠旅廊桥之名為不如相雖狗之名也。 虚文船日正文會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 不知無害爲治是其與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等謂而狂惑戆陋 張世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廣何於日樓 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 同異之分隔也以壓自同異之言相分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 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前讀日後容易 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黛欽也(楊往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案楊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於理者廢之知能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慈事知說失中謂之魏道皆承上文面言則作事行者 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間之数事。。王念孫日事行居本上文三事行無益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日爲鬼爲鹹則不可得有酿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平日其唯學平彼學者行之日土也經過 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 會不如相雞狗之 堅白

岩四

無效篇等八

Λ

以無為作宰者也案聽削靡為無是也其訓管爲相則失之是看廢為空無所有之意(聽晏日胥相也靡無也言相節 脊靡為言獨無害我齊有寶晉無益取此氣也漢書揚雄傳字雄日胥靡爲字家實爲尸胥靡與您實相劉爲文傳車及於蕭胥之市虽氏春秋行論籍作藩疏史記軼泰傳東有誰願養養無晉禮策作無陳)強空也靡無利 徒人也看脑者空無所有之間故荷子以況貧胥之言流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日胥流也宣十四年左壽所謂惡續者也舉皆也照師古日聯黨使相隨而服役之為今囚徒以渠連如也。王引之日此胥權非謂刑 下之大可国鎮於掌上也影響思字或作图或作恩皆與圖字相似學者多見恩少見圓因誤為惠耳、海也图之誤字廣雅藉話圓图也置回拾國轉也推南原道篇日图者常轉是其義也圖回天下於掌上言天即也 **解而終不可還今案教者考业驗也(雖是實雅)考驗門室之別會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焉茨說是言所知識也。王引之曰楊以汝爲明白賦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徵也此則曲爲之** 衣之不可衣也衣籍。唐文昭日秦己以通一食之不可食出賣之不可儘告也強扶 行其而食人謂之富矣。資知之能至氨不必及理故以我知言之骨今作用強作勢被實也者 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禁我我。舞學之後則能能禁我都也混然除之人也做而如乎堯馬。豈不賤而貴 少君子非徒犀慕之而已也知之。聖人也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唇的聖人下爲上君子就故由禮云敦善行而不怠關如之聖人也皆過則與聖人無異也上唇的聖人下爲上君子。就 篇猶未之莫與高住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爲土行而加勉則爲君予爲文得音藝亦作慕是冀爲创也(方言侔莫雖也北燕之外郊凡勢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仲莫維南領稱 上言為信學之人於義為複奏彼學者三字前斷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日土也猶言謂之上也者能行期爲土也土者修正之語。先誤察楊以彼爲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日土 黑豈不愚而知矣哉。 矣哉。遇然無所知之籍並此類也效門室之辨。思然會不能決也,改自韓嗣也向者明白 若子也。敦慈內則日淳行孝弟(敦淳古字通)是敦爲勉也說文赏(莫故切)勉也獨雅日模態勢也若子也。敦厚慈之。王引之日楊龍非也敦蔣皆勉也忍雅日敦勉也大鼓記五帝德籍日幼而華齊長而 盧文昭日而辯之而與如同愈織日楊生圖謀經轉用義不倫恐非其旨圖等原本也謂如仁義之本圖謀也回導也言圖謀經轉天下之事如在學上也。 今有 八於此層然藏手縊之實雖 擊也謂爲相屬相察農 而辯白 敦慕焉

此之謂也言集學中水治出所為次自外談至九喻聲遠也一聞夫反是比周而譬喻少。那此之謂也詩小雖轉寫之詩毛云集學也言身隱而名語出鄉聞夫反是此周而譬喻少。 今改從宋本故日。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憲而勝。詩日。鶴鳴子九皋。聲聞于天。 日月晉驛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赖及世德皇本有之字乃恁下句天下應之而衛呂錢本皆無之字先王念孫日宋本是也貴名建如日月言貴名之顯等也(王爾籍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 隻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安應文照日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 矣楊依亞道為解故失之。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夸於不對且與上文不相隨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到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營德於身所處之以愈近(今本亦證作與鎧)言以想讓自處也若作遊鐘期與換循三禮往作逸鐘竝字異而義詞捏近與夸託對文遵近期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期虛承上文爭之** 問篇作遺遁(與若子同)晏子問篇作遠距又作進循莊子至樂篇作贈循漢書平當傳發作進道其章傳作虚也。王念孫曰這灣為證字之誤也完經即ध巡文選上林歌注引廣雅日逸巡御退也管子戎籍作進號小 是伊伊於富人巴的君子無爵而貴無豫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樂 期易于則于正籌亦曰于讀疑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日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日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始態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往日于讀爲廷廷治廣也大也鹽弓易 爭而名命長。煩勞以求安利。其身命危首等通射無則悉鄭注學或爲與夷典伯與漢爭而名命長。煩勞以求安利。其身命危首該爲為、王念惡日晉非名譽的與字也(與是 然後就也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靈之則至遵道則積多誕則虚學與則尤至空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語爭之則失靈之則至遵道則積多誕則虚選道則自奏費 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就學者之富言之 是村村小小富人已也豆不負而富矣哉。聽居居視于于也。王引之日際文是行行亦富人始是村村小富人的是村村小 協院也能候眷屬之個是字符話云是疾也舊者惡之俗字詩日間用不能人然的行日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懷賴也注即公子傳日夫人不後包存住人然 日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談有也不可以就重脅也必將誠此 不大當之些我放在此也不用衣食不可像售然而人謂之當者以其有大富之器也不指學者言下不大當之些也。先誤案楊能非也此言漢資者 皆在此故人奪實敬之 而人謂之富何也豈

老四

信效籍等八

之極也。治辯之極也。先蘇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苟篇一詩日。平不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之極也。不爲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這於其職列也言儘為詩日。平不左右亦是率從是言 之者愈衆。劉台掛日律善即傷字之語。故明主讀德而序位。先幾義詩所以爲不副身之人而疆升高則頭頭尤低風故指而笑故明主讀德而序位。先幾義詩所以爲不副 **語篇云頭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 身不肯而越賢。。先證案不肯而自以輕可證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先證案正 身不肯而越賢。。先證案不肯而自以爲賢是** 賣已面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食為 **為華野朱之詩日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上** 提注無方無常也)學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焉韋住日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當者而這号傳比周而黨愈少聞爭而名愈賢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籌推類接譽以待無方(也(疆國篇日比周以爭與)下句點爭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失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曹古今人表作相譽韓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此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 正與此同楊云交龍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圖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 輕能則是臣話也與此輕賢意同 是猶個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傷懷也伸讀為輕賢二字之義若道篇云臣不能而是猶個個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個懷也伸讀為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下交征利之交近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王念孫日交如上 此之間也時かな 角马之

餐生為言治生故日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慕日民字對下土君子聖人而言也。盧文弨曰此祭舊不提行今寨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密俗今從宋本劉台掛日 属也古謂正焉法裁見黨曹賈郎故強傳先崇樂荀曹至志聞信正為爲其至意至關也楊往至嘗爲志是其置念孫曰法者正也直其行正其志堅(楊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云不以私欲刑所 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懷楊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壓對學不當作至王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續與矯同。盧文昭曰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籍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本元刻从手 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實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 行法至堅不以私 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

民文義一律正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疆園篇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爲正治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改以齊民與此平正和 也平正和民之善意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 始出之襲也(總書介分相似故傳寫多鶴說見進南想稱篇)將身爲參在身介然獎以自好也楊彼往云始出。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 是盧改聖人為賢人誤今正,十十分其有理也有理名本作有保理案往則正文保字術今別此借正為政也博當為得王哉十十十分其有理也。并并良易之貌理有係理也。盧文照日正文 也故外傳曰為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為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先讓案平正独平政同一领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無厚君子即賢人 明而不竭些人也解蔽篇日期是而務土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土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日土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偕身爲云好法而行土也篤志而釐君子也齊 子大聖之院途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土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如是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術又以哀公籍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句在君 人矣乃涉此文而伤(自井井兮其有理以下十句楊注皆以爲詩大信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得又有專詳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 無敞呂氏書我決脸篇日積則膽散矣詢則胎罄矣准由兵略篇日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曹多以摶爲專一之專億萬之採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日摶一范固(今本摶誤作博)則獨行而 傳替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憶舊之喪無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如一也王念孫日博與傳替撙字之誤也摶即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邪日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洪云博若一人博當爲傳韻兵簡和傳而一亦當作和 校四校不以造作焉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者韶四時繼若天告四時使成萬敬校。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要時立功之巧者一起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 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 者言能推崇其遺而大之。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問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 核暴責治要作騎期被書以橋代特也民道第三相與盟君撰君盧被三灣宋本 嚴令其能敬已也 盧文弨日注干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處王合訂本移正巖殿有處重之貌能數已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作價。 其言多當矣而未能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 分分兮其有終 嚴

卷四

儒效篇第八

義不可愿又君子簡刑罰不怒罪舊實不許態分然各以其該還分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熱上下程介熱堅固總明繫時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日介介令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

文章則王義爲允別限分其能長久也也。先襲築既散今為安安然說見上樂樂今其執又言級級令其有以飲分其能長久也嚴足也就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今其執 語語日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信害耳君子為分然各以其該過義亦同此先讓案王兪二龍並通據下文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往云善惡分然亦失之急灣日分當該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讀也從人分聲

故日條條令其統領之行也作係者借字耳(韓子難寫百言偽通管子明法解籍條作作集韻偽他彫切縣名也言專不乖悖也。王念孫日儋顧為修寿我繁露如天之為籍日行而無畱著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為行貌 可知好字由來已久整起於周泰國矣王顯管亦有好字 脩脩分其用統類之行也。維統類網紀蜜暫兄弟一生不為照字唯依舊雖火倍作召今前前書 脩脩分其用統類之行也。維格整齊之 道不免也持心國楊住日楊該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令彼云操然文具義同老子日落落如石樂樂發落道不免也為愈進日楊氏不壽樂樂之誼豐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變見王爾鸞日機然扶 始故以石形容之。如 好 今 其用 知 之 明 也。 超經典罕用釋蟲變火即紹用始字顏氏家訓爲髮篇云慈也以其執道不 紹 好 今 其 用 知 之 明 也。 超短明見之飽短與照同。 郝懿行日短蓋照之或體字

挟與狹同全體皆善故日盡善全體皆治故日狹治狹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於治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日蔣念孫日正文於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挾治治字乃涉往文周治而誤盧從元刻非也甚箋本治並作治 大僧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公先歲寒此句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日執神聖此已上皆論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先歲寒此句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日執神 歲難之難 熙熙兮其樂人之誠也 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或貌恐之貌疑或爲熙熙兮其樂人之誠也 黑顯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或貌恐 齊貌與行字義不相爲王引之日統類上不皆有用字蓋步上句而行 經級分其有文章也周至夫所封即史記降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楊以脩脩為整 經級分其有文章也 而固雜整圖易謂神。日盡善挾沿之謂神。萬物莫足以領之之謂固。故讀爲然決

詩言是其志也是當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詹羅要也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劉台掛日之下當有 **静寒謝本從盧梭王說是改從宋本** 謂置日四字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 皆文同一僦島讀神為讀習承上氣和面固言之下文神區之謂聖人又承上為讀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物上當有曷謂蛋日四字萬物莫足以領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 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者滅倍是者亡鄉是如不滅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曾讀語 ◆雖大點是值頃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題之也。
等故有小大故有頃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題之也。
等前處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 是而文之也雜正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亦雖行日光強強 日蒙馬發乎情止乎遭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避義先王之歸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也國風所以不贖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魯道以節之也詩序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 是其微也發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是因為

如字俱讀為而文型日正文型

字从已不从已其說是也然若子所謂至犯者究不知為今何縣地盧用狂能而引左傳鄙在鄭地犯為證(僖楊氏不知犯曾爲氾而即音爲祀誤矣又注何水汎迄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日狂氏中日妃當作氾音汎 從巳其培在成皋之閒又熯膏卽位於氾水之陽在定鹍熯曹注音數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氾沈變壞以音成羲秋日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氾音祀。虛文弨日正文至氾當作至氾左傳鄙在鄭地氾釋文音凡字從巳不 方不北征武王不從 至犯而犯至懷而壞。但永名懷地名書日覃變遍壞孔安國日賈懷近河地伐紛魚辛該日歲在北 至犯而犯至懷而壞。但永名懷地名書日覃變遍壞孔安國日賈懷近河地 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感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熟謂周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棄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 下汪氏中亦云作當跨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勢者淺陋以遠改之先謀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玄遵文昭日宋本作履天子之谱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日正為籍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趙走乎堂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慶天子之籍。負展而坐。中體之間謂之侵強。謝 戒之時有客說和子之言如此。應之日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或王崩 公僚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或王兵發以兵原面而迎太歲與爾雖太歲 客有道日孔子日。周公其盛平。這其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

经四

偏效濤第八

六六

也。虚文昭日護與倭同宋本元刻並同見舞部護者蓋殷時東用舜樂武王廣之 裁齊桓定三草原五刃章昭云三草甲胄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 合天下。上聲樂。發樂傳日天子数日置五磨陳五兵范寧云五兵矛戟鐵循弓矢國語 合天下。上聲樂 台州本省一乘字文義敦足盖教者非周人因敗人也無人之勢自殺之案往乘字各本不重今從朱盖教者非周人因敗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 讀為歷此文脈字正與彼同旦歷於故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歷晉軍而陳此云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旦於故之野文義殊未足出厭且當作且厭厭讀為歷題圖舊如語厭之往曰厭 也若以雖爲簡擇則雖馬可疑馬墨不可疑矣。財食於咸書宿於百泉縣西百泉蓋近朝歌班名左因馬雖矣道亦同光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旣同財食於成書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成衛邑在頓丘衛 無蹈難之賞過人無立反而定三華優五兵。定息便分也皆不用之義三華犀也恐也年也考 以釋前惡非 後一乘上段人一門話一河 者憂也聞鸞其上也在非書序云馬人乘黎僑孔傳乘廢也亦非先龍正同楊住援 後一乘上段人一一話一河。乘乘其儀戈之勢。盧文昭日正文義治上元刻有進字都懿行日乘 范氏於百泉 氏傳日晋人叛 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日我馬既同簿日同齊也熟期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日奠選簡擇也。愈逾日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成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清虔篇日舞期選令毛傳日選齊 康恶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與丟來皆約之要臣飛嚴善走惡來有力也後選馬而進 平。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皇籍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周公日。到比干而囚箕子。雅文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皇籍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周公日。到比干而囚箕子。 校善也共首見讀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懿靡篇霍叔惟日出二日而五以至無乃不可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日此八字亦汪氏中霍叔惟日出二日而五以人至 南則非胃断所至不得引為至犯之證矣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氾也在襄城縣 不用。選門局也。这文部日上了天下一門無說不失求也。聖台與日華董真好司言日集一家無到不明。選門局也。这文部日上了天下一門無說。跨越也歡求也越天下而無求百自是也亦人皆察之 於是武象起而部遣慶矣。或象周或王克殷之後崇名或亦周鎮舊名詩序日或秦大或也證 展日一於牧之野。關之原且於古無獨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圖 至共頭而山陰。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陸謂山 故無首虜之養 天下諸侯歸一

接通於無折賣性折理字也一當是時也夫又能為戒矣我沒能傷我

化之鬼頭逃之。無所化之在怪之人則是而逃去之也那說畏之衆人媳之。其所爲成功化之鬼頭逃之。倍干人日英信萬人日榮言英雄之土則那說畏之衆人媳之。我人刻皆非 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為於治也故爲湯文或事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 險應變曲當職為也其特危應變皆與時歷從與世個仍沒報千學萬變其道一也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 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 微頻後人依課本描子改之 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 第五引儒效簧文亦作射遠中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 矣君道篇日人主欲得善躬射遠中微者惡貴酷重對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級可據以訂正而外往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往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別遠愁是盡改焉射遠中微非有子之舊 徵出資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先議案類法也最見非十二子篇其學事無悔其持 為 臣。 是解非十二子篇。 盧文弼日家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為術文韓詩外傳用百里之地。 灞篇日故人主欲得每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益門矣楊注日射及遠中徵鄉之物是其所壞本亦作及遠中磫鄉之物也。愈憐日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日善射者旣能及遠又中徵網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 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弄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造惡位大儒者。善調一 加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答種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号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界也愛望者與能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獨發羿者。天下之

老四

儒效篇第八

λ

子芸傳家之碩僧長與鉅義同亞子長子」蓋曾時官北震隨其長子原奉一先生以為朝從而附和之也提住非安然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忘也愈踐曰長子獫鉅子也莊子天下寶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聽其道理成者秀鉅 人意聲(意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荷圖衣食(見上文)經義述圍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舉為廢矣於義疏矣又曰德蓋億字之誤說文億安也從 字書無所見藍養織囚拘之統莊子曰崇然在羅灣之中矣。王念惡曰學讀爲相與之與(與古鍾作舉說見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惡信者也便辨廷反辟譈爲襲舉其上客謂廢矣其上客冀得其助也患 也認或為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之後故自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 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應然若終身之廣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者字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倉分字今從元刻照一呼先當有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倉文邵日別上朱本呼先 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途讀爲詐慎之僞矣然而不知惡(爲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如字)本篇者見非十二子簡一見正論簡一見贱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贱籍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簡及 。旅襲行日殺蓋數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怨未誤 其衣冠行為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亂矣故仲尾修善於盡用同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 其衣冠行為已同於世俗矣 當從彼為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雖法韓詩外海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題國作臣鄉皆略法先王而 上了一脸也在思熱都既日風俗以靈保為虛雖音下界反保音果態音遊靜好也或日說苑寫于髡謂齊王日生了一些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致日淺帶解果未辞或日解果版 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經學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意之貌隨其 面無其實也。盧文弨日鑑當作靈所引說施見復惡篇又見尊賢鑄此所引尊賢鸞之文也端螺彼作鄉埰舉臣笑鄰圖之利田以一壺猶三紂魚祝日耀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蹋潔蓋高班也今冠蓋亦比之謂雖爲儒服 有大儒者。與醫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達衣後帶解果 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与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 不知思者。在非經台提日前子書言爲者義皆作為此行爲韓詩外傳作行為王念孫日行爲二字、行讀不知思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後帶之比行爲謂行爲面堅行下孟反。恭強行日爲與爲同行動作為也 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

之無所候作。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信知其節類故學以應之無所疑滯慙作也 張法而度 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開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中強弱品 上上持一分以一一持萬。原寫誤也。盧文照日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日後上上持一人以一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 同貌也韓詩外儒作奄然爾雅弇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閱宮)弇奄跪並疆揚云晻與暗同失之將節蓋以全竹爲之韻之爲丽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緩暸然 之則随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豈雖也度大各反暗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開用之則職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豈無所疑非故則張其法以例度之則暗然如合符節言不 之德持今世楊觀當爲以今持古非。有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顏在罪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或周公有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顏在 未至則知不能類出。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此類而通之也擅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进是能類者 是此蒙事字為文獨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室耳其義王氏藏學為與是世解為交其上室則非 為一日,長久之業旣成又三年悠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 俞邈曰 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人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為 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之無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 紅模箋及大傳姓並同)言內不用之以懿已外不用之以欺人楊霧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以是 等賢本作內不自以認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生不合王念孫日唐周無義傳日自用也(大雅縣傳以)是《等賢 無知不能類句。知之日知之不知日不知內不自以感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 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 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為未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 人主用俗人 則萬乘之國亡。宗義面好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用雅儒則于 法後王 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 一。諸侯

卷四

Õ

白詩日周雖舊邦其命維蘇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朝而白耳韓詩外簿日用萬乘之國則惡端而定一朝而 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兇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靏一日而白傷武是也一日而白銜一下治致土饒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著之專畢矣樂論篙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醫曰如是 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言一朝面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日儒者爲人上則貴名白而天斯不然矣今案伯謝爲白(王納正義引元命包目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還古鍾淵文伯 寒愈趙是久而後三年者為言久至三年也推悉言之宥坐庸云素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用,**其一天之**年爲期若建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歸用,**其** 國則舉錯而定 一朝而伯。 如提說則是大爲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因而僅止於蘇也、雖該爲指伯蔚爲霸言一朝而顯也。王念孫日楊蔚伯爲讀非也信

包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會予日詩日識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著多謂無떬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旣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嘗引漢子日云能而害無能則亂 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意若依此往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問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捷覺勇期進處云能則速 發際傳之云焉亦不必分日之所言身之所焉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兇成話蓋即營幹之云能自言其能。虛文弨曰楊氏注非十二子簿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 陷無一可免也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 中之道百舉而百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 厚炎至国環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得有所當非仁人其道百舉而百陷也。當能行雖所知多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得有所當非仁人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豎續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的力今從宋本訂正 知之而不行雖敦及困。 若前氏然也。盧文邵日褒漢書禮樂志云漢與樂家有詢氏但能紀其 知之而不行雖敦及困。 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認。重轉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愚如既於精意謂其所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認。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以妄。見而不知雖能記 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產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了原反臣止也言 日駐則員然官雖躬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守包蔚政今境正義及漢書章賢傳姓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有務云大雅桑桑等民有肅心非云不逮言使有不遠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 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與通明於事也。虚文照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聖人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

也後漢書陳竈傳季私論囚往云論失也楊說論字未了先歲案往聽各本誘聽據朱台州本改正察則遼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遠盡物理遠論謂能速論是非也。王念孫日齡決也言辯事則速決 明信回營書住口云有拉晋語其誰云不泛章住日誰有不從 其義辯見釋詞) 故廣雅日真三有也文經陸機容可長個詩在 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土間之山積水間之海日喜積謂之歲至局間之天至 往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性錯音故反弁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 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意音非吾天姓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日清亦當為覆 曾言續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緣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姓字言姓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善續習以盧文弨日此往方釋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清王念孫日此及下文楊建所稱或說改清爲猿者皆是也下文 上一一分,外情而化之或日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旣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 不合與下文及往皆矛盾今悉据元刻改正而断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而断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 則從其人之產清隆積作隆性住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每也俗問則從其人之。隨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等也。虛文邪日寒宋本正文隆姓作 談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 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 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 也必在化而為之也化之也故下文日性也者吾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法非吾自能為 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 響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 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徐之人百姓。先證案人百積 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卷本質年一而不一見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 察則必為怪都之此辯則必為 的法二謂異端 故有

人積轉耕而爲農夫積斷削而爲工匠

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

行委積

卷四

也一義反前日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審為茶魯與強同招詩日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審為茶 人莫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徽其所惡 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樂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然也。確領也順其故人知謹注錯真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演養習爲也縱性 積反貨而為商買發驗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 妻。此之謂也。為所愈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茶辜之行由王使之然也妻。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舊迪维·竹言謂王有此善人不求面進用之恐害爲思之 安習其服馬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靡使

議案知而好問不自以爲知也楊往非 公偷而才可謂小儒矣故爲小儒也 志安公。行安其智道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公偷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續其不及 志安公 其一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 行下五反 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行也揚讀邊為競共之最分好優新二義兵之凡有子言言好優者並同 女思然門上傳書一冊美人衛之間或日為為與行司洗與優同五氏素於蘇公高不優於利高往日優 其人思於此傳書一冊美人 善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甚云詩人臣之每惡亦失之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失之又臣道第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 以己為知也是求人也。墓容之無言甚愚而冀人以已為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讓案宋台州本以己為知也是我人也是等語表為其實語與也非人類求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煩當是 已為公也行不免於行漫而其人之以已為偷也孫日邊亦行也方言先為也東齊海 **覆倫蘭七今文倫武作論王凱必即天論論或為偽逸周書官人屬親小勒而不知大倫大誠記倫作論)楊鮱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論當來已倫者理也大雅靈臺屬於詩鼓鑪鄭箋論之言偽也公食大夫** 係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姓下小儒者。皆 人語 下文防韻衆人小傳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藥辱黛云朝面齊枉而與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人語。 龍人之善惡論盧围反。王念惡日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顯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

檢與式圖載言治人以禮如寸尺轉文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盡於禮也。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達珠注引蒼韻傳云檢法度也是 式也人倫盡矣 侯大夫士世衆一 小信可為諸侯大夫禮可以沒統辜臣人主之極也倫當為論或日倫等也言人道無檢京也或法也沒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法大信可為天子三公 八者工農商買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

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是異學則君子不聽之世,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字。行 也讓孔子對以軍放去學匹夫問學不及為上則不教也。先議處如獎連問母接自百家 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楊說失之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寧專重為上開治法專重後王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 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就持廝還有此言也度門厨之內也君子雖騁志遠齒說不出此壞宇宮庭之內也 臣之不外是矣。正當為互雖為下小大是君子之所以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之室 楊遠則爲惟遠難信也。法一後王謂之不雅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湯。逍遠三代已前事已久法一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之下之小之 德之求不一後王。道德發化也人以發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的行之事道過三代謂之 巴上之事語之也。先誤察安存以百姓言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上。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存則不由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上。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 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商之賴也先歲案道有一陸謂有所專重如下文開政則專重安存問以異唱亂之也。王念孫日壇堂基也《獨賦日遠謂築土起堂》字屋邊也言有壇字燈日言有界域即下文 有防表也 若子言有壇字。行有防表道有一降既章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准也一隆謂厚於一 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 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閥政不及安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

荀子集解卷五

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日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說涉往文中庸民而衒聾詩外傳無民字政成之後也。妳懿行日中庸民言中等平當之人賈誼過秦諳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 賢熙與此同元恶不待教而誅元惡不敬說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故敬則化之不待篇甚必強辨元恶不待教而誅。不敢而殺問之虐唯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康民易與為等 土無國而不有罷土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疇四海錫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成相文照日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先崇鑒罷謁弱不任事者若書多以賢罷對舉王籲篙無國而不有賢 脚相十大大夫為緊也故数言一致說教事教能二子及儒效篇言亦能也能亦事也題此反 此即下文所謂以類行雜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韻案宋台以本句未有也不能屬於外傳四同先韻案揭說是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韻案宋台以本句未有也不能屬於 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倒不安之民也職面報之而待其墨華也勉之以慶賞懲 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 分未定也則有昭忽。經讀為穆父昭子總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肯居 臣道篇)官施而衣食之論言任用而衣食之王續篇云論德俟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楊注誤,才行以皆上之事即官之事也不應此處又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義具解蔽篇〉施者用也〈義具、才行以 使之謂若障聲悠聲葬瞶司火之爲。自此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先證案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五疾濟堅驗覽斷者係儒各當其材。自此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焉之趙設所職而與之衣食。 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表五族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請問為政日賢能不待次而學說是叛奏為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也。盧續領與 王制篇第九 是王耆之改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大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日王者上當有是字

如崇脂正宣作憑爾雅作冰脂可證矣王念孫日宋呂錢本作燙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該蕩云以可疑矣莊子用志不過乃疑於神今亦改變其音則疑魚乙切變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變爲俗冰字唯詩寢 最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憶禮土昏等往荀書學宇古本必皆作學今改作還經典亦多改變人皆知變不知者也傷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慈言並至嘗試之載蜂起而無所底上也是當作 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布疑此也盛文翌日正文也字宋本作之都藝行日按此今官人中之和事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誦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也疑止謂定止其不可也。謝本從監校 語文後七也小事殆乎後謂近乎亡失也正語篇圖雖不安不至於嚴易發亡以後亡達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爲墜)謂不至於廢雅墜失也(巖易即淺雅預雅日堯易也君道籌日境內之事有殆易歸差者矣)命據日 <u>鑿之還作後獨墜之通作谜信效篇至共頭而內陰僕石經論語殘鸡未膨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陸如髮並以降安不至於廢易強亡途亦讀爲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途徐廣日一作隊正義日途音直誤反途隊並與墜同</u> 不說則法之所不至者炎廢職而不通則爲之所不及者炎殷(淡與壓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趋篤日풜雖不為墜墜與強義相近下長恐而箝口則百亭壁豈而上不得聞故大亭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日法而 亂賢不肯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間。 又義正與此同先龍寨王說是今改從宋本一則一数三百分至當一武之記。華起。事試為之也莊子日以知人之谁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人数三百分至當一武之記。雖此之能謂彼借惟 **期後亡亦二義不得凱錄焉亡王讀錄焉墜龍較長往肯字各本齲有據宋台州本改正不得其靏而曲爲之龍先論案王俞並引正語簡爲跪彼以廢易竣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 殆平後。 報意也途因循也春秋傳日途避事也不既隱情不敢語說則小事不復問自故日途王念孫日途讀不致語說則大事近於強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 畢矣。原謂人聽。或此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獨和跟借遺引人也則下畏恐而 **法參差矣此因白字鶴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 正與此同貴名自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孽於是白光嬋於是大嘉問篇曰名葬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大皆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與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土第日貴名白天下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尋矣文 一気今本那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一聽改之大分。。堂文照日舊本不提行。以舍之人也是王肯之則也是王者之語也皆與此又同一聽改之大分。。堂文照日舊本不提行今家以舍 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闊其情不肯舉發也住間竭盡亦通一若是則大事殆平見小事 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肯不雜是非不 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 和解調通好 聲日園本無開 。王念孫日名

卷五

刃齊進言銳而難拒也 曾試論之鋒進調如鋒 治要有 也。無經謂無當法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着上掌實治與有其等。偏黨而無經聽之辟 字義同一故法而不識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韻謂謂語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語職而 也傳出治生乎君子剛生平小人此之謂也與日在兩則字宋本無先誤寒亂生上秦書也傳出治生乎君子。剛生平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幸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虚文 謀無遺靈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鄉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除。雖學嘗其職而不能量明其類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 留寬猛得中也。經台班日往先解聽後解銜職之衡當作廳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聽聽政也衙所以如輕重驅所以報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 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蘇案詩閱官箋大東短東跪大者廣遠 其有法者

說見墨子非攻篇循世編信古字元 數也就也对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詹則必爭。詹該為德說無等級則皆爭則必亂 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維持國大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 亂則窮矣物雖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 相無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而不顧場書日維齊非齊此之謂也者乃在不齊以愈相無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而不顧場書日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當日刑言維齊一 分均則不偏 執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雖常用無益等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 物不足以給之故不穩也下文日載位齊面欲惡同物不能擔(古聽字)正所謂不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開反。王念孫日信讀為鴻言分惡均則即求於民者亦均而

可以秀治也有差等然後

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此难僅存之國富大夫 柱引此皆無府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議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刑者字是也此府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衔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求明十一年簽秀才文 治民也一管伊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無日元刻未及為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失與本同治取民言管伊為政者也是未及後也。對本從盧校為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 者也是不及為政也。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日故取天下者當以無專河上公注日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者也也不不能教之也。命越日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 見內備說上篇數如作魏挺汝同造之作汝因造之一未及取民也。問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照日明引韓子未及取民也 隸妃以賴維短日以是相參也又使客問關市縣之以金後召開市開其有客題與海金後回鐘之間市大恐以平候立平候卒子問君立韓子日前問公重如耳變維短而恐其皆因其變重以雅已也乃貴醇凝以殼如耳尊 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人焉。中君也與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一大節非也小 將無益也。前營留委曲皆當等丁浪反。盧文照日發孔子日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去 愛民矣欲樂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 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感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 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 頁問何以治等日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能也安矣故壞籍不加於奔劑而誇木不絕於堯年昔隨伯玉治衛子 則莫若靜之庶人敗政則莫若惠之。慰而照價靜以錄之則則矣人敗而匱反順以循之自 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日君者舟也 馬威與則君子不安與。再時於庶人嚴政則君子不安位。財政不安馬駿與 選賢良舉篤敬與孝弟收孤 也取民謂得民心未及認其才未及 故修禮者王為

卷五

王制篇第九

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鎰 斂者。召寇肥静。 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殭聚 注東海鴻水備九州或亦謂鴻水湖也上送而下煽即是上富而下貧揚能滋備二字皆未了途也煩絕即所謂聽波池也準備古同寧故慘煙或謂之戀爛本經簿又曰馬聽三红五湖施 日藍河也遊極也郭璞日後煙極盡也月今日毋竭川澤毋遼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日竭澤煽如器之上溢下獨空虛可立而待也。王引之日溢瀟也庸之言遊也字或作盡鑑預雅曰產泪竭也方言 入不可以 而

也與上文是疆者之所以反射也正相對。皆侯其不懷交接怨而不心之其敵,於唐而不義故討會緣日上以字符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則皆侯其不懷交人接怨。而不心心其心散,於唐雖能也既以 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土人之城守人之土戰正相對成文土誘爲出緣不可量矣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日出一作土淮南子怨稱爲其出之戲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土 私相與交接您類定壞修您注非是王允慕日請侯莫不愿交接焉句擅優古字還(禮齡嘗請侯不敢壞史記侯皆欲相連往怨國而不忘與之焉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遺也。旅懿行日接者續也變交謂 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則也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與之人也。 吾民日不欲為我屬是疆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最 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則日不欲爲我歸人之民日欲與我屬 歸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u>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u> 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則日欲與我 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愈用 疆者。用疆力勝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金醬日出當為土字之籍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疆奪之地。强國之衛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 則傷人之民

完葺一錢也差語蓄聚發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別也案鑑案選閱材技之土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土門部閱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盐閱具也是築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卷完 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都選具也食部選具食也選與僳並從襲聲纂與穩並從算聲於義得鍾閱亦具也說文僕之材官也。命鐵日募乃篡字之壽毛詩為邊鸞舞則遵令韓詩作舞則篡令是篡與選磬近畿同故此以建) 商完利便備用互置之而義益明 家華夢遊園材仗之十。 用獨言便城用耳藏兵籍云城用兵草攻完便忍者強城用兵草經居不便利者翦城用便利正與便備用同意準緝對文見於富國籍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先議案王說是矣荀書多言城用罕言器用便備 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簿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能文本作勸字從用從荀皆(苟音棘)維南修務篇注云備淨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沿言 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借用。備用足用也話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者不然時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王念孫曰楊訓備用為足用 日處大計也言識侯皆欲同帝劍而爲天子之專是其證矣爲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憲亡不帝劍而天子自爲者師古 日諸侯盧敬之者劍及之者亡(穩连以盧蔣謀處亦非)又曰焉處率用實慶刑圖戴詐而已矣(楊姓以處其德謂不輕舉也。王念孫日慮為大氐也言知疆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氐以王命全其力震其德也觸兵窟 務以力嚴也則所見本已誤作疆大 東三疆大而誤場云知疆大之術者不 處以工一命。全其力。擬其大德 同故此文云知照道者不務疆也兩鹽字亦上下相應則鹽下之字作鐘不作大明矣今本作鹽大大字蓋皓上鐘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謂遺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簿大旨皆言王鐘續鐘磴道之不 此道而務以力於則務疆而反窮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疆道者不務隱也下文云是知語不務以力勝也。王引之曰疆大當爲疆道疆道謂所以致彊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 停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誤案亦說是也不忘其敬 失之允納日提法二部皆未安王氏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一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愿您交接而樂書作沒襲十四年主傳王室之不潔釋文據版本作憲〕楊後說以據交等連讀是也前說以瓊交接幾連讀 不能創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疆道者也圖當時主或指字彼 世令本皆 有知題大之敬五字各本多同係街文今從元刻去之知題大者不務題也。始念也。盧文照日元刻敬作鄭宋本敬下有也字又知題大者不務題也 作慕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 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處則諸 何疆大之閒,承疆大之依此疆 也堡関掠擇也材伎武藝過人者倫蒙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给重募 命謂不敢擅侵惡也凝定也定憲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 · 郝懿行日 斯子 磨切讀 是具材技之士耳祭誤一年左傳經完青浩經 知雪大 之術者

集解 卷五 王制篇第九

天下皆壞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迁矣余謂妙者廣遠之穩(漢書王慶傳眇然絕俗辭世之問易眇萬敬而爲言今亦改爲妙矣古無妙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沮言眇天下而注言盡 莊魯莊公之臣曹緣所執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處之以王也。 句(其見焉注)則句法與前不合民工毀於五四歲遊鄉泰破齊屬王出奔甚也相公劫於魯蒙天下無王爲句醫主則常勝矣爲因王毀於五四歲史記齊憑王四十年樂義以燕相公劫於魯 院矣言天下無王主則續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閒不當更有靈字蓋步上文王霸主而伤楊不知靈字之俗而之事云天下無王覊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讀者常為也此文哉鬻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 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恁上文諸侯惡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脈之字。潛本從直祾流下有之字王念孫日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辭矣群下無之字 譜侯則諸侯說之矣。雖讀爲所以親之者。以不弁也弁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賢 染入也得注凡衛皆訓進故多失之 嚴刑罰以糾之。先讀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若衛民以仁之衛其訓價也浸也深 嚴刑罰以糾之。先讀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 天下感商天下耳若遠其仁感其義長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請案亦王二說並還顏節立日盼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盼眇而臨雲李善日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 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珍盡也盡天下曾遠其仁感其義是其威也。都遠 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號疆音使人天下無王書嗣常主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 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先歸案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 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 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弁之行。信其友敵之道。 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弁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併請爲 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疆 修友敵之道以敬接 焉王所以危亡也 依王 不行其道而以計處 彼王 仁眇天下 所以能之 反信問 存上

加疆矣

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為成之本 斷以類。故意醫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至重得中明振毫未。報母必見學措應變而不窮夫 干土自之人之生的動以禮義的時餘分言動作及以禮義自然也得分的動爲二義失之,聽

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雖是恩無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是王者之制也復古不必遠尋也是 凡非舊文者與息爾樂縣實機用則凡非舊路者與敗舊國三夫是之間復古 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嗣人有此五等也提以戲寫戲法亦失之。 聲則九十雅聲者學感。 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衰公篇日人有五戲有庸人有土有聲則九十雅聲者學感。 學 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日以九儀殺諸侯之命等諸臣之孫皆是也衣服有劍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官作戲楚語采取之戲春官往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日以儀辨等則民不趁其命日掌諸 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喪祭城用皆有等宜之母宜該為嚴へ大雅文王篇宜鑒于殿大學引此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喪祭城用皆有等宜。機器也皆有等沒名當其宜也。王念孫日楊往失 王者之制。說王者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貴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雖信法 色則

顏獨為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焉制)愿讀爲愿能文愿(音與愿同)點也言賴矣點之民使畏刑也矣楊云抃常焉析急當焉愿亦失之又曰析當焉折折之言謝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 **淫除邪扑急二字語意不监當亦是抗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蟲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笞日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場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扑急禁悍防** 位民無幸生幸能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析愿禁悍而刑罰不 前王氏念孫皆前為為而於此失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可互醬傷效落人為臣道籍人臣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 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韓作所暴字之疑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日如是而可以誘暴禁悍矣富固析分異也分其愿意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策也。王念孫日析歷 工者之論則是王者之等也下文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嫁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爲一等與此工者之論。論謂語哉賞罰也盧因反。先隸案楊說非論亦當該爲論爲者等也言爲君者能行此政

卷五

王制篇第九

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景則人知祖屬也不 似若本是暴字無機轉而爲急)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爲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 篇之禁暴辟悍文名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計急禁悍防逆除邪补亦當爲折急即愿之爲前改急作愿首借字耳余前稅改愿爲暴未確(靠詩外傳作折逢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爲據下文之誅暴禁旱富固

莫不超使初雲多用趙使字或疑使當為復非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如此乃可以長使而安樂政教也。先崇案富因籓疆暴之國夫是之間人師。是王者之法也。節長也言為政 出以差征減之輕重也 理道之處近而致貢 蛭之類也。王念孫日小雅信南山傳日理分班里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 理道之處近而致貢。程條理也真在土所真也謂若百里就納總二百里納 一般關市幾而不在發明察也且阿察泰人所山松釋梁以時禁發而不稅。五絕水為發 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問隱僻之國莫不趣使而安樂之。強陽之國不爲王者超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無幽問隱僻之國之人不趣使而安樂之。強深也聞隔也言無有 海之內若一家義議為議移轉也言員商及轉齡相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必 衰政衰與分壽相近楊說未確通統財物要米無有滯盟不使有源積也使相歸移也四間買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強而通統財物要米無有滯盟。買還有無化居使相歸移也。四 漁人入澤築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 相地而表政 反。 處文羽日齊語正作相地面衰征章昭住云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日腦祭魚然後相地而表政。 相視也衰急也或為之輕重政或該為征衰初危 而發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楊蔚王者之等殷爲句政事財萬物爲句皆失之田野什我有等所以爲等附富國爲云等脫府處者貨之流也)政前爲正言等相既正民事以成萬物田野什 棍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續(楊云肽日所以字當在財萬數上王念孫日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臭裁詞。至台於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減財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其

北海則有走馬吹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體荒晦絕遠之祖不必至海水也 南海則有非融齒革會青丹干焉

人也師者亦使

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善周照天作之舊荒大也庭安也言天作此而以使與雲原大 朝大治治禮經云大當也得住以褒遣裁制言弘為言亦即大治之意 詩日。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能俊遭裁制萬物故日大神也。郝懿行日暮話神者治也然期大神 詩日。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用。物質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虧謂身服夫是之謂大神。 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劍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矣。致其 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的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買不耕田而足菽栗故 能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長賣然過其雜點年尾文雜聞樂之爲文經出 故澤人足乎 之語法獨称之語對也說是無疑意》寫語曰語爲日為《周宵舊草傳》專詞表別級真鹽稀鄉朝誰錯有緣樂雜芘之於萊埔輯編錄之於萊琳輯出其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法堂爲終右傍谷字與去相似《洛樂雜芘之於萊埔輯編錄之於 下文云中图得而衣食之則紫症爲可衣之粉魚靈爲可食之物數緣甚明紫與茈通管子輕重了陰昔萊人譽明禮五色內亦金珠古以贈具爲質故日衣食之密居法反。虚太昭日往法元刻作蜐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 得而衣食之 所即共干也既言丹所又言項奸則丹于之于非項牙明矣。東海川有此於然魚鹽馬然而中國以升所重之以會青犀象以為南東牙館茲華觀以為實丹 東海川 有也。出念照日楊於裁以升于為天心未知是否後說以于為現环非也現环不得但關之环正論篤云加之類雜別或妳現玩和云石而似玉者潛雅亦云西北方之矣者有求妳現玩再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官方亦亦 然而中国得而財之。用六月以北至一名八千千歲馬五尚且又以日丹丹砂也于曾為牙尚喜馬 2 期生花誓亦海絡之話今蒙本草爾之石於明昀云俗應是紫具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2 紫紫貝也玉未幹字書亦無從字當跨監郭璞江賦日石法應節而揚芘住云石監顧形表

始義亦同世雜非體類與一絡亦非問報與萬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而言下文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雄則終終則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若子 端出。会是而天下以衰矣。始頭類與一也終期難與萬也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 以類行雜不愚於雜也以一行萬。告皆問得其題要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爱之無以類行雜。得其統領則以一行萬。告於一人則萬人可治始則終終則始若愛之無

荀子集解

卷五

王州篇第九

昭而不言的旗則本無的旗二字明矣 貴賤殺化生與奪。一也 超四點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喜而師就不與焉故楊注出言喪祭朝貴賤殺化生與奪。一也 使民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一也。」□○直文部日往之治舊作之始舒王司之日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 此。此日下祠君子禮義之治為之制喪然朝穆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遺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 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三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然此二字,故天地上君子。君始下文無君子則天泊不理證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無禮隸之始而申,故天地上君君子。 始二字董涉上三之始而新說言道經濟治之始而爲之其之積重之至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羲之爲本君子以習尊爲本其習也積重之謂學侯奏積至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偿也。王引之日君子之始也之 者禮義之始也。義本於君子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皆禮義 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 学朱本元刻智無一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日俗本又育要也二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 兄兄弟弟。一也終恩義農是十十工工商商。一也終日業 是之謂大本。以長久也。盧文昭日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問治也也的改長祭朝聘節 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物也民之父母也。會也招價也。屆文部

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如謂住齡是已蓋因有性識然沒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也詩日榮子之無如此草木有生無知之就也由禮曰為點無禮故父子聚扈此為獻 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日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日分與不能羣也 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直文力不若牛。走不 分何以能行。日義故義以分則和器日正文日以義元利無以守王念孫日元刻無以守仁宏何以能行。日義故義以外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被作日以義盧文 以田義曾曰七日財之則不曾有以宇宗本有以宇者等上因以宇五行元前案元刻是今也王超改一天財政本同)是他日義與日分對文(緊緊停行以守位日仁何以聚人日財理財正對禁臣爲非日義亦以則 人有氣有生有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間激長

為獸有知而無義。 赤懿行日

察於天下雖於照而官微而明。短而長姚而廣。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眉為天地之間即原上上微而明。短而長姚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眉 辭文義以當爲而與上三而字相配反復言之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節均也。先誤案 其物之上。宇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為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語管子讀言篇文武其能今本問語作篇)塞其物之上。言望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代所。王引之日塞信二字義不相爲備當爲滿字之誤也《僞 姓有餘用也明明原是斯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然的檀母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目籍里革熟魯宣公門思毒樂不入得不天其 生不絕其長也華麗華魚之華周證春耕夏悉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製不 本日童聖王之用也用地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與世灣干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山無章聖王之用也用與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與其時以發現塞備天地之間,加施 絕而百姓有餘食也行他淵沼川澤謹其時禁。詩尊水之故魚館慢多而百 與 草木樂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於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 電景魚 畜育教生時則草木殖。報母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照謂為常 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官八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遊鼓較養長時則六 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唯以皆謂能君者。善學也為屬也人意 裁萬物。的先前突然亦成也無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此消天下也故人生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含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 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腦物故宮室 一。一見多力多力則遭遭則防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所以安居 故目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皆具 故序四時

荀子集解

卷五

王制篙第九

旅館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學下之一故曰一學一宮因寫云故曰上一點下路也以此爲人者與謂之聖人也。先誤案與讀爲學(見下三注)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 一矣義可互起一人我是祭朝時

住中讓蘇貫三字各本皆配今察文義從王引之日南頭孫章章爾古字通〈樂替我爾賽女爾綠趣青寧居氏念審該冀謂蘇實其所屬之功是者共口師問四方之歌蔣順門爾學哀思之青如寶成之悲歌也。盧文雅日 則尤不成語) 教作自喜古鐘器文多以自焉伯)罪乃車乘之乘非四丘焉甸之旬或謂自焉甸之觸尤非〈乘可言數句不追疑元年傳禮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追此言甲兵乘伯也作自者治字耳〈史配伍子胥傳伯嚭異途喜 自丁白徒督不得但謂之自獨謂白與伯同趣思書武順籍五五二十五日元至(此以二十五人務字與周官卒統士與戰衆自徒尹生云白徒謂不線之乎無武護甚氏察改決驗舊辦與自徒高注云自衣之徒王引之日 始皇紀日顯及行伍之關而信世分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應不死伍經軍之大照也被官伍乘發此官乘伯百人等卒不同)四卒成第日前是百人等的也(淮南絕論第日際的之卒兵改屬日正行五連什伯史記奏 甸之言縣詩日維馬甸之甸即乘也故此言縣甸矣劉台與日管子乘馬鷹白辰三十人奉車丽又七法篇以數徒為今之白丁也或田白當焉百百人也。那能行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縣周遭四丘爲匈住云 五方器械異識皆知其觀不使作奇改青器也。先聽來注奇器各本奇作之懷宋台州本改正一耳馬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益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嚴立器言一耳馬 令丞正合古創矣學者徒以用官之陰學說此文後失其解司人徒,知百宗就郭上恐之數。 医亲百祭死寝食職性之牢職無不與如考主華中 景所語有學者可住知 百宗財 者主爵也僕書百官公亦表主意中財委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為列侯故賓客數司馬知師族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宮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問官天官亭官鄭注日宰主也然期宰爵 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稱為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簡乎今以下文例之目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人皆掌犧進一日爵官鐵也言將字之官晉學沒胜之事者也。余懋曰楊建二歲皆未安以爲為主掌則說言 析經傳寫雜亂不可考矣者疑皆簿名應與下文雜 京禁那音息运游薛遠路與站面別許可非非意之祭明矣且無意非太好之發而爾實露相近樂静嘗之以對嘗臣不如點率韓子外始說主詩作政策)大師掌教大韩故曰審詩童買予辨佐灣日觀民風俗客 邪音不敢思雅太師之事也與序官是為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關等語及各篇分段首句類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議察禁讀語云其在序官也日修為命審珠雲禁黛葉以時順修使夷 作憲命。 徐遠法之,也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 宰爵知實容祭祀饗食機姓之字 數 也周禮膳夫之為有應人職 治田與謂之句出長職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率七十二人自謂母周禮二千五百人為節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臣四丘為句亦謂之乘以其 **岩計司、影高書為珠賞字體及聲之談** 分段首句類此 知節

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導造私 日發毋掉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好功去。功謂惡之精好者苦題也何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日監工,好功去。功謂惡之精好者苦謂儘何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 息美惡同之辭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惡日閒與閑同爾雅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先讓案王說是使疏密得宜也。郝懿行日閒更代也樹藝者五穀也閒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歲一易之三歲而褐更代依 也機力寡能能力作機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它能也治田田碳也。那懿行日機與朴異機本素 勸教化趨孝弟。蘭之使從教化超之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 邑里之居在市日舍在田日臺此以廛宅並言則廛在市宅在邑宅調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郊懿行日廛宅皆謂 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 食管子禁藏篇日果您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揚單文生義而非其本旨實國篇日蕈菜百蔬魯語日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日取蔬 於一數學草木魚鼈百家上索非是王羽之日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為素字之課也百家即百遊於數學草木魚鼈百家。百索上所索百物也。那發行日索者求也百物供民求索皆是往以索為 功。當龍也觀其謹蓄意。謹以時順條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故意禁其功。皆龍也觀其謹蓄意。謹以時順條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並農夫較於 去艾司空之事也 黃湖 相高下。視肥境房五種。商下原濕也五種交壞臣麻麥 反 安水斌燒傷盜藏才原反 以時決塞之不使失時也 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防下孟安水斌燒使水歸其盛安轉不以時決塞早則決之水則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防 時順係。謂不失其時使夷俗歌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赞真之疑难正葬也 粮說同又云新華雅也至新夷俗那首七年之禁之使不利也)人士於江野、蘇第云至華蘇廣之音也養幸及傳是後人所改得用於蒙其所言之之於其者出為之能其人士於江野、周澄大司樂禁其莊韓是 脩提派, 提所以防 通海倉 沿倉上有道鄭云書廣深各四尺沿廣二等深二位也 行水係, 行业作品是源,提所以防 通海倉 沿倉皆所以通水司道十夫之田有農溝上有珍干夫有 行水係, 行业 格火憲 林寧往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 種山虞等處也 原州里海原定 塵岩 重報之居 養八音。對人養問人國藝人發極期之 以時禁發。 相陰陽。相視也陰 發調計民采取禁調為之葛禁 養山 省農

V O

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儉對文程道篇日對免罰儉(今本免蔣作克辯見君道)薛宣傳宣因移書等免之各承傳閱免近樂皆以免爲勉王念孫日免盡當爲盡免免 時候偷使百支免盡而衆庶不偷家宰之事也。強文照日角度其功勞下至未各本 法則無聽而時稽之罪治受其會而報王廣置三處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 出場防淫除那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那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 之事也。此皆胃禮野遺民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十二色於悍。并當爲析急當爲思已解 貨財量誤作質通財一今經傳以商代雲兩行而實途廢免賣字若不誤爲實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人行即關市來商旅納貨賠故日使寶旅安而貨財過治市之事也王霸籍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人行 也故下後云以時順條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事見周禮祖官以時順修使實版安而之為室謂應舍如市樣候館之屬是也歸謂鹽肆如栗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以時順修使實版安而 之一雖然此既、聽日有相類者蘇之 不完工作,家務保也。妳藏行日室律二字不成文理疑律當為肆字平雖然此說。體嚴禁也周禮野選氏 不完工作。平均有也室遊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談人若今五 亦作圖玉舊口部圖圖图也蓋遊墓之別清涵之處皆慈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琛字之誤方言日塚秦晉之閒謂之琛是也清者哉文广部廁情也急就箔屛廁淸涵葉上壞字 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秦文理一天 化具料通。 。王引之日賓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過貨財無能質當為賣之口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日易化具別通。 。王引之日賓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過貨財無能質當為賣字之誤也能文實行賈也從具 辜故日偃巫晙覡覡胡秋反 作孫病 周禮諾氏掌除電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絕也。命越日採乃者以廢疾之入主卜筮巫祝之。脩孫病。脩其孫清之事孫謂接去其意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險遣路穢惡也 五十。讀母爾日蘇日韓日韓日起言北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個巫敬擊之事也與茲前為明 下。振毫末。。先隸察言雖毫末之最必若子益治之要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 論禮樂正身行 易道路路

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

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横之事。偃然家兵無動。京青焉字於字之獨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者物也止也經續當作從衙古 粹義正同案平政教審節奏延續百姓為是之日。而兵朝天下勁矣。先歲奏出 紫殿之日與王爾篇讀之日句法一傳 紫殿之日與王爾篇讀之日句法一傳 以龍夫暴國之相卒也 其國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秦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 赤者心色也亦心者本心不雜或禮記懷马時所謂處所下同先聽案釋品檢樂也檢閱者當殷或之時而檢樂素閱風給注 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無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功名之所就 **续能堯天詣篤不爲堯存不爲樂亡正詩篇有數辱無害爲堯有數榮無害爲樂並堯桀對舉爲堯爲詩曉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閒職之日也學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議兵篇以** 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盧文照日天下齊於暴國而黨爲吾所 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王霸安存危殆城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義此聞歌梁傳傳三十一年〉言其謝皆在王霸安存危殆城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 句義與此同用萬乘之國者處疆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蒙之具其也用萬乘之國者處疆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 於是者日與無同事同行無害為堯。先歲案方言當知也楚謂之當吾所不欲與禁同事而無害於是者自以其一人 疆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先為案縣天下言能縣衛天 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藏否也制與在此亡平人。可意運)舉皆也亡不在也、說見經歷也 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 具具而王,具用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也。。先隸家與上文始此三具者相隨具其者 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 國家關蝦及是時期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回。郝懿行日設者或也言全與之日孟子所謂 夏交換章性日持交對也彼云交。偷域日卒當作持國語晉語式 是非功名 則是國 不欲

卷五

王制篇第九

王制篇第九 0

心棲遲眸越也。會文照日爵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 是矣。。先蘇案夫證被也言如此則耀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 無所系疑有寧文上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未於之此云禮者重之上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未於 籍百姓與外文一帶可證為是之日而名聲朝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先聽案下兵勁文云案平改發養節奏磁為是之日而名聲朝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先聽案下兵勁 上當有之字事頭與專同一案然修仁義忧隆高止法則遊賢良養百姓。命越日然於鄭天下之矣矣相記爲文學案然修仁義忧隆高止法則遊賢良養百姓。命越日然於 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 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詒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

其所好者或彼以奪矣。部是以日為我奉出人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 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 反顧其上則若灼縣若仇意放人之情性也雖樂的豈有背為其所惡賊 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鬱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

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此是原效為之字的民華要我被者彼將日日 之十。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 者與。前本從盧校作前能王引之日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執字之誤,安以大其國際和是者王即 而北國怨日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日何獨後我也熟能有與是鬭 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 終本無取字者亦疑爲不詞而賦之耳古書不管範改謝本從盧校有取字今仍之,如是者危殆,立身為句法正具的司先競察富國為云雖好及長季前将察發也可見前書自有此語,如是者危免立身 字則稅與兌同當訓焉悅閱讀每容脫也先說案稅蓋兌字後人加人旁耳說見脩身篇 之所以接下也獨者明也謂喜谓客而好私疑也觉與思河亦與脫固謂喜近小人也係身等有佞兌 安存。愈文部日僅立身則輕糕事行則獨處進退貴賤則學使悅。常然行日常 姓者。則唐寬惠之字與其連文亦部爲其王義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以下二之字同如是者則姓者則 則循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學的險許故。。宣文邵日宋本有一人字銜元刻 貴賤則學備上。。盧文照日句が發行日遭與廣同庸者常也甚可是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也以是待其飲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 焉日日·相親飛受也。。先歲繁莊子人別世籍文寫疾也重言之日數數頓頓詹敦敦相想厚之焉日日·相親飛受也。。先歲繁莊子人別世籍文寫疾也重言之日屬雲嶺讀日敦善頓耶爾谁譯丘作 勞我日績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属厲焉日日相雜疾也我今將頓頓 股版健勇爪牙之土。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弁閱之 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 暴露毀折之中原如常用不此同一我会將偷飾之料獨之推蓋之於府庫貨 財栗米者被將日日棲運辪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弁聚之於倉廩材技 公百姓者則好取侵奪。 復且不說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王本藻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案取與侵奪意

卷五

王制篇第九

荀子集解 卷五 王劍篇第九

具也善釋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釋之者王不善釋之者亡夫王者

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盧文照日等未自具具而

荀子集解卷六

富國篇第十

工之所爲備耳注非一門能一个能無大完輪與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此言一人之身而百一門能一个能無大犯雖能者亦不無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持一 學表播意之類也 不能體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在中日之嗣各恣其欲則物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故工也一人若上也言再工所成之衆物以養 縣申言之欲惡同物飲多而物寡寡期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食苦上授於不飲惡同物飲多而物寡。專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食苦 也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韻期天下之害生 整而不可認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如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的於在智功分則民心意起等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如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的於此致 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商惠也領極也舊爾起而華語 能在楊住下與下文相連。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

意之謂也。魏同而知本在楊注倫類也之上今本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強其魏同而知 道一同飲而具知。 始間求異道想或求為害或求為惡此人之姓也 生也 在云此人之姓也生也二字道一同飲而具知。 始烈也並處軍臣也其在人之法戴則以項軍居 生也。 。王念孫日生該為胜故湯 對也)數也與下文生也等文稱以為人數也四字建讀而下國為義故失之數的發也云者繪言道圖然也(呂氏春秋蓮塞蘭寡不治疑數也高注殼道 字是各本行 為人。製也。同學而通用說見學記爲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宣而皆有用於人本注用下無人 為一人說也。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舜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說曰于《爲于二字古本 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衆怒隔若未有功名則辜與齊等也 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 萬物同字而異體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然人無常定之宣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 雜居不相待則窮臺而無分則爭言不喜見不可辜而無分亦不可也 人倫並處風求而異 八不能無官。皆使專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窟第十

都甚住作與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愛而有爭色之禮矣。失合間要故知者爲之人時作平益與原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愛而有爭色之禮矣,失合間要故知者爲之 分出。如如字可言謂知治 患而有爭功之獨矣。尚立也若人之可以此為福也一男女之合夫婦之分人各有領也 養之愛而壯者有分爭之稱矣。若明不能自存故愛失養鬼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 轉也知耀愚也民下建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治領域化使如是則老朝有失 窮者患也等者稱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雖此上曾明有分則能 這魯 也職該無分。事業請等役之事人之主意職業國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

之。以言多夫君子奚患乎無餘。琴書治要句未有也字。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之。以言多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是。先離落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 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門以易。魯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證務於为作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門以易。易謂詩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證 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皆美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語用題不妄話數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減 案置書治要句未有也等的用以禮俗民以政政語取之有遺也,彼俗民故多餘。及語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先歸的用以禮俗民以政以禮語用不遠度以彼俗民故多餘人得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機強與力不足田瘠以機則出實不平 足國之道,張富国節用裕民而善減其餘。沒謂是讀也是讀其語謂非有餘不精損而意

其中上胜好取侵奪猶將寡變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品元前作無禮節用之王会張不得上胜好取侵奪猶將寡變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爾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昭

數。此之間有穩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日。朝 奄同也牟奄掩绕並通出入相同關不使出數多於入級也楊訓綠爲覆蓋失之出使覆蓋不乏絕也。王念孫日爾雅日年同也方言曰接同也問與執難傳日 三四世計利而畜民。開若周期計一海班利度人力而授事。開若一夫使民必勝事。事的九十十月一百民。開若周期計一海班利度人力而授事。開若一夫使民必勝事。 之服也一大夫神自免。在将衣而服兵即祭之前侯以下亦服再您是約是皆是也一十次子服,謂以而下如王大夫神自免。衣将衣而服兵即然既也天子大服大妾焉上其餘焉将得之十七次子服 也今正的天子孫裕衣見發生發以朱為該也衣是盜服是也治侯玄浴衣見。謂上於也思證證說非故天子孫裕衣見。謂上於也思證 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其意所恭問之幸位清潔所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 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巨用出入相挨。百用雜用差生送死之預出出財也入 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是月時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劍 為之樣自時也既是其限中的間之素看也 德必無位位必稱豫豫然無用由上以上自愿及為冠象上古也意養為雲用十三升布 德必無位位必稱豫豫及於無用由上以上 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經者也言裕民以政下結云去是之謂以政裕民應為一段舊本是 解今依元刻去之柱百姓與是二句又見為二十卷住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覽絡及身言百姓與足君熟不足也。盧文昭日宋本正文弁引不屬在王定句注無 指淮南惡略題取獨擬責在云獨取也即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往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也傷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網收也方言云獨將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關凡取物之上謂之讀 平闘市之征。 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日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出靈如天又順 正指反是其證章書治無正作以無理部居之(日錢本莊德室本原)先於家王就是今從元刻日而却是世上文王上以法以焉而下以禮師用之(楊注以禮師用曰不完活號也)與此三句 負利糾請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之之實矣。 始蘇語為養人罪也轉音續和而收取之 雞而不在也 省商買之數。資法我也 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平衛除位頭 省商買之數。省法也謂使 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必時域餘謂之稱 禮者貴賤有等 此無它故 則必有

卷六

宫國寫第十

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命也。先

勉力為善所以紹然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 寫之類也 詩日。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善大雅城僕 者也為之宮室臺湖使足以避燥經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經重尊中也外與廣 之鍾鼓管磬琴瑟等生使足以辨吉凶合數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弱題度而能 之文赤泉白謂之章 制之合天下而君之。直那是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今無義此自屬人君 則無文不順即仁無所能矣楊注非故爲之雕琢刻鑄淵繳文章。虽謂之鎮白與黑謂之趙黑與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訓等異故爲之雕琢刻鑄調謝數文章。玉韻之雕亦謂之琢本謂之刻 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縣案此言先王蔚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原從言不違其志也。命機曰語字銜文符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經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勢字 題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於對以明仁人乃得此文的言至貴也是仁人乃得此 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等為異之故使或筆 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香堂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極要也過时改 注云在位則供樂百姓則動勞則正文本作或供樂或動勞明矣奉書治要同惡對厚與問對供樂與動勢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够上文而析據楊 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矣謂美其育分。直文部日美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即 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間日不求其盟言非以此為題矣也 非特以為淫泰夸 故無分者人之

云可以歸矣。盧文照日往未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日。君子以德小人者有將車者有率領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故日。君子以德小人 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受之也。先嚴案墨書治要有也字。詩日我任我替我車 之出死斷亡而不渝苦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愈矣逸周書愈作渝〉經傳中谕字或作愈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 楊君碑不檢禁求越亦與檢閱〈唐風山有短篇他人是臉鄭箋檢讀爲儉大談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區默以儉鳴傳作雖檢也周官大司徒與民不驗桓七年公学傳注與民不驗坊記往不驗於死亡釋文竝音儉漢紫陽令 **儉足正此寫之誤揚不知論爲古能字反以不爲彼文部安說文餘尊字本作遠從心俞聲爾雅俳魚也小雅惠以驗爲歐渝之檢下文爲之出死歸亡而驗為上亦脫不字王霸簫已爲之出死歸亡而不逸羣書治要引作不** 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除者。除藏。王念孫日除競務儉除上書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 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清德者宜備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共命親 依上下例省先清零朱台於本不缺也字琴音治要同 誠美其德也故為之雕琢刻鏤瓣激也斷丁亂反。盧文照日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故今 誠美其德也故為之雕琢刻鏤瓣歌 之韻利用也暴注韻術學耳凱利因指似誤俗則其證為其一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義推之彙利是也利制形近而爲王讀篇云国音天下為其一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意 物作財萬數材聚曾為財軍曹治要作效王前第一作裁養古民民報則天下者。今先顧案非十二子物。於與裁問。先顧案非十二子傳放王司富国詩舊並養古民民報則天下者。今先顧案非十二子 十二子解云一天下脫寫的長緣人民報子人下語該正與此気亦作一天下之其明證官不得更言玉天下王曾跨一字之與也可於王成王的菩達的問語語言是言一天下非 我牛我行既集。盖一云歸我此之謂也。蘇云集為成也蓋獨皆也轉歸之役有負任者有慈楚我牛我行既集。蓋一云歸我此之謂也。蘇小雅黍苗之籍引此以明百姓不澤勤勢以奉上也 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 唇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皆 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為佚之以養其知也。由該為智。先該案章故 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 者德之役也所使役 百姓之力。传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時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王念 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 八以力。君子以德語下故力 沿萬愛材萬

荀子集熙

卷六

富國篇第十

之而後和百班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針爲文是功寒力者功也(論語日管仲之力出)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日百姓之憲持 也管子五館篇日大夫在官掛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以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日帝王無焉而天下齊成也問雜日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籍日能成德法者焉有功周官築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維人獻往日功成

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学义量能訓焉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有功爲功苟書自有此語功官無爲而天下成也先誤案王說特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爲成則百姓之力訓爲百姓之功上文小人

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西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日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王賴精專至供而功量國籍不須而功差道管署子籍不動而功臣道籍展日姓之 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頭

皆有我也使質不得通統故日難其事一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有持挈何許權謀傾覆以時最也征亦然也時間市之征出入賣具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有持挈何許權謀傾覆以 嗣原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前關市之征以難其事。 以養故日。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出其也是一人也一而不然而發則也以養故日。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今之世而不然。先誤案 無爭奪相報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數少者以長老者上之意化然後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數少者以長老者

故下亦慎置之。先熊紫翠曹治要旬未有也字詩日。無言不歸無德不報此之謂也。雜以城降人以為已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忌害詩日。無言不歸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 君。下或殺其上弱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處其 散一部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也漫襲半反是以臣或弑其亦不審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漫聲藏行是以臣或弑其 相類倒以靡做之。有讀為及造事其心也盡也。盧文照日案禮記少歲國家靡散釋文亡皮切正義相類例以摩做之。有讀為又造事其事學事其過同候其罪非為其辭頭倒反覆也聽盡也散政也或

程今久作以至之科宇也(以上一切以西景)治地表故原程其地表书的也語子的實作議與推稱公而無接地二字義不可還接疑論之論能又語理一《常证同》一切注音義上四緒才像又這俗文云程影調之法 衆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先展深始明分與推地表前、路地爾新田使土相絕表明也司

日是天之專正当下文是聖語賢相之事而言今太天下之下乃恁上文下者而指楊曲爲之說非由人力也。王太孫曰天下之專當作天之專不早不永宗暑和錄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 王憑膳於藉有類雅刻注云塑整及辛菜也然則鄰案先於百趣固有說矣者土相見瓊夜侍坐問夜膳堂請恩可也鄉往帶辛物慈歷之壽食之以止因 亦當有數字各本皆既然後草菜百流以釋星、然後義與上同。旅懿行日草萘亦號耳必別言之。庭文昭日注以盆下然後草菜百流以釋星。章辛蒸也流與蔬詞以釋量言滿釋也強谷量牛馬 縣語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 言因為無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爲從其在軍之名而經之曰許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放助族趙職注曰亦以軍因為率長以是推之閬胥即為兩司馬比長則爲伍長炎官亭官號日閬胥以下雖不 為師即也但在鄉籍州長已曾其民在軍選領已民動師的的是因內政等軍令心又黨正職注日亦於軍因兵學共成令黨熙則是於軍因為師的政職已云因為師師者甚至為軍吏則有軍攻擊之何得是自掌之故物因 音其平時即州長鷹正之宮周官州長原華四作民而節田行役之章則的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數圖鄭注日舉守。偷檢日晚官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尊揚注曲爲之說未爲爲也蓋古之爲將率 郭 电一器常一車電腦魚館館館與以時別。一一一放奉與生使得成後也一而成事言每一領郭 电实票等同言電腦 所被 然後 瓜桃東李一本殿以公益鼓 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關除五喪之外更有此思實護前 然後 瓜桃東李一本殿以公益鼓。一本一殊也鼓量也禮語日陰米者操量鼓戲以金波調 則散數益一歲而再後之。差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日盆實二歸墨子日子墨子弟子住於清西 聖君賢相之事也是有今寒當連爲一係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爲日昭聖君賢相之事也是原立張日此下宋本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爲日照 兼而覆之。宗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失之患則是 民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是其我利和齊百姓使人不係是將率之事也領班若今 相拍互明正雜題共一則山。殖熟。主華宇中多葉肥田是農大衆庶之事也守時力器三指行題結耳波上則山。殖熟。京是也中多葉肥田是農大衆庶之事也守持力) 言題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日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意也特置子之私憂題計也 夫不足非天昭小也(中庸今夫天新昭昭之多鄉注昭昭追耿耿小胡也谁南經經濟昭昭乎小哉 夫不足非 下之公患也是無特墨子之私愛過計也今是上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 然後六畜禽獸 養之專非 若夫

藏之蟲也。盧文昭曰注述字誤疑本是故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牛又有是盡萬物鄉云是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牛 成事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還海皆言多然後昆島高物生其間。最最越透明范之為其間皆得然後飛鳥 衣惡食是紫遊廢也莊子龍墨子日其生也動其死也得其道也大證察云觀無獨也義與療同觀苦角反為則不能足其欲欲旣不足則雲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願冀也夫雲以寫厚故人獨越有功勞者而與之題 也則住二大下貧非將陸之也說不免焉其實如此也正語篇云然則以楊武齊發則天下未也則住二大下貧非將陸之也說不免馬其實如此也正語篇云然則以楊武齊發則天下未 賢而是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肯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實語所以維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肯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 功好食器於而治若是則不成不威則罰不行不立矣。處文照日舊本正文俱作則對最 樂則人清憂感故曰憂戚而非禁也若是則濟。精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唐奉參慰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簡無若是則濟。精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唐奉參慰 耳正與此文反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議無將塵然衣廳食悪憂戚而非樂。 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 計也。表於文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比錄上文府有餘而讓衙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 衣人矣。先縣等來台州本有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 版今照 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肯者不可得而退也 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皆官職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 是期萬物失宜事變失權。上天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當就有新問也 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注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續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晣不可置於列位而廣置也。先謀案上言賢不食則此能不能於一人所短長官之解鼓篙云材

從果本改正撞鐘擊鼓而和詩日鐘鼓蝗惶管擊瘡境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 改字正語寫易使則功難使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頃萃言墨道如此非供證案室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供非也大而宮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冀行罰處言文義甚明不煩 證聽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諱下文吳苦頓萃面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先念務日宋呂錢襲本並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獨屬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 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直校作使有功劉台班日使有功當作供而功形近而請也王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為素優奏也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謝本從 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豐賞行罰處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肯者可得而 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雖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職歌刑 鳴鼓吹笙等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鋼琢刻鏤離轍文章以塞其目頭與必 之不足以管下也質過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 如丘山。秦養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減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 利中得人和則財貨軍軍如泉源。軍軍水流地如泉源加泉源加東海防衛等 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不得地 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當 足之子。廣爽廣周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離寒此句文義自在故先王 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下放然若療若焦,熟頭為炎性養殖器墨子雖為之太獨佛索會故飲水悪能 **盧文照日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等注語互易樂其今改正下同 皆知已之所是恐之舉皆也是于獨言于是言生民所題欲皆在于是也嚴強亦作是于也。 皆知已之所是恐之**

富國意義十

候而弱貧非關而日季。墨子有學攻高非攻即非詞也說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修苦頓 沿困苦王蹇洞翁既樂跖翳將倡以頓賴朝卒領幸並與領領司 詩日、大方篇差喪亂弘多民念孫日領如因領之領管子既法管領卒急係以尋之尹注日領卒 詩日、大方篇差喪到弘多民 幸而愈無功傲然愛戚非樂而日不和。爾黃為語無益世鄭柱禮記云嚴然愛國總也。王 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日管醫瑋瑋元刻作警絕將將案說文作管醫經證今從宋本又往反復 儀 反 反 既醉 既 鲍福 禄 來 反 此之 謂 也 故面節大也都云反反照習之貌反復也。 盧文照 言無嘉濟莫懲毙此之謂也請分母命山也沒有何意或為春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

時務民。當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僧然也與時趣時也的言勞役不近民力經始即欲要終證時面也先誤案二時務日。當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僧然也與時趣時也將發強強也謂以勞役陰民也價子勞反要一館反。也 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上是恭治者也。此時是 烏候切二字雙與藍鶴小兒語擊越變之也更起擊官傳載項王言語過過其意正同個遇即現潛也人之口與臨同。亦談行日德與猜周指猶者即將擊於聯之也見過者王舊廣韻並云小兒語也上於佳切下久日 長功輕非唇而活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無可見矣楊往非指循之。完隘之。暗襲兒語惡也鬼於住反猶亦不可垂事者即防謂垂事證民也從功言即所謂進事,指循之。完隘之,指與誤同指循壓惟之也明 辜以養民也下文日經事長功輕非譽而任失民正與始兵事共民相反又日垂事發譽不可句以途功而忘民炎日楚人日輕素人日錢是註錢發韻二字家同至之與委內等之與錢也垂事發民者委事發民也言委置其 結告整也文墨倉區光股險注引等茶云學情榮駐也信然倫書写於雜之意進事長功。益上之能皆非也文墨錦裕啟價響起等往情與作古字這樣於質於即受然也廢雜釋 則為之館粥夏日則與之瓜鼓。雖然矣奏齒君是則是日進姓古人珍之今登蒙人養大麥照則為一之館粥夏日則與之瓜鼓。雖養多與也丘學反。恭然行日能文廷容甘醫也急就傷甘 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蘇也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發民之云食之止渴又弦暑或大麥者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發民之 華主事養民。母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於於民而發也垂之爲委治經之爲該也爾雅釋言經經原也孫華主華人人,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於於民而發之語院小惠也。這文昭日宋本連上條今變營

非譽而恬失民。

器而完於后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 事雖長雖是又不可給居安也言不順下之段事進矣。 而百姓疾之。 事雖長雖

此之謂也。 之義殆爲平正矣。二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衛賣人也就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物讀意所那對文則質是二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衛。三遠謂調和黑解忠信均辨正已而後 **示為證照謂具解與蛋壞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質螺到為累解治和調亦可云調亦也能苑以質矣当文俞約日累解與和顯皆二字平列訓為與某解釋非其義矣情效為日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場者宜** 忠信謂和均辩也 類線或日三德的 賣人以民畏乎刑罰累音頻解住買反離讀為說。 王念慕日遠乎急族處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赏臺功者若和調而使變累解釋則民速乎急族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處信均辨則民说乎臺雲若先賣已而後 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平急疾忠信均辨說平賞慶矣。必先脩 舎曹撰異〉 忠與信嗣與和均與辨皆同義養以辨為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離案王說是 念慈日辨讀為平平辨古字題若堯與平章之為辨事平我之為辨決是也《說見與氏古文 宛竭冬不原塞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用詩云何神不富富即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語量民之力事成功立上下俱富。亦然然行日富 元刻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途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先前沒言 學 從接隨其為以口及無功。雖有京功以按郎毀壞雖落元刻是後壞鹽落相配爲文作徒者後之爲耳字 從接隨上落以口及無功。雖有京功以按郎毀壞鹽落必又無成功也。謝本從盧被作徒壞麼文器 個者也 出二語詞應所信上不得言不可守可矣此我下文可不可字而誤重據楊住所見本已你不可二個者也 言亦不可有且其為此等是之事也。先其字不可二字治文上言是察治者也此言是又急得言 統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患信調和均辨之 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 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貢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虽解疑累解釋也言若因長人然善時愈 至上也。排刑為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信之假告營訓周結而云明察其矣甚矣王愿當治辨之辨又與辦同王子也,将平均辯明察也。亦懿行曰辭與嗚同古字通用詩書辨多同辯辯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 盧文昭日元刻作准民其蒯懸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遂以明效上之急也 雖欲無明達得平哉書日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懲和而有疾 日宛雪為真等文宛字與臭字略相似途誤耳臭於六反熱也使民想受使民也宛讀為猶暑氣也詩曰語隆蟲蟲獨傷暑也或 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 故君國長 故不義

卷六

之若少木。枝葉必類本此之間也與古草字 者過其防表明。腹防療養故日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一矣。先龍案專書始時 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習時不奪之演然無覆之意長之如保亦子。廣熟水大 器)楊曲爵之說非。武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關罪故當爲險險顏嚴幸免也今本萬字並誤作。武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實不當功器 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此善也是何恐則其道易可得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此善也而是何恐則其道易可得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 夫旗潢是潢即統信守說文號水福光也水大則須而有光故以爲比 若是故義邪不作盗賊至之自也。先誤案說文潢積水池詩武夫弦光鹽戲為經役籍引作武 若是故義邪不作。 尚賢使能以次之列也太之謂使之就列一舒服慶賞以申重之即合日申時其事。輕 **售季曹治要儉作險與楊注合一作壹與下屆罪苟且求賞也。先讓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 而哉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哉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 俗書則本作寫明矣厲與爲字相似所誤〈韓子有虔籥厲官威民能使等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爲或焉厲。王念孫曰作愿者是也屬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關即厲之 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

作也文藝麥差不協當依文墨五等諸侯語注所引改正作取天下者也無社稷者也危罰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 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日取天下矣 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 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 節國之治副城否至於疆易而端巴見矣。易與塔同時首其候做支統條下院

氏競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合以成文禮義節奏亦同此義也能見致土篇節奏下注解爲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爲云比物以節節合奏以成文鄰 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抗不愈矣得注望文生訓以肢為侵懷則鬱矣先龍案王氏念惡云陵愚鎔字錄皆可遇釋言處便也釋文引專蒼云懷歷也然援蓋倭之或體字後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 **热剪行日陵塵變導廩曬傲喔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日慈兢悉躍貌也熱則倰蔇陵謹亦變聲瞪也言不敢受易也。盧文弨日案裔雖釋言毖葉也熟云凌聾臧屡釋文云裳郭意當作陵熱則陵謹義相近** 觀其便變則其信者殼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 幣相詞識是治國已經難也間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 固也辱国言必見陵尋也情之義勇與侵同帶不堅 **譽以訂正而日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旗字之誤禮論篇日非頂賴偽焉之君子莫之能夠也亦以順熟連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日俗當焉屆罄近而齲也下文又日凡主相臣下百吏之爲可證俗字之鱎楊氏不** 其信者不認是聞主己無信者不愿意也主閥故藥人多容也 **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簪日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墨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麾字或作路又民貧力不足故壓也。盧文昭曰臨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揚未解麔字之義霳者敗也謂都邑** 亂可與言治矣先誤案郭說是揚往後随 人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食主已 鹽垣王貪財領華竟關之政察析彩而苛細知此之為 人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食主已。露謂無城影 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 計數也電鏡簡易。不汲汲於其於禮義節奏也酸謹盡祭是樂國已發養驗言深 形近而誤楊往非其禮義節奏也世則侵居是長國已。意讀為荒言不習熟也輕柔也亦怠文是其證順與須其禮義之意故此之則侵居臣是民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世昧也 其於任具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祭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持精熟極察然後行言不其於任具財取與計數計數也須转也熟持數 子振器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始者不能觀其便嬖則 官委曲部贊也其意關之政無容宗言無不察也是剛因已也。郭蒂嘉日侯衛支統多是而支統支分統衛其克龍門之政無容宗言與是官盡法也是剛因已是國多強就意人故用首察之政 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 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俭 其臣下百吏行者皆化而係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賢齊則其親者

富國篇第十

一二六

費下貧則上貧下官則上當時與此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追節倉廩者 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免職案此文上下對學下上下俱富亦以上下對文則下字 故明主必謹会其和節其流閉其原而時斟酌焉謂暗敷照即置荒有謝也廣然 賦府庫者化具之流也。每都是大文和氣閉機發起名別而言之以長米市吊日財後布龜具日貨出賦府庫者化具之流也。時和是天之和氣閉機體也事業得放新該得其次序上不奪發時也等敗以 衆則國貧品元刻作亦第古通用 工商家則國貧養經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人不為 字宋本政即功字之誤又衙一取字先說深王說是今從說本改正 上好利別國倉重也十大夫不信臺實不斷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功取二 上好利別國倉職數十大夫 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識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上 之義非显急之義也。衛國之歌弱貧富有戲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與態相反是躁焉狡猾衛國之歌弱貧富有戲驗言其上不隆禮則兵弱。 桿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惑是明主之功已 下不相為非也故馬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 國計之一極出。妄無所藏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意此文雜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藏之意以問一之一也,安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郝懿行日此富字用本義藏皆作滅古藏字也先謙案上文預 人習見天下以夫下為誤而改之而於文裁未詳審也夫下皆近下也自上文故明主實下言之故云彼下後 財之未過。報告發端日倉米舊日度第四數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殺者貨之源也等 好功則國為。民不得安業也。對本從這校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己語好功則國為。民不得安業也。對本從這校作上好攻取功處文照日元刻無功取二字王念孫曰案錢 不得關某佞說疑篇日操祚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日錄侃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行與修相反得與應相反歸日搶楚謂之剝剿與躁古字這爾子怨令盲日姦為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沒籌日聪智不得用其詐險躁 而陳禮有餘田安下是思七年之意田宇承上武馬十年七萬七年年言之楊無往宋本與今本同實督即陳禮有人不養不養不養不養不知一日本學問者以明祖不知一日本學問者以明祖不知一日本學不知一日本學不明一日 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 製寶狡猾也方言日馴獪也泰晉之閒榮皇急之人也。王引之日躁遠焉則

滿夫是之謂國戰 軍人伐其本 海其源而好之其未。 國于里日未下疑脫缺之其也言 是無它故焉知本未源統之福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

文所云其爲至貪甚則無煩發文貪疑爲貧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徵伐本竭源憂亡立見故雖倉處實依庫備而庸日辟如治之無不持載是包得說持守未確說賞字尤非見下先讓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其且如上 今本同蓋皆誤 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之陽無注宗本與 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 馬是無它故馬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至者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百里之 貪形近面誤 拿那班面景 粉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 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其身善貪也。王急孫日持載也中

國民以獨立長龍貴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念之也名則京貨財土地之利不然

也(王扇篇同)王制篇日致隆高蓋文理曾其證矣。致忠信期文理。觀其有條其也,有太細雅允隆高為言致隆高仲尾籍日非致隆高也非藍文理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素憑文理方太如 過王公世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下莫能問題言其國學光大也若是則為之爭自言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成載強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若是則為 語語應方文作源放史配貨殖簿國君無不分泛與之抗程從書抗作方〉依隱高致患信期文理依於期旨極 11天章抗溺亢抗抗学吳所《國人祖九年喪樂傳統諸侯之禮十八年真以夫人之仇釋文並云依本又作方 時借授(子夏傳日亢起也王肅日霉壽日充霸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社注日充極也讀書五行志优舉也學崇高達大之事。王念孫日葵楊龍允字之寰非是佐者極也麼雅日亢極也乾文言日亢龍育作與 展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陽偏唇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鄉緣也謂得庶務之為獨之 盧文照日舊太不經行今集曾分段。 仁人之用國幣脩志意正身行。下孟反, 优隆高照以念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爲反。 仁人之用國幣脩志意正身行。用爲也行 优隆高 名者不攻也 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庫便備用。 。先誤案備用為 上下一必三

富國篇第十

用将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雅禮讓之主說音稅。郝露敬事之處當也達置所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 每前與為順令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禮節將起文理歷彩起預貨點將起厚。文際大國也。於聽行日韓即謹也謂謹持此義在禮節將起文理歷史於起何人 築傷即源傷也楊住日藥為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不可被藥轉時外傳作不可殼壞毛用 段字韓用 正字耳 也蕭之爲物至門弱故以乎據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參旁作還乃古文叚借字楊脫本字爲說故失之日豐饒正緣日蔣草云莞於懿郭璞日今之四方人呼萧爲堯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薨然則豐者蕭 氏不如而妄測之皆即書燕說耳偷機日古氣每存乎達遠旣音豐即再讀爲豐會書願命管數坐豐庸放氏傳楊注訊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弁莫引後謀又改其日逢者爲短且云據鄭之疏遵麥之牙蘖也二鄭皆無此義得 當音達今紅南人蒸碩米曝乾劑之呼米蓬與鄭載合知逢古音如蓬也莖麗蓬蓬熱張起此後鄭載與先鄭異煼蓋麥乾煎期實輕跨故撥去之誌易苔錢嘗煞遊人注又云今河閒以北菱鐘(直龍反)麥壺之名日逢逢 依古義正禮麥耳那點行日午者遊也破來而此避之取其將若恐澀者熟麥日起見變人注熱虧煎也今謂之潼音豐。盧文邪日此本鄭康成周禮變人注彼舊字作禮此生宋本元朔俱作德種種二字古今五易此種麥 字當屬下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可別之文舊說惡未可改先證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愈說是也若撥逕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国則祖顧人之軍取人之證若撥經也命趨日王氏謂可字術文祖 言念之配言念之則不得又言不及) 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然者否為不為 容相雅是也有書雅字多對歌野而言此云雅文郎文雅耳 彼若有人意焉。夫誰能然之。若是行日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鸞期謂淵雅史記司馬相如雅 彼若有人意焉。夫能能然之之若是 利者不攻也實仇敵馬于傷反將修小大強弱之義以持候之。韓立義守持此道以利者不攻也愛已之爪牙畏與我將修小大強弱之義以持候之。韓該日原修小事大問 軍一取其形若擬變。麥賣之名日變換朝之鵲經察之牙葉也至隨爾故以命之若繼經如以手續與由 軍同力與之遠學極戰則不可。遠學器軍於與我如此與不可也 則念之者不攻也。至到之日念之當作為念(為于為反)上文云則為名者不改也則為利害不 刊 之聚也保因爲句保安也言境內之聚說安且區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行視午其軍取其將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區視其可進討觀擊而動也。王念孫曰楊蒙保固視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

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監文邪日經石即誓石旗翼以 於證石。壽於旗鼻。 加治之。無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無人。不唯時其詩 東維持武是而此於列宿亦其獨也或日登記百年日期頭鄭云期要也顕義也。察石室四六五也填頭為其四四十八次名言壽此於星也莊子日傳館得之縣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

日級人君子其儀不成其儀不成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遵及戶

並孫輕重必不相違則當以六餘日臨爲正訓鄭揚皆以八所爲鎮失之事之爲煩其長人愈起。大則超二延則雖又以十二餘爲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信行皆以絕錄事之厥煩其 二栗霧一分十二分爲一餘前之則常爲檀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黍之重爲錄舊用許號而導寫脫誤八扇之歌一占反薦詩外寫作劑園之疆垂以憨之也。盧文弼曰案今本說文云錄禮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 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錄以路之則割定而欲無民。古乘之重為幾八百為與此國級言一日文子作為割國之錙錄以路之則割定而欲無民。古乘之重為幾八百為與此國以班 如此给不免劫率也。盧文弨日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進南子有戀蒙目視語若盧句疑有說又屈腰撓闊言俯伏長灌之甚也若齊昼妄韻處女自無是若宣屋之妾给言黃帚妾卑下之辭也雖長灈卑辭 虚臣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遙蒙古之善射者說與馬司要讀爲凝構曲也隨曲即中古獲反蘆灣 傳頌作順於經為長处至於資理區與受然後已單盡也宣學當在上文則質寶單而交不結下。王念孫日韓詩外处至於資理中國與受然後已軍盡也置舉調盡舉其國與人也。先隸案在 此與證言寫注異而與說文同證許原注也〉說文亦曰獨大錄也經入錄也一切經濟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錄日經與鄭注入用曰鉛相近此讓之多者也說山落有千金之靈而無絕經之隱譜注曰大錄日鉛入錄曰鐚《 與鐵輕重相這不得並稱古人言語者其嚴或多或少推南語言篇宗因之雖經以事人高注日六兩日雖倍蜀爲語又用證記信行鄉注與說文六餘吳王司之日入兩爲經用鄰氏爲行注也案二十四餘爲兩入兩爲雖雖 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實珠佩實 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給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為已定隨即時 亲玉中可實者 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 過要德國君 持國之難易。首等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過與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 雖

卷六

富國編第十

日邊蒙祖偷視也准書本作籍蒙目目即記也今本術視字辨見您務舊又賈子逊學篇有見宣視(今本將作字供順擅日逢疑作達下當脫髮字部證行日逢蒙邊籍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第王太孫

之。從每蘇鐵與繁裝相近故字亦相通整縣天商縣鳥華隸廣雅作為鳥寶鑑音戲是其飯也)巧號能復飯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最享之也。王引之日陽說非也縣讀為戲(說文繁字本作逐選系每聲回數字亦 遼屋之麥·扎度香劑宣蓋望之傳皆有蒼頭雪見注謂官府之絲賤沒者所居爲磨賢呼爲圖兒先誤案逢豪視至吳視)風逢聲相近産蒙慕相近淮南顯之經蒙皆微視之懇國台拱口若雪屋妾君淚作若言啟买燒阳苔 是君區屋去題就是故非有一人之道也同力以在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王哉是該英韓四漢哉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直將巧繁拜請 而畏事

之先議案例本征屋殺今位王龍改從緣本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衙不足以持回安身故明君不由也得注失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不政以齊民 此所謂巧敬辞請而畏辜之也轉詩外寫作時以巧執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 則不足以持國安也臣並曾云巧敬於說善取憲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就問題遠問若蓝屋妾即 則不足以持國安 身故明君不道也。政下有語字乃於往文而份虚本亦治其誤緣本無為字是也道由也言此事人之

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舊之節文百事齊於官。有法度衆馬齊於下。此五時一 之國莫不趨使醫之是給烏獲與焦燒排也傷短人長三尺者持無也故日事強 名聲足以暴我之,名率即日惡 威強足以無答之拱揖指揮,合州本作處 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好強也超照來游也。王永孫日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而強暴

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集解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嗣、故人主天下之利就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先歸經濟雅此不敢人主天下之利就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 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弼曰正文經司上元刻有故字舉也言掌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懿皆禮義也無以害 主之所謹釋也原達堂仁人之所務白也自與罕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學 世楊桂增文以釋之義轉任曲釋語語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 刻有有也二字字本無 齊居住不戲是比 居氏春秋云宋度王心云殷国感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說故冥日正文及其益也上元 齊居住不戲是此 層與講同齊語王隱遠或所營未獻宋君偃也爲齊曆王所該 學書治要並作矣有之不如無之。如無國及其蒸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 藍或弱吃先歸您南地字有之不如無之。言母不及其蒸也索爲吃夫不可得也盡謂辱臣之 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夏原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的羣臣而首鄉之者。 者之人則學義士也也。盧文照日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一之所以爲布原 領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園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猿瓊耳 之所與為之明矣那些行日樂本作機此強為借與字樂者小石也楊注樂讀為落石貌也整閣小石里之所與為 訓釋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卷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熱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錄文弨日正文禄元刻從木注作機然落石貌今從宋本寒老子德經不改確確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淺從落所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學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下一者不為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因也。 環讀為落石線也其所持必持國不行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是天下四之教者無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禮謀立而亡三者明 人主者。天下之利熱也就者也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得道

卷七

王霸篇第十

哲子集解 有義者謂若六经也。恭懿行日極與西區亦同極西皆敏族之憲經與多題賦舊云出入意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顯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愿不義之意也一日志記也舊與之 卷七

超霸義後超問信也俱見上文 茶定 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中尼無置錐之地誠義制超恒治言標準王念孫日前 茶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中尼無置錐之地誠義 也(後人以下有軍臣一字故加主字)之翁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所極然的羣臣而首翰之者則皆義基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無面也此極然為云亞面然耳王引之日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瞻文義而妄加之 證兵籍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證楊住主所短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烹當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 下侧上以義矣是養定也 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甚又下文因一蓋明楊往薪亦當為甚寒恭亦 如是則

州本正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平志意加義平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 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母語明天下莫能歷歷之。先龍案注以義的本作以意 平志意加義平身行意志意及立身立行曾以義行下孟及一等之言語所論報替明義也所以表示意思以義等身行等之言語。以義等於言語開於

是白出活武 其光愈大其翠愈遠故日部發故日。以國齊義。一日而白陽武是也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略例大陽謂之蔀先蔀而後發故日。以國齊義。一日而白陽武是也濟營壽濟以一國皆取 也故曰雲然於始倫一楊以認爲相掩製未確然合一之德周語及推南天文簿往並云襲合 寒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意然終始猶一也相指發無別隱然始如一也。王念孫日墓 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問罪發也使及匹夫但密空言為得不聽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 楊以亳武王以郡皆百里之地也。幸湯國都密與為同或王所都京也壽日天下 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

王也就有官故但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素能至極盡為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 爲廣懷程漢聚也謂天下之程容聚於之孔法奏古字通〈其宫合方出及預程籍驗釋文世云奏太或作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於終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漢同學會聚也楊往失之王念孫曰奏讀 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嬪義矣是所謂義立而

許心待其上矣上許其下。下許其上則是上下析也 瓣 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伤下脫價詐其民而你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當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 故學之也與國是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秦之而亡與歲亡齊閔群公是不得人必與國是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秦之而亡,其極者齊閔群公是 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顯于里日內字疑不當有步上內則不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強貨財也。王念孫日下文言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 馬,謂若樂前班土功能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樂意王以義討陳內不脩正 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惟利之求曹治要齊作無內則不憚許其民而求小利 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或當相的之館員士角反,故齊相晉文楚莊吳闔閭 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帝取信挈國以呼功利。此語禮謀者也提拿一國之人以呼召 越旬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海寶縣它故焉略信也是 故魯能致讀也。鄉方路。不在用仁義也審好佚。夢之衙也謹畜積。謹嚴音積、聲號情勵 境然皆知其可要也與不然是一義反政令已陳雖親利敗不欺其民國華後 之所是亦與養司为一部實下一記信止工二大下名、巴部信子天下親苦齊相不敢利道之比也臣下為一意一等以為語言之 致隆高出。弱傷之極崇高也非暴文理也未極條實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熱必如文 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春秋左氏傳日第命晉侯舜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攻敬未非 城區戲國長之國一禁明。與國信之。蓋亦曾為基也。郭嵩嘉日蓋曾雖在僻陋之 而是之比也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敗其與魯衙不途線之為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目之言不濟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敗其與魯衙不途線之為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 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 如是則敵國輕力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之道誰子之與也 者非封焉之謂也無封與住皆訓爲界言非徒意分疆界君其國而子其民後可以立因也何法 此道字同義撥皆訓爲等達失之 名[基]則上。 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言爲歸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並與 名[基]則上。 所以爲之善譯。 盧文弨日之字元刻作王 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砂上旬錯之而銜先龍案王哉是今從錢本脈之字虞王本亦無從盧校作錯之驗王念孫日錢本作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護則 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防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該 之以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為長。菩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權謀也無所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菩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顧王不 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一即身死國上。為天下大戮後不敬取其鯨親而封之以為大戮也後之時雖破敬嫁國及樂義以一即身死國上。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追春我傳日古者明王後 可不舍為擇道然後道之徐歲則塞。不可不善為羅道路而導達之義與薩同塞謂行不通 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意文照日各本無丽以字及而字唯宋本亦 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曆考閱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 溫舉謂舉其國而緣之 及以無趙起而攻之若振橋然 西張攀也搞枯葉也言當藍謀疆威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 及以無趙起而攻之若振橋然 閱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蔣 面谷軍焉 北足以敗荒 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中足以與宋天 競共攻秦至北足以敗荒。。盧文照日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中足以與宋、閱 國以權能爲務也的電拍民以被趁。強於重任南割楚之淮北也一四足以識素,十六年與韓客引賴認舊於它故電拍用足以被趁。史認齊閱王三十三年與秦殷一四足以識素。史認閱王二 非以 馬五國所後皆群公使然故同言之也 故用疆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 群公孟嘗若田文齊閱王之相也齊閱王 故用疆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 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爲務。 也談子日藥道術會度量以求一人之職職天下誰子之訴能足焉也設問之際武非封焉之謂聞以何法尊達之求能人付與之誰子治能人 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閱齡公不修德政但使說縣縣不絕貌引讀爲制朝引軸之物給引謂聚 彼國錯 故道

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遣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

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獨治也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 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釋之者制人不善釋之 法自持者是乃干歲之信士矣。以讀于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 故與積禮義之君 之出。謂信之士爲政人 有干意之國語意義對日援夫干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干歲之信士爲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日。援夫干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干歲之信士爲 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上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 云是問試與不營有故字明矣尋書治要無故字先黨案脈焉猶安然也說見詹婈篇摹書治要固作蹊是也一之易受人之壽使如比何故有騷煞深蒗于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始上下文而佑一朝之日云 字形近易說王念孫日臺書治要正作改王改行 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王行步也。盧文昭日或說是古王字本作王與王 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 王宇祖原焉合一之總先誤案就說是 改王改行也 薛襄王爾晉文公日先民有言日改玉改行玉俱有衙焉完固至於千歲者箭線當然王古 改王改行也 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之事非法變也或日固 而言比言國與世長新雖或憚憚做壞而非變也但改玉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圖也今並改正都懿行日禪與坦雖可逼此禪疑禪字之刑論毛詩擅車燁禪傳云隱禪故鄉與此義合戲正對新 日寨畝田墨子作園田姓明隨巢子彈明以焉即坦明之證則本作彈字無疑而俗閒本雨彈明字俱作坦明非緣無變也壞巢子日有陰而遠若有潭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潭明而功者據古禪與坦通。盧文弨 有干歲之因。何也與用言壽促也厭該爲照禮記日見君子而為厭然揜其不善鄉住云閱藏貌言事有干歲之因。何也說該閱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 不立場之則信題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出出不立場不以積久之法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十變也障與祖同言因者但營出之 謹譯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者了學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 通此步下文語故字而畿先龍案見亦王則亦謂則亦七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云云是答齊下文兩裝問答之辭皆有日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日作故則幾不可 報道と国内之法與と国之人為之別亦と。文何法之遠云云是問意此文日遠王者之法 八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上何也以問日以夫千歲之 三者明主之所以

程七

王顯篇第十一

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讀若養 能相能如是者王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疆籍無身不 粹而王歌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幹全也若舜舉泉陷不仁者遠即臣用之詩大而王 沿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臣用之者若彼小用之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即是非不 侯之比也綦之而亡之战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之極也暴大而王秦小州侯在夏秦之而亡之战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臣養大秦大而王秦小 寡任皇甫尹氏卽恭小所亡者也就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爲王 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案選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目 而亡小巨分統者存水之分統坦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帥親疏不帥貴

七冊園亦七看引詩之意靈如此楊注點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慰其先詩寒点相篇韻口終於王氏念孫引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爲如日月之無不照認爲禮則禮存而國存不言證則禮 詩云如霜雪之紛將如日月之光明。 盧爾宋本作正者為影勢本所誤(影勢本作正者步上文兩正字而誤)先誤案王說是今改從臣錢本作嶯既縣則不可輕以輕重繼歷旣應則不可輕以由直規矩旣設則不可輕以方圓故日旣讀之而人奠之能輕也 部北盧校作正錯之盧文邪日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日正錯之呂錢本皆作莊培之是也簽述是也禮配日衡誠懸不可執以輕重福忌誠康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執以方圖也。謝本從 曲直也循規矩之於方圓也 義嘗民間如謂喜交集也一局人之則。左"不,孫門則上。此之一謂出。至本有之字朱本無但無死所則有制頂自齊導終終集地此一局人之則,左不為下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絕墨之於 所以辯曲直規矩所以完方國也 既錯之而人莫之能禮能正国警衛所以辯輕重編墨 既錯之而人莫之能 知玩荷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即引詩又申之云逸詩。然然行日於詩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

二句稱住不以看過新詩敬遠求之為是之子是宋太亦言其也容無之中言為下

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 例之此亦善有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故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以上文明君者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故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本及元刻具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證亦從建本也擊書治要正引作差作樂先韻案閱君下羣書治與有者字意政日荒管子戒簿日從樂而不反源之荒故日莊逐樂宋壁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是是本錢 中。得於治國之間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王念孫日百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 荀義先襲察群亦治也能見不苟篇 抬足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語日然後養五妻之辨為群屬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並非抬足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語日然後養五妻之 供為甚傳寫誤耳供安樂也。先談案處王本注甚作其 此五蒸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 訓為安然失之矣 夫人之情。目欲蒸色。耳欲蒸聲口欲蒸味。鼻欲蒸臭心欲蒸 國者。先熊家軍會治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 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沿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 篇有關面目毛傳日閱話也鄭玺日插然有面目是其義也話無耳目強言挺然無耳目學者多見話少見飯因音當作活字之誤也爾雅釋言閱近也譯文书李巡惑炎注並日人面挺然也是恬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 豐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這次那日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為同愈幾日 時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這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華色將何用哉。 樂保慰之副則國危治則匹安今若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 謂廣大富厚矣加有公伯辨疆固之道焉。有歲爲又端分別事。恭懿行日許古辦字解謂當 五蒸者有具。異體廣大富厚治無其具則五蒸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 四点厄則無樂若國政女則無憂民。與子里日民是當作善治文愛與樂皆言者言民也得

荀子集解

卷七

王霸當第十一

三人

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惡也韓子曰夫焉人主而身經百官與日不足力不急也故先王舍已能而因法數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邊齊都東西至日之所 **ゼ論人主也日本作人主者步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聽寒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日本寒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記堯馬之主而言非** 而辩之於一日也先讓案往一日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 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為語時刊》則列拜則之訴也王逸往離歷云其累也言以累日之治 是所使夫百吏官人 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許又男女無許藝以立辞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為辨鄭司農讀為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則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當辨並作 守其職也若夫員日而給詳。一日而出列之、黃田養田也養日而使條理詳信一日立一條在知其道若夫員日而給詳一日而為一日而出列之、黃日養日也養日而使條理詳信一日而委曲列 哉於平者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此之言語已上之能 以一人無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 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所移之百成一守事業籍無所移之也。百成一夫之守事業就發也隸豫弱於此無所 之上而海肉之人莫不顧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 下名配舜再是其證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在。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之主者 夫人主之職也。香相乃是人主之職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馬。。王引之日一天下上有 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 今本日誘作內)辨與別古字疆(展官小宰聽穩實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爲別朝士有糾書故書剝目而委由具列之若符書之頭王念孫日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日非目之虧也君道籌作一日而曲辨之(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 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不足以此害人君熊燕之亲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爲務不敢蠢訴也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 故治國有道 日有餘言無聽之日有餘也而 垂衣裳不下簟席 主有職。

上之任勢使然也目而實及大有天下小有一回。太守天下見天子一目體體長也審賞是故治不足而目有餘大有天下小有一回。天子請集。盧文昭日虞王合校

謂之獲皆謂有罪焉奴婢者故国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想女子入於書陰勢業禮敬事業也。盧文邢日案方臧後奴婢也方言日末淮海帝之陽焉奴曰流焉與日禮燕舜十叔宗之禮七婢謂之獲或日取賞謂之感擒得 也始來而從我之讀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 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 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確法大分在住人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處其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錯如語德使能官的之事或日若順也是百王之 人所改治異又與一而字宋台別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處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删改已作止矣以下文與天子共已而止矣證之比亦當作共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 無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總方而能之也 則天子共已而已 民也。先歸案掌書治栗而武 恐讀也說其所總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則天子共已而已 共讀為素或讀為無垂拱面 曾寫語未可知也十大夫分職而聽。感其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拟方而或祭會文或此不七大夫分職而聽。感其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拟方而 傳日農分田而耕。買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一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日二字 所謹守也同楊凱施為布而增職專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言國解殼二篇楊以官為建百官亦誤所謹守也官強規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誤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等爪牙之土施與此義 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曾等去。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 下)所居日勢所勢日業楊以勢為權勢失之(眾獲無權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潼其奴無掉字王念孫日勢者位也(럢見儒效篙勢在本朝 然後可則勞苦花賴莫甚弄能類類如是則雖減獲不肯與天子易熱業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雖賢主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 且委去我而適吃。當爲一部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一故百 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惡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為之者。役 以是縣天下

卷七

王嗣篇第十一

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是以第一人 也回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國等全國能詩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此矣。先誤案實王本注無人字是致也信给一人義足以場人矣。我是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齊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裁盡於致也信给一人義是以以为人矣。我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七 爲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異謂與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謂盡地 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照釋務本學生之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 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主着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

以馬難問題以在賢為雖也。夫貴爲天子。富有一天下。名爲聖王衆制人人莫得而 少世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盡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實而愚者 元朔以下能得字先議案謝本從盧梭作為明宣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日錢本增、子用知起館。 天下。例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首字蓋以秦楚天下中國故首教制之如孟子繼秦夢朝秦 治野籍門矣。然及遠中欲得善敗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賣 其語矣點者照成因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居服是其明伸之義。工具近父者等服取者也。音故是宗之逐亦讀如謹廣韻遂知有語云又音琴一字二音是工見近父者等服取者 統師、它實立行經濟議院·音轉實一人耳的及史和廣衛作這門環境文志作臺門遙朝經字之會古讀鐘鑑同於之行可讓實際文宝有邊門尉法二簿在民家議書多作逢字並孟子揚子·朱以後作逸音符在反射懿行日 王之宗皆等仍若也原实衙詞也 子之事葬子日字伯樂造父長悉 而熱去之故王者已於殷人矣。至首之功故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則莫 聰明君子者參服人者也人服而就從之人不服

熟華献之紀後該您同。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響日景俗作外齊以也如氏晉酒云珍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響。自是俗作 曾古墨斯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氣而有是者出故人之情。口好味影等要本作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氣而有是者出故人之情。口好味 **俊祥之徳則必然 日影響也能大日影響別北作侈者臣卑耳院說用又云嶽縣僖田年傳於是晚點修計之德則必然 侈奢侈華乖縣資訊不違法度。王太孫田得分侈語爲二義非也侈亦龍也類雅** 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四世未敢告日晉信報告信思之干京語可能深軍也 四方之國有 矣唯薄文及的言類字類字園園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世而或作謝今經經濟資職等語園超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世而 片藍此俗字起於天朝以前正朱育所籍近歌別字者也泉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還用故此舉牢場往引新序也馬點傳云皋牢陵山章遠注引此即作皋字是已然效舉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學子佐馬賴氏家訓學分學 皋印文作白下人人下牟又作四丁牟展轉增緣館兇類也臭韜爲買冒之意故泉牢亦爲牢節皆變察是預字作學亦轉爲學亦感行日寒于豫字書攀俗皋字蓋泉俗作學鶴轉爲睪又復加頭作攀以別於學此正如漢成 義同皆料理彰選之意也。盧文弨日案後僕書馬亞寫泉牢睃山章原注云桌牢鴉牢體也引此作阜牢泉俗日季有真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日季前如以碎芸蓼之蕣牢與僕書丘屢瀆釜之镖 所同歷。無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吳字未誤聲或作學言意字語天下也 形體好供而安重閱靜莫檢焉獨歐地或較必好利而穀禄莫厚焉。合天下之 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意意人情之所歌問題度以陳政令以校。族詩為官人失要 臺部財产局。惟謝郡頭行日衛財五今守也悉我宣十六年成同宣於左公羊俱作申數級作掛禪文云本文臺部本又 之豆財物而制之。重多也言情行為意可合天下而若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太 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三音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 作皇如皆其證矣王念孫日此字因學紀聞已辯之(今本無)作字牢又列子望其漿字如此書大諮篇 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隶焉。 人若不在感意陋者。其誰能睹是而

跌至千星除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屆此坟路等過舉類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襲誤為髮而錢不可明矣先誤案猶為過舉類步則覺其 以不知無義亦非會越日疑當爲蚤玉箱引聲類日盛讓也廣雅釋酤同靈訓誤正與楊往跌翻差其義相近言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稱也楊往 引節析子緊急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類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預除過學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于里孟子音義雜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盟學上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戲注 也言無有霓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榮日覺珠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顯千里日覺纍嘗讀秀較音校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日差以鸾釐鰥以千里也。據懿行日下一夫字疑當作未形缺面誘末者無 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楊朱哭衛於日此夫過舉頭步而覺跌千里者夫良 有矣字,如是則爲再獨不工士崇還也。董仲舒傳還至正立有於是也楊訓還爲復失之要後下,如是則爲再再獨不上非獨之此。董俊。王念孫日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漢書 親疏不持邊殿也臣造強惡二篇並云不即是非不為曲直是其證 ·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 無節親疏無偏貴賤性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日讀為廢該能實能也。王念孫日信常為 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日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 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 為此為時時衰我君人者干歲而不覺也沒姓人若一時而 **育句諧說** 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平。。。盧文照出嗚呼。君人者亦可 加安院其後。至念孫日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善始下文王業而依先謙案掌書治加安院上,至為孫日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襲賢與上文爭職如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 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例實語賢也信奉 此亦樂导安危存亡之衙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衛於。死報與武士的可意 也若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 八主則外賢而偏舉 人主胡不廣焉 功壹

上 国語問題以皇石平器民間平之使參考也 無國而不有原民無國而不有學民無 無当而不有以法無可而不言意法無国而不有賢上無因而不有罪

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悪俗。兩者並行。面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

故其法公治其任實。其民原為其俗矣。。謝本從道校作其治法主衆惡士對愚民與得民對美故其法法法法 **俗所国二字失之 上一 而王下 一 而上。下云四者齊是謂上一荀又自釋之矣楊以一爲令行誤前思雨者並行下 上 一 而王下 一 而上。一謂今行也。先辭察上一下一與上上傷下偏相對爲文** 則所見本作下信而國危明盖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信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與上信相對下信上不當有在字據揚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別法少賢土多罷士少之類下傷反是 而一國方。上標備行上事也謂治法多弘法少賢士多思士少愿民多得民少之類不偏反是。王念孫日韓

亳武王以部鄉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面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誤案王說是今改從日該本 問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位置其民思其俗美皆承上文 問四者齊夫是之間上 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當文部日甲兵来本作用兵令故楊以

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樂給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能是無它故焉四者如亡也故以以為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差歸河等日厚於有天下之勢是無它故焉。 也。與序相似傳寫易說說見墨子非攻為一言樂給有天下之勢雖厚會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日绘也。即序於有天下之敬謂就王若之次序爲天子也。王念孫日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隸書 無它故焉四者齊也所開也禁約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

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未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本不理加於茲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荀子集解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去今之所一也皆言於同不言所以民也。盧文昭日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周用為言可見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術文 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下是農家隆正给中正說見致土篇。然後皆內 致信於慰寡而思於主民乎故下之親上監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殷故望王允愛之幸經日不故下之親上監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 之一則崇極之日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的是智用云彼園曷是哲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之一的。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點開謝也大君子問人君也。先稱嫁大君子君子之尤著者给聖人 也嚴百十世制布帛經廣狹也職輔的結款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禮記王朔度量體制鄭注日度丈尺也量斗削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 得不循平制度數量然後行。與文照日各本作創數度量則因發是其證果本數度二字互讓耳得不循乎制度數是數量然後行。與文照日各本作創數度量今後宋本王急孫日作制數度量者 是禮之中徘徊属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可此往亦曰故讀爲族則楊本正作周熱明矣。尺寸毒之。莫審禮以方墓周浹於天下禮論籍日方墓司故曲得其次序楊彼往曰於讀爲於而也言於人人寸毒之。 以是用挾於萬物。人作謂寄住為籍役者也緣用器用也皆有等宣言等差皆得其宣也於語為次。 又誤牟焉平耳楊住非 疑亦當作辞盡限半新詳 貫穿晚日也愈幾日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若道篇云倂耳目之集而為自貫日而治詳而文相同此文平字其日續日也使條理平正禮嗣物使無於用語尺證反。此懿行日书實多言貫日貳者穿也日以爲辜如聯終 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對勉驗並已解上世若夫真日而治不權物而稱用 止矣。先該察以上文體之當為其已各本出若人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 大夫分戰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 愛民之趙則所見本似已能以宇然後農分田而耕。買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問則以爲所文明矣態得注言同用然後農分田而耕。買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自省。以謹於分。愛蒙其上故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愛民之道而得 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椒用皆有等官

思為此義故若人者立攻性攻不期而治官是世紀三对為學生是法矣後得國軍以達正信政立言雖經驗數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的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 B錢本也上曾無者等先龍案王說是今依B錢本記 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依盡校也上有者等王念孫日下者字签上音字四近 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 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日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祭平。上知音 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之事何足為之言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雖行也必行喪其國危其身 內縣樂審泰游玩之係玩員言齊有难的是的也於天下不見謂係之俗作也然九合 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日。卑者五伯。臣首的蒙尊於齊桓公間門之 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歸成之學也當皆丁原反 則身將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當爲君人也。雖本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 煩則在記也 謂任賢恭已而已也。患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守有請爲又下同守少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 要守也與時在知者易為之與力而功名禁大賢之君也会是而就足為也会是 望文生調源登此失所使要百事者或仁人也結結者類相也則身供而固治功大而益知此定之非營由所使要百事者或仁人也註百事之要為則身供而固治功大而

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題各當其則雖幽閉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

荷子集解 卷七 王續篇每十一

王羁篙第十一

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鄰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齡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刑禮字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准南道應蕩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 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日莫敢不敬分安嗣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武作礼形與化相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本從違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日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諡其所 隱時。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閩黃為閩南縣為與安部國大部內國大學

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 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無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 一、又務正百。當丁是過者也過為不及也。主念孫日元刻作過為不及也善意數是意言 主道治近不治遠過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

元烈增過字時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今後王肅從時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

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專反以節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位也惡治也要取百事之以節朝廷臣下百吏之分。格的使度其功勞論其意 総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麼。 羨致也周禮大幸或終則令百官府各正 主好詳則百事荒。始於過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無紹之以 明又務見過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轉岸之是獨立在木而求其 觀其處者也。簡紀綜也感說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 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闊主好詳是而自治百事是好許也主好要則百事詳。

君人勞於索之而体於使之索求也

用問題者。對文明日用各本得百比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題得百姓之譽

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緣者。無它故焉。不能不幸賴耳。那繫行日報富國富 人謂軍之土衆史記鄉陽傳入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皆其證也無人何泉立之之辭也襲梁傳日衛人者衆辭也矣等日人無難鄭注日 聚百姓 世斯泰信日 師衆也舊雅日 師人也郭注日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街人立晉公羊寫日其其蠻也又寒下之人百 娃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 勢折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龍兵篇云其贾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急忠信疆國藩云今上不費總不敬義曆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侵其功 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未則雖孤獨蘇塞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王念慕曰寒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入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表可定給者變也其義自通先節案楊都二說並非也於散焉愈說具富國篇事書治要作儉字則但致古書水旁必旁易為清誦故地理志慎賜乃演陽也準是而言不檢或不渝之形語亦字則但致古書水旁必旁為為為為於一次, **关聚庶百婦亦從而成俗不隆禮靏而好貪利矣語意溶與此同彼言聚庶百姓蹌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皆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錢之志而有慰姦之心矣(人百姓蹌言衆百姓王黷텲日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 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未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之如保赤子。讀案續點解在富國篇生民則致寬。在民生活民使民則蒸理語政令 次之為當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橫然兼覆之養長 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雖愛倡優侏儒無人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 明利釋誠厚也亂世不然行漫突盜以先之。經過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 者祭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 貧险使民則秦勞苦。先誤案章書 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 下去之之謂此湯武者循其道。先籍際沒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 是故百姓賤之如信思之如鬼常為住病人也 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 道德誠

王霸篇第十

卷七

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一句字符上道字而指據穩住云審懷其具人之道為其復於賴我也 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為得也率于忽反。孔子日。審吾所以適人適 無)作賤之如追豕豕字衍耳楊云匡當爲低似不如依新渟作虺爲長烂形近匪虺形略亦相近禮記日君欲導尩而奚若薪渟作賤之如追豕。郝懿行日撴匪當作虺與嶌相贛注引新渟(今本 日欲

依解語日讓所也所為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西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說之項也。命總日按非所道非時也文上三年久至傳往黨衛兵會公干咨何 曹治要無下遊字即矣羣 王說前收為歌一三羽者在何中面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等在也然能 然宇接上文前据此王所先本正作政衛重正取近层也(本作政)唆唆下應有熱宇王競是唆唆養務食鏡發唆并在之前即議前轉行食之前矣先議察王氏維辰云今本婚讓作循擴上文改政與正同時啖燃今本聞 主字這一世王司之日暖暖不過嚴嚴也說文面嚴禁也說若貢獻與暖聲近面字通故日暖暖熱嘗嵌人之有楊云悠正任僧字是都歸行日寒暖者獲失也暖暖欲食之息上元不為正其所以有熱常敬人之有晚作猶正備擔 子心行情日后於無焉去如與故淮南原語門日孫開智故出巧德宗故皆謂非也故日不逢本行不拘智法而下多非高生日故巧也是故與非同經王部門門已經過量幾則舉為除詐故大歲記文王官人舊日以故取利營 益行法。而一切主政 易其志日氏華京語人管籍智謀去巧故南注日巧故等許也准前主衛篇上多故别 傷國一上反不好信正其所以有此以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吸吸并在之意。 虚文 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謝園園也愈厭而好新是 若是則惶輕名辱社稷必危是信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 傷國者何也日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以此以非所致於民而巧。若明 是傷國之大災也

能為二語於古是見見大朝廷軍臣亦及此可成於於不修禮義而好價覆也資不

不務它能也十十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失勁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但實於而力作十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失勁。然而當為然後。王念孫日塞楊以下文作然後故 之稅。省刀布之斂。罕學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 巧能也言能無其期目而其巧能者則豈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結矣對文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稅水壽日任土之所分釋文引李注日任能也然與巧任猶 民足予食鼠不同又云注當云仳與第河案預難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霓肆不當作傜俞樹日巧住與期日年臺成而民振欲上說乎君游民足乎食彼此亦與此河也。廬文弼曰案所引晏子見雜上簿作故上说乎游 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日景公之時晏子請發栗公不許當爲路壞之臺令吏重其續遠其涂佛其日而不趨三周禮中冬輕陽本分夏斬陰木是也能與鑑同緩也用不迫促也巧任巧昔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楊謂器 書也左氏無日灣盾為政董雄逃由質要或日質正也意成云西書一九目而別之長日質無日三皆今之券 其官我去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長後也其制原百官必將齊一其則關市幾 發鈴死劑是其證今本作歡節則於義院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以之耳務錄請以節經齊務也曲禮日土死賴務節與死前同義下文;士大夫 龍紫王的是今依臣終本增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我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以下院於字則失其司矣完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我可矣 下,话间最也十五字等一台下文云明共生,自日经本经而成俗处不逢蕴藏而好食利矣何法正真处见元世,给善言,他。那本曾被往生态字王。然曰:"故子以不管有书子亲自教本是中本法而以始处了是他是 十大夫莫不敬館死制者矣。節思緣制粮分。遠文弱日被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日敬當作数 必將出辨。辦華也委由使籍於理也。亦然行日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 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 工將時斬伐。佛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楷矣。時期 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過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 而不在質律禁止而不信 业周看小字 聽賣買以質信與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質華賈正也可以為法故言實達也禁止而不偏聘禁止該人不信息 如是則商買莫不敦慰而無許矣百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 朴力而寡能矣 縣圖將輕田野

荀子集解

王爾篇第十一

世子日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 荀子集解 卷七 王爾篇第十一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爾買敦惠 五〇

無許則商版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無許別商版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日商旅安貨通財當作

是其證(今本寶誤作實辯見王制篇)

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過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

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

百工忠信而不搭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

荀子集解卷入 普索斯品出

君道篇第十二

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熱則身勞 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聞主急得其就。先議案發位急得其人則身供而 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 類不能自行。此語案類例也前書多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 同界之法非亡也而昇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傷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 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体於使之書日惟 有副君無副國有治人無治法。先照是有之有君子而見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有

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財務策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 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樂者所以為賣也。富文照日斗元刻作 而後數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亦就行日經濟則的為會令人接取蓋如今之學發投鉤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

荀子集解

松人

君道篇转十二

溟黃椋于潛化在環也皆凱情此當作情濟解却懿行日斗斛或作殷制嚴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焉長襲出惡十五故一勝大黎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襲即準擊賓情也易察縣傳見天下之環京房作壞太元竇兩一 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獨則流燭故上好禮義尚賢 無郡字先韻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刑郡字刻加郡字又那寶為清皆失之日錢本皆 民無度與喷亦相反噴者齊也(說文燒齊也煩與噴通又說文贖齒相信也釋名日饋頃也下齊眉壞然也又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學字耳今案上文與與信相反倡與公相反險與乎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 於民者後人以意如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數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班一字於民。濟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照日來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日案元刻有歌字 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即左也所以平斗問者勢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 若云乘是而後節期鄙臭嘖氮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發語矣盧據元日把蹟也以木作之上平壞然也又日丹康也救使整壞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瓊相反 之謂至不詩日工猶允塞。與本從蓋校為作或王念孫日召錢本就作為徐方既來此 兵及不待陵而勁。。先與案後敵國不待服而此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 之矣。宣文昭日而勤上之故籍戲忘寶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 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蒸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 之謂出 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 不待斗斛敦樂而墳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於 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 請問為人君。日以禮分的為信而不信。請問為人臣。日以禮待君。忠道 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故城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

放多作於先議察此次字後人所改也依持書皆作於 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讀為旁古字通用旁落唐皇皆大也周汝皆爲也舊書 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 請問無能之奈何日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局峽於天下。命蘇蘇 聽传。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致臨而有辨。自那也致功而不能句未詳疑有語字。請問為人妻日夫有禮則柔從 不華。。盧文昭日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置以章東也比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日盡 而見方。請問為人弟日敬識而不者。這文照日請問為人夫日致功而不流 而有禮請問為人子自敬愛而致文。亦於於行日文章詩外請問為人兄日慈愛 而不能 住西官宜佐韓詩外傳作假古書皆然詩寫者依今書作空耳。 却是在日本中華華寺外傳四作事是也董事商為後又請蔣 請問為人父日寬惠

窮者並強音也領也(就見周易並開並受其層下)言得遇其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變應轉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日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知其謬也並遇變態而不 第一不約富貴而不識如遇愛態而不窮審之禮也。 謝本從盧梭態作應盧文照 言君子脩節其身而不詭於事也(淮南主術為注詭遣也)竟危古字通哉見經義並聞稱衣其一應一變之故節元刻作你前案飾與節討古皆通用物音序就漢已來亦即作數字用王念孫日案危讀爲誌其一應人變之故 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該案王就是今依宋本改齊給便捷而不該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無變 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 也齊給便捷而不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 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舜事土 其使下出均偏而不偏其交遊出緣義而 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 **翌日悠**

を入

君道篇第十二

之思。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為原立之缺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垂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 物變而不是王念孫日用天治而不凝義不可通用當。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 達則必有功仁厚無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當文照日 有類。自宣等時外傳四作機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

二並引作君者歷也民者水也整國別水国經方則水方》者則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面也二句於義爲長人經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問覽器物部者則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 也句(日錢本並有民者水也句)既以禁哈若與不必更以盂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若者孫曰深廣縣蓋字廷所引與帝雖姓同既言緣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說言樂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 樂園而水園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又君者舜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王念 朝有餓人故日聞脩身赤嘗聞爲國也 請問爲國日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者者儀也儀正而景正者者樂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施清原獨則施獨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

體育之字今民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到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到城 無危削減上即不危削減亡也以停作不免的統之是其體先誤案還書治與有不字類減上無不字是也宗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衒無亦不也(說見釋詞) 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 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側不滅亡不可得也。王為 不可得一也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對端之因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證案文義不不可得也人。謝本從宣校不聽不愛上有之字王念爲日元刻無之字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已用

與子續於一天不而子文安樂是於於上五百的·京三是在生者 Timo 作是問題在生首也表此文本作各與子演的一天不同子文學

危削減亡之情

外傳無 線案專書治要作美國·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作美国則泛而不切矣先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 其一七十八人。。王念孫日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日政令不順面俗美儒效簿日在本朝則美政 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或欲修政美國則 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聚日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盧失校今正統辞攷證品毗然暴樂也大雅桑柔捋采其劉傳劉禄繼而希也箋及已捋采之時則葉縣雠而梵樂樂同字 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望之段字 狂生者不得時而落。。盧文照日胥須也先龍案謝本於生義司楊汝注日送亂其音侯主在也未 狂生者不得時而落。。盧文照日胥須也先龍案謝本於 皇狂說文作建本從里聲故義得量狂生蓋以尊本焉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本言也臣道篇迷觅狂也枉靈狂之誤(臣道篇亦云绘烈狂生)愈戀已狂取里之叚字說文土部里草本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 不問法大字)元素亦懂非問難二字外傳作夫意則終亡之情皆發於此而求安樂是開不太難乎是枉生者則成一之言是意思之矣而也安樂是謂不亦難乎是在生者也今本的謂不亦轉乎是大字(此可所是字相言 安危域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日案份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 獨獨將爲之當作是子獨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獨將爲之也獨上不當有獨字蓋够上文兩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旣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 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懿為是于後人因改為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態作莫。王念慈日案三于是皆義不可墮嘗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一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日非于是子莫足 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獨將爲之也 志平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 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 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樂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日介 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 故人主

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處文照日令人詩致

五六

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免員得專其官事上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 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 廣雅釋話設施也是設與於同義中訓用故設亦是訓為用矣(施義辞臣道篇)他說另写三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正可言用何道何行所可也說文設施陳也 數大也是設有大館顯設獨云照大先歸案與用也顯設人檢言與用人臣道德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氏日中其並設其後鄭注日從中以卻為大之也實疏日後經濟訓設爲大故易寮聯日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日 者也善班沿人者也。先端案班员日辨儀禮士奠住古 文同一例今本盖脫之所二字體效寫日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 修冠弁衣裳翻殺文章期琢刻鑄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 户一字而治榮辱篇日皆使人戴其專而各得其宜正商篇日皆使民數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官。 。王念漢日人戴其專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戴其專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董涉下而其 也為德而定次。先前果信效符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 道亡則國亡省工買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 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主義案的夫是之謂匹夫故日道存則國存 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 者人學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 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爲皆侯下賢使之爲上大夫是所以顯設之出 至於庶人也莫不轉其能得其也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 道者何也日君道也。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日君之所道也於義焉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出道者何也日君道也則實矣 君者何也日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日善生養人 **善顯設人者也 善藩飾人者也** 大也考工記樣

僧, 色刊為文章解析原字送倒備珍舊乃為四以於此後字矣弊對為, 是作重色而成文景味而備珍上有無章相。 愈愈日珍惜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庆不能抄以正的符合於以與重太字而備珍以是非籍也因逐上有重 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十大夫無旒侄之行 珍正本精子可據以訂正是所伤也。宣重色重味皆所經濟之有於之意也故云財作以明報其下文指字下句無益守然法文篇是所伤也。。即又盟日所公問本作指之語等致醫暴人所矣得往倚饒也此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 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 雄国聖王財伤以明辨異。心道文學目所上以節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 而告集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

府等於納公祭則民不疑。今先線等原以使民不疑也成相舊云公善思論不乱一等克門合於所等於納公祭則民不疑。今先線等原務程程語議為意義語便人用道論論之與公賞克門合 也超輪廣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固者不移易之謂易聲下傳注固不領移 傳閱免過樂並以免為勉韓詩外信正作實也不能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人所改朱毛是增格禮部鎮略引此尚作完)谷永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 則民不怠 偏矣故日治則伤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退而廉節者起書目先時者殺無赦不遠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論案 事業材技官能 前篇云無能不官正前籍云能不無官則官能之義 莫不治理則公道達 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 至道大形。此議察言至道隆禮至法則國有當的實使能則民知方如方皆知 梁庶不任是其證也又築語篇弟子免學漢書辯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の王念孫口克當為先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對之係者罰之也王嗣籍日百吏免盡而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竹工·集解

老八

君道籍第十二

程八

五八

書員字或作暴與架字略相似故覺誤為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 題如是則臣下百吏至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受也隸,兼聽齊明而百事不 題如是則臣下百吏至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停不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已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該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职之從心。原本本作四支 怪之屬莫不反戀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于庶人莫不修已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

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思果何道而便日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先議案徑強 覆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旣知且仁是人主之實也而王 爲人主者莫不欲疆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樂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

夫是之謂大形詩日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和生學也生日學來會也 公正之十。衆人之齊也。先幾葉玉循乎道之人。行邪之祖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慈 公正之十。衆人之齊也。先幾葉玉循乎道之人。 各之學也為華言莫不壽害也指衣引大甲日自作革言自作害也小強十月黨下民之孽義日擊妖草題不 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行邪之人疑之。先論案事治雖欲成功 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土行之非患也隱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 人主有大處。愈證日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自者想之使知者處之則與愚者語以下文一句為一處故人主有大處。愈證日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自者想之使知者處之則與愚者語之使格上行之則 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 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感莫大焉語目好女之色悪 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

法取人之道。参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為惡與義者也限禁塵文是禁與限同義禁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禁禁置國籍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 缺。 北京共會域目獨守乃備之誤元太是北衛經典共和相反上文日使衛士行之見與行邪之人暴之亦以 北京,國文照日元代清作衛王太帝日清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清下不當有乎字墨書治 器是其節今使行邪之人論其怨說而求其無信得乎哉 譬之是猶立枉木格與符思 今使行邪之人論其怨說 而求其無信得乎哉 譬之是猶立枉木 加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

觀其能無流怕也。當文照日流沿疑即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 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學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熱而 馬可在 B 子敬 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上 故卑不得以臨拿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 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無性守也被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能邪哉。先該案廣雅釋註證

人不能易也就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處孫日欲得善取遠致遠者へ宋臣發人不能易也就得善取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照日善原下俗聞本有及字王 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多非也說見釋詞 主欲得等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于里五字故有及建二字此云一日而于星期及速不待言矣若子原文不獨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继致遠郎及速致遠三證也彰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愈處田王謂有及字者是歌及遠歌遠見莫若王良進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從南主舊意云於戴重而馬巖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每別射遠中發封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誤也王矚篤云欲得善射射遠中發則莫若郭鹽門矣欲得善 到群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逐致遠非調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遠致遠與本並如是) 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別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遠與致遠對文行遠

君遺窩第十二

則是主問也臣不能而輕能。先與案經路自以為能大則是臣許也主題於上臣 失之是也。完讀案是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上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 音音音音時間之存着已無數十矣 是無它故莫不 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 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 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 而無及遠之文耳靈也俗本據王霸篤誤加及遠二字呂錢本無及字所有遠字則肚之未盡者耳無及字弁無逐字儒效簿日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 於清演故言舟人也并明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那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 嬖也個然乃學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的作別者或形語或很信字耳愈得日接別人當從韓世人 許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處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 也日本不利於所私也。先歸露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問籍云有分彼不能而主使之。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 **進夫。《盧文昭日認曾作詞與雲同韓詩外傳作譚宗懿行日接明當** 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 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關然而齒 立員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圖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學 老八 君道篇第十二 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 縣貴爵

道籍高生語私也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日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先誤案臣蠶圖 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日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 如是者能愛人也故學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鱗所愛 醫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藍皆誤韓許以於以官此句正作貴名果自亦其一證 (無制天下。立七十名下文亦作自不作明又顯言自皆其珍也(信汝當一朝而自提注自誤伯)此 無制天下。立七十十 是子而用之。。盧文照日西是於三是正文員道果立貴在果明。。實于華日西蒙當作自前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為不在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

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至意義日 日本語語語等的一個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可目之明如是其命言語語語不正可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可以可以則是其 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職易關差者矣。。先讓案易意數易者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

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 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の建文昭日惠宋本作意古通用先前案其端誠足使定物。然 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當文部日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 主不知爲必有詢務該審之愚故日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思中字先誤寒謝本從盛校眾中字有中字察且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欲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強易弱差而人 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日人主 從宋本增 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日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

荀子集解

卷八

君道篇第十一

親也曾和好之國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還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 履蒙蒙也放此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焉喻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曾楊雄傳賢獨強以爲蓋外成傳思君令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 不可以獨也則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愈贈日基效二字義不可通基曾為紫養主要 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無百姓。為東京照日鎮即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松八 君道篙第十二

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晦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日亡矣詩日濟濟 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日應卒題參卒與薛義相近傳詩之河杜廷或日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追也言有倡 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認營其私也然而應為打患足以持社稷。○愈懲日尊之意也追二十以褒其私韓子人主清日營途之臣然而應為行法是人以持社稷。○愈懲日尊之言也也傷二十 日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選者謂之私(私本作人見下)說文人字解引作自營爲人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選主圖私爲務是也又齊風還譜子之還令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養韓子五邊籍 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鄭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多上文王以靈此之謂也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

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籍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惠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籍朋黨比周以營言不營私不級君也營與還古同華面通用管予山至劉壽日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泰策日公 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屍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我不反君。至念為日強當為

義長計數鐵音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動場正引衛衛作為尊法 敬分。而無傾倒之心守職循業。這过昭不敢損益可傳出也而不可使夢 村人。○盧文照日謂王者因人愿意拍為。 東教非盧取惡經治東面已必將取其勤勞起事者則作 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間也處立路日不知道此 此同而親自貫日而治羊。一內而曲辨之。先歲寒王讀篇作一日處與臣下爭小也與而親自貫日而治羊。一內而曲辨之。先歲寒王讀篇作一日處與臣下爭小 道此道。。先歸案道此安值將卑執出將所耳目之樂。。先歸案值與直司府與房同鹽園 官此三村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供而國治功大而 察而蒸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 用之為不泥也。先聽案不混者明朝度是則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 本禁未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 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 奪是上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

荀子集解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

州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加經寶養是全華臣應之疾是如經之應是華養忽反推領接譽。 之上形平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思用所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 同量與醫士亦通用觀見前不量秩上)的足候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量主黨與前是也(特注置德也誤與此往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十一 北斗斗有環域出環域的營域給營總之為環總營衛之為環衛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簿云比周書准寫王安傳營該百姓是出)營與環古同聲而這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亭入于北斗穀梁傳日其日入 而志不營又日寫之以賞色而不可營物子等坐籍日言談足以飾形營聚皆是也營訓爲該故或謂之餐愈漢楊說達迁環濟爲營營國也問營藏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籍注日營惑也大藏禮文王言人籍日類悉以事 道題義照黨比馬以援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強是養養養養的人工食器日 作院。善取龍平上是態臣者也為容然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如公 者等的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皇後是實無方式是曹韓華等在二年上等宣子的之至子吳是王等其作等最高王曹一郎一尊的二年任司度法令官 到至而遭無非由出了帝帝的分之一宣告無用不順之罪也。為德田楊往未得該警之後寢其擊於** 以待無方。出成制象是聖臣者也其本而知其未也等之無當體不隱於一陽也委由皆或說以待無方。出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陰平遇後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續接其聲差言見 **营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日古無訓戒為顧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從宋本部懿行日預與型同樣領之為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治形也民陷影也如影適形不** 拿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照臨不使違越也。盧文照日照元刻作形住同今 人臣之論。為人臣之善惡。先誤案語者有態臣者有寒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 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 日耳。謂之國賊。養養育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许犯使怒也或日養其外交若蘇素張儀 不自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馬足以稽矣。而以自擇取則足以意考用臣也關之言以人君賢必謹志之而慎自為釋取馬足以稽矣。言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 蘇秦乃從燕而來說這族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豎王時為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馬藉也一河上人監管。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資客旅談之上無敢盡忠於前屋護用云奉陽君名成又築後語奉陽君卒河上人監管 之奉陽。之齊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土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顕奉敖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之奉陽。後藉蘇秦說的醫侯肅侯之弟奉陽至爲相不胡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固策燕秦說迨王曰天下 曾史記作歌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祭犯勢氣是犯其字也一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 國文照日於盡為孟齊之管仲。晉之祭犯咎與舅周晉文公之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 對日無有如出一口也一季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臣儀或作盡之韓之張去疾、強震書良貴而荆王婦之因問左右奏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皆變態侯婦之韓之張去疾、蓋聽良之 之州民、之黜騎乎旱夢之中不知發婦方受令乎秦王填韻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韓子日州侯相親之州民、楚襄王侯臣也戰固策莊辛諒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恭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叔方府之金與 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能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蒙兩相強後任燕慈楚之人深致或之功臣用則必能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蒙兩相強後任燕慈楚 不利君謂之篡不如君之樂辱不如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養交而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 太后。盧文照日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能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靈哀王三字今好致民傳稱正,拉其先韓人大父開始招韓昭侯宣惠王竇哀王父平相釐王掉惠王五世事韓義國策韓有張琴納路於宣,也 之語為此大語言之為共語為語為於語名以為語典學問見信教籍上政国乃聖田之合一土用功田者禮籍等是主意的為語語可大為語目主事的學問之接色為語語是問人因因 矣殿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可謂包田也。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晉中立為諸侯無所爲襄王新立長孟嘗而與遠和是篡臣也可謂官臣也,史記日齊閱王既緣宋益等於盡緣孟言孟嘗君忍乃如嘉躬昭王以為指西合於秦始與 用急臣者危用能臣者亡能三月月以死复臣用則必危。皆言語甚為是自 君有過

老九

臣道篇第十二

栗 奉 营油 熟君以爲已賊也。 宣文昭日主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 國之危除君之辱也。 虚文語日注或前為歸哲本佛作偽鄙家說文佛達也今改正 故語等 輔揚之其兵符發發際反軍不救趙之專後改奏而存趙夫龍車相依今趙存則弱安故日安 故語等 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龍之指。 克容者也或讀為哪鐘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遣聽王之命獨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龍之指。 抗狂也最为日伐左傳鄉至蒙舊其後楊讀為獨騎所以顧正 謂之輔。專見平有能抗君之命獨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 能比知同力。與各位如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橋君。疆其亮切情與衙同風也。盧文 則去。謂之諫。自立文部日父兄來本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 作。原道籍施之無經濟誘往亦日施用也爪牙之土施織日爪牙之土用楊訓施為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廷作。爪牙之土勇力之臣也抗謂展其材也。命戀日莊子叔水讓是謂謝范釋文引司馬注日施用也谁南子 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日信讀為仲謂道行爪牙之十一施則仇讎不 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佛矣。虚文照日於禮於寫下俗傳日從道 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諒矣等尹該太甲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 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實也明君所尊厚也。所尊庇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實也明君所尊厚也。先議案章書治要作明君之 弘經罰其忠賞其戰夫是之謂至罰無好所以尚出 明主何賢使能而變其盛論等眾成也說具蒙尋籍展注非問主好賢畏能而然其 矣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為壁作界垂 故明主好同而聞主好獨。為朝自 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止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證案設為用也說見君道意該爭輔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後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老九 臣道篇第十三 而闇主

被熟策日身自假甲札妻自短甲斌畫古者謂鑑為創面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聖削隆純緣亦丽字同義(##注以創為剪寫說與關往同) E氏春秋行語籌日莊王方削 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王念孫日建讀爲韓韓其 屆義補創體部經其關也創者經也韓子雖有日管仲舍制制實工無害似經屬朋舍柏恭衣成丟擊而服之觚置文邵日排讀齊騎前往是也此音伟讓王引之日楊分補與創爲二義非也讓從蔣爭語說指前矮稍皆雨字 事墨若老有方補例無搭推。指問前禮其問則是為告使若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即音供。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部等經典事中君者有類爭無的說必者也說則定成題 迫齊於圖

雖故字亦相題(墨子非命篇層不可請而恐不可諱諱與遠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諱辟也(時與選同)經衣注日遠辟也諱遠皆從韋聲而皆訓為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 勝是不可變移與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為足句兼取韻此之謂也 過過 短以爲成俗。謂為行言選以避害也以爲成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祖皇命忠信而不說諫 恭敬而遊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快擇也。當文照日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區

說於景帝接幸德日公詢皆因關說宗隱日閱氬也謂公卿因之而過其詞說漢書往日開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條領氏誓大夫日敢不關鞭五百先與司農日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錄孝王世家日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閱 行日開閉也內入也化易者體開學其書心閱內者謂掩開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日開周官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專之則能化易其畢果之姓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妳蘇 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往不詞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傳寫誤耳然字俗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閱當爲開 容而不與為亂也聽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意然明然之說至道無為不學之道以至道則是從而不且由雖寫聽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陰然明然之說至道無為不學之道以至道則是 爭而不追播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倒之心 爾斯丽直面斯也思志不那曲也 是非案日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密而不亂雖調和而不 是案日

卷九

臣遺篇第十三

卷九 臣道籍第十三

然也(下文日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詩四內之不當改問時開一去一敗美馬是關與納錢近書大傳雖禽戲之聲溫秀問於律耶注日閱澄入也入亦一去一敗美馬。 可遽牽制必從殺之

事聲炎演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遊過去來放之疑問庶令回心易約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慣之不使在感也莊子日人感則死。郝懿行日鬓馬未調也赤子雜院也顏人毋遠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 也可過時故入意際您其因之之權也故因其權也而改其過因使其改過因其愛也而辨其妙全在於因愛謹喜怒其因之之權故故因其權也而改其過。羅則思德故因其愛也而辨 故重明之也若養亦子。赤子發見也去有形如必若食缺人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事以若之難若養亦子。赤子發見也去有形如必若食缺失人人所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

也而除其怨怒惡之人因君出得所謂焉。雖愛是喜怒之來奏曲皆得書日從命而不拂。 遙遊籍頭天地之正可深陰陽之辯難與變同因其喜也而入其道。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時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情本作變莊子追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旅喜之時多所聽因其怒 其一式。 注其或是 塞舍之撥故日因其歷也而改其過因其愛也而蒙其裁變亦改也辨或作辯臟雅曰辯髮也 其一致,其致愛之治則遷舍也。王治孫日楊能祥字故字之義皆讓辩讀爲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代憂

微諫而不修為上則明為下則遊此之間也皆行日的悉書楊以為伊則異文非是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也不疾言息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

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凱忠敏之主或構凶母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建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猶有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遭壞之雖有聞苦自憾沒 之爲道也傷疾障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盧文熙日故無德元刻作故德恭說行日丧者之爲道也。屬疾鹽功藏苦未辞或恐治誤耳爲或爲違。 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 當秀善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苦與每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每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ᇲ誓皆悉上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嫁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

莎王二說並還 見無望之是是大君三日軍員四十八日以外七十八十八日君司以之以司王也司司大司矣是大忠之名非民惡可之事報出於君使自化以營司行學未等端正之復萬民之怨也。愈総日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 有大患者有大患者有下患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患也也以

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 君而補之次忠也歸外傳作朝之亦於雲若長居注非以是諒非而怒之下忠也皆野之 若所納之意置不以連行報由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子完議案罪曹治要正作是公不官官也得氏不知復與問題所則復為報司以連行之事報白於君於則如水為之以連嗣 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綱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雖施日樂黃為 下患也不如君之樂辱不如國之賦否。恰合苟容以之持禄養交而已耳國 以德觀

篇 公子 同封於宋曹嗣龍斷於軍皆敗紂時事則說於誤也其左師問龍者諂諛不正能云紂未知孰是。 先讓案議兵 危災及其身矣詩日不敢暴虎不敢馬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職兢兢 改正或疑是不能下風敬字人不肯而不敬則是得虎也。無經海也為獸則亂神虎則日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人不肯而不敬則是得虎也。無經海也為獸則亂神虎則 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職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差明一證也又小閱傳曰它不敬小人之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 虎而言言人但如尋虎焉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尋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寒縣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 也呂頸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日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惠故日此之謂 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日人皆知暴虎馮何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處小人危亡也故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爲詩云不敢暴虎不敢獨河人知其一莫知 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焉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賴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往曰人皆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焉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 食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食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如臨深溫如腹膚冰此之謂也。一人皆知是虎馬河立至於害而不如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肯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寫意不知敬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

卷九

臣道籍第十二

宋台州本改正 禮義以為文文節倫類以為理。近以知遠以此爲條理也明而言臑而動以各本作已機 禮義以為文。用爲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開而言膽而動 人之不食遊話待之而發傷害之也質體也思信的以為阿莫斯認以為然而特物者也。先態案往舍與凡所接動皆然言真善而為不能不以思信的以為阿莫斯認以為然,而特物者也。先態案住處 二世若夫忠信端態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 一可以為人民則歸人允反。先與案與集嚴或作器史記勾放傳索隱引三營云繼續動統音官今一可以為人民則歸與與學籍與同階級言也隨級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閒皆可以為法則也 忠信端意不傷

則少不爲人法則矣之富言不悟差戒害 疑利字園藍順言途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順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先歸案二說並是 是以百安禮和樂系上禮樂而言謹順而無題怒承上謹順開怒而言因和字語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 是以百 而無獸怒 恭敬遭也調和樂也等競也謹慎利也圖怒害也故若子安禮樂利謹慎 謹遠問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缺愈然日樂利當為布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王念孫日樂利當為樂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關怒承上

塞不過也小人反是

聲。香雜商風應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處置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等長然後功。 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頃信陵君似之矣。該華君然後能善臨民 不及营生之為歲而教之是仁之罪上下易亡而使異愚當分詞於正進是其也功多天地學被生之名發者不仁之籍上下易於則非真也而得我惡裝持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功多天地學被 教道不能後續若命敬素而類回以安故以之等以然後等教校就後代上下房位以於後見。奪者不爲私事而轉於至忠至公皆陵君隸總王請等然後義教校就後代上下房位以於後見。奪者 民夫是之間繼續之平是改民是也過而通信的是其態的原籍和而無經經過 通忠之順然而恣歸於照也 堪險之平。既不可扶持則蒙其危險使治平也 福圖之從

所無管守不即是非不論曲直合合為客送亂在生 在是聖之借字說見若遣屬 是之謂稱亂之從聲歌廉悪來是也傳日。對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雖會說

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非民然終語於理者也 詩日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級旅此如信陵陽或者也所以朝之取其齊也所以狂曲之取其 詩日受小球大球為 平為救下因者也武取天下權險之 之謂也。善西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經治能也應姓旗之雖者言陽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

致士篇第十四世英賢

許。結婚者也凡統言統說統事統謀統譽統總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統善無 曹公子欣時公学作喜時哲子性惡簿別竊藍瓊即觀聽皆其便也〉詢所合鄉注部聽為無粉義耄期縣道不則者大雅行華傳作耄頭左傳 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紅故楚相詩意漢紀作蘇隱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之所望意是也又日人之產聖而違之傳不通所聞雅蔽也意隱聲相近意思之爲隱思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 平岸侯傳云宏為人意思外寬內原聯吏您云張湯文琛意思唯其意思是以雍蔽秦譽日人之有技冒疾以惡妬賢雍諒日經。王念孫日楊韺分隱思為二義且下文言雍蔵則隱恳非雍蔽也隱恳即意忌謂妬賢也史部 聽發賊加累之語者子不用以罪惡加累輕人也隱尼雅赦之人君子不近也忌聞 故已積至獨日大至矣先議案重明強書堯典之期期此言用人之術文帝紀引議帝傳日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疆流言之爲一時而並至 衛至故亦以依聽也古續衛同字詩衛門暗釋文日宗古文標字是其經也漢章王莽傳音帝堯橫被四表總志良進矣。愈越日按楊住懷平也下文修至注日作清為禮前後雨字異訓失之邊聽之處亦當讀為橫蓋彼以 領聽網圖重明退裁進良之你。所以使明也言日德明谁明能照追則重明矣能是義期衙聽網圖重明退放進良之你。所不也謂不傷惡也願出語後的人明顯不雅敬也重明謂 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 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

衡讀爲橫橫至橫遊而至也謂認語也不官謂無主首也 加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 開聽而明學之 華不為隱蔽如此則藏人不敢嚴其難也 定其當 謂其言當於每與事之以冀當於惡則事之以形當丁痕反。 土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旣當之後乃行其刑實反與之也

出字章當作土故讀書中出字或誤作土說是大容賞教出下)高注從南說林篇曰當(丁復反)獨實也官就認行日土者專也古土任事俱通用說主尊事其事也王引之日土字義不可通土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慧 人段借之最未盡得也夫是之間街聽顯幽重明退熱進良之依為一條先顧察監報是而不知盡之時雖於古夫是之間街聽顯幽重明退熱進良之依。。還文照日下似當則 也會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努忠總皆原進於上故日莫不明獨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尚之爲上又作啓音皆同耳古字衰情故轉而爲進然與以盡爲進為以進爲愍矣爾雅釋註藍進也舊從盡聲知盡亦進 **蒙秀進列子天稳高松進乎不知也張點注日維常秀盡是其證也僕書高帝紀主進顏節古注日推亭本作輟明時間明白圍達其意方建並起尚與工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愈遠日盡忠於上而日上盡甚爲不顧盡當** 蘇鄉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鄉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 后事又都事為行馬轉以來其是學矣先報察王都是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形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土 如是則義言義說義事義謀義譽

路南作龍以禮扶身殿扶身二字亦龍設二字之誤 詩日惠此中國以級四方此之謂也。及可可政其首之獨往日無義字非也為言以傳五有 詩日惠此中國以級四方此之謂也 作名聲日常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前騎子臣口信下疑當官錄字承上禮鐵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存擔義自而天下治君道舊日文王敬立貴道敬自責名則貴名自二字不能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錢亦同也王制舊 照合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段讀為沒能以證次沒者則責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照 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係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 川淵深而魚鐘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

方語及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書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 貌遊周書徐作煥襄二十九年左傳統而另行社任陪當母位)山林伶則鳥歌無所依而去之猶川無緒而韻之還繼皆是王念孫日險乃儉借字(否食德君子以儉德時難處往後或作除大藏語文王官人簡多禮而幾 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亦就行日險當為沒沒其 效時就避此 國家失政則上自己去之無上則人不安居無人則上不守無

也再貢恭夷作故言恭夷永退始故汝也化然既趙曇夢上作义作與彭相對爲文言陀然之水筋遣曇夢之十始以魯項關籌傳百作始也(廣雅同)皋尚是烝民乃治莫彩作义作與乃相對爲文言烝民乃治萬邦始义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 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喜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 羅蒙遠軍 君子也者道法之擅要也不可少項贖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本作出。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具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無國家之本本作出。本作治本務也。王念孫曰语未是非字之義可家之本作道法之德異相当為文作者始也始亦

有此級語或是脫經於彼 。虚又四日前王訓篇亦

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日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說是今別爲一條 这一或四旬一韻文如戲銘西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鴉者帶也夸奢嵌趨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逐。如此也是這種逐去其語魂論設情也於夸妄泛作僞心勞故寢其精魂此四者皆言書惡之應也。妳蒙行曰指 得表動天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受無期延年也就信如神。前衛不能數也多一起

出故明主求賢如羅輝關主萬屬如照盤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之禮配有號范是也置以陰陽爲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強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禪取而食 在乎不識治黑引書多節照而不增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 大言用賢者口出 之国而有所識必乎買子道衛籍日伏義說必謂之節推南兵略篇日辯不誤必則卒不勇敢故乘七發日識必不說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識不必也管子九守藩日用賞者貴哉用刑者貴必居氏春於論滅藩日又況乎萬乘 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蘇懿行日耀俗羅字權者照也羅彈者火必關而後堡赴焉 却賢者行也。無審行則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不誠用賢王心孫日案當作而在乎 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 今人

卷九

致土篇第十四

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有照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蔣實於人也之當先致後羽也雖先後不失尚誤日我未 德化則亂書日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日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義發亦勿用即行 先對風後書臣義刑 三年政武然後進退蘇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中也幸經日夫幸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然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然此中和察斷了風反。王念孫日政之隆舊政之 為崇島亦失之然後進退對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大中也陽以隆然後進退對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敬 級不決隆正韓中正也(王顯橋日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以從對始率是隆即中也楊以逢爲宗高失之又正論篇凡義必證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 降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每次

姓同 以定君臣父子之给也一信以我位。能以授官。住之官若惡典榮伯夷為禮之此也,凡節奏飲立一二之數育禮則可他以我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發所凡節奏飲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是則經善等作可以速而達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錢不於隂也等奏陵而文勢證讓也生民竟而安樂太平也王念祭日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嘗可以仕則仕 壕前易其於種쵫が奏也陵藍壼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輿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爲倭陵與紓奏陵而文注皆非是節奏改裝而生民然寬者陵謂景密也故與寬相反富國籓日其於質財眾與計數也寬 以紀文是也懷學或作德管子中臣蔣田肯司與正不德院則文生民類與家也等奏密則成文章樂記口宗奏合 陵而生民欲寬 程者物之準也是着度置禮者節之準也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則可以 節奏陵而文是民電而安。節奏雖被亦有文節不至於刻急。亦懿行日陵者丘陵喻高 節奏則欲点被不能與瓮民則就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日楊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謂禮節奏陵竣也侵陵亦毀竣之義生民謂以德穀生養民也言入君自守禮之 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

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告予篇人有雖大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予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城史記錄布館與楚則襲改與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 微而皆中倫理也往非 故師你有四而搏習不與焉水深而回繼發則多意然也樹落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故師你有四而搏習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樹落 如喪欲速貧死欲連朽有若以爲非夫子之言是也知然而論可以爲面。能虛因反。賴聲行日所學。先讀案不陵不犯謂謹守節說者下知最而論知微而論可以爲面。如精體之理而能講診 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日書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論謂蕭經說謂解說頭守其 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誤案愈說是今從宋本於而楚破皆其籍也宋本上旬用而字下二句用 則養本、衛木葉落葉其根也。謝本從監發作水深則回樹落養本盧文照日來本七意愈變日機落下則養本人。謂木葉落葉其根也。謝本從監發作水深則回樹落養本盧文照日來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葉 無德不報此之間也做過無之也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然法也言有四德與可以爲人尊嚴而聞可以爲師。耆 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學詩日無言不讎

寧情無監與其害害不若利淫、或罪者養授買前有子国傳去氏者之祖既也 賞不欲信刑不欲監賞偕則利及小人刑監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

荀子集解卷十

松馬陵至灣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生代祖禮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弨日寨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向發云孫寧至趙與孫臏職兵趙孝成王前辜武君即孫廢也今寨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孫軍師則敗魏 能上文善附民者而伤盡書治要亦無善字 臨武君日不然兵之所貴者動利也 爭利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朱本有善字者 臨武君日不然兵之所貴者動利也 栗藜 音烈丽高飛故院也今聽武君嘗爲秦學不可以爲距秦之將增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贏日此學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当日其飛鈴者其故創漏也其鳴悲者久失臺也故創未息而壽心未去預改 之下更贏日臣能焉王引马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雁從東方來更贏以虛發而下之王日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有矣僕欲將臨武若總加日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吾日可堯加日異日者更贏與總王處京意 累是之二寸。這一門日接齊衛衛衛臺灣共同日本語一意之範巴立原母之功佐上文云去愈盡之之西意忽勝忽此終臨遠祖不分辨之常莫知斯從出詞控九天之上九治之下使散人不思魯蓮子日弃協位之及立 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平善附民而已。主念孫日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突無 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場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平壹民号矢不調則罪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 觀散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伤也孫與子日不然臣所聞古 兵要。臨武君對日上得天時。 案反各本籍及發宋台州本改正下得地利。 在水澤之比也 更贏又其故創籍也策無其字此注於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籍未息今從策顯痛字一十一日。時間而此籍正文仍作孫與子依漢以來相傳之皆也本籍內沒子開對於宋注甚明注更蟲楚策作十一日。時間 行者變非也。奇許。盧文那日所每用兵者。鳳忽悠間莫知其所從出。處忽沒聞皆思 臨武君與孫廟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趙使魏加見楚春申若日君有將乎春申君日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日天下合從 聽以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先讓案傳爲海字之誤說見信效寫聽以將聰明警戒和傳不 或日謂間誤者目 先敲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使知之而後擊之豐手膏有不救也。 棚堂之意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 指撓佛。 **蒼朝篇云與散也了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即投石。以聞(文羅琴賦住引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即投石。以** 作器二形容相似故渙齲爲層無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鄰德與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與之謂渙與古字卦日渙者辯也雜卦日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態耳是渙爲離熟故日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獨字 義一而已矣暴哉皆失之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雜德者也。此之國。王引之日晉當為渙說寶或言路單或言落孽其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雜德者也。滑風也音骨言彼可欺非者皆如 民路病於內高往云路廳也路海與路導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軍墨子外屬云路世之政華事之教或言路病也大雅板管下民卒輝毛傳三導宗也病亦謂縣遠也缁衣引詩下民卒澄釋文澶作會導還寶並這素策主 器露資乏絕韓子亡劉篇云好罷露百姓臣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路路露路並通是路爲嚴憊也頹雅云擅率導夭下之人以贏路也(今本贏路作爲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辯見管子五韓舊)管子五輔清云三贫選振 他上不位民則民皆竊懲故下句云若臣上下之間滑熱有鄰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夭下而路也趙注云是謂上下不相覆蓋弟序作落單。郝懿行日路亶新序作落單蓋雜落單薄之意楊往非王念孫日路單獨嚴懲 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許也彼可許者。怠慢者也路直者也該為祖屋祖 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轉襲或侯將吳起祖孫卿子日不然臣之所道。 事兄若手臂之打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頭目 行日案总前却拍過指古今宇也感然推挨之意為圖神秘之意兵量神速如處女母竟之治也,孫以天用終身之名以下何不曾又云感然是則作感然是也斯彥又作意然義亦同任立字遵雅今補恭起,孫以天用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意如此也 獨也新序作以指達佛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 音感日寒調燒撥也以指搖帶言必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 至多孫日案焉 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 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贈出言 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 故仁人上下。

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縣如題若仇讎人之情雖桀 上家角戶起極騰種東籍而退耳。然睡丁果反應種過失貌如隨之種物然或日即龍鍾也東簡與詳家角戶起極騰種原 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益石之不可故也語尤明谢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傷句耳先誤案亦說方止非也說石之不可移動也。盧文弨日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亦懿行日韓詩外傳作圖居則若丘 以臣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圖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後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術居字盧據以能荀子讓矣莫那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詞居而方止此自 居銳居與下圖居為戀其義甚明愈越日楊訓兌為聚不如盧說之長谁依外傳延居錄居為說則非也延則若也延斯序作娛誤字或段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炷非韓詩外傳作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許也非真也故仁人 **战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旣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埵龍鍾媳鱧似皆失之新序止有隱種無鹿埵舊唐書寶軌憶我隨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籠埬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埵上角字夢上而誤術案語詞弥繫行日鹿埵隱種東續蓋皆摧敗披靡之媳顯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方言戀涿謂之霑鸞廣巓滾戀霑鸞也故楊云凉膽沾經貌舊誤作您雖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劉台採日鹿 實垂下謂之程丁果切楊意埵讀為稱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宇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原聽同沿壓貌如衣服之沿溼煞新序作隨捷而退無島埵字。盧文弨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就文禾 故若我舜以文義語亦不當有后字圖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雅圖居方止謂不延之言長也故若長羽銳之言我也圖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雅圖居方止謂不 利遇之者廣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圖居一例用知住未是矣郝懿行日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攝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衰之延東西日延襲今撄字謂擴布則其鋒長撄之者皆斷也兌讀爲銳謂直接則其鋒 斷九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廣邪之利鋒也。盧文照日延新序作疑韓詩外傳三作延居斷九則若莫不以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升工業田門全等等が発見して加盟貴古地で日間の登録を連載時代 跖豈又肯為其所恶賊其所好者哉。盧文照日量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做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數 **喜動皆有備也** 卒卒伍列行列 延則若莫邪之長及變之者 当后供此"頂者安发发"明者在 人用國日明。日益明言。命

出有與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敢依然則核發蓋皆施之同音段借字耳韓詩及傳引亦作為 孝成干之或無能止之也。於懿行日發揚起也為實之言我或能揚也毛詩作散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 孝成干 今依元刻增民字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實使必實有功利威者強利俗者弱。預當見先議案王歲是賞重者強賞輕 強弱之人也。放驗也功態功也放功謂不使賞價也重歲重難其意不使素於也好上者強不好 **伤足字先諒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住文脈足字以復唐人往本之舊長蹇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卬盧文弨曰以往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卬** 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則下不可用也說上日仰宣向反能發且化 凡在於軍將率未專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未事也楊住誤事耳所急發化也詮廣說楊武五霸及戰國討侯之專。先謀案以下文 用此歲見君道篇孫卿子日凡在大王將率未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令失之先歸案設為孫卿子日凡在大王將率未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 臨武君日。雲請問王者之民。設何道何行而可。至念孫日道衙也楊以道爲論說教 則人侮慢敗弱也一概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 士者弱社質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情謂使民齊 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禄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 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秉鐵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節本由仁義雖用武持數正治以敬兵先故得如火 **温散之者也以之者**也 存亡之效安危之執 **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間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賠帥乃其未率與的同所類反道館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途** 照役也。先歸案意大五也說見王朝舊非意典之為恭者上也以見表如人為悉不 **荆雖也。盧文照日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始也攻當焉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 君賢者其國治君 詩日子二工義發有度 下可用則強下不可 不能

則人侮慢故弱也

之甲。如淳日上身一陣禪一堅沒一凡三高也依於氣反操十一一石之為負服矢五十个置 之兵也民英弱是矣是其去質市信而戰之幾矣。治與貨市中情作之人而使之雖相 殿董納留金以得首為重取決一夫之勇也 是事小敵是則你可用也 原史記母政問殿位子就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曾是事小敵是則你可用也 可食可用之也義前為 無本實也。郭嵩燾日此與秦首廣之法同以長首為功雲了周其戦事之后叛故日無本實漢世軍法抵罪長日鎰本冀總有功同受冀也其技惡之衞朝是一首則官嗣鎰金職之訪首踏襄敗亦冀不訪首階游亦不賞是 者習手足便器據意機關以立攻守之節、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鑑金無本賞矣。乃前敵者號為技學孟康日兵家之技巧技巧其乃其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鑑金無本賞矣。乃 不改亦可被用兵華嚴据不便利者弱應題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的依本等被用兵革職不便利者弱處器病也音順權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 師古日若完養而又至民也自就二日日之禮日日中而地百日里。母母者自己至於日中至中日而是百點與自同裝養作胃育或寶與二日日之一也。食養日 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日置戈於身之上不可歸矣先韻案俞說是与心軸惟句劍。而言所謂其上者失服之上也善負失服於背而荷戈於層戈之上中續在失敗之上故日置戈方之軸惟句劍。 展計矣故曰魚思矢五十个古人之點形以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系負限矢五十个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或矢五十个於服而魚之也若但云魚矢期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个以 字質不可無服者綜之段字說文竹部簽等失版也經傳讀以服爲之辞采菸篇集開魚服閱語齊語服無失皆今本作為服失者校書者依僕書房配魚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期又後人依僕書湖之也愈織日服 之其十一个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事人北原先照前農云服前籍負)故榮書作負之其一个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事人北原先照的農云服前籍負入故學書人 今從元刻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於方中度者。汪中日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住非一人二層本作其出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釋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及其長短一人二層 飛鳥然傾倒反覆無日、文明日注言無得依也宋本作言無得佐而易也今從元刻一是上國 幸幸往您有且世齡可用弱有且用之營焉可也得注非。事大戲堅則從馬離耳。場當雖也若日居可以且夕得甘境以整親也。先熟案晉語其下於以事大戲堅則從馬離耳。楊說其日若 新月五日,京田三世中中中部的外域文书目。对以书明中的原籍是其情况之是中一百世级节目与· 里也得注意一日之中,中部的外域文书目。对以书明中,该其户不愿读过我其田宅不证录也得版古 者強催出一者弱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學。我好力也清

廣雅釋話日推試也說文火部熱乾煎也然則以指據熟其義徵以指捷德也先齡案下文明言招近夢選隆就上文云以桀詐嘉譬之若以郭投石以指澆漁此文以焦熱投石疑官奪誤當云以指焦效以羽投石焦讀為遊 並從齊說下王念孫田或說是俞樹田楊生治以焦熟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常不必言焦熱之物注氣未安言天下無有能數仁義者注准云以親楊秦殆以當時無楊武並無恒文故也然無妨據程爲說或云末二句當 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 謂守險愿非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甲首則受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衆疆用義與此同楊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是最為衆疆 反 給之以刑罰。顧藉也不勝則以形罰陵藉之莊子周謂蛇日辯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踏七女九 給之以刑罰。顧藉也不勝則以形罰陵藉之莊子周謂蛇日辯我亦勝我音秋或作踏七 又甚與歷之使面蓋於戰以邀當也下文隱町用之正申此義一世之以慶當。與之靈慶使習以爲常祖也劫之以敬孫上雖烈言隱之以愿孫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一世之以慶當。母與祖同串習也義勝則 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想 皆誤一院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陰隱而用之疆國籍所云如繼圖雷寧下文除愿其下獲其功本同蓋院而用之引持功所以人言跨戰而立功者亲也。 封之以為。謂以成弱劫隱之以吃,申也。郭嵩盡日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虚日未曾以險愿自隱誤 劫之以為。謂以成弱劫隱之以吃。謂隱蔽以險愿使敵不能害鄭氏日秦地多腹識惡其民於愿 生民則致貧醫語意正同注以廢應謂秦地陰固非也下云隱之以愿亦非地險王念孫曰楊注沿刑法志注而眾則人皆致死也。盧文弨曰廢旣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瘞處猶絞隘也謂民生計寫變王霸鑄云 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院院其使民也酷烈烈嚴刑罰也地陰固則憲不能害罰賴既多則世寡許秦人。其生民也院院,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院還司秦地陰因也語 而中程於用為武卒侵之如此上所謂以度以之宣文昭四往不正於失之字誤疑性權此問案此之 周也受復使皆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民也沒 以敵場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關無由也。與千里日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 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 刀反。盧文弼日有遇之者二句似惠以魏竭秦魯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熟五

在十

議兵篇第十五

有過之者二句專謂傷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詐角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為代張云云則此 美一不上題(使語通不頗改字(宥聖為是而損之淮南道應寫語作母晏子該篇晏子下車題之超即揖) 諸美不知使,該其元惡其餘續得者皆此所來臣设也。王念孫日拱挹指遼盧依富國籍改稱為菲案詩與 第之武率也以許遇齊。辟之衙以錐刀墮太山也 世雖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舉不可以當以許遇齊。辟之衙以錐刀墮太山也 牌音響鹽毀非天下之愚人莫 延二字司義則菩選二字亦必同義等乃善字之誤菩選督具也說詳王嗣為揚往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法未為理也或日前復廣也謂其冀蓋語可訴染於外中心未说服斷予廳切。愈據日楊云近當爲延是也招法未為理也或日謝 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验越 禁止而為經歷也治諸侯即殆諸侯〉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七七夫为拉丁首為建改隆其地。此可湯注治或為治史部范睢原夫以秦卒之員車騎之衆以治諸侯曹若則七七夫为拉丁首為建改隆其地。 是未足以殆鄰致王崎爲日威頭天下疆殆中國疆國屬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殆治古字還(疆國爲疆殆中成本故兵大齊語行起今樂連上文是或中門有注燈去耳王念孫日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戴也王謝爲日處 **辭寒謝本從盧稜作拱揖今悠王說改正** 本皆作指虽本絕作揖盧因改為指誤先 賴也說詳不有篇 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意人之新也故以許遇能猶有巧拙焉。強齊者非是先強震暫許禮義教化是齊之也 服其必是齊故以許遇能猶有巧拙焉。強齊 是漸之也 文照日舊本往作則能起而無危也無此數因與今據正文風正 故招近夢遊隆朝能向功利的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以國謂擒城之。盧故招近夢遊路隆朝此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鄉敵。或禮義被化大齊之明湯武也小聞未能大備若五 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不必該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 聽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蒸節之理也 與備徒之人醫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 局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片 。若言於意然是世界法大是之間從氏君子不由也自是当之無地故齊之田單楚 非謂以威魏褒詐為尚此論奏也向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當進也言獻進而近於近當為延傳寫讓耳招延謂引致之也篡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學也隆茲 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 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日獨夫於此之謂 樂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信徒 己相為雌雄耳矣。為發也代為

釋話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住五字皆妄人增改 未及和齊也於和齊人必也 持契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論案相至為言相長也廣雅 未及和齊也。靈子之衛未能及拘契 結,我會然學學遊巴斯中都進密不量因量以其聚至學變服從其俗馬術就禁華公臣對蔣爾君者也認思未然,王宙而從東王使蘇密於吳清江四上本灣縣中以西斯至微胞方三百里始已經數千里以其爲定己是改 之一拉原。去之衛訊就之營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失者也祖學察妻王王安平 **斯疾这而不失機權** 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得虛龍非一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处以信。 必出。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往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記今悉 必出。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管僧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無功也。 虚文習曰 孝成王臨武君日。言請問為將孫獅子日。知莫大乎棄疑。先嗣察言用人不疑 本統也。本統開的行素故可以顧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現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意因人王兵之緣也然而未有 同許能推謀傾覆未免公民七人一同訴訟訴也皆謂因其危騎即接襲之也 齊相晉文楚莊 甘言多以於惡代好惡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到後 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到後 是。 題言也行也。王念夫是之謂大依。自納號政令無欲將而悪廢。 免誤案無以所惡而惡之 之殿以實陳言之質又日參之以比物伝之以合參也而盡知其事韓子日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俱參伍 處金收減飲周以固。處含營量也收藏財物也周從學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使則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無案當理而行故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 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國文照日相君元刻作相若在 類散觀變欲階以然欲伍以參。醋葉也使問聽或察之或在之於歐之間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

卷十

報兵籍第十五

出十

義兵篇第十五

非謀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打其賊則是亦賊也財之并嚴則 服者不禽格者不舍與命者不獲。問題不職而退者不進之爲囚存也典與奔同 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命者命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猶不豫同敗也 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敬謀無贖。無強喜不敢領與敬事無續敬吏無擴敬衆 敬勝怠則吉急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該逐也書日不 之謂至臣。為臣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母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慎終如始。終始如 聖前凡處事欲熟而用財欲泰。 頭清審奏 夫是之謂五權之機權也 得序。章物皆正。再官軍之百吏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為變許故敵不能怒也夫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過中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 軍制。孫脚子日將死鼓。原日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無境。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題於神明矣。天下其臨武君日。善請問王者之 無境敬敵無境夫是之謂五無境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與方所重在順令不進而進 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學不勝可殺而不可 一。夫是之謂大吉。唐炎無靈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 御死彎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所以不受

故順乃者上部分分者死告入印者員籍相向按照者真領政等的者法於上海出級子開封

也不惜軍。。先前察衛不明眾軍於外出師不越時。古首行役成亂者樂其政不安其 擊。德義未加府以強人不服故不上下相喜則慶之。慶复之置流侵伐乎不居城,是君最者然擊。德義未加府以強人不服故不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不居城。是習最其城發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有聲之軍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廚詩日。自西自東自 者竭壓而趨之。屬屬類沿衛音館領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 生之者也無異用人。先該策服民當住民服此族軍用當對面故近者歌調而樂之遠 史配證世家左結簡體言題見太后言学管心下診證遵護作與記當以此注為正 版之服民 所以養驗可疑證有左的轉館說太后請長宗善賢素堂受與古人同官名子。堂文昭日 版之服民 於大大一天則者登漢景市韓於方向改之世書詞詞龍山斯於軍原語者鼓觀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襲又於大大一天則者登漢景市韓司令其於宋北書詞詞龍山斯於軍。第五日注章為天子富育司等其臣育主節

上欲其至也愛之此臨武君日害 陳體問孫脚子日先生識兵常以仁義為本。讀語言兵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

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發往之國無不從此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 也人類要孫脚子日。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 战 場代有夏文工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之主日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未詳場代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鬻王或鬻帝曲禮日措之廟立 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 伐離鬼民亦敢也書日放好代有出的。命馬我之書日帝日咨禹氏大工。書日施共工子為州皆 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羅其殺傷循理則不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

荀子集解

卷十

総兵篇第十五

1111年数字集解 经十 電兵篇第十五

等文選為袁紹德州文住石開館注太平信覧兵部五十三引的並作舞 失不血及遠 獨來股德院其為憲本的義後人改義為德以其限極為論而不知其下文信字相接也 失不血及遠 獨來股德院 · 金馬丽王池 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惡其德孫日慈全縣王哉以或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惡其德孫日慈 孫上文憲苏察察所言所引針蓋本作其義不成今本義作候者後人提詩政之耳儀本成正是四国二句今思之也就即義也故戶等當出昔前舜義王念孫日此正 歷於此遊及四極詩日次人君子。其儀不心此之謂也等玩上文語意其下尚有其歷於此地及四極詩目次人君子。其儀不心此之謂也等意見戶境之篇。 陳英日

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係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日。凡在於 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人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人為便也彼仁 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求之於本而案之於末此世之 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 日東陸縣也此所謂未世之兵。未有本統也名素婚故場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先禮反張要此所謂未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故場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 嘗慰改奏四世有勝調制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則已也嚴謹期意之意題照絕也 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发以愿性之以愿實的之以所罰之比孫與子日非女所知也。 軍將率志事也 李斯問孫期子日。李斯孫鄉弟泰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 昭日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皆是君字先該案凡在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為臣就自可首與前對趙幸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爰宣文

所以副也不求於本而宗於未如李斯之龍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賴時知為經典時間

能是天下五下月三日至江南原行之道上以至东军天下东道之之五两功名之间后全一蒙也 集門司史記作強固正義云三重宣也直司以道義四方欽如兵有攻伐故焉強而且堅宣之本也以禮王人

辯草重革當必署之可以黨矢曾不訓為堅迎史配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爲注史記不同數聲訓壓絕讀書未有明文說文裝防打也(今本打新作汗灣玉簿廣韻改)尹注管子小匡簿日 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這即電光用時面行不使人較革犀鬼以爲甲點 山之。所以得一大下出。立言語語《信日書記》不由司可以問社稷出。語籍籍以故 歐下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類以爲險工漢 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獨勿為盜潑爲楚辦。先讓案史記引三四作四參參與三同索隱錄以參亂後楚途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並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應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躋爲盜境內 於垂沙楚策三垂沙之事死者以于數則作垂珍者是一莊騎起於分而悉於三四。莊騎楚將言其超為藍地名之母與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當並作兵強此一起,起於一一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維為前將為經前無照以前屬下讀望文解之仍以上下文報如金石萃如與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 聖問語之紀無自聞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請案史記作宛之鉅禮范爵如經董索歷云觀謂寺刃及失職也史 驱 **逢時舊此則幾為予診如鑑薑言其中人之語喜也能音蕾。虛文服口樂今方言云景吳揚丘准前遊五嗣之逢時舊處地名出言陽徐廣日大即日鉅**能與歸同夢也方言云言黑而西謂之景英揚之問謂之戲言宛池出 以為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聯之密只配作堅自與前子異不具此為一部出以統言則拉之而其聲難然如金石也必以鼓靡相况善設是革所為上云統章歷亮 之古文擊鼓肆也故文選上林賊氫益問點幸審往日氫益遭擊也因驗鼓擊也此文聯加金石嘗以整言不當和即引史記為證於點之調整絕緣實皆無明文殆非也能文聯有二其一見華部爲正祭其一見數部爲醫祭 這隋文帝諱故改堅爲字然則虞宗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兪瀢曰史記禮曹作堅如金石故楊生訓點爲堅則皆予正作堅太平尚遠兵部八十七同鈔本比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字如金石(陳馬護本改爲堅)此是 如人立一行以兵甲犀者二載聖罪人高唇縣革二戰犀兜堅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日楊本作雜如金石與如人立一行。將這聽以飲魚皮及軍冠秀甲堅如金石之不可人史記作堅如金石鄰古治反管子日問重罪人 堅甲利兵不正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患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 昧以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盧文弼曰垂沙史紀作垂跡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韻見唐韻正)垂沙也垂沙地名未諱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嶽豊垂沙乎史紀楚遠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親共攻楚殺楚將唐 利無越产如飄風當為標姚之際振聽勇也邀與遠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治出 以爲他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龍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 然而秦師至而惡罪 宛鉅鐵鄉慘如

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其命 **俊對文上與陷四對文層國籍因塞險形聲疾因塞與形裁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變問器標案動攻數也。先讓雲散文因四零也用禮掌固注固圖療依與者也國田固野田險此籌固塞與般** 耳。學文弨曰察甘整之指不營爲古哲字法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招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相亂今厚史記作城部不集辭地不揭文子曰無伐懷本無領墳墓對亦音類或曰指當作招篆文招字與掛字相近途誤 一條余未見殺氏校本無從終為故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野〉 殺戮無時臣下懷然莫必前列帝前名氏有金瓊殿若勝而書中所引段說則谁有禮語籍持虎 殺戮無時臣下懷然其以 學者振橋然。學謂學面取之際野連都長學也搞是岂無固塞監阻也哉其所以統之 至者待之以形足與此互相證明矣特坐尊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形(今本躬行作邪民辯見宥坐)之以形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靠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爲待王納舊日以不參 本面下有明字者母下文明道而俗明道而分對之。惡日母與鉤頭亦當依吏配外傳乙轉時使孫日此當依吏配作不畏外而固今明道而分對之。遠文照日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時使 云器城炭頭亦未安一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未了環愛二字平列往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 鈴喪篇華溪則紅延非之皆作招字知此母字誤 固塞不機機變不張 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葬的棺或旧也又列子說符簿儀而母其公臣題 固塞不機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強固若今之 敵國不待試而說說用也城事不能請書多以辨為然此注音義用得之構地不指題字 實反可證掃時本向作格也王念孫日此段氏若曆銀也說見經山礼記(昔寶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虛本。處文邵日為姥之刊古書亦作沒格之刑格讀如房格之格古關格一也史記索隱鄉誕生音關此注云強古 者非其道故也利勢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者行馬軍堅火中村與祖已大笑格古賣反者非其道故也納到此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泡格為青聞柱加之歲上今有罪 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矣。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 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成有不由令者就後誅之以刑之以刑本生然 自即以全共命也 人而天下殷罪人不到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

要更認事作为成熟作成行也一

無它故焉由其道故明上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盖

置與文記周本紀所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 雖益而不執玩雖裁而不用也有坐落處言而不試形錯而不用義同(楊汝注云屬抗也但抗其處而不用也日諸書無前屬喬抗學者余詞屬孟也(定十二手左傳注屬猛也王嗣等日成眾卷屬)錯置也是設也言處 苗馬氏共工北等皆不必難解傳目成原四所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間也。要此事發出上云壽氏禮班等沒有傳日成原四所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間也。習聞批舉沒人 一人刑二人而天下公司部行日川發替未見得注言無死於西府非義教之而古曹本年因西

之。靜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自然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 魏許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 與失亡其尊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修士煩辱則必辨。與軍霍焉雄日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意為意今夫大為歌 修士煩辱則必辨。與與霍焉 為除今作愿者因正文及注內三愿字而誤除與除俗書相近愿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可之志法悲時俗之陰愿是也或作險歐楚辭難賢路的味以險隘是也想往愿或爲除當作除或 字義不相為爲以除焉歷逐非也除當爲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爲形與除相似)險與應同義馮術顯藏詐除院共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試也(說見釋詞)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應二 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晓古義而妄無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冀遽飛斷裁聽之以阸紐之以臺冀之瀬滬或為險也。王念孫日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衆百姓也 耳。下反制其上。然也上文云層然有雜德又云為馬德耳渙霍僧三字一聲之轉故賞慶刑罰 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此段走也北着乖貴之名故以敢走為北也。盧文 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意籍言大凡也除謂 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魏詐不足以 大寇則至

卷十

裁兵篇第十五

者也 也(大射鐵原左右經今文順爲錯莊子天下籍已之大順原或作錯書大傳三正若德違報白虎攝影可此經順)若道籍日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樹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民順與猶古同經而是用 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有不狂感戆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 樂熟大焉。將以爲害那則高爵豐禄以持養之。持此以至之也。王念孫日持登二字 作順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為之 姓民然皆知脩上之法。至於善意〉循環也謂原上之法也《說文徒順行也鄭往尚哲臣侯曰獨明 魯凡相惡記之語當語與敦亦整之轉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言語出所疾也(該郭音之謂反)宗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 同本篇敦惡與毒擊對文禮語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創爲厚亦不得讀爲因領之頓也盧引方熟傳口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第引書作常法言重聚篇楚韻辜策而自屈其力幸往撒惡也影戲數並與感 河南方太) 當問主意行為人變生大為公司之人有以下一句本一自多一言字則不能矣而質當作短所言所為為口工氏中云所質上疑附九字必得以下三言一類句未當是為之心而頂因上有化字逢相蒸除去耳《見 為一者化。亦是所始為民皆進化也 HIII 何亦當是為之化而原共上胎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王 @ www.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 亦皆以持整對文生民之屬就不願也離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虛文昭日嚴嚴強候伯等持整吾意生民之屬就不願也離職馬縣貴爵重賞於其前職職章明之號。 有以食癿患労持證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爲云申亦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鬱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發之樂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證墨子天忘嘉云內 以持祿參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證義對文故甚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餘以參疾持老也實注曰詩道舊云魚合荀容以持禄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籍云小臣持豫變交憂子春秋閱籍云仕营持豫辦者經交賢 者也 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禄之所加也 自條德 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禄之所加也 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擊。若被不 王心孫日楊說敦照禮論題周又云或日敦談為頓領困項也皆非也說文整怨也廣雅熟題也原註問不敦厚也毒害也學謂获學故除之也。意文那日方言諱治所族也宋為凡相惡謂之轉治沈敦當與導同

疑实有問文矣先聽案化而二字符此文本作所存者神所爲者順文義書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氣文理七三詩言言字七與此同為言言是所禁語彙力之爲皆為之化焉国順而爲爲而順文義後不可通或乃 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案夢辟潛便辟夢便變聲字矜糾收線之屬爲之化而 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後不可通矣。暴悍事力之屬為之化而愿加之人皆化而愿懲也二語與弘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然下文三化暴悍事力之屬為之化而愿。原從也謂好從墨悍勇 宇宙行所無害化而言性惡穩日這是故爭于生而治療主義等是故義衛生而急信亡焉順是故學配生而程作而也。而經得勇力之過為之之而。"安等由此写了治為之之而,公司持以強之為為之化而謂皆承上文所 。 亦語行日收者拘也維者總也此謂矜照糾察拘牽繳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住說收無非是王念孫日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無謂無続言委曲也四者皆斷酒之人今被化則謂和也

於君造爲也(今本君道篇住文全脫)處云住脫亦非先歸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與今詩三且君道為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得氏無注者注已見 變耳俗以為為為若字餘為謀職字非也若道籍作而者亦聽變耳(宋錢本作猶)係方旣來臣錢本並如是允塞徐方旣來與今韩同今從先刻若道籍亦作欲字王念孫日案謀職字詩皆作猶說文有資無或作餓者聽 與憑相反旁時曲私與公相反矜無收經與調相反)楊靚皆失之當注日於原也矜駕收總皆急原之意故與詞和相反(屢悍勇力 糾繩三合也令人澄龍糾渦焉此結〉楚酷九章往日糾戾也德朝慈戾也獨飲酒禮住日終澄終也孟子告子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日編急也齊語住日糾收也(糾收並從耳聲而義亦相同說文 詩日。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詩大雅當武之篇當本有注思之耳宋本作王為。謝本從盧校作王武允塞於方其來盧文盟日 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

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是我處劫我就為無數故民雖有雜心不敢有 總比之 是故得地而禮願重無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下同非貴能令則民 是故得地而禮願重無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為非貴 畔扈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 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完真或其處對立法施令莫不順比雅 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時門除除以迎吾入。 凡無人者有三你有以德無人者有以力無人者有以富無人者被貴 必煩費也 是故得地而權關輕兼人而其 徐治其道徐也除 因其民

戲兵等第二十五

此文之新正語篇期臭味注日期當為蒸得之矣先誤案愈說是是故得地而推願輕無人而之誤已素三年看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是故得地而推願輕無人而 者貧古今一也 後民可信也。爾已周三年也楊注非於趙日楊注廷曲荀子書多用辦字作窮極之義此書字蓋亦發字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著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籍之民可信本非慈化故也。王引之曰著者周也 甲篇一掌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強之羅其畔去也。已甚二年然見管子輕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被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己甚一年然 故云發稟第之票以食之若云發掌第之票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稟字尤譌爲掌龈之日掌嘗爲稟稟古處字也樂唇篇有困窮楊彼注云圖日困方日慶彼言困窮強此言稟郛稟策皆所以菠栗 鮑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節之栗以食之。增觸日節掌節主倉草 俞弱是以力樂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來富用飢求 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日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

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土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 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虛文邪曰在蕩疑作殆傷亭以上黨降鐘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 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奏奪之。超歸也七朱反吏記奏攻上黨韓不能敢其守 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弁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 政平面民安土服民安夫是之謂大燙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工 無強,有強而不可無分者也古者湯以薦。或王以烏。德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無強,得其治與能定之則無古者湯以薦。或王以烏。德與亳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不能弁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弁之矣得之則凝兼弁 兼弁易能也性堅變之難焉。是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盧文齊能弁宋而不能 故能弁之而不能凝則必奪

荀子集解卷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金有大齊齊才照反剖刑而莫邪已,為開出莫悉然而不剝脫不遊属則不可以斷齊至等直考工記云剖刑而莫邪已,前開出莫悉然而不剝脫不遊属則不可以斷 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國文照日正文及姓亡字 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說見富國篇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度也。先該藥節奏包法度在內不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 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察也彼國者亦有砥馬禮義節奏是也發表 司刑已 如題照此 然而不教誨不誤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 無韓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羽日劉宗本作過元刻作巡台說今改正 彼國者亦種國之策建會問田草日吳干治之劍內裁則斷牛馬金裁則裁登正聖武皆湯器搶頭鐘 彼國者亦種國之 網區西區語磨弃也刺脫之低層之則劉盤盂例牛馬忽然耳馬蓋古用載劍者也戰圖 刑范正品與型同范與然同替籍作器勢之法也得住非金錫美工治巧火齊得。此齊得

盡字宋本無

等法也受人利人皆有法不為私思小惠生云形見非是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利人之心見於外也。然認行日形韓詩外傳六作前刑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帝 者不可不就察也遭樂則脩分義則明義謂各得其宜學錯則時愛利則形也受利則形。形見 親之,如父母是之惟神明故賞不用而民融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 威有二有道德之威者有墨察之威者有狂妄之戚者。魯羅爾墨 此三處

於一門之 而與如古通用卷絲和雷擊之如陰區之皆言墨察之威府劫襲詩外傳大騎作關而作如劉台操 經一門之 歸然至至之消離文云音其色给問然錄為感反所讀為區。恭懿行日騎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 而言足見楊生之非事劫之以形刻非振之以恭殺則無以有其下。最無以有其下正孫此文非劫之以形刻非振之以恭殺則無以有其下 說對與惡即軍字也隱元年公羊寫及何往皆本作軍今萬作最《楊所見六已然》群見經鏡進聞一散中等望云古以聚動之緊為軍軍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是家故意傳中軍字皆虧作最轉詩外傳作散 煌感的奇期氣住而致畏放經寬舒期氣盈而激上贏與惡同惡有驗也有驗即船緩故注前處爲緩緩惡音盈。虛文照日俗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鄰懿行日贏魯盈也晚言百姓 也察其許不限也審其刑罰重回信其誅殺猛而必申請緣而雷擊之如 信之可禮樂則不係分義則不能至經見不時愛到則不形然而其禁暴 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疆 上去失賣散而去也賣轉時好傳大作賣此作賣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賣賣也,何覆冰上可上一 謂暴察之處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權敖則從 |判為||古字這用論語里仁壽無適也譯文曰學本作微禮記玉藻嘗數者不在釋文日數本作完或其證也上則為||激人得中道則奪其圖一日中學也丁仲及。念戲日此以民清言不以戲圖言楊注非是強當讀秀適 則最得問則散 赤之見皆其靈、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魯之時而畏也。遠文器日正處則敖上。強贏緩 部人士華齊下馬尔君子女卷髮如墓大戴記衛將軍文子衛衛而不備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辯婁篇文王日韓詩外傳作中曾學之此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日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爲如小雅都人土藩彼 <u>顯而用暴害之底遭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寒矣故日適中則等下文日非劫之以形動非振之以餘殺則</u>又言劫則致畏為則敖上勃拘則最得問則改並就共一傷者而言之迟云敵中問遭乎其中也旣不用道德之 而報縛之刑始之不和人心。語母学之母嗷嗷勉也五刀反 才甸切即古聚之假信字也俗作最非韓詩外傳六作聚是矣王引之日說文塚積也最聚也問說也公等傳日會沿最也何依日最聚也。於誇行日最依字書應作取音 如是下比周賁演以離 夫是之 執拘

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战亡也

疆國篇第十六

浙局本依住改理非住自避唐韓 既楚發其賞 後發行也 子發歸日發誠布令而敵之先讓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 既楚發其賞。 既謂語功之 子發歸日發誠布令而數 關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之宣王郊迎人聞亂又言變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飽吳之武以爲楚鬘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 則是畏其將合顯用方而顧退則是畏其衆也 臣舍不宜以来戚受賞,目衆戚此已上公孫子矣發說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從舉相攻而敵退臣舍不宜以來戚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燃察故 念孫曰古無卽戀爲讀者屬會也(見孟子樂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往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發名爲讀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頌謂安韓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 誘蔡侯殺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簽蓋侯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城八十年矣准南道應訓子發伐蔡瑜說不同。盧文昭日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羅侯或者古通稱獻皰彪云昭十一年楚子 而不以國家焉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聚以朱絲而見之史起蔡侯齊爲楚惠王所城莊辛云宣王與史尹未知其姓縣國策莊辛讓楚襄王日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社始妾右禮嬖女馳轉乎高蔡之閒 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與功之臣、取受賞之層。 善者勸爲不善者俎上下一心三軍闰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 受其縣也十十八夫益爵官人益於庶人益禄。舊謂哲秦庶長不更之爲官人事吏是以孫 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 善善恶恶之應也 強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思之報應也 沿此由之由今一也 馬洛城古者 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 下箭車之類也機之后子發之致命也恭其靜賞也固則因隨非與明之道也,夫尚子發之類也已機之后子發之致命也恭其靜賞也固則因而其致命雖其際實夫尚 退是主威也從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驗過 命日。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舍屬二三子而始其地。舍 公孫子日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孫成置後為齊相乎或日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 海縣是使與功 歸致

義之可以相無容者是勝人之道也我欲避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 也處勝人之魏不以勝人之道即厚於有天下之魏索爲匹夫不可得也 **榮也。盧文弼日正文卓其宋本作卑乎** 無焉戮之廢而後世亦即猿卑下無以光 實之三帝取於心無傷平於黑而抑申其後世。夫先祖有意與則子惡無以吾將雖之臣鹽廢其忘受無傷乎於然黑而抑申其後世。夫先祖有意與則子惡揚其功族黨遣所務則後 是而可以持國平今巨控縣吾前。養在齊南故日大燕鮨吾後。燕在齊北故日後贈還 主亂之官。許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 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熟不欲合義矣。 則胡不歐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歐暗舊人之義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 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就宣有之矣。意讀爲檀本亦或作檀者借字耳然 **戴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好已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 续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 **毕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 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首聊子說齊相日。。盛文照日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屬于里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 下也相國全是而不爲案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 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熟敢不爲義矣。國內皆 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念場武是 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日子發之 競義也 則女

卷十一

題國篇第十六

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義謂國語之所在也。王念慈日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遲 接比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圖之分憂不爲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爲四三與韻兵篇楚分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參三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 我本亦作踔吾後也 之衆數以億萬。其職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陽武。婚此韓與奔同以然 **载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先誤案王室爲天下所宗故云宗室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竝與此同盧云執籍謂** 籍亦位也魯效當日周公展天子之籍又日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想圖籍也正論當日聖王之子也有謂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日執位圖籍之所在)今本位作謂圖作園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義爲圖籍非弘 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夫殊紅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繼也執籍之道與際人之歲一則天下歸夫殊紅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繼也執籍 而言則不當有易若二字明矣楊云明以爲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爲之哉 附者就足為也。下文義不相爲此能上文易若是而份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 网首就足為 注失其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而爲四三同意固若假城然耳自爲一句甚 正以四字扇上蔚三字扇下讀而所句俱不可通矣先誤案識兵篇云兵殆於垂妙唐蔑死莊隨起楚分而爲三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二二與三字濕疑三譌二二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銓竝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基 若一假城,然耳。 喜齊如三國之客城耳不久當歸之也。 愈觸日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 一圖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先議案言 舉惡桀紂而貴傷武炎總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隨答日 、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乃二國之龍上文止有楚縣熟三國若依 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 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眾其二熱燕各取其一也 必為天下大笑曷若 **郡黄音尼。俞樹日乃凝又字之巖上巳云巨楚縣吾前故此襄黄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出僕書塠理志二縣皆屬東海** 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 如也。王念孫日曷若二字與上天下必笑其無謀嫁亡関以爲何 石繩言細也的如數 勝雨人者

是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易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

先韻案陶誕義具樂尋篇。

巴有數百里之國者也行漫突盜以爭地

裝龍相然則是 而當隆政即隆正與此一例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屬談比周以爭與。與皆焉養都此即平政王讀篇立隆政本朝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屬談比周以爭與。與皆焉養和之檀 **耆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胡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懿案王就是僖效篇平正和民之每平正不俗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朗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汙優突盜而言荀子正也(古書通以政爲正)言必自修自正熟後國家可得丽安也宮國舊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卿曾言楊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卿曾言楊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 往者電腦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過已上也言有英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 義爵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楊武。群語為語若其所 **执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樂業互異疑此樂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鑿字與鸛同吹火射候不當強奪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穴伏蘂脐云日中奏百卽荀鄭讟兵篙脐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 利七伏橐或作距衡蓋言可以距石矣。盧文照日案所引韓子見入說為云登降周旋不進日中奏百經首刊上學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日臨衡閑閑韓子日奏百經首射候不當鹽弩趨發平城距衛不若堙內 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於行如等一者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欠而求 與政有餘間兼與地也若是其悖緣也而求有楊武之功名可平路之是猶伏損緣也重多也不足體信若是其悖緣也而求有楊武之功名可平路之是猶代 聚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 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楊武之功名可平流與故凡得勝者必與 **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 何也日行漫爭奪貪利是也。并沒謂無行為路反漫莫但反 而時天放經而引其足也愈急也。先該案二華與仲尼篇同說必不行矣<u>愈務而愈</u> 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日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 人之所好者何也日禮

卷十

疆國篇第十六

文不 上帝版版先韻築虞王本作介人李鲁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 詩日份人維藩大断維垣此之謂也 類改称為創出無 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每故龜而不為也 死索隱歾音亡粉反(宋毛晃增悠禮報饋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歾爲刎面別去其音矣)是歾字高義篇石階歿頭乎王庭歿頭卽刎頭也歾刎皆從勿罄故歾又讃爲劍史記循吏傳石奢(卽石觰)自歾面 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平禮義。。王念孫日案安裝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如原 人知貴生樂安而奔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物頭也。或當爲朔。王念孫日案 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樂兩者無一 雅釋創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變在後漢書董卓傳給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日案今詩作版爾 △莫貴平生莫樂平 一焉 而上

绝然則鄉其惡以暗秦之腹亦謂世其熙以暗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鄉手以衡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住剣也大字宋本無王念孫日朝堅以暗秦之腹義不可匱玉藻弁行卿卿起屋(正義弁急也)是剡剡焉起屋之 或日前為雖一視可可則案欲夠其脛而以蹈奏之腹。強可謂觀其可伐也別亦斬也。這字謂自屛遠也視可可則其不欲則其脛而以蹈奏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則亦斬也。這 之一開一冊於陳茶之間。故我緊緊繞先王基於夷陵襄王兵散後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之一開一冊於一時於一次一次一時,此楚項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属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自起緣 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當哥從爾雅羅語使從也 場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愛患不可勝校也說認思然思及常恐天下之一合 今本脫郊藍行日驅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羲之術無往不行依住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爲素發也序李斯問孫與日當今之時爲素奈何孫與日力術止義衙行素之謂也。盧文弨日此所引新序 而與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疆乎楊武。是當有日字而今脫之此 力術止義術行為間也日素之謂也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素也新力術止義術上義之術上謂不能雖取爾王 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豐人役也素能使能人為之徒後間楚襄 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 威 楊武 一體平

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威陽·獎聽咸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甸又承威疆乎楊武甸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是地編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日是乃使鰈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日是地編天下也此 疆舜禹言廣大若處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閱廣大乎舜禹也則文鐵錯雜矣狂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愈機日案上文處疆乎傷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爲文是於陽武言處 茅邢丘城抵緯以臨河內河內共級必危垝圍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為圉或作章律今有韋城豈是邪史配朱邑謂鷄安釐王日秦固有懷 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西皆無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懷土賴所得 國議案治是強之競字說見藏兵篇,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國。秦之疆能危強中國強或爲治。先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然常恐天下之一 松柏之塞 處矣 在魏者。乃據国律即去大梁百有一十里耳。爾節古日在東郡豊古名圓律轉寫縣即臨在魏者。乃據国律即去大梁百有一十里耳。團營爵圓僕書曹參下修武度圖洋 韓者。賦常山乃有臨慮雖該作隆慮雖後養務帝諱改林慮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山氏韓者。雖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雖該臨遠縣名國河內今屬相別也。盧文弨日慮音廬先龍案地 秦南乃有沙炭與俱是乃江南也盧文照日歲音夷先體案沙蒙城在今武昌府紅夏縣西南 平舜禹也日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對於今 官案之役益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此所謂成疆平陽武世曷謂廣大奏伐為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人太子質之類也。先無案此所謂成疆平陽武世 台而 軋已也 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 盧文照日此句或疑當在疆垒 西海面固常山。奏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秀因也是地偏天下也感動海片。疆殆中 | 给面不伐 一取自然則奈何日節威反文領照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 | 或日苓營義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極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 | 每| 剝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諱所在或日苓與靈同熯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英定 | 其在趙者剝然有苓而據

荀子集解

疆國當第十六

荀子集解

老十

疆國篇第十六

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獎土亦其類也或日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築韓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日塞外境外也明堂埪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菩是他。王念孫曰楊前說是也後說皆非 假今之世<u>命地不如命信之務也</u> 王謂張續日請比秦郡縣總帝宮河春我孫東假今之世<u>命地不如命信之務也</u> 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豪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明堂天子市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

之十大夫也。廣然高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聞。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 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 古之吏也。華靡鹽之鹽鹽不堅固也一人其國。觀其十大夫出於其門。人於公門出 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格。 高屋之上而建飯水也產多所以爲歸故日如 其固塞險形熱便山林川谷美屬藍之利也天材之利多產多也是形勝也便而物 其認矣。親羅、盧文照日正文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 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素類之矣。雖然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雖然則有 貌如無治者如都無應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日供而治其關朝退也古萬反居然安爾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日供而治 應侯問孫卿子日入秦何見。隱埃矣解西南也。盧文昭日寒柱注無南字孫卿子曰。 民德歸臺也。盧文弨日案周語卻至此天說文引作非天是挑與能同批儉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日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機其聲樂不施行。然亦經也行海也 甚畏有司而順

竟論語云學需要之門不可予以甚重正名 w 三學不正的重要發作而人以善輕輕緊發逆而人以善重靜發所以正謂也實營治之於輕單也善遵語云經不得以將重是縣倫衛也善道篇又云衡石靜縣者所以爲平的

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將音經謂聯繫。先該案楊凱縣秀聯議非也縣燈衛也謂衛之以王者之

其殆無儒邪故日奔而王鼎歸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衡天下楊凱縣為蒙亦非也漢書鄉關傳臣聞素倚曲臺之宮縣係天下正用荀書縣天下義爾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爲天下持平如縣統然荀書明言縣天下之擅稱是縣天下卽謂縣 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譜篇云臺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繼縣也又云聖王沒有藏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第三擊人無陳蒋卽而中縣衡焉是以萊異不得相談皆縣廣違言王創舊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續舊云 是何也則

悔出勝舉言多基也霸者之善等馬可以時記也 目話乃記字之謂言霸者之每所以明著者 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漫也故日 霸者敬讳。動作皆不失時或日時僅存之國之大荒謂都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漫也故日 霸者敬讳。動作皆不失時或日時僅存之國 所積亦少也故等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流者亡。養謂愛惜不怠棄也補屬照於強時日既淺則故等日者王善時者霸補獨者危大流者亡。養謂愛惜不怠棄也補屬謂不 為積出大。蒙音頭導謂所縣緊時日多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後其為積出小 也在以未了先無案敢此治也義具榮辱節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懿行日敦懷如谁發此者敦迫此近護集於前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 小事大事至然後與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報此精審明 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日德輪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為讀報整出 當有數字俞樹日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 財物貨實以大為重或致數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日玩楊往則正文不可勝下財物貨賣以大為重政 日頭者敬時之意配忘義同記舊作託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記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王者及 危而後戚之。感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過經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凡人好敖慢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不敬夫義者所以限禁人

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或日當為與夫義者。 之爲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 面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益與類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節則上安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 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一節節間沒來也。魚類日節發節也然則節亦發賣矣管子禁藏篇故 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 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為領域 次之古者禹陽本義務信而天下治、集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 上安於主面下開於民者也關節秀簡則與關安相近楊姓非是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又日堂上獨未糞除則不暇隨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識 白双打乎智則目入此句中也搜楊往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膽贖二字即其證楊往 白双打乎智則目 孫日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蝦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時時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闡巴日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日糞者牵之假借줧變作拚少儀日場席前日拚經典俱通作粪王念 或作校亦可住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熟之名。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來之故或往故疾也釋文放王本作校然則此往故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 好文類日打突也突亦犯也 找我即乎首則十指不歸斷作枝。恭勢行日找韓如少貴毋放犯法也禁書董仲曾傳抵冒殊故我即乎首則十指不歸斷。言不潜十措而故首也故或作校或 者北倉所先放着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喧義然後及它事也者北海疾痛也養與療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療緩急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胸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鬥謂扞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罹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王念孫曰案扞殼非햌刺之義 **碬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曠空也空間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鳚也堂上沿未糞除則不**

天行有常民政天道有官提住天自有官行之道則道守反爲增出矣 不爲堯存不爲禁亡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為人勤力不失時亦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喜治自人非天而皆用則天不能貧養養養 脩道而不貳則

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錯遺而不成足正楊本之護又禮論爲萬物變而不亂或之則喪也或亦當爲真資本循作俗真作或則非其旨矣楊不中太爲真之無又見下文言倍遺妄行強釋之日或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 感下) 成差也言 防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商也下文日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如四時之不實史記宋世家二份實並以實爲成字本作爲又作貸載見管子勢籌又作慝作匿餓見後匿則大 〉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又解鼓篇心故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爲實言差或則生疑惑也實則疑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或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貸之則寢是其證〈僕見上注 天不能禍。 貳當為資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真字多誤作貳哉見管子勢篇) 真與成同(管子正篇貳即倍也 · 王念孫日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似哉見管子形勢篇) 循原也

水旱不能使之巖養備動時故塞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秗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案羣曹治要無渴字能使之鄭湯旣無飢寒之惠則疫焉府不能非之也。劉台拱日渴字術飢當作饒此承上文而言隱本節田做 **為熊領特務韻實感爲韻忒真慝匿並量故真匿並與惑爲韻貳則非韻矣(真從弋磬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弍惑給天論籍言匿則大惑也(匿與慝忒氫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爲韻時爲爲韻匿惑爲韻此以枝知** 渴字亦後人據已術之正文加之 本二 下文州旱末至而創班無渴零往內一本二 而用够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

道然也是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為而成不求 字其順遊字本作并也養略而動并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字之誤并則今遊字說文干部并不順也是部遊迎也是遊爲送遊 生至字相似又始上文未至而誤。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作生是也下文於是生於亂即其證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 古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薦而疾。薄與也我怪未至而凶。以王念孫曰諸經三時 小能位文之全。金槌。金槌日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路藏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所公能位文之。路減少出罕希也養路頭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急清也衣食減少而又急情則天不能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

天體篇第十七

有無不被也 謂能參用之則是察於天地会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惠矣。舍入事而欲知列星隨 者是爭職也莊子日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一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意與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指其在人者慕其在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 處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 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愛之事但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旋日月遞經西時代御陰陽大化風用博施。对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濟陰暑變化萬物也 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姪巧〉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態也論為呆害簡態作能漢嘗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配作能〈絵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无妄之實 言耳目异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焉用也由等能與母嘯(說辞唐韻正)她亦與趙圃楚縣九章因庸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爲下讀於羲未安余詞形能當望謝能誤爲態楚縣招魂吐日態桉也形態即形也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大官。不能互相爲用官溫住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王念縣日陽以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大官。耳隸堯目辨色與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療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 焉夫是之謂天情。 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日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能功字耳。王念孫日或能是也人,唯聖人為不求知 而得。夫是之謂天職 形態心居中處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形之五官是天使爲形體之君也財非其為此言心居中處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處之幾以嗣耳目鼻口財非其 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類者謂之爲。逆其類者謂之爲夫是之謂天政。 入事不務役**處於知天也** 旣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 酸九竅神謂精鸡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 天之職任如此置愛憎於嘉桀之聞乎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樂減 體故日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率養之道如此也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 著也天政言如實是之政令自天乃臣其其類謂此裁言也因其即謂不能裁 如是者雖然其人不加 順其

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強其生長天的役 其行曲治其 之務聖人精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其天政、不能證背其天情。察無節以喪天功。坡使不審滋也夫是之謂大凶。不修政其不成。不能證背其天情。好惡喜怒以喪天功。喪其喜感之天 **首與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爲世立己上並為天院置立之事已下** 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不成異唱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然 暗其天君。量照剛其天官。盛色臭棄其天養。不能弱分

時志於陰陽並同此即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 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可述而志也鄭往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历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 所志於地者 矣。謂若堯為靈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愈趨日禮記悉衣篇日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豫知天翁有毘讃以助治道所以毘讃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 不處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處則其智等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爲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

於人事則知天物其異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附不處此所不為所不爲如其物無所傷害是謂如天也言明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

似而誤場前注謂如其生殺而效之爲實圖以治之此曲說也 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人欲任治故日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郑字相 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官人任 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能職於明者其見出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 以治者矣。如爾伸其性殷也所以配驗陰隔皆為相其和以生是其難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爲者矣。如爾伸其性殷也所以配驗陰隔皆爲如其性殼故じ爲齒圖以治之也知或爲和。王念孫者矣。數謂毒作夏長秋殼冬讓必然之數事謂瀉時理其事 所志於陰陽獨者已其見知之可

衡神其器故言暗象也象謂審礙玉 治亂天邪。日日月星辰端厥是再樂之所同也日堯典原象日月星辰此母原即原治剛天邪。日 再以治媒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那日繁啓蕃長於春夏。 蕃紫多也

皆明不務如天之義也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

荀子集解

卷十一

天論篇第十七

天地與時也一詩日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為為以以皆言在人不在詩日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為為以為 之能尊大妓山也 畜積收減於秋冬是又再樂之所同也再以治樂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 日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再练之所同也再以治禁以亂治亂非地也

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甸甸而易其行天有常良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緣何凶上本有禮錢之不態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日天不爲人之惡篡而輟其多地不爲人之惡險而 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面選之也 詩日。何恤人之言令此之謂也。 儉畏人之言也。 愈機日趙言也君子常造次炎守其道小人 詩日。何恤人之言令此之謂也。 逸詩也以言荀守道不違 转·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綴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

名篇引此詩日禮義之不經令何怕人之言分亦其證此之之不經何他人之言學會姓曰皆歷為子文是其證他正

夫心意情。則時當貴富國篇日格志意正身行替其證又樂尋篇日志意致格德行致厚智處致明正論節過節之亦當制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並非又大略篇楊旱而禱日改不節與等亦造也謂不調節,若節趨關之命愈趨日節獨適也能詳盟國黨是節熱也独日是其遺熱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遏謂之命惡之,若 君子敬其在已者。。念護日敬言為有說文有部有自急敦也經典這作五爾雅釋語至該也釋文日 皆與此文同一切尤其明整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平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意日志意為儘行厚知意明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平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劉台縣日正名篇

子被其在已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袁己而不 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留意停而不成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 小人錯其在已者

是也带耘失羡上当带耕傷稼下對政險失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爲歲乃徙下文田豫歲惡而難通私益行曰耘耨失薉韓蒔外傳二作枯耘傷歲與上旬相價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念孫曰盧說此大莊。政險失民,蔣失薉韓蒔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梏同聚是也此處旬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領上大莊。政險失民, 帮耕謂趨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處虐也歲與截同。盧文邵曰耘 者無益也夫星之除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 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之中並進也上層而政險則是雖無 字恐是後人所改率曹治期引出近伯怪星之隱鬼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可以微幸當並與儲同韓詩外傳作怪星之意思慮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 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德性篇物之黨來寄也釋文償崔本作黨史配准陰侯傳悉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據公牟住煞怪星之所見來為不詞余謂黨古鸞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姓望文生訓耳王念孫曰楊靚甚迁且訓黨為頻於古無據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日黨見強所見也訓黨為所雖頻見也言如朋黨之為閱賢過反。亦懿行曰黨宣訓明出方言注不謂朋黨也轉詩外傳二黨作畫於義秀長 也而畏之非也與可因發展羅則非夫日月之有触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當 文社從亦作產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基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竝言也人出其內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防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本故古 以日退一也曾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於則可畏也關於是發質人民機能大經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食選軍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奏我營潭巴日里社明此里有聖星與大事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銀 田歲稼惡羅貴民飢道路有死人 公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 日是何也日無何 要常作當是世紀

天能篇第十十

生六畜作袄禮靏不您內外無別男女姪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鄰趤難竝至夫是之謂入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違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 袄(寒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袄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 每失歲政險失民田薉稜惡糧貴民凱鎧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袄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 本之鳴是夭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袄則可畏也罄耕傷稼耘 常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圓面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踰 也日無何也是天治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餘爲雨之不時怪星之句系六畜作欲之下)且腳去屬住而各本及盧本從之謬矣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隊亦鳴國入皆悉曰是何 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之上、楊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舊基總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二上文禮錢不修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大畜作萩此是萩由人與故曰萩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往移置 前無 寇難如至夫是之謂人我。先聽案事曾治要三謂人我下前也字 我是生於當時外傳起難如至夫是之謂人我。先聽案事曾治要三謂人我下如有也字我是生於當 明學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我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 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日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祆也其說甚蹋錯無安邦其說其爾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可畏也常作亦可畏也蓋星隊亦鳴乃天地之變陰蹋 說甚爾其蓝甚慘。 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親案此文與荀子咨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牛失民田禮稼惡繼貴民饑遣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辭鄉人相暴討門相盜禮義不猶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 無傷也上關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斯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盡攻險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蔥蝕怪星之雲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 矣攝不知不爲亦之誤故欲願筃其文耳,外傳曰星隊本鳴國人皆惡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勒之罕其菑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袄期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 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處上下乖離。句為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常量無別的男女淫亂則父子相處上下乖離。至念慈日寒內外無別二句為一類父子相處二 三者錯無少因之作造云弦造也〉言此三秋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說錯爲措置者指失之二者出紀無少好國。三者三人秋也錯置也置此三秋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日清交錯也《說 望我力不停期年再帮生元音作號夫是之間、或明矣》 每乃人妖鬼戲期荀子源文本作政令不明學讀不時本事 此三旬直承其苩墓睿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日案臣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盧文弨日宋本此段在檀義不脩之上注首有 **秀澄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 爾近也三人孫之說比星隊木鳴 可经也而不可畏出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 、秋跃是生於亂三者 本有注云光二 其

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以去。傳曰古典物之怪書不說。曹爾大經也可以屬我則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

日切差而不舍也之門內切差以幸與此義合礎古作建今作礎日切差百務學也轉詩外傳二云夫子

文之也。獨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 巫而舞雩也巫國大旱則率 雩而雨何也日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炔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 也對以與不零而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學求用之禱也或者問歲早零期得用此何辞

吉以為神風凶也無害經死來福則凶也

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爲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且睹誤與此詞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籍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

今正文作制之即因生內制之而誤 從天而集之熟與制天命而用之 而美其感德豈如紀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從天而 真之 親與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姓 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楊住云使物畜蕉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姓 主念孫日物畜而制之制嘗爲裁思裁爲繼頌用爲韻等使爲載多化爲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 祖陽國嘗四語與此同無靈字 大天而思之 親與物畜而我裁則之也。 尊大天而思之 微其豐富親世 。先讓家靈字無義衍文 大天而思之 我,與物畜而制之。 尊大天而思之 然其豐富親世 。先讓家靈字無義衍文 大天而思之 我,则如畜而制之。 尊大天而思之 然其豐富親世 。先讓家靈字無義衍文 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過險關隱匿其情而凶邊難與 家則功名不自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於 平外則王公不以為實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輝不然水火不積則輝闊不平外,則王公不以為實。○王念孫日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爲暗哉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 禮義不加於國

天譜篇第十七

- 4 天論篇第十七 望時而待心熟與應時而使心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禮周者雖百代可知也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其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百王之無緣足以孫道貫也言看可以為道之條實也 理貫不亂與意則其條不知貫 一廢一起應之以黃、雖實

明法簿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懸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慝作匿)屡龛也(供笃曲爲之哉非也匿與慝同(逸周書大戒鸞克禁淫誤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簿百匿傷上處並以匿爲慝又管子 嘗上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緣所以治者在於精幹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也上文日訊生其差正謂此也證責乎中認與信差則愈矣故日中則可從時則不可為慝則大惑又樂論篇日民用管忒漢書王嘉傳引此忒作慝而釋之日民用管差仄臺董仲勞用髱骑日無有差隱)言大惑生於爰慝 則不可為匿則大惑 不知應緣是復真知言之墨蓋荀此語所本上云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真道即禮也。其之人體是不知應緣是不知以禮爲條真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亦懿行日逸詩云九變,其之人體是未 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感識音羈。王念孫曰隱匿與大臧義不相爲楊畸者不得之名謂儒也遠之所善得中則從倡側則不可爲匿謂隱匿其情禮

明月內內者表述一律孟子聲蕓篇如智者若馬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也(縣凡柏升傳日屬邪也漢書嚴安傳榮失而經禮失而采如寫日采飯也)。 是由有心理之內心也生非外心的語言語程之外心也 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唇坐也唇世大亂也 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然懿行日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唇所去識章示各異也隱願即內外也有當言有 世晷間也 故道無不明外以異 治民者表道表不 水行者表際表不

柔蔚剛故日見離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 墨子有見九於齊無見於時。時間不齊也墨子著書有孔子之節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品爲伸以 墨子有見九於齊無見於時。時間不齊也墨子著書有 今年下一爲字皆從宋本 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而不處先辜聚無門戶也。有過而無府爲字聞之不可謂衒文有後而無先則之衆無門。夫辜聚在上之開等皆處後有過而無 情敬寡而皆以已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包引曹不必定全依本文摄氏以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治牙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舊班固日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邪日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 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日先申韓申韓稱之世 老子有見於識無見於信。孝字伯陽號稱老明等先了意故日見後而不見先也僕書藝文志读 老子有見於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雖 令何随也 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 書日無有作好遵王若上同則或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書書日無有作好。遵王 信則貴賤不分。貴者的而職者能則分別矣若皆有齊而無時則政令不加以治不齊者 知道無知也以得馬知道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道故莊子島讀到日境不失是以其無知道無知也以得馬知道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道故莊子島讀到日境不失是以其我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新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敬宴而皆 萬物爲道一傷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盡一的也

之道。無有作悪遵王之路此之謂也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集解 卷十一 天暗音明十七

荀子集解卷十二

止論篇第十入

之謂陽時往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被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然民章往儀準也文選東京點儀疑怕被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 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勢者與入正文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先歸案周語儀之也。先隸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 古音同字通語者架也語話者謂盛祭而陰詐也先慕案衞亦詐也說見不苟篇上個出則下比周也簡進也如字又曰簡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慕反。恭懿行曰鬻讀爲語濟與關上個出 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郝懿行日玄與眩同生後說是上幽險則下漸許矣。齒惡也 是胥領字義並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談 七月月期與無十三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簡趙往胥須也 七月月期 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也必先蘇案有當爲胥字之謀也據住 非辨別之辨上端誠則下愿態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行日辨與辯同上端誠則下愿態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不 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拾辨矣。宣經辨別也下知所從 愿態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疆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牛 留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 知所從則自定世 矣處玄則難一。凝或不知所能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邊私惡比則是不可知其能 則不疆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 世俗之為說者日主道利周。是不然,韻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世俗之為說者日。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愚有與以正論辨之周密出 故下安則

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襲與故主道莫悪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 貴上下危則賤上。廣循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 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女之耳哉自也明明在下故熱遊故先王明之豈特玄 日恶之者衆則危書日克明明德當多方日成陽至於詩日明明在下。篇言文王之德

斜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得曲為之說非是,上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都遠行日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就籍之所在也則禁上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都遠行日 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先顧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則然說見下天下謂 天下之籍則然。这當主天下之圖籍則然。盧文照日案當當為曾籍當為憑藉 中孟子燕莫篇中也餐不中放也餐不放是其證楊龍非不中韻處專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 天下之後也就籍之所在也。先該案執籍猶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途亡謂之君。讀為壁哉見王賴篇。聖王之子也惡也有 矣,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世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未有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世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 有處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殿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煞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處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寧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釜 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馬 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 在桀紂則不然 世俗之為說者日。桀紂有天下。楊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 **续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楊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告。王司之日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 内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 親有天下之

正台篇第十八

一六

也與此文皆當政爲段住云鹽損其義未離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疆莫之將鹽之也龍兵篇云辟之循以雜刀鹽太山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 賊也每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 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 案注置各本誤其握朱台州本正湯武者民之父母也禁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讓湯武者民之父母也禁紂者民之怨賊也 之之謂亡故樂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舜武恭獨夫耳置為強君乎 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 一一 代則字用暴國獨侈安該之者暴國獨侈則蘇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節術學之 暴國即桀紂地侈謂奢汰放經。先誤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心以安 各本任誤在據宋台州本正縣天下謂持天下之簽說辞疆國為楊姓非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廢也音戀。先戀案在弱不任事 能任的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諱故非至衆也非至明莫之 場武為裁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覽之耳。前去前說未曾有此世俗之人墮損得成耳。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 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 能和天下之人至發非極知此三三子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 下二字明矣先證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衒墮之亦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泉富國寫云非直爲妄言詆毀之耳王念孫日天下未曾有說天下二字途上文而從據楊姓云自古論說未曾有此則本無天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禁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反再陽之德亂禮義 天下之謂王楊武非取天下也。共奪無納 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 長節 天下無君。 然而暴國獨侈安能 必不傷害無 **天下是無君**

之再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大 子書行為字皆作爲今作爲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王引之日知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 約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題也書至處題體則原效篇其行之爲至副也 王子王子記文。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與是軍也無民意反。使三者亦聖人安修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 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 以有編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 甚矣哉。以禁紂為君以傷或為學之是猶個巫賊匡大自以為有知也之人王霸篇日 作職作壽皆屬之閔字攝耳識文土部屬保也凡 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爾言篇固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郎能保也此文作瞻者古字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曠家與家相禱愈越曰噫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姓壽保也晏子雄篇殺君之 四海之道也去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的道也,故至賢疇四海易武是也至罪四海易武是也至罪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楊武者是曠故至賢疇四海為武是 (吕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 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日故至賢驗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謀王謂楊朱日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日楊未曉敬字之意數發道也 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感養考練是不容妻子之數也如此之人該也發言 可以有天下。可以二字此步上下文而纷漏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日 遊日大乃面之喬面大衆文相作因而致誤注云独巫悠大自以為神異則曲為之說矣 一故可以有養験之如匡與此匡同禮記日吾欲暴尨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悠大自以為神異也。愈 故可以有養 不容妻子。桀紂是也。 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當然下文有擅員無擅天下旬例亦同可以有竊國不可 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楊武豈不過 楊往未是郝懿行日嚎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器嚎四海謂以四海為嚎遠或日嚎與簽同謂計度也。盧文弨日古以曠為徐 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之然而未必不亡也。七明取國與取天下蘇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 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

上蓋脫剿字以愼子言草綴當鄭知之怪嬰 墨畫代縣不加茲想漢子所謂畫雖當縣也(按今本作壞巾當墨)楹嬰嫫子作草綴草與楹蓋音同假借字以赭衣不純代之往引尚書大傳及獎子之言正可參證郊塾行日此皆謂古有象預也墨一名縣此墨維謂以 故以蒼白色爲轉也。盧文弼日在微當作數一非對為應言罪人或非或臭爲屬故日非衡屬對方孔反對也所以嚴前若以朱大夫素土醫掌令罪人服之,非對為應言罪人致世劉嘗爲猶傳寫誤耳對象也與子作組 下同原則多認冠機經熟云有事其布以為緩也燥或散為草順子作草綠也上大大里,養白色畢與韓同彼改正原典人當為與與諸機羅其布為綠鄉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託日上大大里。共未諸或術字耳艾 也案書之象刑亦非關形象也是正為世緣因以墨市縣其頭而已。盧文弼曰往關俗本作读今從說文玉篇方施象刑從明孔安國云象法是正於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劑則之刑也或曰墨點當為 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 為有處氏之盡尚書大傳以爲唐處之象刑並與此載合王念孫曰墨蘇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懷子言書而不述越緣也發殺罪也今愼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即恭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愼子以 與刈同蓋輔艾其禪以代宮刑也對隱慎子作麼謝(今作菲履蓋誤樹桌履也對當焉餓菲當爲期耳詩之勞人草草即怪極矣共艾畢者共當爲宮亦假借字誤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鞮 採日共當作宮菲當作荆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瘿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期罪以緻壓代之殺罪脫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肏曹大傳日產虞之象刑上刑諸衣不沌守刑雜履下刑墨懷嫁巾也。劉台 傳日薫蒯之菲也或稱聞禮有流浪 馬臨民儿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做其未也獨讀語激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 世俗之為說者日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章服取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日果即 松松婚衣一一不知。以赤土染衣故日播衣珠绿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然音學 治古如是始始與 是不然以爲治邪則 人固莫 じ殺諸な

等恶者得其恶也 一切失稱到之端也 先齡案稱禮稱也失稱謂失其不揚往非類相從問等者得其 一切失稱到之端也 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 也妄為此說治古不然人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無照報其 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最與慶曷為 望住兩歲前義較長 書日,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商故法有輕重也無所故重爲用哀矜故書日,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曹甫刑以言世有治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 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輕幸奇往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 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 赤游則作旆者是先證案王龍是今依錢本改赤游虞王本同本旂作旆(注旂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紂縣於 <u>關計大首。縣之一亦施。</u> 大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謝本從盧校作赤族王念孫曰呂本作亦於發 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然 他一番遠麵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等急也 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 異宜無遠麵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籍尺證反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 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即覆記所冒廣谷大川吳嗣民 不然場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金獨極獨居亮武王居郡皆百里之 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悪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弁起於亂今 世俗之為說者日易武不能禁令是何也。由不能為禁令日楚越不受制是 本荷子住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楷張也之猶方言作擔從手此在惡有未辞或日方言云經謂之權孟謂之祠或日方言權張也郭云謂懷張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盌謂之耀宋 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旅藏行日治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聚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 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 夫德不

卷十二

正齒篇第十八

人據方言改耳一草二字雖未能群然放史記貨確傳邀齊為鴟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咸酒者鴟夷也用之傳會恭懿行日往引方言經謂之權孟謂之柯蓋楊所見古本如是今本權作權朱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 奈之何此還於禮者言也。郝懿行曰寶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劃趙摩不以無失也國失於度程也文子日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轉子日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 王不言終明甚能下終王之屬也及楊往而仍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 荒畜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氏所謂鎮服蕃服也韋昭日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 官職方氏與馬貢異制也為早長一安服、里日真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東以文教要一昭反侯匈男采衛是也此據周為早長一安服、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日營服又其外五百 宣與脫賓股常以服頁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旬圻旬圻之外男坊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康誥曰宣與脫蜜昭注國語日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聞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 照日案周語封俱作邦古封邦通用,封外侯服。世侯候也斥候而股事王也章昭云侯服侯圻也 侯衛孔安國日為天子游治田也。盧文 封外侯服。《《外也禹賈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侯 義孫上貢獻言 酒賦期确妄乃酒器范蠡筠齊而舜略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擔衞人用祠文義正合先謙案以用同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變之據此知鴟夷以華氏之吳輕處以鴟鶇而投之於江韋注鴟鶇華囊參以揚雄 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日受制部。是規磨之說也。 熙下文云取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哉非彼遊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 相反。電夷我狄之國。同服不同制為要強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正與此電夷我 者百克克服者終工。章昭日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稅於會祖也時享於二孫也歲貢於境 北語特言之人在當室中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同服同儀治中庸言同執同為王念孫日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劍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剝儀諸風俗中諸葼廹近京師易一以敬化故同服詞儀也。郝懿行日儀與羲詞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 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善夏之國同服同 制械用籍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王念孫日至當為制上文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曾有然王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鲁云曹田舍不是與三三帝不足以再知力** ○俞樹田此文皆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 者正圓之器磨久則信盡而不規磨之說婚言差錯之說也用 戎狄荒服。 **頁五百里甸服** 王畿之內也再 構中之精 夫是之 方職

不足與軍策也灌中之濟二句所謂惡不足以謀知也傷寫誤倒在上又術照也字一則字詩之這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澤中之清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以井之隱二句所謂澄 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電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 語日淺不 知大地

壇井龍戸娟反。盧文弨曰正文淺不足宗本作淺不耳司馬彪曰次井壞井也證畷墓類也專出莊子坎井或作

夫有誰與護矣醫則無與靈矣有詩爲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 說此云非禪蘐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鑑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輟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日堯以天下與舜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察書亭日將遜于位蘐于虞舜是亦有讓之 競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為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係 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係 **堯舜顏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 或者旣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 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思擅天下矣。奏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爲用薄位哉日死而擅之 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 天與之又曰天與資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熟與之曰 傳子之不具也自此文牽子宇而其義不顯楊氏途疑後三句爲重出矣故兩言天下厭煞與綠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 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夭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後下嘗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夭下如歸楊注日後子嗣子謂丹朱薾均三公宰祖謂舜禹此 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禮其後者則天下有 飾性則兼以爲民 下原然與鄉無以異也處原然衛本誤原馬據宋台州本正下原然與鄉無以異也。原然原則貌一卷反鄉音向。先議 世俗之爲說者日堯舜擅讓 爲民氓也。先證案僞與爲同謂作爲也假謂續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弁之令盡 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盧文 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懷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哲擅與禪同軍亦闻義謂除班為琿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 是不然天子者。魏位至尊無敵於天下 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 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 用之土也 同焉者是

也期當為綦極也 是一一館,以大選傳故日曼也為語該而鏡謂祭也(始衡明專篇)此云曼而鏡謂食也也珍怪奇異之食 是一篇。曼當為萬歲進食也列萬經而進食。妳然行日曼訓長也傳來進廳列人持器 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日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 之人有專專也在非論當爲決說見儒效篇一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先論案一隆者天下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 其改易強以為擅襲也以大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之人皆者在後朝改制也後世見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報 屋南正作公墓形 食·雅 而微平。 所誤玉海一百九引·雅 而微平。 食與秦莊而徹對文維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氫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馨鼓者於住文引詩鼓氫伐馨考工記輯人作臬鼓王念孫日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值皆令奏氫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 頤媗日淮南主街訓藝鼓而食奏雜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藝泉古字還用劉台共日代睪當爲伐泉主搖訓注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日睪則泉字下云領載睪並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睪蓋進食人更迭魚帶助其罄香洪 皋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實其色大園黃皞即黃儸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舉乃學字正諱文弨日案正文睪本作皋故姓一云皋未詳再云皋當爲蘂即防謂蘭茝蘂本也三云當爲繹俗贄繹字作水旁 聞色也 重文織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 所識而形不爲勞拿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聞色。在後間以在被身服五采言聞 又畏事者之識也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朝至重而形至供心至腧而志無 矣擅嚴思用矣哉、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豊復更求禪讓之名哉 歸三公也復而接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 天下原然與鄉無以異也後子尉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 天下原然與鄉 代睪而食 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原此三惟其徙朝改制為難。贈孫徵號異的度也舜禹相 **豊爲禪護改變與他人乎** 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 級犀焉俗書繹字作水傍墨傳寫誤遺其水耳代墨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代之。盧臬未誤蓋香草也或日皋散為蒙即防謂蘭茝本也或日當爲繹屢薦也旣夕禮茵著用茶寶 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無日三家者以莊徹吉其悟也 11和 五元為句徵乎五元恩也於行程時過以在而徵字在時間周樂章名奏確而微擬語 11和 · 查台拱日此當以在而徵字 日老衰而擅是又不

養體也 趨以采齊以辯和焉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名縣當爲趨步謂車緩行邀謂車迭行周禮大尉云凡馭路行以肆夏 置也言天子之例常置芳香於左右一即有此時假自隨也其餘則否今以與爲邊側載者即有此時 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致正亦靈行曰張與協同古以張爲懷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往是也張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騰閒負之而坐也。虛文弨曰住所 之屬也侍传立也四房四廂侍或爲待也。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報此五者國之翟典也皆王者所熟職之祭非謂戶窗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遂豆 丞相爲三公左海胡爲三籍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縣枝之能此言天子奉養之處而以祭祀爲言何當史紀秦本紀客愈龍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已簿漢隨從井禁藏舊作造)專言之則日籠連言之則日五祀若謂 之種也造行古字通用大統大統二日造故書造作館與語儀馬玉出火館吳越奏於作出火於造也問意語夫職云王卒食以樂者于造推南主務郡云奏雜而徽已蘇而祭寵董嶽保亦設之於館 界日往內營舊作內朝今讓說內營繁軾前者詩日歷以證前 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葬器之量次主之度原爲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祗氏姓之所出而必動舊典者爲之出門謂車舊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焉祇有辜謂祭行神也國語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廢胜之 孫日坠當爲立說見信竣篇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 象寫中部護以養耳。 執薦者百人侍 以側載 而坐諸侯趨走平堂下。 三華一上以養島、難臭茝索隱引劉氏云假持也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有持得以香草一年一人人養島、墨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身也。先隸案史記作例 西房 出戶而 文改正 鳴則和應皆所以焉行節也許慎日和取其敬聲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談皆樂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載前升車期馬動馬動則勢鳴影 德之帝也或日此五祀謂內祠烝嘗及大希也或日國語展禽日禘郊祖宗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 巫覡有事。 而坐也戶牖之別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衞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 以養目。 男日鳴有事故除不祥 毛云蜡衡文衡 三公奉乾持約 或持輪者或挾與者或先馬者 挾與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 和鸞之聲步 出門而宗祀有事。 與智能與阿斯爾斯 居則設 王念孫云 中武

黎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老養衰猶有每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体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矣先崇寒王哉是今從日本改。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也而今本往文丽夾字亦誤爲坐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 附庸也 庶十介而夾道。庶二來字並作坐王念慕曰宋呂本作庶土介而夾道錢本及元刻夾道並之元土視 庶十介而夾道。庶士軍土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則以禦非常也。謝本從盧沒作坐道 言也是後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一日 與下楊住日不老老也或日衔不字並非有審於是者不與不讀爲否傳寫誤倒在 汞錫雞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住不老老也又日不字衒二說皆非王念惡日或說是愈揽日案此當作猶不願顯也或日不字伤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造此。妳懿行日不老者不衰老也強詩之言 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柱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讓作坐道而盧本從之寒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競持納諸侯持輪挾與先馬然則庶士豈得 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積大在小侯元十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土也禮記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讀於天子而襲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日堯舜擅讓是虚 政日。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節力 之甚被 也看著

誤案嵬瓊獞委琅砣晃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嵬瓊缒之亦以英傑嵬瓊對文人雖被堯舜之治獖不可化言敬化所不及嵬瓊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先 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秦舜之過哉前語日上智與之意天下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該該者置 終是也 堯舜者一天下之英也 與爾俊選之尤者 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項也 寶之下愚不是舜者。天下之鬼一時之項也 寶 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 世俗之為說者日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日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 今世俗之爲說者不

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故與尹逢門者天下之善

耳由人 降自天尊沓背僧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自天學省背僧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際疾世俗之都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日下民之孽匪降 王始作火化者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典非者有慶。他越因此謂作世俗之能者不也強人太緣前帝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典非者有慶。作其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 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然 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舜與豐同 遠皆中領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日煙臺發而死言能中殼而崩大也語本荀子得善原及速致遠者識兵篇日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殼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 射道中假規莫若弄證門矣欲得善財及逐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若遺舊日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倒者於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于里則非定父也弓誤失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俄則非异也王騎臂日人主欲具善行 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大中海海不正文時再與黑不能致還句法相同語及當日與這里養女 天降傳傳音音熱相對談語背則相惟爲此者蓋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 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 詩日下民之掌。匪 王梁造父者

古注日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日朔謂採侯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謅賊不刺變文以成言之則私謅謂之盜劫殺謂之賊。愈越日楊蓋以刺焉刺殺之刺實非然也熯曹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則師 說非也當厚蓋官厚之誤(秦策勢位官厚)下優獨知足正承官厚言之,故监不漏。賊不則。各分而泰而知足也又禁有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王念孫日當厚二字不詞楊故近不漏。賊不則。盗賊還 使皆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幸亦街耳言聖王之養民輕點賴級皆使筑 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家也朝骨反凡人之盜也必 以有為其意必有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盧文照日 世俗之為說者日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 言韓田不好田言所葬之地不好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道之前也 剛今厚葬館惟故相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縣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 剛今厚葬館 而聖王之生民也

正常篇第十八

在所緩也證說形似致誤楊住非先證案挑說是以犯分爲無非畏罪賣也以重傳注皆以詭爲責也愈趨日證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 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年傳所無龍龍為玉名也楊制實為實於指導失之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能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發左照二十九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能 **醬調植樹犀象而以來玉為之實也上言琅玕下言華觀與龍茲非席朋矣列女傳之龍疏亦列於來玉之朋不即龍疏疏頸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日茲與髭同。郭慶藩日上言以爲樹下言以爲實** 名列女傳無盟女前齊宣王日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牙龍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波極此二殆也疑龍茲或日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日衞侯朔歸負茲爾雅日暮謂之茲史託日衡故封布茲徐廣日茲者藉席之 體文織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町重之以曾青,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町重體文織充棺黃金充棺一地之以丹町 中商之法有此禁令故前舉以為言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监其先變乎。衣食是雖珠玉滿鼓行日大降當云園法禁治遺蓋必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监其先變乎。衣食是雖珠玉滿 揚雄蜀都賦云耀米尼階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然而百姓羞拾遺。 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先歸案有讀爲又雖此果而蓮之猶且必拍也 矣。當在上位者安禽獸行。虎狼禽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 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識而獨亂起王公則病 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若是 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餓贏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 安得葬蓮哉。 环浮鳞 彼乃將食其肉而懿其骨出夫日太古舊葬故不相 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 **必加罪賣也爺削賣古錢也漢書趙充國陳楊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賞證許也求利證註之心鍰也。郝懿行日誇者賣也言相人家墓以求利國法** 日吐者棄也(倉頡篇)此蓋極言菽栗之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亦懿行 夫亂今然後反是上

作海古衛字作傳故海隸爲簿又義爲蘭。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葬以惑當世故以此畿之。盧文照日廟曾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 利焉。夫是之謂大益。言是乃特益人自誤感於風說因以欺愚者強於不關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 也配今厚葬故相也是特慈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餘取

者與此義同 辱故關也知見侮之爲不辱則不關矣應之日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 宋子萱尹文弟子何依往公羊日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故民之關尹文子日見侮不辱見惟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關此人君之德可以爲王矣 子宋子日明見悔之不辱使人不屬。秦之義則可使人不關也莊子說朱子日見悔不辱 公皆以見侮為

子不能解人之悪傷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 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關。不知来母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關。如果子 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鬭者惡之故也雖 增然而不關者不恶故也今人或人其央續編其豬兔人家出水壽也。則接劍 巳矣(說見黛書睦賈傳)楊讀鉅爲邊而云豊速嫂知失之盧脈往建字各本皆有先蒜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字王念孫日豊鉅知者豊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讒或言庸鉅或言何遽其義一而 圖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辱之爲故也不在於唇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 侮乎。日。恶而不辱也。辱惡爲路反下同。日。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或不得凡人之 然則關與不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 侮而不鬭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 見侮不辱之論哉。謝本從盧校生豊下無遂稱戲也鉅與蘧同言此倡優豊速蘧知宋子有 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愈趨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煎焉唫說文口金或諒蹻蠑。盧文弨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過人本鱘金口本舌今即爲之金舌 龍讀為我全王節口指將無益也。全舌以金為舌金舌與口以陰不言也雖子法言日金口而太舌也解如字全五節口 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本舌又似本作金口者母為後人改竄故歟部唫口急也弊讀為檢言雖說之至於口唫舌檢猾無益也戰國簽奏策舌敝耳雖此可證做舌之 不知其

病是矣。本欲使人見悔不子宋子日見悔不辱應之日九歲必將立隆正然後 郑辱無過此也)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住哀六年住)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王念孫日楊說甚迂余謂與讀爲舉(舉古題作與說見經義近聞禮運 無益則不知益是不知也與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該為領本國有益於人反頭於無益 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

凡言識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楊姓云皆以聖王為師 日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至則謂王者之舊制故 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龍寨隆正衛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

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題蓋跡上文兩是非字而疑而聖王之分終長是也。辱為人之皆字正辯莫非二字《凡本尊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而聖王之分。終長是也。聖王以榮 見齒爲不辱哉以是有限喘矣。竟辱各有義樂者有就樂者有義學者有教學者 厚形裁勝。真謂防受真眩謂天子諸侯也發謂敬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十大大夫是 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樂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樂爵列尊。貢禄

樂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調熱學流淫行侵。沒樣行也優響為 負利是导之由中山者也大是之謂義辱。晉你掉。持持頭也無答贖刑。強益 犯分亂理騎墨

碎折。不待頃矣。雖與顯同贖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日蹟者僵仆也經典俱假一二二子之善於 徐塞江海也以焦燒而戴太山也專俗字荀書當本作摶摶塗死而塞杠海必無用矣與跌 字禮語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爲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識容爲已慮一朝俗今本成上有爲字乃始上三爲字而衍呂本無爲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識容爲已慮一朝 樂無害爲樂義樂執樂。惟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魏辱。惟小人然後兼有 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當受大辱。盧文昭日德未詳或云古與張攝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意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哉也傷其體 俗為世不能易也。每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日爲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即以爲俗,其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治也土大夫主義化者言人守恐事之官也。王念孫日第四 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十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 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樂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魏辱而不 之若原子也等數也百得未詳或日莊子云公孫前口吃而不合五琴而不下詞辟窮亦恥辱也之若原子時子也等弱見後藉也才夜又靡誤鄉也與緊發同即詞胥馬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錢相違 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濫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問官掌戮殺王之親者嘉之鄭往日辜之言枯也詞爲子曰楚甫之祖體水之中生金民多類孫之不至之為長而紀辜硃明事樣毛及而民即金不上疑辜則枯也又 等社的隱田司馬喜撒聯於宋字相中山 斯勒斯杜森 方百針生調技法推翻书或者抽異點辜義系統治學中的語學等也沒古意幸識的語則其態 斯斯斯杜森 登立字推弄的暴高 电邻草条件可覆波 眼毒条四 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熱學而不可以有義樂有熱辱無害為堯有熱 而改之。就必不行矣。直宋子不知聖人以梁辱為大分獨欲風容受辱為已 管之是循以博 是辱之

逴蔚非以情欲違讀也而皆以已之情欲爲多臣本作而以已之情爲欲多是也(鑱校亦云暨本作情爲欲多宋予日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淸欲寡少爲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爲多王念孫日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宋予日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淸欲寡少爲內也。 日將悉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梵書以專為碾亦有所本愈趨日得字無錢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 子宋子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 初江 集解 部十二 正台篇第十八

以報 其 功 財 財 防 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已之情爲欲多先齡案王說是今從日本改作爲欲)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已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已之情欲爲多則似 面不敬寡今子来予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へ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之欲寡也。王念孫日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 志)非十二子篇云然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文曲)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義文 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 其說也好呼報反 其說也好呼賴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語也故楊住云文典文章也(今本住文亦誤作題讀爲懷好說自喜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日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 禄天下。次賢禄一國下賢禄田邑愿態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 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聞之發旗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 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 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日人之情欲是已。先體釋發是日。若是則說必不行 本作清歌之寡非應之日。然則亦以人之情爲飲、作亦以人情爲不欲乎先謀案前說是「目據改」是其證楊應之日。然則亦以人之情爲飲、。盧文照日此欲字術句當連下一說當目 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原籍欲之寡或爲情 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於是之雖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 不欲蒸色。耳不欲蒸聲口不欲蒸味。鼻不欲蒸臭形不欲蒸佚。此五蒸者。 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 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

荀子集解卷十三

也側載等此所以養鼻也。配禮書作具造具亦具之誤,前有錯萬所以養目也和 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聲照盡以大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 也。鍾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疏房燧額越席、米第几筵。所以養體 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後廢此盉字若不誤爲香 也博古圖所戴爾周器皆有盃蓋因其可以盃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爲學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盃字證口也盃與香字相似故盃髞爲香而揚往不釋盃字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日齏(與羹同)五味盉羹 焉水火혒館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漁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日五味調盃所以芬茲所以餐鼻是香以餐鼻非以餐口也香當爲盃哉文盃調味也從皿禾幹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日和如錢 者也故禮者養也獨象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味問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本意故禮者養也獨象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王念孫日香臭也非味也與五 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則不能不爭。量力魯反。先慕索朱台州本爭則亂亂則窮。蘇賴前無先王惡其亂也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日、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竭於欲敬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 言區宇深選縣總也等牀棧也越席頭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日疏窗也。先誤案宋台州本注縣作經疏區也疏房通明之房也額古貌字棧額未諱或日棧讀爲選貌廟也廟者宮室尊殿之名或日額讀爲總 禮起於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 禮論篇第十九舊目為第二十三今升 椒蘭芬茲所以餐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餐目

荀子集解

禮論篇第十九

之磨廣議引龍文云京縣與金耳也讀著深水一讀若月令靡糾之靡金耳謂享耳即重數也徐廣觀秀得之趨想金飾然亁之未焉鷶首也徐廣日乘與享以金詩總舊為與倚較文處伏號龍首街亁。盧文弨日頭助說文 黨之聲步中武象趣中部護所以養耳也或解在 苟止之為見先在者及死。植苟惶以些爲時見不能苟利之爲見。在者必害。苟惶以利爲 用上變奪文或作出費制用四句為一別先體案史記出作堅文義大異財以成禮謂閱遺之歸是乃所以求奉發其財不相侵奪也。郭嵩燾日 此往舊本有原有脫今前正先誤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土字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邵日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 短一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節也使其熟知班死要節盡處於君是乃所以受禄登良之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 節進使其熟知此死要節盡處於君是乃所以簽義謂立 耳也經段氏核正說見段氏說文往生亦段說中今本說文作乘與金飾馬 鄭爲是郝懿行日金耳者金飾卓耳也於倚數上刻爲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處至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日獻龍史記作璆龍索隱云尋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熊龀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街龍嘗從史記往作銜 一例嚴係說你未完蓋緣無為際亡秋反。盧文照日絲未史記無 聯龍所以養威下文處照龍你未完未與勝同禮記日五無時處殖鄭云覆著也熱帶聯龍所以養國 左右囊特虎是前额站段若膺說,或者作飲古字量用往馬服乃馬胺之讓徐龍本龍文楊云象蛟形與農無兕天子乘與蓋畫二艘兕丟輪。双思。羅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日以蛟魚皮轎之。盧文弨日史部 前完與在照旁邻後而相並故處稱特左右調每點兩旁也讓伏也大國畫特處兜與不瘦小國則畫特熊二寢兜右與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麇居左右白虎通亦日朱輪特熊居前寢寢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簋一虎居 持一人之餘也寢兒特虎謂盡論爲飾也劉昭注與服志引古今往武帝天漢四字令諸侯王朱輪時處居前左持一處謂以虎支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日處龍鎮府劉氏云靈虎於鈴竿及精也。盧文弨曰持當爲待字 可相通楊氏不知閔借之羲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願历安往往如此,援助之於甲胄者出態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閔借古多借信焉伸此又借信爲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一說即武謂武士寢處 文弨曰注正逼為緣宋本緣作緣元刻作緣皆誤今改正元刻線蔣作線態與今爾雅同郡戴行曰信與神同實與爾達曰素壁體于緣線蔣九旗正臨為緣蔣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相至尊也養猶奉也。度 以養安也是所不安也,就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盧文弼曰史配倍至作信至先讓案倍當依史配作借倍倍形近而誘撥楊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舀倍至謂倍加清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蟲哉車也至極敬順然後乘之備뙭弃也。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 龍旗九族所以養信也意識 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 特性不知所島也故 也。 秀與與末也 上蛟

則實義情性用惡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 者必然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曰然證其所欲若此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然證 宋台州本安下有臣中推迁以正文本有臣字、有一情說之及构織、若者以从成詩樂不知禮義文程宏作口等是也以與前學著作代等皆非先能然一句情說之及构織、若者以成說詩詩語官者以前史 音、是音也、一句白色情人似層的之際的安心一一首以名的一者先者以為也。儘文照日份歷非十二子管時以為清華之一一句白色情報以為清華安臣不能恭敬歌語

儒墨之分也

及者軍及也說文弓暉也讀若含由從弓得擊亦與墮詞義古文築與磹同土喪氇中月而譚古文譚作尊說文大嶽禮作尊等亦通也今此爲昭者當以尊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等鑿也錢氏大昕云函 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比則社之禮下以毀焉唱耳。盧文弨曰史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郝懿行日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日置社鄭注羣衆 道及十十八夫。道題也言私自請信題及土大夫也或日道行神也然法大夫適士皆得然問人行史記道 字羲不合營作至至止形近而誤楊所見荀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爲自諸侯員及土大夫矣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組主也孝經緣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関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案止 也悔動致誤郊止乎天子。。先韻案史記作郊贖乎天子索隱而社止於諸侯。先強案史記作數治德之本郊止乎天子。。先韻案史記作郊贖乎天子索隱而社止於諸侯。先韻案史記作 提指侯不敢壞不敢壞司馬真云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 經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后 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與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昭天也 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該察史記作面及土大夫集解函音合索縣作唱云唱音含含謂包容弥誕生音徒濫反達庶人道謂遺達也王念孫日楊往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唱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爲行神亦非〉道及者覃 天地悪生無先祖悪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騙亡謂故禮上事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君師者。治之本也無

禮論篇第十九

為暗之語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讀攀與單題攀及即眾及是也大雅蕩篇單及鬼方爾雅單延淡語若三年攀服之攀亦謂譚服也攀與潭通則亦與單彈通而唱又與墮詞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昭

見面少見白故經史中白字多餚爲面(說詳經緣述闡若合而函吾中下)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昭也白字本作台形與面相似因僞爲函後人多 也留與軍士亦同罄故鄉本之唱及即詩之軍及也錢以函及無軍及非也面劃爲密非單及之義函與唱亦不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土大夫也函當爲台(今作陷)唱從台得罄是白與唱古同罄故鄒本作唱即台之異文 者事與官大者臣官小者小也。先聽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故有天下者事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弨日大戴及史記衞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日不重者是也上文僖及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土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故德厚 **牲禮記日庶人祭於寝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義中亦多作基字白虎通京師簫凡三見皆作棻後熯馮筋傳食棻馮城是以匡鬱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蒸祀通草审一乘五乘之塠謂大夫有菜塠耆得立三廟也。盧文弨日注蒸俗問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棻案諸經正 以潛館先陳季想而後數以稻粱也。祭齊大羹而鮑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為齊至齒也謂章翦也用謂酌賦也以玄酒爲上而識祭齊大羹而鮑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 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日郊血大餐腥也。整何玄會而用烟體先黍稷而飯稻樂。靈與享上也玄循水也大羹肉分無鹽梅之味者也餐何玄會而用烟體先黍稷而飯稻樂。靈與享 文同一的則讀厚二字不當重一大繼個玄尊祖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先至也為好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大繼個玄尊祖生魚先大養貴食飲之本也大發希祭 有三乘之地者事一世去立二憲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風始也。先龍塞持手大 先韻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一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若者十里。皆為七豪黎傳作天子七衛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 業也豪粱傳

證三本篇作傳疑即歸之壞字史韶禮壽齊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藝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齊字耳日騎升也然則購大奠者升大藥也正與上文商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調理。其謂合宜因者合而成文。如然行日文理一耳貴本則問追 日禓注齊讀為濟此因大黨託而誤也齊營為廣禮配樂配籌鄭注日齊讀為歸是也文二年左傳將僖公杜住尸學大奠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盧文弨曰大黨禮齊作齊史記垮下有先字兪趱 大為馬太太一門太古典也這近日

超情处清楚 華展 医电影 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

大隆於禮司馬真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感也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當成文理然覺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 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 魚也祖之先大羹也一 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 一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 **愛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 聽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 利爵之

亦未足楊 之屬也士 素未亦即 前爲陰厭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 俞樾日齊嘗讀為醮發猶致也魯禮父親醮子丽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先誤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醮子面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億故云一也。盧文弨日寨古廢發音詞通用 也大廟之未入戶 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爾面不嘗俎與楊炷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骸然飛受奠之不啐示祭辜畢也先懿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日卒哭日成事 大夫廣戶之禮有司儀篇利洗曆獻於戶尸即斷悉悉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旣臘尸尸卒曆睢利利又有值一入故曰三省旣是勸尸故不自食也。愈樹日楊注利舊不醮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曆不醮蓋據 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配作三侑之不食司馬真日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謂尸旣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土佐食受尸牢肺正奢加於所是奧謂敵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 **蝗比於縉鍾爲簡略也尚拊之膈未誤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睾也即历謂戛擧鳴琮搏拊琴瑟也尚古曲折也禮記曰葧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淸寧之歌謂工以樂歌淸鄺之篡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 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歌多麋鹿廛兢郭注日就雕也煞則以競稱關稅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協詩小見譜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禱爾雅釋訓禱謂之復釋文曰濤本或作詞是蔣字或從 素幣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濃護與帶同荀子作未之本與大戴合集者讓之段字集音轉而爲途子原文也未者髒之段字上文絲未楊注日末與幣同禮記日君無幣虎惟鄭云夏等也然則大路之 l住非也未字當為未素未一事素集一事蓋一本作未一本作集傳寫嵌合之而因改未爲未以曲成l本作亦質者也愈趨日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配作大路之素嬉司馬真日燒音稠韻車蓋素堪示質也。盧文弨|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日丹燦讎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絕緝庥爲冕所謂大妻而冕不用衮龍 垂之旣滅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與史記合先議案大戴禮散旅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 倡 、也始本之未小級也一也皆說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而三數也縣 一鍾尚扮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 小 三年之喪哭之 大昏之未發齊 也工者所乘也未 一也謂無文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朱ি也德則聲獨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逼之使聲遷也史記作詞越或曰躡讀爲戛也。 建化登款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鬲謂縣鍾搖也不辭其鍾而拊其搖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續 置文弼日往隆字舊本不重察大戴作終於隱安記索隱所引同云隆霞咸也今搖增鄰蘇行日想史記作脫疑乎脫成乎文惡乎稅言禮始於脫降成於文飾終於稅據禮記日禮主其遠校未辭大蘇禮作終於隆隆或也。 古者帝王升歌唐廟之樂大琴線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指鴈作指掉無之字史記亦無明此之字衒尚書大傳日 商者上也鐘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此聲之近實者也先讓案不文當作不反盧載是也大就禮鍾作罄與譽同楊賦之結題鳴球則又借括腦爲戛擊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句尚指腦句文誤...耳 相隱則皆樂器名也扮者以章爲之實以康顯彼作覃其字從華獨暴亦扮之類不得依此往以腦爲雞也若長文邪日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比亦似本作不反文字變誤郊懿行日樂論籌以拊鞷與氎柷榁揭 紀以有二字曾生轉無也得出說話解以字受用小司馬說讀說為完尤非天下學之者為此不处者也。王念孫日以發而也(說見轉詞)言至文而有則至宗而有說也史天下學之之者為此不及者為 篇於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院亞並從川擊故得段用,於如村底。稅亦殺也殺亦能略是終始相殺復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愈越日頃讀為巡禮配祭義於如村底。司馬真日禮始於脫路終於稅 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理合以歸太一程之 行僚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魯物感儀也 其次情文代勝原於文是亦禮之次也 其下復清以歸大一也 但復情以主改之類文謂其次情文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歸於情情其下復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句 改乎這往校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斂成乎文飾怒乎說快,故至上備情下文俱去。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 此當作我我者劍也校當作校校者快也孟子於人心獨無,故至上備情下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焉禮之至 誤字說見天論篇大黨禮作堂之則喪張麥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诣爲寬呂覽管子史記皆以寬爲或在證喪亡也。願千旦日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黨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爲證先證築貳乃實之 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 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之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途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 至主义以有別至祭以有說馬真日能音出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隆彩委曲之清文是以足人心 以相示 · 扮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青日搏扮琴悉孔安國日搏扮以韋秀之實之以獲所以節樂也周實也揚子雲長楊尉日結曆嗚瑜韋昭日古文曆爲寧或日曆當爲搏大戴禮作搏扮一名相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红河以旅萬 凡禮始乎稅成平文終乎悅校 福禮記日 立隆 作せる

隆出 資於清是禮之隆威也。先謝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欽下同 文理省馬用繁是禮之效於 **爾雅日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日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篇日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不足其上與此言不是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皆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日足皆焉是** 禮部重章也不足禮謂臣禮也儒效篇云經莊信而不足開學則為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寧失方治道也。亦遠行日方澄陽也廢陽謂有接角土知砥厲故德有陽民無廢恥故喪其陽者也玉念孫日足 少為異。多少異劇所以隆教為要。隆豐厚發旗降也要當也種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 窮者廣之極也。據西南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 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地地者下之極也無王制篇云為之其之積重之致好之者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地地者下之極也無 因中雖能思索勿易強無益能處能因加好者焉。 記引刷者字葡書奪之字也無之字則語不關足因勿易不變也若不在覆之能處能因加好者焉。 。先說案史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 似而缺先誤案王前說是 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上是罪 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 馬真日恣睢毀訾也。先龍寨史記理並作總喪作壞以其大故能使攝復者變可以其大故能使植作者寢以其高故能使暴沒者墜可 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人焉而除衆故能使堅自者蜀 圖派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此樣案流禮之 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閱禮之類以貴賤為文。以車跟旗章為 至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人焉而厲,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 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 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街 以多

卷十二二

超論篇第十九

也過於文雖減發是亦覆也、文理信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域居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房是聖人也。按讀爲陝市也言於是禮域是(索隱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房是聖人也。方皇讀爲仿皇強供何也 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日有域也漢書律原志引祭典日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爾頌元鳥籍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注)魯 問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十君子也外是民也是讀禮也有讀爲域孟子公孫丑篇在日言雖嗣歸不出於隆毅之人有是十君子也外是民也是強此也民民共無所知者。王念孫日 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點轉属為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與語作廣驚厚小禮則盡其隆發中步驟點轉屬為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與高露疾驚也 複句可互證楊往非一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於大意則極其隆 篇以數雄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日雜币也人生予從予至亥爲一币煞與並行而雜言並行而周币也揚往非先禄)楊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日雜談爲帀古雜與币通呂氏喜秋團道舊園周沒雜注日雜澄帀也從南子詮言 文理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誇衡別通篇集糅非一卽雜或豐或殺清文代辟並行相雜是禮之中疏中旒言如水之淸濁相愿也。王念孫曰雜讀舜集爾雅集會也言 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出<u>動皆合宜也</u> 禮之盡也由盡禮也可馬貞日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一時日禮儀 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 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證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等人道畢

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君子以 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 **坚恕二字平列所達爾君也所經得父母也下文日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或重其親是其證楊住非或日嶽讀詩諷數愁義之穀穀乳也謂消乳小兒也所逢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日隆尊也(見經解往)** 倍級之心接減穀猶且羞之而光以事其所隆親平。藏日解在王屬等莊子日蒙與

字)衣禮記所謂若陳衣於庭百稱之此黃也衾謂若錦衾大夫繪衾土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建內衣衾二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蔚之數(衣字統衣衾而言)楊柱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盧文弼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淵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舚:火三列故三列素錦褚加維莊鸞紐六濟五采五具ಿ襲二戰襲二豊襲二皆謀圭魚驅拂池若鎭戭六鴛 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請歸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殿釋名云與棺之卓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逸振容襲棺之將飾也裹以木爲筐衣以自布置爲雲氣如今之恐也周禮經人衣襲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 以图天子七重故請係該所為五大夫該而為三也楊往非然後皆有衣念多少厚薄之數皆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爲不可故學〉禮自上以下降殺然後皆有衣念多少厚薄之數 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田子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思厚忠心爲 與證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日十當作五古五作乂與十形近易縣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然天又禮器日天子七月所葬五宣八謾與云五重謂抗木與菌也今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 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 正文食字誤而爲衾往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錢不可還而元刻遂妄加別節矣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食謂遣車所范遣奠執(此釋正文食字)宋本 不同若依鄭鏡推之此重顯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日十疑當作七个子七重於古無文作五或為近之而擅弓云天子之惶四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土不重與此復 不知意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有文色野野人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讀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 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日屬獪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牽注爲會也楊注失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土除月外姻至。王念孫日爲合也(四屬字羲並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 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故也喜歌傳日天子七月而葬同朝畢至諸侯五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 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 有妻妾文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語衣金禮記廣謂音源衣於庭百雜之此者也金謂君錦衾大夫 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是是本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 國屬脩士脩士之 使生死終始若

荀子集解

卷十二

禮論篇第十九

相所選不 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土喪禮首尾是何也日。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 日而濱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家不詞當即下值物此時雖擋物不敢遽也验 其之故雖情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 儘多因其故謂富家爲備家郭醬霖曰篇作之故雖情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 備皇足也。郝懿行曰備其也皆也敬皆 亦知其関巴猶言亦知其病已病間疾甚也嚴禮既夕記注日疾甚日病然而獲斂之具未有求出。釋註閱病也時柏舟篇觀閱既多躊躇辭子之閔斯毛傳並日閱病也然而獲斂之具未有求出 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関口。雄維善化反以為最字非也。愈獨日楊往文義任曲殊非也爾羅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関口。雄義為往往續即屬繼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國也或日往當為 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爲本失之 已葬埋者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明又日平字不誤下文日久而平楊姓久則已葬埋者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局。此蓋論 等。各一人其一个各人復其於一行篇往本始也晉語在始本根也〉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等人人人人其不事各人復其於此人,不可之日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人臣氏奉秋孝 也。 郝懿行日 按錄身今俗亦有此語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感飾焉綠身 入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確之今昏確如搖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以為緣趙簡子亦云熊則厚三寸刑人之槍也寢大記土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薩道死 朱辭也。妳嫁行日夕與昔古字通世者惡也舊己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明之日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於大夫之意也土期遼宅土受禮先遂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 前葬凡附於棺者必載必信勿之有海焉耳一然後月朝十日月夕十完然後葬也。 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鬼戲也多思日喪三日面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人而矣。 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產凡緣而往埋之那餘遭刑之緣死者 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 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 初地月月

者金及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雷死者以安生也意象 基形元十日後十年之涯 死者三月乃於僧也是致隆思禁之義也。 當是時也其義止證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前使監督相

遠所 也以 即 則揚所見本已競所以持險奉凶也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罪治。雖強治衰以爲居喪之飾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殷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罪治。雖讀爲 **鹊縣禹騰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護不紛此更爲適者也(適讀讀子之癲麖雅嫡君也)露言時爲或言代)說林嘗云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鹽是時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接高注補)太平御覽釋物部十引爲銜** 時為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推南齊從篇云見用則裘不用升堂則裝不御此代為帝者也(帝今本誤作當面代御也方言日蒔(郭音侍)更也古無蒔字故借時為之莊子徐無思議云堇也桔梗也雞膽也豕零也是 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職也故文飾廳悪聲樂哭泣話檢憂處是反也。是相然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嫁性不肯故文飾廳悪聲樂哭泣話 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譬實使賢不則 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為或言更為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 恶也動而遠所以途敬也强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每已後生有節也 斯則厭則心心則不敬一期而喪其嚴親 日愚獨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惡謂父母 動則厭則心心則不敬一期而喪其嚴親 日愚獨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惡謂父母 衰哭泣憂戚 加禮無而用之時學而代創。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日此時字非謂天時時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減 喪禮之人,見體宗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謂廢敬動而遠,禮能子辨云敬於膽不小飲於戶內 久而平。次則衰發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思則不哀亦則能。歌與照明 對低恰皆見上文邊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蟲衰一事不得改蟲惡爲蟲衰也下注云立盜。王念孫日疂衰本作遙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蟲惡對文飾笑位對聲樂憂咸 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處 禮者

卷十二

禮論篇第十九

他 其立處衰也不至於清弃。 立意衰以為居衰之 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舞以外是姦也雖難 之總今南陽有鍛總布菅茅也審秋傳日晏子杖菅顧也。盧文昭日注歐德布今儀禮無布字王念蘇日案寫紊菲草衣蓋如叢煞或當時寢若有服沾也總總蹇也鄭玄云總寢小功之緣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經而陳者靜 連文也當據以前正 水漿腦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包在脈器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柱斷竇菽薹寢者之食疑揚氏所見本猶字郎涉上酒醴而誤愈幾日王哉是也魚肉二字當在斷寄二字之上蓋芻豢稽梁猶醴魚肉屬吉喻醫菽蠻 肉吉事之飲食也節醫菽薹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旣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臨相複矣此日強豆葉也說施十一檯食者向何與焉是菽薹皆卑賤之所食也王念孫日綇漿當爲水漿芻豢稻樂熖醅魚 · 一反。 盧文羽日寨春秋紫露報費篇争殺之不論惟南精神副病疵寢者雖獨而諦並以趙焉啼 知多彩档出。敬與戲同戲謔也說文云嶽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管子日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 如多彩档 分娩得為二義與萃惡不對矣得對惡萃也楊蔚爲姊娩之娩 之清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薨鄭庄免新生者蒙乾也釋文免音問娩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蒙獪此文之以檢惡顏色惡也發見也。王念孫日娆讀接問婉繹顏色閒繹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繹與萃惡對文故日是憂論 說豫統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雖屬顏色質量也萃與預司 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在我若強門也。盧文邵日往演門未詳故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 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監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監窮也歸治或也之 上下不同此不當獨率神見言之楊以卑統為神景未是也卑統暴當為與統吳即今弁字弁於趙敵文爲皆二國屬日天子孫掩衣是諸族元德衣是大夫神景主皮弁大略篇日天子山見趙侯元冠大夫神景土章弁其鄉 樂酒體節醬魚肉報藿酒樂是古凶憂膩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餘醫養養沒 於大人服者也。之錯侯以下皆服焉文徵染絲微焉文章也変與靈同即齊衰也過題布也今題布亦謂之於大人服者也。卓經與齊是同衣齊衣而服是也齊之言卑也天子大服大婆焉上其餘爲卑以事尊卑服 卑統譜黻文織資廳衰經非總管屬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歌謠識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 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統

此所謂性爲合矣 朝國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熟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脩治也爲作也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非順熟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脩治也熟精也 人亦必改為弁矣 大夫墓分服禮運田墓弁兵章昭元年左傳田吾與子弁墓端委九年傳田治衣服之有冠墓宣元年及羊傳日字不及且弁然二字兼上下而言此傳田弁然臨散文樂君證屬日冠弁衣蒙請散文章會子開日天子與話侯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該當據以訂正、始本外俗看體飲食家生熟也 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檄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專懿行日案擅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焉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 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然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 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爲則性不能 之盛之美之使本未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險 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為茨令茨相至屬而已至疼痛也倚邊鄉 線上下面言故知卑疑為卑疑之誤能文貨是也籍文作穿或作弁今經傳管作弁面覓與弁三字途廢此與字已採可以弁是信八年數梁廣田弁冕雖舊以此於首或言弁是或言是弁或言冠異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 也詩日。懷柔百神。及河喬為此之謂也之詩周領時萬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 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 有端焉。南南朝古典必憂與為言此雨若夫斷之繼之,博之後之盆之損之類之盡 故日、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僑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 性為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台熱後成聖人之名 疏房遊額越席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魪 兩情者人生固 故日姓

卷十二

義較長懷号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日案作用者是內即用之稱生前龍非皆以內舜納內者入也入即納也非內外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爲用用字於 已無但知其故也土良禮稅取銘置於重案錄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燈然三尺夏稅醫餘飯用二層縣於重幂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則名 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板獨明矣。書其名於雄也主喪禮爲銘名以其物亡則以爲長中僧認 **磐面不笄爾但砮姜而已不加冠及笄也主喪禮笄用桑又云砮用組乃笄此云不幹或後世略也帛廣終唱長五尺儇與量同緣也土喪禮俱目用經方尺二寸起裏著組繫棋讀如紫鏡與燈義同 哈以福骨。反生術矣。 雖象其生也此已下龍反於生之法也 說褻衣護三稱縉紳而無** 實米唯盈窮云下右尸口之右唯盈取荡而已是飯吃之禮也象生報間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醫皆爲括體間爪拙之爲主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寶一具左中亦如之凡 禮託日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螢無點也味當作妹妹職也。鄰懿行日內與納同古本不成於雕琢不如功也瓦不成於羅勒不可用也尊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 开,此一冠也有如兜鍪如首之形而無額髮之然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至無虚此 王念孫日錢本龍作設與盧龍合先龍寨朱本台州本作設設施面假目。雪而不冠奔矣。主該積衣非上服際之將以激也。盧文弨日正文號字疑當作設設施面假目。 同注內栗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当栗字也 尤耳一門設境 云鎮充耳續新縣也俗亦以比去壞蝨焉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得栗音 尤耳一門故境 土疫種填用白嶺鄉 **偿曹有比速蘴梳遮丽比密也說文揃下云梳比之總名郝鼕行曰柷訾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獫颢也今齊多不備禮也。盧文弨曰注秕髮舊本檛作批誤案魏志管斡傳筮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焉桄耳去杻作比** 展有電店而無狀第。此言槍中不強計等 不實。主要禮寧三百題日明器而又實之。虛文弨日此與下所引主妄禮皆見競夕篇中鄭云古文題皆作不實。主妄禮寧三큡薩層為二段酒皆有審證喪禮陳思器人器思器虛人器實也禮說宋襄公葬其夫人證 則儒櫛三律而止不浴則儒巾三式而止 新之語 也 奧茲斯 而 馬之及 告不用也 之馬告示也言也土庭禮財魯是于祖島用自禮完鄭云無宮 奧茲斯 而馬之及 电影響 木器不成號圖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我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於浴者此云不蓋未**世律理髮也今秦俗猹以批髮稱栗層經也式與 笙等其而不和。琴瑟張 薦器則冠有整而 飯以生稻 書其名

故字得通耳乃斯又誤作斯則其義途不可見矣齒依避則借用鑑踐者醫也非齒本也艮斤聲近 雅釋器日輻謂之藪版與數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既爲衍字則斯掃連文楊云拂即茀也然也熯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雨轎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應砌日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屛醫廛怨也廣 在車上衛在前擔在後其所說至爲幹備矣斯字本當作觀而借用斯亦強齒本字本當作斷而太元盛次八琢不知翦韢之斬即奧革前謂之觀也強其在前故臻於轅也此以版蓋斯據竝言版即數也在車旁蓋者車籃也 從斤聲是其例也斯景斯字之誤斷之本義爲當曆而古或借爲之觀廣雅釋器砌轅謂之斯王氏驗證亦未詳則斯與辯盛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與華前謂之報後謂之茀殼字從艮聲與斤罄相近故堪從艮聲或體作折 布谁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菲棺上因以焉飾也禮記問疫篇雞斯當爲等穩聲之讓此誤正同愈趨日版者車韜憂嶽之音轎(綎與穩同)象非術字排與茀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淮離荒大夫畫雖晝荒土 斯多佛儿云以章靶車戰及後戶也。亦懿行日版蓋者槍椁所以象屋旁為版上為蓋非車之版蓋也斯斯多佛儿。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術字拂即茀也頹雜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银後謂之菲郭 者也故擴雅其類象室屋也。沿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題。相榜其類象版蓋 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 無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難用生器與明器也 九禮事生飾數也後死節衰也祭明器鬼器本不成節竹不成用瓦不成体之圖禮記日周人 九禮事生飾數也後 盧又改蘇秀報皆與金革無涉 象。從道又明不用也 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 是皆所以重支也宋本款訴作鉴今本齲作款 象。徙道又明不用也 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 是皆所以重支政敬勒伯短鼎作故勒宰辟父敦作攸革)爾雅日魯首龍之革故日金革魯朝楊以金秀和赞失之又日革車較孫日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偉革也說文僅作鉴云魯首戲也從金攸聲(石蔵文及寅簋文作鋚勒焦山鼎作 額下額皆同義。盧文弨曰趨者下俗閒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觀舊誤作車軼今據預雅改正王念遠藏之意金謂和鸞華車輾也說文云幫殷以引軸者鬼杜元凱云朝在馬智或日額說如遊像也今謂畫物跨 者遂也象能遺者覆如將遂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注似未了在家今以遺盡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遺更徒它適也。郝影行日徒二牌土韓用国車皆至韓時埋之山,具上上路以及過甚全象化書韓用輯四韓二牌夫人韓用輯二等,具上上路以及過甚全象化 而藏之金革轡朝而 重孝子之哀也 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用。 不入明不用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從道也 無緒絲髯縷妻其類 加功特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與趨於墓而藏之證者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額形也言但有形額不 略而 器弓矢耒耜雨敦雨籽盤匜之扇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日用 不 **墨改世徙道其生時之造器常生器用器也马矢盤盂之島徙** 盡額而不功趨輿

子集解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四六

也是憔與荒同義臨從無聲荒從亢聲布從亡聲荒之轉爲臨獨亡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姓引作後臨是也若啟衾夷衾非所以節擔不得言象菲誰蔣尉矣詩公劉傳日荒大也獨宮傳日荒有也爾雅日臨大也有 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勒侵內有象於槾茨蕭閥也。盧文弨曰舊本注引土裒禮多脫誤今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慢扞也茨蓋屋也慢茨獊蟹茨也谩莫于反番蒙爲藩藩籬也關謂門戶壅闕風 大黨作無能無檢矣抗抗其類以象優求番關也如然結者三横者五無簽室事事如之壞上以大東禮記毋陰母敖抗抗食其類以象優求番關也。主義禮陳既然於乘車之西折橫憂之鄭云折 **惶熙在上象慕储在下象龌故日其额象菲惟癖尉也周官縫人掌缝棺飾禦注日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鐵其上(以上鄭注)荒縣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應轄朗素錦褚之襠嬔诸皆所以飾** 贫者強然或曰菲當為罪隱也謂隱臭之處也或曰菲該為歸戶局也纏讀為裝最讀為顯爲網也惟懷如網也謂以網魚縣於她下禮配曰魚躍拂池禮讀為柳墓字誤爲繼字耳菲聞網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 **宿也絲蓴未幹董亦喪車之飾也或日絲諒為綏禮託日畫爨二皆載綏鄭云以五采耓姓於爨首也嘗該爲繇鰈爲也所以覆尸者也土喪禮臨用斂衾喪衾是也當與落同禮託日素錦褚又日襠幕丹實鄭云所以** 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餐生無度其後死癢墨又以癢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癢(楊往癢薄)此 相對楊柱未得自是二事與銘誄 周官小史職口奠世繁辨昭穆鄭司農云紫世謂帝鑾世本之圖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與繫也世也悝之鼎錦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證也繫世謂書其輿襲若今之蕭髞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巍曰 君子偕 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 形也轉也者讀也所以為轉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詩繁世敬傳其名也故器勒若和 君子僧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日排在上日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焉辨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王念孫日臨者柳車上覆即遣防爾荒也喪大祀日飾棺君龍淮鹼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日荒蒙也(酈風 而送死謂之賊 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 二年之長何也日無情而上文與重形的其意也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事生節始也送死節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 與賊同也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 亂過禮也。王念孫日墨與愈脫對文 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感間或 殺生 魚猬

於總喪悉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鳥歌為知愛其零四良久乃去强人有生之最智則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 然後能去之意籍與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 籌兵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踯蹢焉。然後 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無差也然見 喪稱。情而七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重要必告三年乃除亦爲至痛之極不可著月而已 齊 讀為監亦通先誤案各本輕是誤來台班本正作易 創 五者其日久漏甚者其愈處三年之作不是於發行日依住是當再易轉寫之語或日時 創 五者其日久漏甚甚者其愈處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腳之過隙然而途之 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能去之也。發與沿河籍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珠沼周旋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關除夏反生者之事也凡生平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表首人於居廬食粥。席新忧鬼所以為至痛節也。 齊衰癌配作動表首故謂以宜惡 的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焦也 鄭生焉獪然亦經齡然則何以分之。於三年矣日。王親以規斷。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問俱作焉皆語辯也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日。王親以規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是何 則是無窮也隱塵孔也鄭云喻英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館。一使足以成文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 理則食之矣。恭懿行日此云安焉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督記三年理則食之矣。禮配作焉焉之立中顧節鄭云焉猶熊立中顧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 小者是燕爵猶有赐噍之頃焉 皆不可易此領或田遊翻舞動。翻本從盧校園的語彙所有即也造柱也無往不易言所至

荀子集解

卷十二

禮論篇第十九

懿行日率者循也猶人子爲父母妄三年推之爲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誤案辨亦治也楊注非 詩日心思常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 郝詩 日心思於 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妄妄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 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案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伤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歡言旣象天地又足盡入聚居滌厚之恩也。盧文弨曰た 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無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聞。隆厚也發減也所介反関廟其 之故再期也與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強大日。案使不及也與其思之故再期也與云言於父母加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強大日。案使不及也無云言 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以期何乃三年爲日加隆焉。案使倍著詞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與前五法此變易可日加隆焉。案使倍 也為與之義也日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偏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時 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雖繼 能養之。養謂情乳之也養或謂食。王念慕日作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君者已能 食之矣又每敬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步上愷悌君子之文而伤子字耳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敎誨之君者已能 君子民之父母被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愈始日子字俗文此本能君之受 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平。治時開能治人使有時則也文 今之所一也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殿取日君者。治辨之主也 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 機論等之則以中失之則亂文之至也。發是自治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 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齒謂賴命也三年畢矣哉。三年親之留未畢也乳母飲食 一之理盡矣。與云取象於 父能生之不 故三年之

還也(善語獎領字通)其期使足以容辜也機訓待失之任祭者。志意思思禁之情也。 青奧志意義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值物首也。王引之日須者祭者。志意思思其之人情也。 **讓頭級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歡也楊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 之雜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辦從而歸足 則夫忠臣孝子亦悖詭而有所至矣。職成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彼其所至者甚大 祭者思慕之情障惟皆變動之貌唱優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變聲爲義一改一爲合反今從元刻作唱來懿行日學與革诡與龍並同惟變也革更也此言,以 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障音革唱音邑嫒音蹙。盧文弨曰唱宋本作唱案爾雅作唱睦德明釋文作置學變也說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堪優氣不舒懷鬱之貌爾雅云溪浥也郭云嗚唱短氣也言人感動或遺鬱 之積於中者不說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惟一能吃優而不能無將至焉。 積)志意思慕積於中所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猿也下文唱優住云氣不虧實鬱之貌正所謂志意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清清當焉積字之誤也(傳放篇師法者所得乎清揚注或日清當爲 於肅尤二韻故徭役之徭熯膏多作鐚歌餘之譌熯書李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進師往作繇〉遙其期謂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熱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王引之日繇讀爲遙(凡從鑑之字多竝見 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日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 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怨郊者弁百禄而盡報之皆志意思慕之藏也 二月之一獲何前世之君也揚往欲改王為神則鬱矣郭嵩燾日故社以下數語在此慈爲不類疑當在下 二月之一獲一何 之至也的安是忠學之至的限至者俱續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 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 耳。直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种而已,郊者拜百王於上天 而祭祀之也。旅懿行日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爲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樂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 之久也上文日嬪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楊彼往云此皆據土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此癡謂葬也。王引之日死三日而癡三月而葬則癡非葬也三月之癡謂旣癡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 八之歡欣和合之時 謂所特也

丽脩除鄉注日脩除芟境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綠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遺綠也田盾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哉饗其祀然也。王念孫日綠讀焉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 黍疫也生祝聞尸命祝以暇於主人日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恭於天宜祿於之言必史記周文為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逾也凡錢謂祝筵凡於室中東面也饋縣赴體也薦進 凡相惡謂之諄治敦與諄音義同文邵日案方言七諄惶所疾也宋魯 齊衰苴杖之昼言木皆因於感動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削爲 姓以為鬼事也以為鬼事則是而奉之故鐘鼓管聲琴瑟等生部夏護武的桓衛 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故日。祭者志意思慕之情出 為葬詭其所敦惡之文也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 念孫曰節象即左傳之象衞也自鐘皷管擊以下皆四字爲句則衞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衞字之誤而伤者無文飾故測爲鐘鼓報夏之隱衞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均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 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者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 動也是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樂其於禮節者關然 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悖詭其所喜樂之文也。 不具。種節又關然不具也。先歸案志各本作至苟曹至志同字然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不見。屈竭也屈然空然也凋然畏然也懷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淸張然不足 毋利利<u>自至</u>爵兄弟裁算長又行拉語之禮於後永佐最嚴於尸愈注謂以名卷尸禮禮於宜一進信說則利之 加皆祭之如或皆之祭之又取肝類於鹽振祭齊之是也如或管之謂以尸啐齊之如神之親皆然也加皆祭之如或管之如或皆於皆取也謂恐命經祭尸取道惡於臨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疑尸啐 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 卜筮視日。齋戒脩於儿筵饋薦告祝如或響之祖 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 日敦讀為領領困頭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虛師旅所以討有罪蒯謂人歡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然惡也或 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因說祭竣廣言喜樂哀稿敦惡之意本

之。門主人設拿南以震戶實出。主人拜送人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館喪祭也 位至吳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批乎無形影然而成衰服也獨出祭事事即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批乎無形影然而成 我代學置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鄉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 主人有尊如或傷勢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出云毋利學舊盡以主人為重獨言不使 主人有尊如或傷

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

荀子集解卷十四卷 屬文照 照 照 明 樂論篇第二十

莊焉行其綴北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 此於義敬長。 足以率一道足以沿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 則總統言之而 足以率一道足以沿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 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盧文照日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旅懿行日節以 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 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聞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照日墨故樂在宗廟之 恭藝行日態乃別字古止作息紫配作詩而不息是也荀蕾多以誤焉蕙此又以誤爲息皆假借也,使其一出關世爲氣息茀然向本作讓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誰也,使其一出 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思。當文照日禮能樂能作語而思史能樂 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 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 直繁貨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處文照日繁貨使夫邪行之氣無由 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悪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

詳儒效篇 太師之事也。於此籍籍籍一段於此時是一是子日。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 其在亭官也日脩憲命審誅賞禁經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那音不敢亂雅 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 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 也建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統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 清獨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先無案各本嚴致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 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日墨子之於道也猶書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 耳先誤案史記樂書作齊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謂分齊也樂記作情質借字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 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 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 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 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踩 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 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 軍旅鉄鐵者先王之所以節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盧文照日禮記齊作 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

荀子集解 卷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聲使人之心悲勝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金歲日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 下文妄改耳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無喜怒之應 其我居風易俗。。先龍寨史配作其風珍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俱當是其感人深其也人也速即是 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自屬文照日元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 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成飾以羽旄。從以磬管。 最好意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納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 云陽與蕩詞歌於行伍則使人之心爲之動蕩故日使人之心陽陽揚形似因致譌耳先韻案說文胄司馬法作字脩身籓日加陽悍而不順往引韓侍郎云陽與蕩詞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籓日裼悍憍暴往亦 先該寒王說是今改在宋本故日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曾依宋本作美書相樂為是故日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淸耳目啞既近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日莫審於樂尙成文理乎仍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孫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 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信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審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美審相樂王念孫日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與美善 感人而迨氣應之。迨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 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位之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 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 **依則樂而不亂以依忘道則息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 作簡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 於樂盧文照日宋本作

每一一比聽也。 商門里日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讀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讓偷藏日自第本 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 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 也好生生而私差責私差裔發種境能輸持三句相對為文今本庸作您者因等生二字相連而設加的耳又關好工生無利。王引之日營當為讀言等生之聲說肅且和也從書劉向傳日雜題我賢問不讀和是也等 而成也。聲爲別長幼之節是有別也詳自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廳嗣亦語舞之容節莫不應接而有裁舊物至歌聲爲別。。先讓案廣雅釋話廢接也藝有開接日廢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聲以明貴賤熟於 鼓大面路鼓四面鼓鼓暴鼓晋鼓皆雨面。望於心實。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也五經通義日鐘秋分之音往得物為體說文周禮大鼓弱鼓八面墓。雖於心實。。先證案統者鐘統發樂爲君樂叶圖徵日據鐘以知君 得強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鹊而亦失其義矣章連用二有聲字召見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入疑兩句不 世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 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心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 勉學。無所營出為作免古通用一聲樂之人象。故大麗。 虚文路日宋本作天麗先龍案作大者 二瑟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爲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原文疑作乃蔚聽也斯與此文具義同乃崩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 月難祝拊臺控楊似萬物。為然有日掛臺卷齒篇作掛題其義當同又簡和與等生長以知 道無鼓其樂之君那故鼓似天鐘似地聲似水竿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 女好而頭馬首者與住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歌清清盡反復以盡之 無意下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戀鸞愈繼日陰鬱蠶賦日此夫身歌清清盡。先韻案盡者 舞意 醫查翁齊猶為緣也博與樹亦一聲之轉 · 愈然因為當為論文選紅點日氣論數以甚必易見。先緣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 等篇 好。就發行 日月今本等笙下有簡和二字亦因上文而指一色元篇發及為日猛世發揚是發猛同義,因為虎豹情內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聲似水等笙樂篇似是辰色元篇發及為。先熊案樂書集解引王肅山見處 於平衰哉不得成也弟子

卷十四

樂台篇第二十

二五六

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舞講乎元刻無意字 舞之意日日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謝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

治對意與裝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誤靜然也解說文作靜云語諄靜也直察切元刻正同愁發行日此 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同王念孫日元刻是先謙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爾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照 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階三護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護之節繁及介省矣。廣文照日兩皆等三揖。至于階三護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護之節繁及介省矣。 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亦子之言句首亦子日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實及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生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

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發辨和樂而不統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證案宋本奪先字今從元刻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属升坐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日元刻是焉字下屋焉句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属升坐 也實聞主人主人剛介介剛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被無然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鱓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統 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 被國安而天下安故日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副世之後。 違文照日舊本不其取母。先龍案書馬真馬生其容婦其俗姓其志利

為盗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送死精墨。亦就行日禮論第云邊死不思事不敬文爾之意,股禮義而貴勇力貧則 其行雜長聲樂陰清報除養也以其少人章匿而不知明節見天前籍其養生五無度其

荀子集解 卷十四 樂論當第二十

二五七

荀子集解卷十五

解被篇第二十一一帮如有物壅蔽之也

無後里再就持句又孫進而也言之故則名無疑也因此心不使焉句而與作使因云心不使焉又云犹然使旨命他日下使字乃蒙字之誤自無之形言盡之非可且不見不思遇於統者子光承上文敬於一曲而言下文於 南天文篇)於說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書雜雖相似說見進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 辯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日作離是也言與治辯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旣私其所習妬緣於遣雖與治益點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雜。亦緣行曰雖當依往作雜此乃形虧與治縣走謁 其美也伤也。盧文昭日案傍聽元刻作倚聽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輕也。走並朝治其美地倚住也或日傷倚也為傍聽也言如於異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較也。走並朝治 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及也注訓近則借焉殆 於道。而人誘其所造也。強近也話者好儉則墨氏誘之好海則惡氏誘之也。那歸行日追者於道人 皆作感元就治作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處文照日宋本或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如緣 雨焉疑焉愈從此些故日兩髮則感矣如楊姓則疑即感也於氦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大之電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具營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所有與之相亂者是爲疑 龍也朝有疑相之臣叱國烈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爲學有疑道之子思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層政辯國是而與匹詞義河疑談如疑妻疑遠之疑管子君臣簫內有疑妻之妾此宮凱也庶有疑道之子此家 治則復經兩疑則越矣。一本作習則疑惑矣。食難日用意如用政之所想十八年左傳並后匹誓治則復經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 不見言鼓在側而耳不開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擊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 小無二道聖人無雨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凡人之患被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時之由哉是時三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 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恶也輩倚其所私以觀異物唯恐聞

由為之前非是信道之人。藉恭的為民無得面稱馬季氏為作德大氣記文王官人篇小范面好大得逸周乎文不可通摄信道之人。有賢德也。王公祭日德道的得道也へ以上九君子得與釋文得京本作德治 楊說失之亂國之君非之上圖家之人非之下。豈不良哉故可哀也書作為

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虚宗廟之國也成成於為祖之來死於亭山等山東之山南 史蘇日普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宋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国也雄侍郎云郭武當爲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若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 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爲胡俞說是也刻恁往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先誤案 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焉胡故爲嚴循云胡爲殷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也墨子尚賢中嘗故不察向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向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簹公將有 之都一夕反而焉溺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敖桀於瑟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其過放之歷山高往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秀今和州治其西育医開郎淮南做與籍所謂歷陽 也鬲箭與壓同字或作隱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樂放於歷山維南脩務籌湯整兵鳴條因夏唐巢離以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麿江有鬻縣當是讓以鬻焉鬲傳寫又誤焉亭鬻音矯。王念孫曰案作鬲山者是 已姓因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 微子唇,以思其心而亂其行。祖已結姻飛嚴納之每臣題結出獨結有蘇有蘇氏以與已女焉賈 斯衛五縣開之歲子然則斯縣置其苗裔而不知關龍逢以惠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樂班斯衛 献此心術之公患也異則相為較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 桀蔽於末喜 為被博為被後為被古為被今為被此其所知所好婦於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 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靈也若云嶽爲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巓即皓炷文而誤愈趨曰故澄胡之端者靈所主反下文言之人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戲之於下炷言顫爲嚴之端亦 山之誤非也(魯語樂奔南巢章注曰:「集楊州班巢伯之國今置江居巢縣是是南巢地在襲之居巢不在灣(此所引蓋許往)愿山即鬲山也史記滑稽傳眾歷爲棺家隱曰愿即釜前也是鬲歷古字通楊以鬲山爲常 故為一般語詞也比句為下十歲總冒作數於義為短王念孫日作故者是也且錢本並如是往言數為被故為於人場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為該盧文照日正文數字本作故鄉總行日案數當作故故 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 紂被於妲己飛廉而不知 賢良退處而

卷十五

解較篇第二十

六0

承為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為有風有風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致引此已誤藝文頻聚得場部太篇以膺弓感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為韻生民篇以登升散今為韻魯頌閱宮篇以乘隊弓續增膺慰魯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闊面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鶥二字亦可與心為韻素風小戎有風有風本作有風有風秋鹽為韻鳳心為韻哉文風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為韻夙從凡礕而與心爲韻 他 。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 灣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爲山名矣尤非) 村縣於赤旆。縣也且盧红有灣縣而無臟山今以隔山爲 村縣於赤旆。 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日鳳凰秋秋其異若干其聲若篇有鳳有凰樂帝元刻作 夫是之謂至盛詩日鳳凰秋秋其異若干其聲若篇有鳳有風樂帝 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本作東西答客難外有愿倉與享焉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昔人臣之被者。唐鞅奕齊是始與右焉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購鳥賦或崧西東與周爲韻而今十人臣之被者。唐執者。 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刚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十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推甫原遺篡與萬物怒為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我水籍無西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祝舊惡姑柔別與明 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衞風竹竿篙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卆御墅人專部羽族部引此竝作有皇有風へ先言皇而後言風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 耳聽備聲,且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盧文 殿王而受九牧也 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故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想備色 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敬此事一時罪之作而時罪之 唐數蔽於欲惟而逐載無辨其善與不事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盧文弼曰宋本此,唐數蔽於欲惟而逐載 · 一般就差录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尝也。 唐軼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日宋康王染於唐崇田不種奚齊晉慰公驅越之子論衡日宋王問唐崇曰吾 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有恭顧車至辛央門者盡為我司之使者報日不見副車見有奉笥可與李史史及前又戴禮司齊王曰三戰節爲就就不治使群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日戴子戴禮也韓子日戴繼爲宋太宰夜使人日吾問數行 風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逸詩也爾雅翳風其雕凰秋秋独跪諱謂舞也干糖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恩 **雄此云赤旆所傳題異也** 史記武王蕲紂頭縣於太白 身不先知 **工業心言**

墨子般於用而不知文節不知貴賤等級之文節也 寬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叚孟焉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所舉人多不可竝列故日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日亂國之君非之上 嚴此言實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崇奚齊是也實萌之蔽則時遊上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愼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煞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 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任高姓日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歐國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ゐ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律也呂氏春秋高義嘗戴墨子之言日若越王骁吾 成文則實孟之黃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蘇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蘇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 酸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菝者唐榖奚齊是也下乃每言唐榖奚齊之蔽而終以飽叔霉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祾防應殊焉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每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陽文王之不蔽者明不正之之散者)。副《家·是·也》 占据法额下文愿數墨子諸人之祾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子血之主敗者(副)家 是·也》 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敬立王子朝者鳳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愈 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被之福也質然後其福長也疆直亮反。音質 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審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 非唐鞍防逐也或說似章合皇皇途殺宋君而奪其政吳 上宋本字有彎韻據本賣訂正幫車本責任望車後一段本書作成歷又內館的下云戴驅皇喜二人爭專相害大仁於辭公大不忍人樣其時代當是蘇聽他童焉唐敦所逐奔齊也。盧文昭日案引韓子光一段見內儲說 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恁下勉之疆之而誤呂錢本竝作能先辭案謝本從盧校作彊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鹽之其福必長孫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 禄與管仲齊。持法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與周公 刑戮然而不知此被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 子也不正其發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姿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尤身為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唐鞅戮於宋姿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尤身為 齊傳日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該而言該賢之謂能 奚齊被於飲國而罪申生。語點公殺之春秋最禁傳日晉里克殺其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

一六二

在孝經又日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改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被於諸子雜說也先歸寨郝讀是也言孔子也言其所用不屬於兼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郝懿行日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 一字包治亂二義往非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 之福也孔子仁知且不被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先王也。那點行日既者治之福也孔子仁知且不被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照雜也言其多才養足以及 先蒜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 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 復修立由醉謂之道盡論矣。論與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 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下之道盡於指數也俱作也今由法謂之道盡數矣 **电**楞失其讀 質所以為蔽 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後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隸案如注道字下屬謂之二 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懷子殼於法而不知賢一律姓失之情子一放於法而不知欲寡而不欲多但住其所欲則自治也鼓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愈變日慎子一放於法而不知 不二所以成績也弁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條之人百姓續華而全盡調之聖人變由積而成故謂之為奉款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較於成績也傳效篤云弁一面 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 知、大法取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知、此。申子名不害與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勢以刑 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一團獨非況大道乎故以爲足而飾之 云安知度前得靠亦以隔積至文祭此可且證得以成價為舊書餘甚積不敬於成價者猶言不敬於道之全體也正許上道之一問言之張辱 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侍賢而後舉也 申子放於我而以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向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 申子放於我而 由俗謂之道盡樂矣。俗當為欲樂與德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惡則天下之道 家得周道學而用之不被於成積也前品語會定禮樂成發誓習 莊子被於天而不知人雅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 內以自亂外以惠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 由魏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宣也從強 惠子被於辭而不知實。惠子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 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言道者體常盡變沿天地 此數具者皆 故由用謂 曲

以知道。頭神童之后如河也目心無那心何以知日虚壹而靜行日臺者專臺也轉寫者鼠字非曲為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所見何患不知。然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遠人何意不知。必有知道何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 失之甚矣 此數句為答意妄加日字。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一場注誤以為問辦後人遂以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一 人論非領政能愈裁去惡矣何患不知此所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該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往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必知道則與道 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語非道人與非道人是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日與道人語非道治之,如能愈義去惡。盧文昭日正文非字疑衍往似曲爲之說王念孫日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 人進國之所以配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量人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妬賢害善,大何以为他。兪繼曰夫何下豊不哀哉正所謁與不道人論遺人也與不道人論遺人則遺人退而不道,大何以为。間何遠以知道人 論道人(道入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圖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無可之論道入五字今寨嘗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伤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日盧說非也與不道人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執作與不道人 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经求道人正舆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各求其類。俞樾日知字伤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入則合於道人而不合 以禁其所可。人心誰然得然恣而肯守其不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 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為可可關合意也人熟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是故衆異不得相鼓以亂其倫也。與何謂衡日。道禮數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占無今衆陳萬物而中縣會焉。不帰於一陽祖當其中 王並此不敬之福也聖人知心能之患見蔽塞之為故無欲無悪無始無 八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 日心知道然後可道。命懿日日字街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必不知道則不可道面 人則合

卷十五

大阪で不以被一害此一被曹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於尤其明證楊注未明 心則則夢偷則自行使力不力。一陽影雖語廣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證案夫徵彼也知雖有所 心則則夢偷則自行使力 而有所謂語不以夢處預知謂之語。於智中以思其知斯為靜也比曾明不蔽於一端虛則說 用則淡葉爐。先讀案實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為夢然無知非 故心未嘗不動也然 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減此慈悲然而有所謂虚不以所已減害所將受謂此然而有所謂一。讀聲為而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語。雖屬不使人生而 **遠心須道則葛事無不行以一心亭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未隨也。行也當焉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 虚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處臺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於 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虚壹而靜見由說則是虚臺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受之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虚壹而靜見由說則是虚臺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 特等體體不能道也。虚空而靜。謂之大清明。玄昭日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不見莫遵行嚴煩資者直則。虚空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臺嶺者。遠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與事無不察也今季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於文耳,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 考靜則察也與意則盡者言意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無則察者言靜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 與鐘響龍是道 盡將思這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然也強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也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人將專道者之壹(專如請專斯語之專)壹則能 則將領遺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遺者之壹壹則盡紛思遺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辨舊詞也遺王引之日楊訓將爲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無下文而強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包下文當作 心未當不減也然而有所謂虚、減商焉養古字通下同言必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每體與家也知 心未曾不滿 智雅為前耳 頃筐易滿也を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器以懷人與周行之心不知毛傳自用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祭易得之物實易備之 身篇術旗墨面精雜行注精當爲情此苟書精信互通之證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讓案元刻作清是也作清者精之借字脩 博精至以不贰心容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楊失其節 大情之至也不真若難得則感。盧文弨曰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上情之至也不 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譯也正名篇亦云雜遺面內自譯容訓如非十二子篇容辨異之容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識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 非之則語、劫迫也云言也可體可劫劫而感使之申當作信而敬為申荀書皆然陳矣日案墨與默同楚非之則語。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旋譯所好驅蔽塞之患也。恭懿行日墨與默同 作墨商君傳殿科墨墨以亡,故日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辭九章孔靜蹈歌史記風原傳故日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 **競也熟知其形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以場往睪讀爲皞例之則此句廣讀爲 其德馆宿紛紛熟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 令不為百體历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上也必然所以為形之 矣。我能音官又音貫。盧文弼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顯于里曰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妳依廣廣重出二字矣我此皆切處盧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與也又安能鼓哉睪讀為皞皞瞻廣大貌涫涫游憩紛紛離亂貌 大理而宇宙長矣。核讀當其分官謂不失其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透通參驗歷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 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庭文昭日疏觀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庭文昭日疏觀 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無言可無則通及其致者我也若示也時該為係為者理也直其物莫有見而不論其其論所以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謝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 、賞被周行 置於周之列位也。以文邪曰注卷耳苓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佐廣雅改作集耳詩周南卷耳之管毛公云采采辜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阐管眷爲易建之器也思君子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 恢恢廣廣熟知其極睪睪廣廣熟知 詩云深采卷耳不盈頃筐虔我

卷十五

相系住不當作真王能非也易盡其故則美之事則身矣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給篇今寒此或字與上下文緊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或類不可兩也故知 可以知萬松至以身盡道准無貳面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龍案王氏念孫云貳是真之誤字說見天不如也。都懿行日案枝與竣同古字通用唆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之意郭端燾日荀意言心不貳而推穎 言所懷在於寬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日心枝則無知傾氣之則不能關洗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它依或之乎。郝懿行日或謂或之也故日心枝則無知 則不精真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無知也成之道助考之則可無知萬物若掉雜則愈

平列而其義違矣。精於物者以物物。朝日在各字舊本皆作名說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無也精於物者也兩語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物若農買之惡也。盧文精於道者無 物物、實能輸治各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隨所以助考物壹於道則正以 也下文云緒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隨者無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粪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 道者也。賴於一道故情於物者也。自此汪哉也見丙申校本愈繼日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道者也。賴於一道故情於一道故情於物者也。盧文照日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爲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 学相承日本作賈晒者皓上賈精於市而誤有人也不能此二技而可使治三官日精,孫下文以爾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丽市有人也不能此二技而可使治三官日 不可以爲買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品錢本買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宇相不可以爲買師 而 壹焉。 况事領皆不可南故與者請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

雙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 唐名當其住無差錯也 音者舜之治天 祭日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臺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心之危育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王念 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以以清一官對其中引出以以舜之治在清一於道不發於一層也。亦懿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言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充安国日念則難安徽則難明故 微學夫而未知處心之危言能故理照脫業業整使之安也靈心之微靜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微學夫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念之堂焉之危危間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倒謂迫倒亦充備之緣微精妙也 下也不以事認而萬物成。爾巴未曾新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樂滿側養一之 故道經

之於謂危 号矢舜巳前有之此云倕作号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马矢未必能射而昇精之也 獨傳者壹也無作戶。浮游作失而弄精於射。每臣也此云好游未詳或者好游夷年之別 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變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 本此注之末有清箸古者倉韻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腳去之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嘗者不如倉韻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弨日案宋 利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和之氣則當爲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精體沖則 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 獨動平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是議案大字無義上言禁水見發 目之欲遠敏重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鼓於欲而陷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 凡人莫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樂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樂滿側若不以本寶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樂焉安榮者儒效篇日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圖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屋蔽之心所謂危之也难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獨安察此人所知也舜必見道而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必安疑則他 理矣。直文照日底理宋本作愿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足以見賣眉而祭理矣。生當脫蘭字樂辱篇及性惡篇並云骨體膚理是矣。微風過之能 云云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始弟論今位弘奇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辜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濯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簿言知道善資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欲競故曰昔者舜之治夭下也 采寬也唯介報其中一語類嘉技舜舜役馬之縣耳行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馬讓有的乃得這麼 故人心譬如樂水正錯而勿動則進獨在下而清明在上。建設為然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 懷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 好稼者衆 北鏡市 則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

能自疆矣大字符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認能言頭下忍室於疆好甚於思出妻禮身外也好掌則及身矣故妄也如治訂正方可讀爲皆於上文而誤俗郭詩與日下兩言何望何忍何危期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比可謂 遠、蚊上蛙之聲、限居靜思則通是靜思不接外動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平。音 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然慶歡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節謂此也非眞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日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 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繼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哉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蓋文志善龜家有險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 當然往似失之。空一七之中有人焉其名日飯。名之日飯飯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歌詠龍之乎黃鐵空一七之中有人焉其名日飯。空石石穴也蓋古有齒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 作桑)崇書桑或作來乘或作衆(見漢安平相孫提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漢書王子孫日古無謂相土爲乘社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偕桑爲相(爾雅釋蟲諸慮奚相釋文相舍人本 無懷焉用好掌乎。郝懿行日當依楊住作未及好思也先談案楊亦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好掌可謂能自恐其身則未及奪弟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 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一五子悲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聽孟子惡其敗懷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尉則而子悲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聽孟子惡其敗懷 其為人也等別以好思。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日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敬与之聲聞則與其精無一其為人也等則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愈遠日寒凡射者必必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 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曾子 日是其庭可以捕鼠恶能與我歌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之楊云以其作 曾子 日是其庭可以其情 有子悪臥而熔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若賴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爲未及好思也誤有子惡臥而熔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將約也惡其寢風而熔其掌 |氏春秋日乘馬作一篇。盧文弨日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篇||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之謝王念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鸞車起於相上故日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翦相上契孫也 可謂能自疆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 也。盧文弨日正文矣字元刻作乎弥蒙行日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惡有層修其中而榮思者我何可以是蓋當舜視會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異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 者精妙之謂也。妳繫行日此文巒亂不可說當作問耳目之欲而遠故處之窮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爲領可謂能自隨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術耳可謂危矣言能關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禮未可謂欲也欲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蚁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關耳目之欲而 可謂危矣未可謂微 目之

是也此孫上部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因乎故此答以未可謂發也楊敖趙竝非之聲即祭之耳目者二句完屬一義不隱分言故知比段文句有誤写亦有行文先誤案郭皓 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疆也無語聞全無違理圖約之前也仁者之思也恭 說即孔子之錯言也楊往所說未盡其旨。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疆景而金水內景有子獨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疆 是完清明,以是。景光色也濁謂濕迩濟謂虛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邀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是。清光色也濁謂濕迩濟謂虛白。愈始日大戴記會子天園篇參嘗聞之夫子日天道日園 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 何忍何危。希證盡也聖人雖終欲盡清而不邊網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文故仁者之行道 人也。推精推一 至人也何疆何忍何危為苗未療極雖在空石之中看未至也 日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疆何惡何危論上之酷揚往樂謂性思慮也恭謂雜華夕陽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郝懿行 故濁明外 夫微者至

蔽其明也資與夢者越百步之構以為頭步之會也頭與是同學的而出城 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態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步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其人類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苟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日倍見其影以爲伏其人 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位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 魏剛其官也 層司主也言義既耳目之所主守物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年。而求年 小門楊注未晣 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審與吾處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漢漢而以爲胸陷 城門凝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關其小者謂之閨閨務宮門之閨小門也。郭嵩燾曰武文閨特立之戶上圖下方似主故以 虎也代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俞樾日上文見寢石以爲伏

程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仍於經則患濟反擊鼓烹除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擊鼓烹限則必有弊鼓喪限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楊云 敗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機楊注云巡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儿六見此人之所日正當為定聲之誤也(下文正專同)巡以其感忽之問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問疑此人之所 矣。眞墨之酸 睾鼓鼓之無損於疾徙取發耳此言愚惑之歡王念孫日自鼓痹以上脫誤不可說似當作故傷於經而痹痹而則患濟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愈讀爲愈。郝懿行日傷於經而病原 擊鼓鼓痹則必有做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事也將各族也傷於經擊鼓鼓痹則必有做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 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爲無也有無謂以無 其感忽之間疑女之時止之。恭懿行日感該為披解已見離兵篇玄讀為敢荀書皆然王念孫其感忽治院認也玄亦強蹂難則也並以此時定其有鬼刑 失氣而死豈不良哉或此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一凡人之有鬼也必以以 督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即視其髮以爲立魅也如轉背而走,比至其家 契列仙傳有眉子齊人隱於岩山餌朮能致周雨者也 其為人也思而善畏。磐魯喜也明月而見王逸日夏首夏水口也得蜀粱未詳何代八姓滑名蜀其為人也思而善畏。磐魯喜也明月 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然不當夫苟 就玄也。或齒無監書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 精調之有人 折也高被其長也 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發類此也 不當安能無過乎。以暴決疑為夏首之南有人焉。日后因梁。夏首而西浮顯館門而不不當安能無過乎。以暴決疑為夏首之南有人焉。日后因如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焉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 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 而已以正事故傷於煙而

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偏也歸達請病不為衛生謹其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則可知助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

篇柱日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日皓脸無焉去郊與故莊予胠篋篇日如菲猷毒哲予非十二子篇日如而除賊而而不以持是則謂之凝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強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誰曺主術 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撥有勇則謂之撥脩蔚爲滌(周官司尊葬凡酒脩蔚鄭注脩前爲滌濯之滌)謂滌蕩使潔儀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 之聖人也知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權。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是 說是今依元刻照響是而務土地類是而幾君子也者婚節之名君子有遺態之稱也字面份先議案王響是而務土地類是而幾君子也。發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爲君子士 也法其法以求其统類以務集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隱斷上下語版矣宋本下類字即態上類統類法之大經。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盧文弨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 之謂安人。錯置也謂廢拾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發 所改學而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者後人學。。 郭菁燾日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 終為已僅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社往日終獨已也放已亦獨終也先誤案苟喜以於代狹此亦當爲挾作絞日已獨察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歸萬藟籥終遠兄弟傳日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乘族親是傳箋竝訓 肝止疑傳日規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三類止為詩云止疑荀子信詩故用詩義耳得注疑或爲沒非是疑止哉已見王制嘗者書多作凝止皆俗人妄识之從此未改爲往是或爲是置俗誤久矣介意日誅受柔等膽 取之也不苟篇小人如(與智同)與授盜而鄭(鄭祚也說見肏書述聞民與胥衛下)故曰有如非以處是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證證多言也詩曰無煞謎證。王引之曰耀字裳不可量溫當舜擬字之誤也提問寢 則謂之賊詩於是世察熟非以分是則謂之篡。熟甚也察甚其非以分爲多能非以 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一 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為法度也因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巴不足以次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袁習也沒問也子中 脩為是則謂之知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能,辨此 日上諸至足見問至足日聖也成立是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 故學 知

旬子集解

卷十五

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 非者而察之間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者而非之以為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就以非察是是察非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 郑宇同義)辯烈而不以言是則謂之鄙也楊說皆失之神爲詩而巧惟南原道篇日爲睦智故由巧爲許並與此 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形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顧案隆正衛中正若夫 傳日。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為疑以

其文曰以飛籍之辭鉤其所好以籍求之此於望住所本雖猶籍也疆錯謂疆求也楊往以錯人口釋之非是雅作讓虧)楊往以讓詢爲置辱亦失之愈趨曰大元元聲籍籍知休咎范望住曰籍求也鬼谷子有飛籍籍 其證也非十二子簿無廉恥而忍襲韵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誤恥也或作旣詬誈詬恥也或作詢(廚)呂氏春秋辭俗簿曰疆力忍詢(高注詢辱也)進南氾論簿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別戾忍詢皆 書路溫舒傳作國君全詬〉詬訓焉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誰爲曰忍尤而婆詬(王注詬恥也恥也又作诟大鏿禮武王踐阼鸞口生吃盧注曰垢恥也又作掂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全垢社注曰忍垢恥(熯 辱見惡思能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社虛住竝日詬恥也字或作鉤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鹄社往日詢嶲韻之傤郭璞日殘澹惡也煞則墮錯者旣墮且惡也非缉人口之謂詬愍也大茲禮會子立事籥君子見利思 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疆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 而恣睢妄辨而幾利。 妄為辨說所近者推利也。王念孫曰方言母惡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得風也音層鹽鹽服人雖母人口也能醫也恣睢矜夸也錢近也妄辨幾利謂

之也(提生資東青環遺也)古多以能再可能見看官一不禁住不関來無民際之心,有不思生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接能讀爲所贖焉而壽之謂遠弄不禁住不関來。無民際之心,不惡性 出道字非其自出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于之胸中。遠讀籍讀遠也不是訓幾焉近又增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于之胸中。遠讀籍讀遠也不 王制君子展之此之謂也。所謂所言敬律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 愛成之無益於惡地 益於享受成之所仍於事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楊往謂憂成亦不能近過愛成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錢即無 方多然矣。廣墨中傳日。析解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疆志不合 不好辭護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濟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

異端所酸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來言准義所在無所緊滯他且營未辭或田邑與酒同過快也得過爲者清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過快吝懂之章無益之事而往往之也不開來謂不憂閱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日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閱將 異端所蔽也

人相信反也。先識案讒言上面字術或說非也讒言復歸面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 明以黃爲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二語見後僕文苑傳)趙高欲爲亂以青爲黑以黑爲黃民言從之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孜引作而今從之又注領側也元刻作詐也鄰遠行日墨者幽間之意詩言以問爲 幽而下於此。 幾無別沿指鹿為馬者出鉛暗也險傾倒也。 盧文昭目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期私程幽而下於此。 逸詩墨謂敬塞也為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敬塞為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 正上的下除之事。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獨而小人遠矣。反(語見證器注)此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獨而小人遠矣。反 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 周君無之有也。故而不知昭明之功也。先戀案生中四爲字皆當作而問君無之有也。以宣譯爲成以隱蔽爲疑問君亦無此事也聞君務在隱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 詩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 故君人者周則讒

化七明在下故游惹然著見於天世

荀子集解卷十六

口况謂之名賢愚愛冶是也。虛文翌日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三科一日命敬之名方習白黑是也二日毀譽之名套惡貴賤是也三 正名篇第一十一一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正名篇第一十一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為尹文子日形以定

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罷名命之不愿者則以那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屬楊注斷出期上胎似未安先說案鄰云曲期二字下為是也而解爲委萃非也下文云命 之加於古場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出則者也。於懿行日出期謂曲折期會之地強言奏巷禮也。於懿行日文名謂節文威懷禮則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則合人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則 先議案性之和所生當低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唯相儷生之所以然者謂之谁合感隱不使而自然言其天胜如此也清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意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 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銅而因之以為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說其所以然是曲期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遠方異俗之別別以以則因之 謂之係。爲爲婚不知古字這耳下云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與出能爲之爲俱可作爲處積問之爲。爲爲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與爲爲鄉其本性也。於懿行日荀曹多以爲爲爲楊注訓慮爲 之情爲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處香而行謂之實也心慮而能爲之動 不說矣此傳寫者緣下文峰之而說住人之性強當爲生亦後人以意改之,他之人好思喜怒哀樂謂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注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此之好思喜於喜於之 所受於天之姓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的生精故有必然之理是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 通院名送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最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各題通過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散名之在人者。學名之分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 焉能相自焉而後成間之係。亦作爲非也想奇光傳及這言等等馬見今爲字故曰集分言也是舜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爾康善日數

若依楊注別上文謂之姓此所坐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遲樂記二篇並用毗字鄭康成注冊古龍字也此蓋爲古字這矣何必上爲能下爲冊雖生分別與如上文二知二智亦是雖生分別古本遂皆作知如爲爲之例也 之大義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 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演率民而 楊龍非也性傷謂之病。傷於天生 母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龍與許不同凝未可據先蘇案二傷二年二能並有處實動靜之分如皆讀智能皆如又致說文能態為也能於堅中故轉賢能而亞壯年能禁他又云爾或於字环官爲世能存熟則經典用能不用 以前書前之仲尾寫云能配任之又云能所不耐任楊注耐惡也此則一句之中聞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楊注所本煞鄭此說未見所出旣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禮運注)然則鄭意亦不以爲定論也且 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好樂能有所合謂之能反。那懿行曰塞楊姓能聞古通此語非是楊旣知文照日句首智字依注當云在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爲聞古字通也聞謂堪任其專附乃來乃代二 明藏於心有合著遇勢而形下兩間之能同為所以能之在人者間之能謂之能能才能也。盧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先議案在人者的所以能之在人者間之能。智有所能在人之必者 正義而為謂之行為正義而為衛文四年左傳日當官而行也提往以正道釋之非是正義則則之為亦行下置反心偷憶日讀請正正當也正利而 大言之法而醫之者聚矣不然而爲孫上文於以本是而爲一上利之而爲為謂之事。爲誰謂嚴其一真者也無也謂爲與不能無時於以爲耳後謂以故言於爲字昧古上利之而爲為謂之事,爲正置之事利則謂之 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顯于里日公經當作功苟子盛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 為與馬爾的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態影則易使易使則公其雖先謝案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態影則易使易使則公 **念孫曰析辯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跡下正名而衒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則國大亂民日禮轉子產惠之於是討鄧析而懲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文熙日今本新序缺此文王**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 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於物也。盧文照日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所皆詞爲在人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 節遇謂之命。鈴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是散 之名也而或者乃爲堅白之說以是爲非斯亂名之尤也略察此上專是殼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變成就素定 民之點複衣福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郭第房日子產決鄧折教民之難約大績複衣小號儘袴 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 焉。這明鴨也禮記日黃 多辨戲則謂 所以知之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患事無困廢之福此所爲有名也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與問憂明同日緣 以指明實事也之分昇制名所 验也異形者離心交給異物者名實驗無此所以有名也 貴賤不明 用異不別如是則志必無句離心交哈頭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 貴賤不明 用異不別如是則志必 加點揚所見本已然故談讀爲胡涓切而所說皆非先議案楊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靜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玄經系也結出言名實眩亂違系交結而難瞻也王念孫日名實互經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談 天官。天宮耳目身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 巴下覆明有名之意,交際其物名實玄研。安深隱也無無知也。亦或行日玄郎眩字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交際其物名實玄研。玄深隱也無無也若不爲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 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您上旬有名而讓先誤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男形為心則分離人之心宋襲本同)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煞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人形。此心。萬物之形各異 四足而毛旣爲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狡作有同異王念孫日元刻有作以○勸司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擧其大網故制爲名之鹽要謂若謂之爲知其二足而君謂之歌知其 也既指舊名必愛新名以反其舊作者愛也舊記哀公問鄭往作為愛也楊往未盼,然則所為有名與充子日必也正名乎。先緣案舊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樂以亂正名。然則所為有名與 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 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櫃要不可不察也 請職給請說就見關學篇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作之故守馬歸疑其所習。先誤案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 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調數之儒亦皆亂也為蘇鳳寶故 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韓景地 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領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 故比方之是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公不司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故比方之是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君天下之再雖自其大 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真故因耳目鼻口而緣因也驅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辞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 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姓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

ownse 他非真也楊以爲譽絕之酸氣亦失之 疾養詹熱滑蛾輕重以形體異 躁獨盾並見周官禮配則酒酸必属盾之誤也 疾養詹熱滑蛾輕重以形體異 部不得言四辛古音相同盧龍非也楊以滔爲獨之誤是也余謂殿乃唐字之誤唐從酉聲與戰字左即相同又寒心戰吳阮續畝壞詩感協壞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先字古在韓部辛字古在眞 仍從水西擊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酸據氣之體鼻者王念孫日辛酸皆味也非奧也宋王高唐賊孤子寡婦配日皆假容臭或日酒當為屬篆文稽相似因讓耳禮記日馬黑春面般管屬鄭音遠遽蛅臭者也。盧文邵日 好遊影腥·腺·河·晚·奇·真人以鼻耳共 随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身者爲臭故香亦顏之臭禮好遊點腥,阿·附·奇·真人以鼻耳共。芬花草之香氣也鬱麼臭也禮說日鳥犍色而沙鳴慘陌未幹職暑 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因也以心能召其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 以八里,就讀為脫誤也脫的為律文之故誤追。先讓案說者心說說之故心有人以知,為智也言心能 謂分餘與鉤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寫初亮反又楚陵反一記以言故意及然形受地必然仍同發與故同皆壞亂之名或日滑如字皴當爲飯傳寫讓耳與瀝同輕重記以改言故意及緣形 牛夜鳴到唐奧如朽木)內則注曰唐惡臭也春秋傳日一麓一唐(僖四年今左傳作稽社往蒞奧草)鬱腥恁上文辛靉而誤也周宜內霽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說文麿久屋朽木周禮日 **為對文奇察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楊愈說皆非道調以和合之節以削圖之故日誤節與清獨同** 拏禮記仲凡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流節劍也瘦弓簿品節斯疏節詢歐也是節為劍也調者說文和也葬音之 韻並日談戲觀也蓋談與謂一聲之轉耳笑學形似因而致讓先辭案調學當為調節字節字皆從竹故籤誤稱 之首斯曲龍也調等疑當為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爲日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簪寶文弨日調等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爲之聯兪戀日丝等之髮而得言等義不可墮揚又引或說謂等八音 故黄帝使给倫取竹作詹是竹秀聲音之始莊子天嶽地額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磬萬物衆聲之異者也。盧倩濁宮蠻之曆調等謂調和笙等之聲也等笙類所以等衆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等者或日竿八音之首 此言形體色種形體猶骨體也色理治層理也揚云色五色也失之引之日色建學理也樂辱些惡二篇並云骨體脖理彼言骨體處理 各省首名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的之功也稱位正云約要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省物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 盧文昭111注未名也上宋本有各語前三字符王念孫日的非省的之謂的 ·見下〉判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形體色 里以目 異。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謝名。王玄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形體色」理以以目 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 聲音清濁調等奇聲以耳異 **曹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復反簿簿** 異。奇味衆味香臭 同倉寒也滑與疾病也卷與療

正名篇第二十二

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上共至於無共言自同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爲證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王念孫日或說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 單與無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自馬亦然雖共不則單單不足以喻則無之自馬黃馬之比也。盧文弨曰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過用則與單一不足以喻則無之自馬黃馬之比也。盧文弨曰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過用 誤(天論黨以耳目鼻口形能爲五官能即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爲五官形體即形態)郭嵩燾曰王哉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 知此當云然而資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符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即心也下文云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宮本錄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說上云心有徵 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宫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熱後可也言 與馬秀異實也 別地分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聞也異實者異名則 終不知其名心亦能銜之耳目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必爲衒文如於後非也類猶記錄也心銜於耳目而後有知所別所見心徵而知之由耳目之記籍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於後 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宮能態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佐亦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聽之也。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態上下文而伤五官 為五官之鶴因五官鶴為天官而注又有關文遂不可讀五官等之而不知心饋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 惡日共見官共之有讀為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楊能失之。有時而然偏舉之故謂至於異也越於經謂之附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王念有時而然偏舉之故謂 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在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心 而命之。與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必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故謂之 名也或日異蜜營爲同點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 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 而無說。 至於月

國宣各本熊故宣令正名無國實納之以命實納定俗成謂之實名或言語文際謂若天期之以命納定俗成謂之[傳之對為所]之[如] 一個 人以命納定俗成謂之[自異於] 制制, 一人不宜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物為天則人皆數日大其若也此云傷惡之乃一傷之義故日大則名也傷與清形似因而致誤先證案愈哉是名無因自己,故日為縣也者大則名也推而則之則則有則(有讀為又見上降)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得惡則義為故日為於上發傷惡而誤楊能皆失之愈經日以何守乃傷字之為上及)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得惡則義為故日為於上發傷惡而誤楊能皆失之愈經日以何守乃傷字之為上及〕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得惡則義為故日為縣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派之中又有不同、若維有五姓居有九層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為 以稽實定數也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櫃要也意是其態要也,後王之成名不 所者。謂若可馬同狀各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 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憲亦與上闻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疆且楊必當有注矣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日約之以命策號字錄上下文而指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建云約之 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為主故曰爲事之此條以異為主故曰則事之(下文皆作則)鳥獸不見類而允謂維其萬名復頭之數是因名者生於於歌寧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則異名同名之意。王念爲曰案之爲字 可不察也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風化為舊之類雖有化而無別具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 所者雖可合謂之一實。自謂之馬其與二世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 固等個易而不振謂之善名。母其名珍曉其意不等訓解者排音佛問等個人 可別也狀同而爲異 物有同狀而異 名有

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焉有名(爲即以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不可行也。王引之日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壞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人熟行則能終之失。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檢之是因廢之獨因觀之 人不愛已而愛入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感於用名以亂正名也之言也舉人不愛已未開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尋則使人不謂或言聖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 **辱**見 保 不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也即其朝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蔚朝焉藏而貳焉藉熟則義不可還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歲見釋詞)觀其就行者觀其何所行 以 道 達 之 禁惑於實所隨名者也。郭嵩燾日此三國仍承上言之用名以爾名則聽其所以稱名而觀其行用實以既名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脫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爲下以下爲高若觀其精熟得謂趣與否則能 本無定以則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以爲不然亦可也此感於用實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 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於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可以示人位。郝懿行日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借,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後 辩說是非也名分不必爲名 稽實定對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人形說時言之雜即名之語要也以用也悖遠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人形說時言之雜 也是該於形色之名而寫白馬之實也命形的色非形形非色故日白馬非馬 三者以明謝家立言之旨所以為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則驗其所緣以爲同異而調使乎用名以亂實則驗其賴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爲辭受葡用此 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勒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爲平奚爲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爲寡劉紫甘大鍾樂我盡樂遇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爲高以泉爲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後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旣以高 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惠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子云人之情欲寡也為豢不加甘大鐘不加甘大鐘不加 彭今泽高本書位作時前與据虞王本改正之以範語而與涉耳先嗣案據盧說往皆作辨 有牛馬非馬也此惠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之無刑以禁之故辩說也發給之意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點期不 止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爲顧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與君守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熱恶用矣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事共則民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日國之我器不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惇其所蘇則能禁之矣。 今聖王沒天下亂義言起君子無熱以臨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非而謁經有牛未誤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 山淵平。情欲寡芻緣不

即是

是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除清即是實質與名正相對也古者情請同察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楊注請當以爲質也曲禮禮之質也鄭虞注並日質本也)請讀爲情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之遺特謝也實匿也百家無所隱實言皆如其盛詐也。王念孫曰楊哉質請甚廷質本也(蒙醥傳原始要於共其名不使乖悖也穩則合文辨則盡故謂惡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 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無異實之名閣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聯倫皆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命名也者,所以期界實也當爲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爾也者,無異實之名閣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日累實的也者,無異實之名的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日累實的也者,無異實之名的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日累實的也者,無異實之名的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日累實的也者,無異實之名於累別為 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 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辨報則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 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論無期命給然後說說不喻然後我。 命詞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則之讀離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 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辞者明兩端也 附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歲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以說之今本說誤作論)說明也言雜說具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日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 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驗名之用也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萬事不行故爲用之大文的王業名聞而實驗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累而成文名之麗 給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 白家無所電。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頻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白家無所電。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感也實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 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 合於說言經為能成文為嚴問心能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

子集解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作情又墨子尚同明思非命諸篇皆以請爲情)有無聽之爲讀禮論篇情文俱盡史部禮書情作請徐懷曰古清字或假借作請請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有無聽之 **內院其身也占窮與射通用語語鄉黨藩諒躬如也聘遵鄉往作鞠窮是其證。金懋日楊說冥窮之義甚爲迁曲窮當謨爲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 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 期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 **香科伐德之色也白蓮明道也冥幽隱也冥期觸退而期處形**是時百家曲能皆競自發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聚而無 詩日顯顯中中如非

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罪等不詩語以至公辨也人之說是非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我歸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 不動乎衆人之非

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赞照也即心意氣商明世如璋令

疆五臣本彝音冶烈良日墨湄美容儀也釋賦急源妙以妖蟲五臣作妖冶後漢書張衡傳咸校體以疊頻往日以感眾人之耳目也(祆辭見上文)冶與益古字通集讓上聲三十五馬墨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賊侍者譽 道而冥躬此於土君子之辨說日韵而不齊刻而不流韵謂說不行就認說行其文正相說也一時日息反夜雜因謝而不可給確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日說行與天下正說不行則自一時日息反 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該之爲政語之爲階吟之爲誇曉之爲讀是也韶而不奪利而不旒二句相對言吐營爲咄形似而誤從上從出之字隸書每相點若默從出而今爲爲數聲從出而今靜爲數是也陷者韶之閔 者之權執罪者之權執也不利傳辟者之餘也時前為時故能處道而不真吐而不 云其所辩說不求夸眩於聚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聚矣以是明之聲音時謂妖魔也是治即蠱惑之蠱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禮勢二句一意相承機楊往 警動自自正其器能也 不公泊間者之耳目 量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爲孫辭書。不以衆人是非而爲之 不公泊間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聚人。王念孫日治字義不可 等利而不統貴公正而賤影爭是十君子之辨說也 我或為和。愈然日陽說非也等。利而不統貴公正而賤影爭是十君子之辨說也 性而不幸聞也為而人不能尊 不點貴

漫分。永思壽分、大古之不慢分。禮義之不經分。何恤人之言今。此之謂也

弘は用新館得其正何愛人之言也從計也還問遺漫長夜紀時各世司

1、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也許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域短狐也認話也認云使女為鬼為域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据然 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恶焉而愚者反是詩 深於其志義者也 而不實又不經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 故窮籍而無極甚勢而無功。 已實。韵難也通於忘義相通之外則故愚者之言的然而粗。實然而不類諮諮然而 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有之義也是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 其志心義者也也差差不齊犯請語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復反 彼名爵也者 以見極則金之矣。極中也本也外是者謂之詞。是君子之所奔而愚者拾以爲 貪而無名。蕭賤履也才夜反謂賤嚴於無極之地故知者之言也為籍處之易知也行之 日為鬼爲域則不可得有頭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該給多言也問題者言淺則疎溶深則無統類又語該然沸腾也 彼誘其名數其點而無防與忽同忽然無提本貌祖疎略也噴爭言也助草反或日與贖同深彼誘其名數其 君子之言始然而清光然而爲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

句亦程對為文若關入姓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橫曲爲之說亦非也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 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唯之具也即此句之衒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唯之具也性之具欲則乳也。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爲穩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唯之具也(生隂字相 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者所因故能尊欲則欲自 因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因於多欲者也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爲多欲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時使人盡去欲然後爲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正者異類如生死之來非治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日或就甚晦衾不可通此文尝云所受乎夭之一防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夭所受乎心盷承上文而言也一欲大凡人之清欲也言所受乎夭之大欲皆剜筠於所受心之計度必之計度亦受於夭故日所受。俞德 若無 時事則文不成義愈說非下同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特其可得而後欲之此根於性者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寡無止於亂此在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面動遜之自取死者如歸侵亡身之類心之 以類求也文義顯然獨會說替非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從其真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從 耳郭嵩燾已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谁惡命於心而欲途多紛馳而日失其故嬪一與多正相舒則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魯言固不可同 欲料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成一般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無皆你字 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並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營據補天性有欲心為之節鯯。俞樾日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營有所字所受乎心與 之數七非沿面也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之數七非沿所發在 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 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知必則故欲過之 不在級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日我得之失之矣。既在於世性者天明在心不求之其所在心世性者天 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爲可也直若心止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 則欲雖寡奚止於亂。 而動不及心止之也。」自身的有過於生而動不及於求生者心之中理止之也故欲雖多不可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爲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爲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論案此文即以 特字術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不釋等字故知爲術文彰鬱燾日等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凡人之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昭日宋本往多縢字今嗣正愈鐵日 字直又配日以致爲可是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刻王念爲日宋錢日本並德室本並作生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注之實體於又情之所隱所以人以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違校無所 雖寡亦不能止亂 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 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 所 受 乎 天 之

出也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表大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也雖為 日所欲雖不可盡求者信近盡是其證先齡案王部是今依朱本存於字以爲可可過之物所以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當從三刻三千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二下文以爲可可過之 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與治亂者論合遺與不合遺而已 而過此也 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 為有欲之歲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歲亦之奚以損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薛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 之雜南面北走拾欲面取悪災不可得也一故可道而從之愛以損之而亂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徒不喻斯理而疆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故可道而從之愛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 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搶南而走北平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之也言此人所欲南而惡北豊為夫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 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 本作貴縣就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母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文照日往賴者舊道者此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 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 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期求節欲之遺而爲之也 所欲雖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雖至駿亦不可去欲若知道所欲雖 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善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壽 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龍願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 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悪也哉 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至多強欲之也惡北無寡謂此雖至寡強惡 不可盡求者循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節其所求之然也。 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與節發無過於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 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惡未曾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海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曾全來意有所去其 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聖人以道節欲則名安其分矣而宋墨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獪欲之惡雖至寡獪惡之豈為欲之不可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八八六

也易謂以一易雨人日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日無得而有喪也計 後異也言不知還則或於情代之理也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於照謂若有才未得因以為獨不知先聽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 矣故達遺者不成成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遣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伤重者也能擋變逾時故以喻遺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遺俱不與遺俱則惑於欲惡 日人無動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爲欲惡所惑故 福福之所託。雖權則不知無重難選則不知獨福也 易者以一易一。人日無得亦無喪 而人以爲為此亦人所以感於禍福也。於欲謂無德而泰因以爲福不知務不於隱也看託而人以爲為此亦人所以感於禍福也。禮不正謂不知道而傷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稱託 思於兔而鉛未平也發以此定經重是該也權不正則獨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與輕重等而平矣若傷學之則重縣於均經權不正則獨託於然而人以爲福語 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俄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感於輕重也傷擊也衛若均學之 衡不正則重縣於仰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 深期其隱而難其察者。而難其察其字步上文而指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 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緣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以道來富貴終題獨也有嘗試 易雨也奚喪。從道則無所雜道而內自擇是猶以雨易一也奚得。雜道則無所其 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愛者無之有也行態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分危而不內恐者無之 志輕

具外危二句為同気也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 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讚受而不知其狀輕緩平章而體不知其安故響 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 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雜理而不外危者無之

之其體平也並可為證假而得問而樂之則不能離也。不能雜於不足也。王金孫日祭問名稱米德日常平以清作假而得問而樂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聞之靈以爲足其意然亦 萬物之美而不能壞也 應意未得其義,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之發使心平喻則色不及慵而可以也無足與乘斬相,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已為物心不愉則色不及慵而可以 其欲而縱其情然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 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 字旦葭即題也又與題相複故無萬物之美而證驗對文則發上不當有護故無萬物之美而 認低欲之室藍簾臺莓謂以蘆爲簾以孁爲暮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庾蓋藍巖之誤(簾廉古字通)臺莓與甚室壇庾則文義不明且與莨虆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臺華於義爲長說文局促也局室 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緣即使暫時得閒而儀之而其不議者仍在也故鄉萬物之美而盛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爲之能非也得閒當爲得閒(古萬反)字之襲也言憂恐故鄉萬物之美而 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焉天下必多而焉已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樂少矣。王念孫日和當焉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篤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言以是不 名美名也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必如以天下之 與無足無以異 和字乃後人因正文誤私為和而於人之楊所見本蓋不誤一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為已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先誤寒王說是往中夫是之間重己人謂重己人物 衣蟲紃之履而可以養體。 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的 可以養形。 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傷而可以養耳疏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雖布之所祖之物不及儘聲不及傷而可以養耳就食菜羹而可以養口。 或日尚言尚古治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朴筵質樸之机筵也。王念孫日以喧庾爲屋室而云遼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葭蘆也以遮庾爲屋室葭蘗爲席華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 俞樾日無足謂則者也乘軒戴統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時卓而行無以異統與晃同。虛文邪日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 如此者雖對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統其 旦京反。會慰日平乃府名故與至並言說文辨前霸蕭子可以爲平序穩密頭爲事以也則受其意也懷是也決也史起樂數日先王以爲傳於志樂 文部日恭食當作疏食 可以養樂無裁列之位 屋室廬庾葭橐蓐倘机筵而 **那問之辭** 而 郑道則心平急 月 故欲養 以養名。

老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東京都公此荀子之國小家珍能而與孔孟所言治已治人之指相合後儒專言獨制釋盡者幾何不以雅不見之行不聞之課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若子尤當戒愼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親恐懼乎其所不則是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能不戒之行不贊之霖君子愼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悉誤在此耳。盧文昭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诣推演之虚言人不能無改或貴乎尊欲以合乎道之意悉誤在此耳。盧文昭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诣推演之虚言人不能無改或乎其所不親恐懼乎其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愼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親恐懼乎其所不以不聞之。謀謂在此情之一言。不見之人行。不聞之一謀。君子上慎之。無稽之言言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已而後物自(無稽之言言不見之人行。不聞之一謀。君子上慎之(無稽之言言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已而後物自(無稽)之言。不見之人行。不聞之一謀。君子上慎之

荀子集解卷十七

从任惡篇第一一十二 齒驗實而著此語書日雄天生民有敬無主乃亂惟聪明時又亦與此義同姓惡為論第一十二 當戰國時競焉貪亂不脩仁義而勸與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略之

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思為路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免驗案下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族與強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免驗案下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 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是生而有疾恶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是荀書為皆散為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傷尤其明證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楊氏不了而訓為類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誤案就說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 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蘇起衛將軍文子篇日如爾也其可謂不險矣 舊厲然後利。 臺灣皆廢也屬與藻詞。 今人之性恶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 故枸木必將待學括烝矯然後直。物讀為與出下皆同學括正曲木之 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麗犯文而誤改之耳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愈歸曰怨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日順是故經亂生而禮義 理亡焉。文理謂節然則從人之性。多先議案前語八伯篇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悪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 人之性惡其等者傷也。人等再亦會意字也。都數行日性自然也為作為也為與為古字圖人之性惡其等者者為人,為為此為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為故為字 文弨曰書作准夭生聰明時又此無夭生二字頌韻脫鬼禮第二十六今以是葡萄節識之語故亦升在上。遗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雖與然後出 鈍金必將待

卷十七

性思篇第二十三

此亦當然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辞實於資於自 失喪必矣非本會而後惡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王念孫日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因已雜其質撲與其資材其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王念孫日此下亦當有其善者爲 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可事亦,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 學一個能所事而成者也,住百官您云任事也。盧文弨日鄭生本云任猶傳也玩楊意卻只作事學一個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日專典以富邦國以 不及知此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 惡明矣其害者偽也孟子日人之學者其性害之益非無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日 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爲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 雜其朴雜其為必失而喪之。所題思其失喪必也。亦熟行日朴當爲漢漢者素也言人性生而 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孟子曰。 是性院之分也天與耳學而能可學而成之在人者謂之經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隱 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平人之性偽之分者也。能及於知魯言不到也 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雎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日。若是則過矣今人之姓生而 而學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經歷地令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 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也等是他夫子之護乎父弟之護平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 我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人也無為尊長在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該為獲爾雅雜言於先食者以為有所讓也人亦能皆曰生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 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 聰不難耳,使實於資材自善如則是之語故日。目明而耳聰也 並不然則是經爲使之也 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豊陶人之性器本豊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故工人野木而成器然則器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能上下文人故工人斯木而成器然則器 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為為治學也言意義生於聖人故陶人獎植而爲器。與及瓦工 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韓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 下文分而不改交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好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根體也詩也高篇以時其機鄉箋日接體也見提而不敢先食與好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 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爲故以生禮義而此 埴而為器熱別器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陷入之阯也故工人斲本而成器熱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能爲之也或日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楊後龍以此工人爲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埏 所成器 设音館 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傷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遠哉土也望為土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傷,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 之情性者也。原理皮膚姑傷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時學而知也之情性者也。原理皮膚文理也失與逸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願不 然此人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快是皆生於人 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惟而爲之如图 辭護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出 問者日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體醫時應之日人禮義者是生於聖

卷十七

 性思篇第二十三

正名篇日愿發焉能習焉而後成轉之係皆其盤是性傷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驗故聖人也上文日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轉之隱是性傷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緣故聖人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屬。至引之日爲音爲謂之爲三字中 化性而起係。這聖人能變化本係起而生禮義患也皆言非其本性也。謝本從區校作為起於化性而起係。言聖人能變化本係起而生禮義老子日智惠出有大為莊子亦云仁相爲也義相

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歸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別於怪二字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爲故日爲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 也。亦當作所以同於聚而不過於聚者唯也而訴作其過虧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遠矣 所以異而過 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爲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苟子性王念孫曰宋錢何校本云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 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 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

協義轉迁出說文排過經也排自可削擊何必改為將乎沸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历安矣又案說文色部整盤之聯今之農器與批也且發辭也。盧文弨曰辦奪宋本作悌奪注詞愈機曰揚注違戾之訓試得之矣讀拂爲 綠下文兄弟相鄉奪妄如之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選所有矣弟兄二字乃後人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頃信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怒色也此排字疑辯之叚音官兄弟必聽然爭奪也先謀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 衆者偽也在能起傷 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排違原也或日排字從本旁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

願厚。惡願美姚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 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平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害者為性惡也為為其性惡的

財貴而不願魏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 為善者為性惡也亦強致頭喜之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疆學而求有之也 用此觀之人之欲

而已元刻作准而已下同不続爲者。虛文弨日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皆而 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懷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

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者分共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 · 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爲也。不精而爲之則悖亂在 孟子曰人之性善日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

日華中愛之此文譯字當讀為華而從中愛之訓陵暴於寡而分愛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天下之情於寡而證譯之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日如楊注譯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爲國君華之鄭往天下之情 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若是則夫疆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謂立而趣也維南犯論篇日立之若是則夫疆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 **醫士白鹿歷慶令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日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面趣者謂之人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徽虞顫日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商獨倚令謂稱立也招** 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倫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王念孫日楊歲非也倚者立 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先歸案當是實之借字無禮義之化去 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 貳而相亡不待頃矣。 環境領東地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悪明矣其善者爲 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魏以臨之明禮義以化 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醫母不然 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 舞音寫 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

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強驗。那熟行日節者信

卷十七

社惡篇第二十三

符之驗然可施行也 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日人之性舍物言詩識如別之合如 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日人之性舍 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之為兩兩家各報其一符以竹爲之亦相合之傳作善言古者必有凡論者皆其有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幸縣無責以傅別縣可農云別 殿符殷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往殿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嚴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語董子書辞之王引之日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獫驗也下文日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 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學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拘木必將待學括烝 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先誤案王說是今改正作與案齊語植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 陶人之性也哉。黄药養為然後或也,工人斯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 者積作為而甦禮載出楊注非 應之日是不然夫陶人與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但不能生耳。先熊寒禮義養為 應之日是不然夫陶人與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 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關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爲也。 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 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悪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等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惟善則不假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 謝本從盧被與作與 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 問者日禮義積爲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馬馬亦皆人 故學括之生爲枸木也

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疑而生之也爲實然則禮義積爲者豈人 也是持今將以禮義積爲為人之性那然則有曷負堯馬曷貴君子矣哉

<u>山豆其人性田共久工或若以爲性善則會閱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出豆其人性田共久工或蓄瓊與爲會閱授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u> 楊云孝其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自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此 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基於禮義故也。是人能精其惟天非私齊魯之 情安态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爲也人之本性也天非 私會審孝已而外衆人也。身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會壽孝已獨厚於孝 化性於禮義為陶人獎壇而生瓦先龍寨樹本從盧校無獨字今依王說從日錢本增用此關之然則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陷獎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證字故楊往亦云聖人用此關之然則 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其敬父者何 禮義積爲者。豈人之性也哉。既與本些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 則聖人之於禮義積爲也亦猶獨疑而生之也。王念孫日日發本亦下皆有領字案 性異於家也有意為又能化 · 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素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讓也孝一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日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 凡所貴堯馬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傷傷起而生禮義然

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聲勝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 為再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 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 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前之然而塗之人 塗之人可以為馬。曷謂也

若生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馬也日凡馬之所以為馬

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

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 之人能為馬未必然也未必然也論之人可以為馬十一字朱本無雖不能為馬無害可 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每而不息則通於神明 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 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 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日可以而不可使也與可以為而不可故小人可以為君子。 術物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猿曹則可為聖善善語音主〉版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猿曹則可為聖 參於一天,地矣。股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代事服曆亦作代曆王念孫日衙者道也 (見大傳在樂記在魯参於一天,地矣。依衛於齊於衛熟宗精熟而深加日累日也惡久縣懷以久長。郝懿行日代與服古字通 **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 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 以爲禹足可以編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編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 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 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令不然人之性悪是其例也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語爲不然也。愈越日不然二字當在 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 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 可以相爲明矣。 也是明哥亦住惡以能崇爲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兼者在化性也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知終不可以相爲 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關之然則可以為未 日聖可積而致

管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 也者奚言而不異之有聖人之知者有土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言也雜老婦而言之有聖人之知者有土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 **每也而卒焉姦瞽叟之舜庶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惟善恶果愿乎故曰三子之言惟也擧其中而遺是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尊不彭旣學也師不頌人之惟果惡乎驀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 之生也子文以焉大感知若敖氏之惠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焉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沒然嶷一而失其二者也故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傷食我之生也故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嬌其宗越物 言谁日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忍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清之於住想其品孟子之言性日人之性善荷子之言性日人之性惡揚子之 催日愛日惡日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淸視其品淸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淸者七日喜日怒日哀曰 學也是其緣也其言也說其行也學其學事多悔是小 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證字皆讀若詩發發大節為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發之以網徵程之以絕也致仕注日發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宣故字亦通作程尚書堯與平秩東作平發南訛平發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發 楊注佚溢引也然佚無引義怒不可從佚嘗讀為秩秩之言女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夭子秩而祭之何休少言也。妳懿行日徑者直也論為倫也古論倫字亦遺佚者隱也言若聞合於經墨不邪曲也楊注非愈懲日 之以繩是土君子之知也 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然類不非認也雖然日識其少言則徑而皆論而法若供 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識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一 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創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強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強而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從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雖就學而愈明下之胜ヲ歲而 日禮日信日義日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所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也日唯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參而已矣中焉者可遺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胜者五日仁 問於舜日人信何如舜對日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 何問焉惟賢者為不然而生也谁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庸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日何何問焉惟賢者為 也供以鄉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日多言君子止恭其防守故日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識皆有法不放經也請或爲倫佚猶引 人之知也。這部行停謂言行相

二九八

中立而不倚無回那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是也上不循於剛世之君下不俗於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間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上不循於剛世之君下不俗於 薄。盧文弨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奪也旁瞻即旁薄皆謂大也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曉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曉音 之交篇亦孔之海釋文日海本作梅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者也便其本字當作海海乃段借字詩十月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 無貧窮。仁之所已無富貴。 不知禮義故日役夫之知也有上頭者有中國者有下頭者。天下有中或直其身。申詢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有上頭者有中國者有下頭者。天下有中或直其身。申 解在文改正亦說非不怕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察王哉是今從臣錢本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 辭(今本注文亦爵作折案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菩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辯勝故下發云不怕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臣錢本皆作析遠案楊注云析謂析 不会於所作折往同称發行日折速者宣轉折疾速也粹與萃同聚也萃熟言論資萃而線熟也此皆以言語爭不無所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熟所著論甚精熟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謝本從盧校 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 樂之者共樂誤焉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處此望文生羲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覧人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 兩申校本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一同苦樂之。急發日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中能也見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一同苦樂之。得權也則與天下之人同体或苦或爲共也。王 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惡云不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愈說亦通船同猶也是鉛循同誼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侶傳 **到世之民。始字樂尋篇日始之重之又日反錄察之而愈可好也禮論篇日則感反鉛過故錄在並日錄與別世之民。循順雅也俗謂從其俗也。愈變日楊往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錄字之誤荀子書憑用** 中信是其世齊信與貨財對文非十二子寫大億均而侵差等與此文同一包見預信非整齊於信之間大重也齊信調整齊於信也。王念孫日爾雅齊中也言大中追而輕貨財也顯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 也。王念孫日後說是也君道篇云班然獨坐僧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日傀與瑰同獨居之貌 二十九年公羊傳商速有悔於子身何体解語日悔咎是咎謂之擁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字從元刻愈趨日多侮義不可遺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籌庶無罪悔鄭箋日無有罪過 天下不知之則他然獨立天地之間而 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往非王念惡日此任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日不祈多續多文以爲富也。虛文惡日案此 析速粹孰 而輕貨財 不畏是上 仁之所在

必 並 引 作 劍也 大公之關文王之錄莊君之智圖閻之干將莫邪鉅關辟閻此皆古之良 作鉅黍者是識見史記蘇奏傳言清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日案 若就輝全而給自當套惡並存所以孔子語性強言相近可如參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參惡分焉爾故曰羣美質亦須師友鬧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瀾而參其意自明矣煞亦可知准善性惡皆執一傷而言 之良与也來司馬真云言弓弩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亦懿行日進惡篇未自繁弱鉅乘以下皆言身有之良好以然弱對父之号左傳日對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為來史記蘇秦歲韓王日谿子少府時力距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 則不能斷離臨壁議織雜級耳此皆古之長馬也文如傅基列子作赤贖與此不同意則不能斷解不能對於不能 下之良歲也或日時関即湛盧也関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聽景陽七簽說劍日每時喜缺因以爲名鉅關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閼皆英王闔閭劍名辟閣未辞新序閭丘卬謂齊宣王日辟閻巨閼天 是下勇也 與韓部相轉說見致土篙騰忌下〉楊云塍蔚爲騏是也而云謂青體文如博棊則非雜即列子盜隱也。王念孫日騏驥之爲驢驝淊耄期之爲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 関或此義歟。 盧文昭日智舊本作智語今改正往同然而不加祗属則不能利不得人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然而不加祗属則不能利不能利 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 而廣解。居安也謂安於商難也而廣自有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 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 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 植七啟說劍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智劍光采號忽難視以形焉名也關未諱或日關缺也劍至利則慈閱錄智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諱所出慈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 中說也在又云荷兔或是在文混入先線案不然然字術說見儒效當。數學的在表古。盧文昭日荷兔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日此亦在氏。數學的 然而不得排機則不能自正、共產輸正马等相公之蔥 **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王念孫日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前有後有皆承必字面言若作前必有** 章马也接 輕身而重貨活得 然而前必有銜 介力。

性惡篇第二十三

所見者行漫淫邪貪利之行也人無擇日舜以其辱行優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 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頭目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 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目。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 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一十四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疑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君子篇第

備能 也至 其書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短長人自敗害者非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為富敗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雨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韻案書謂年命日盗爾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丽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 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羣下故掌喉話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奏於 簡其臣升自除階不敢有其室也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 日能言待官人然後認。官意記日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日能言,待官人然後認。官 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至 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太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先謝案摹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 大下上院至尊之號。愈繼日楊哉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 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先營案章書治要旅作百吏官人 詩日。晉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幸循也屬進也。 聖 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太前語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為該 天子也者魏至重形至佚心至愈為驗志無所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

清言明若日即此當字之義先證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從諸本顯正謂則民莫致不用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簡日下不數上皆以 **贾日古儒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清露也莫不服罪而淸獪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談也趋語所本亦云證本無治字兪樾日請當讀爲清咸相篇明其請注日請當爲淸禮읦舊淸文俱盡史記禮書腈作語徐** 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的上統字之護而衍者朱錢佃校文弨日治世元刻無治字由沿這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日無治字者是世世曉然澄上文言天下曉然則 已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配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其刑也。盧文昭日案土昏禮配准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 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號一律傅日一人有慶北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前作就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能傅日一人有慶北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前 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也故放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日易韓詩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極日易常讀為協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簽日施發易 其一部通 帶。先議案分款又說見儒效篇 東齊爾之等又日等猶怒也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以恚怒焉說則非王念孫日怒跨皆過也(淮南主衙籍注喻為過也)方言日凡人語而過 賢則機不贈與方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 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 夫為義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裁,謝本從 臣其弟。意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問若刑罰不怒罪。爵賞不願德。。那懿行日怒蓋盈溢之 不然刑罰怒罪爵賞雖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素養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 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或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 行雖如禁討。列從必尊此以世學賢也當也。王念孫日元刻無後字羣書伯要同案先用行雖如禁討。列從必尊此以世學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聽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爲 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感也均同也謂同被 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俎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 書日凡人自得罪此之 刑罰綦省而 分然各以 鼠世則 故

君子簡第二十四

劇 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 上之勢當哉即嘗試也揭謂身嘗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爲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往當賢即先祖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日嘗哉深觀其隱而難察者坐悪篇日當試去君 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誼則動字術文也取法也周頌毛傳云參取也是餐有取義注證謂自奉養失之愈樹日 之人何曾無以遺態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發聲五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出商頭方至哀哉今在位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論法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 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日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青名節·其忠者。停戶便此者也。真語皆於路五者謂之患也(趙見不有舊)愈趙日厚與原館不爲楊者死生以 忠者。常懿行日懷者說也言能。 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爲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合宜則爲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此五愛說也此謂角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義者。分此者也合宜則爲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爲 後事業有防歸捷與接同百相接續而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制速楊注恐非 故仁者仁此者也能被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除如無断魯俗說其尤矣故知長幼循其序而故仁者仁此者也能 式政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違遠也長幼各住其力故事業遠成而 有滯留韓詩外傳作無有旅滯)楊以旅喬邓移失之,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指謂恩惠親疏(巖辭傳旁行而不旅釋文施京作留苟子王副等無,就敢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惟謂恩惠親疏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 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相公之於管仲也國事 衰今之人胡潛莫懲此之謂也 令行一一不允,添邪終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日施該為語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不盟作統者借字耳 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 **遺高岸焉谷際谷爲陵言易位也與云情會也穩止也變異如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籍毛云婦出也賤惡也山頂日家举者崔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籍毛云婦出也賤惡也山頂日家举者崔** 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 以族論罪以

此之謂也歸以驗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時才於能則所得者小也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鸠之讀言善人君子其儒不成故能正四方之 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詩日。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成正是四國 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極善用於最功時則有散故不尊也有而不有 文成義旣言備又言一一盡善於文爲複矣自獨已也德備而不以已之一善自矜非聖人不能也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一一自然盡善非聖人不能也先議案楊注未順荪說增 横因誘焉旗矣先餘寒羣曹治要淳旗下有於字 無此而能之備矣。惟之則焉德備也文心部慎勉也是與其本字篡其眾字此用本字作無此而能之。惟矣。報此仁義忠節而 農亦作熟是數寫並惡熱此文疑本作思者數舊此者也數儀與數慕文具而數周言人臣能始此其爲忠也的非是數寫當作數寫信故言日數意爲君子也王氏則之云數慕皆勉也讀雅田敦勉也又曰懷謨勉也釋文 一自舍也謂之聖。楊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於伐焉也。郝懿行日上言樂此一自舍也謂之聖。一皆也憑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必有一善與 備而不 不矜

每子集解 卷十七 君子篇第二十四

荀子集解卷十八

體王氏必以盧敬為鬱何也先爺案愈說近是王以成相爲成治於漢書之成相雜辭及本篇云託於成變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祖雜辭足徵古有此 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獄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葉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釋春隨爲言旣以爲樂器又以爲舊必有相衾又兩歧 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職聲調誦之詞也愈趨日虛說是也准引殆亂以相成治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形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 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辩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へ下文請布基請被基督言成 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日相治也小爾群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矣何獨學春讀言之乎若簿首稱如腎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獨謂相者治也《 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焉樂器之春贖斯爲鬱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還成相雜聯案志所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惡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稽障劉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聲無相何長復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偕不傳大 戒耳禮記治鳳以相相乃樂器所謂霽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阻篇首即誓如舊第八今以是荀澂雜語故降在下。盧文邪日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为但以圖君之愚閱爲 成相篇第二十五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 蓋亦賦之流也或日成 功在相故作 且樂器多 成相 及聲遊 設 差 以 相 相 相三章

氏讀相爲平聲尤非 相以哈意義未治郝

云考模其相提前說相影質也謝與成古字過是與成相名篇篇中相字俱顧平聲釋言云盡段也質內管同生造讀詩經濟前館懷布基業在乎清聖人也。那點行日基者設也讀者說也言請布應設范及在說用聖人也詩 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閥 往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繹商書元首叢學之韻可見王念惡日大戴記會子統言以重愚題以重聞之意注似商有脫誤又墮字即哆字之俗說文於陸下作許規切下有精注爲祭文又载眵字 成相。詩言或世之殃愚問愚問墮賢良。想反。盧文丽日寒愚隔重言之者的下文愚成相。詩言或世之殃愚問問題問題題題 人主無賢如醫無相何長長。是是短假五年反 請布基慎聖人

专臣道二篇並云上與能尊君不則能愛民是其證 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實。主之**壁**。王念孫日愛不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 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實。主之壁 下海 遠賢近 總 忠臣 敬塞主 執移。 母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 與君臣之 韻治災互至岐異非原文耳允焓日人字不入賴嚴當作消聽之言與應音近而轉尚舊無逸精定因不應議石去差無失之關于里日人字經當有誤不入類本著人字下文而見一平價人天積一積線或人類說上攝基下 議人達賢能道, 進國乃慶、擊災也處 愚以重愚聞以重聞成為集。 後至於集也 伍章昭日罷病也無行日病比上周慶十二歲期以施養藏其主也施惡也揚訓還爲繼失之說見君道篇不言由於多私國語日罷士無比周慶十七歲期以施養總。王念孫日還讀爲養比周養主謂朋黨比周以 上一回國处和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該節旨問問題多私。假設問菩以明其義罷讀日 務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日儀賢也尚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打上歌師非見因而俄此皆古韻為可類推俞趨日義讀為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誰善民慰有十夫故傳訓獻打上歌師非見思而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章臣莫諫必逢災者敬歸人也論臣過反其施意 布基懷聽之欲人懷聽其言下文云請敗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義正同也愼聽之三字本程記仲尼燕居篇經作不聖泰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立其證也聽聽作聖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 世之災好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有力飛嚴善走父子俱以於力事給也即其志意大 反其所施行即下所云拒該節非愚而上同也緣以放為施惠非 尊十七安國《内賢美義。亦懿行日施古於正之過在乎不行流惠流式政反。先誤案言論人臣之遗當 尊十七安國《内賢美義。亦懿行日施古 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鑑焉所筆古誼之經久矣康成注考工記日祖宗廟得其義矣對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 其國國高其臺讀之元刻是也今從之部該行日能說如泥來說如家臺說如題皆古韻 武王奴。 干見到箕子果羅箕子之四日武王誅之。呂何招麾殷民懷。招塵指世之禍惡賢 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後磨殺子名下降也鄉蘭為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 **秀廚故尚書甘誓日用台賞于祖弟用命談于社考工記匠人日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寫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日宋祖帝乙。俞崗日楊注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緣** 世之衰歲人歸此 上能尊主愛下民

也言此臉陂傾倒之錢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是也楊未喻麗字之義偷趨曰爾雅釋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姓凝滄惡也宥坐舊其赴百仅之谷不濯大戴祀鸛擧寤羅作疑)此之疑此是畏 **裁本狂氏見两申校本先議案注三総下宋台別本有謂字樂寫亦日韓者墮也小雅正月篇戴韓麗載鄭箋日韓墮也盧** 墜也言基業盡墜壞也公羊春状隱六年鄭人來說平傳日說平者何餘平猶睦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殼追春申七而道亦連綴俱七基亦說矣翰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日楊說說字之죓甚迂說者 。盧文昭日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往非郝懿行日此荀翦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爲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韓頌委也言春申爲李圜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羅委地也 也拘謂畏匡尼源也一展為二二組者申道級基里斯居於於下三組爲士師三見組也春申楚相逆拒斥逐大傳不使量展為二二組者申道級基里斯是於於天無縣之後名獲字子會證日惠 大脚施。豫公秦穆公住好也怕讀日爾六卿天子之賴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上子胥見殺百里徙 之後莫不由此而止也場往言當疑此緣人被陰則與上意不貫矣。其以施料賢思能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陰陂傾倒,其以於他對賢思能 說文七部景定也定故稱止今說文語作未定而疑之訓止经不可聽矣歸人問極險陂傾與此之疑承上文堯疑戾也郭注日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寶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景之岌偕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焉。亦蘇與於日為古讀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 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日請布基在與張亦同義文武之道同伏處氏始實八卦造書與者戲與靏同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器也下文日道文武之道同伏處、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昊 見之。龍人罔極險肢傾側此之是。破與數同言當疑此緣人順險也。王念孫日疑恐也是也 或日季樂也列子日季樂得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辭明之辭或爲祥。王念孫日孝詫古惠施或日季卽莊子日季與之莫爲者也又日季予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樂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 干於均於古法。先誤案所局本往法為大字依各本改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是翟 公之臣從還也謀不見用處越係嚴墨從於秦 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子胥與大夫伍真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 穆公任之強配五伯 請牧基賢者思始 堯在萬世如 念孫日施張也

也楊哉失之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不解也。隶字显不祥不會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衆

八貳之歲夫弃之形

水至平湯

、唯形孩是諸言苛暴也。都對行日形兒刑古字通話者治世曹云厚作所以註四方裝入則不能按一論夫則兼弃之包結問治之形狀言每變也或日形當為所無德化

家一人,看樣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所會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禮樂城息 聖人人字相够面誤脫也此以平價人天相賴古讀平如偏也 泄功業必參天也。郝懿行日而有勢句之上疑脫人字畫與 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平如公而有熱直而用批必參天。而首朝之上是他一字首般 世無王窮賢良 賢良窮因暴人劉

題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宇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哉失之。 治之好而不二則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雜散也。王引之日反當為及治之 敦固有探藏之能遠思之厚固又能深意遠慮 四海平治之志後就富與公道行而貨路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意好以待用四海平治之大成人 (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盛 明德慎罰國家既拾 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處之

三者如愚以重愚問以重閥成爲矣之爲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哉惡之天下爲一海內實之感是也唯下以敬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 字今存七字尚少四字)又下文託於誠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顧千里日此句以前後例之隱十一字今存入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遣古賢聖基炎張亦應十二 道美不老竟治當日新為美無太息也君子由之依以好也音級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說失之不隨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 事祖考。沒不以仁事成相場。解不歷。獨無照歷之解歷音殿。若子道之順以達、雖語歌 宗其賢良辨其殃學。君子專成相之無效能宗其賢

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以前後旣之不合語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爲郭〉 公長父之難罵王旒于義兩處則上六下五雖 七字句共五句爲一聖基炎張上當有一 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雨成,相,道,聖工。前見史配維南衛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基必應義與此同楊龍失之又案道古賢雨成,相。道聖王從聖王他へ古前從為道 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 支父日予適有凶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夭下也強不受莊子日堯讓夭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別支父子別 堯舜尚賢身

分布治九州之土也 船親為民行将苦所行之事也得益卑獨横革直成為輔張華直 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 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磁石至惡相土乃還爾足也一一等在或日即磁柱也左氏傳日題伯居爾丘相土因之一 照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續銘乎金石菪於盤盂陶即皋陶也化盆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倪横革之交二韓侍郎云路論益皋陶之功横而不順超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文弨日困學紀聞日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眞 言逐夫之非實事也過十二落即聲十二州也小州日漢故假治言之法皆未了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能也。亦懿行日共工蓋主水土之官爲抑鴻水故假 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犯結屬論衡祭意屬並言禹勞力天下非 电子與古今字 再够心力差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高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日子者相推予 馬勞心力差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王引之日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 求西失之尚得推賢不失序。為當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 物備、委任掌下舜授馬以天下、而言舜授再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再下爲韻)非有深意也物備。委任掌下舜授馬以天下。舜所以授馬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日此不言舜以天下授馬 熟知之。雖以堯不德舜不解。雖母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 受後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完讓人以一時民。爲其不私其子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完讓人以一時, 求人爲王念孫日虛說是也橫華直成爲館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服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人皆爲顧生之名寒寝與成音同與逾形似呂氏奏敬蓋本作壞傳寫誤爲窺耳直與與亦形似呂氏語見 天下身休息歌時得后稷五穀殖靈爲樂正鳥獸脫經難以別鳥歌節雖也契為司 玄王。生昭明。語日契為義司徒對於爾縣維子氏較率予昭明立也居于祗石遷子酒。在石路玄王人學問,詩日天命玄為降而生商又日玄王祖接首謂與也史居丁祗石 工。自衛語奏流共工于北次九河通十二者疏三江為其道伊格區院飲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工。今尚書奏流共工于北次九河通十二者疏三江。案再真道寫黑緣於推開路七水又有強 徒民知孝弟尊有德馬有功抑下鳩。申題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轉降民害逐共 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日與辛 犯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 再傳上平天下。傳讀 舉舜明畝在之 子予讀為與。郝懿行

平四世世 天乙湯論學當身讓下隨學年光,我死年與務同也。魚館日專當該為與古舉幸子乙立是天乙為論學當身讓下隨學年光,我子日養養天下於下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我 据市打平子、似其依平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因立報因平子主王立士王子子主祭立王祭立王祭八年子指上立衛工工子為昌若立昌若平子曾國立曹國平子其立為夏司空職其官死於太叛人效之其卒子

說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 直文照日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出 我以及為北里 每與辭治災哉時韻販為先三字未詳樣注不得其句蓋此管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我以及於此此, 與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盧文邵日患難哉阪為先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先證案王說是宋台州本謝本並作由街局本作用蓋隐改但依注作用爲是蓋由用形相似而誤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長句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夏字 基案以 直徐廣日每一作與是其體也此文本云身聽下簡與牟光作舉者假字耳道古賢聖甚必既及張之賢言與字通問官師氏職日王舉則從鄭往日故曹舉爲與史部呂后紀營天學道古古賢聖甚必以張道說古 日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心或日下無獨字。盧文弼 告。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操耳目塞門戶。不能關四門也。盧文邵日中元刻 (儿與人詞)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出寫者誤加儿耳里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也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出哉文先字從儿里 例頭辯為先先古音西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為先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嘗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凶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都認行日虛斷聖知二字爲下爲句是也販爲先者版猶反也所行反 並

時中為

思園語周語日考中度

衷為

思蓋以中

東忠三字

載並通耳

甲月

試之上不能上達也

漢張臺碑中

響於朝賴橫海將軍

居者碑

君以中

男

月 無以人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為長楊注長用姦祚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注無以人證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祚少無災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讓倒當作隱疾賢良諱由姦祚鮮無災 任辟四失道途為歸已無郵人我獨自美置獨無故。也量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任時四失道途。時讀已無郵人我獨自美置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 不終極,莫冥冀言聞也不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悪正直。惡鳥路 顧陳鮮世亂悪善不此治 不知戒後必有恨過也古音戒又梅態為韻王念慕日虛能是矣而未盡不知戒後必有一恨恨悔。盧文照日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日又所謂或 **引之日顯源辭下脫一三字句不知治路世亂惡審之鄭。王** 隱諱族賢良由数許鮮 塞大迷惑悖亂昏莫 正直惡心無度 不覺悟一 知不用愚者 不知

(有而誤) 復與復) ·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提與很同(爾雅圓很也孫炎本作很) 而營富 一誤也 復亦 言很沒不 通復作後 覆形 管相 子五朝因

之態也人 數轉致不通也先誤案俞說是字爲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 篇之虢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屆下爲七字句注蠣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致甚子所染未知熟是或日鶉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爲郭。盧文弨日案古郭虢字通郭必長父即臣氏春秋當染 則就不在上任用歲夫不能制,就公長父之難屬王染於獨公長父榮寅終獨公與親公不同失韓弱之臣任用歲夫不能制,就公長父之難,親公長父皆屬王之獎臣未辞其姓名墨子日 **恶忌正承爭寵嫔賢言之** 也利當爲相字之誤也相 惑對臣之態推南齊俗篇日禮義飾則生僞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日賀良等反道感衆姦態當窮竟皆儘懸爲歸傳闊之詐愿以取其國家)以態爲麗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日科條旣備民多僞態又日上畏大后之嚴下 從諫以後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日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莊法輔日懷很後過日刺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壞史記酷吏傳赞京光無忌馮翊殷問壞鷙是也〉言很復 **武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紅爲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與爲對又紅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纂傳披腹心示情素即剖衷之謂)欲** 旒于彘七字爲句竁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照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簡作冩公王念孫日之若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衙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命擿日之難厲王 爾雅釋言對途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允儻篇對揚王休蕩篇統言以對毛傳並日對途也又禮配祭義篇對誤在袁字之下耳楊龍失之愈換日王氏改欲衷對為欲剖衷此應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談爲途 ,其弟七句五字置能以子弟二字區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爲句厲王施于彘五。如云治之道矣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殺誨子弟上以事租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爵字其弟四句 **育梅。不肯海歲夫多進及覆言語生訴態** 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 一不此。者言中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日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不此。 宴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獨也。郝懿行日對字失韻疑對字之形鬍宴封 之態不如備能態上不知為備爭龍族賢利惡尼。利在惡忌賢者。王念孫日利惡 知功毀賢。下<u></u>勉黨與上被匿。 斂聚也下聚黨 属王流于鼠。強沒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處子言執)言言語反聚則詐慝從此生也。王念孫日態讀爲姦慝之慝(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言自古忠良多有選害 上壅蔽失輔執 周幽厲所 也へ襄四年左(下人之態同 後遂過 何

今本作於東對者因為人不知對之再逐而最對東二字無數因倒其文揚氏即盡以再說日於說揚以辟之鄉往亦日對途也證對途音近以藝相訓耳欲對東者發途東也言欲途其東沈而無如

意以對失之

謂是旣到之後處以至羅而棄之紅也今案而指以也謂到以獨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顯命日恥恥于未小子念孫日後人諒獨照秀至麗者證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臨果焉愈名則不當言到而獨寢故讀秀至麗 逵云星簏小罟也。盧文弨曰案楊云本或作爲孌則凱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置韋昭云為之改反變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學水虞於是禁置望簏谄當是自亞之後戚以罣匿弃之江也賈 獨鹿蓋秀革臺與尸所謂鵈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里麗音義相近而與屬鏡義遠若作到而墨鐃語復不詞王當秀望此從置字面又訛堅作望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恭懿行日黃縣蓬萊閒人皆以獨寶爲酒器名此言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該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 鎮吳王夫会則子胥之劍名

作以昭元年左傳奏甲以見子南考工記語入鄭司農注引此以作面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蒙辭傳上古結繡而沿趋後齊世篇引此而 健中正的應繫聯集日著之德國面神卦之德方以郑宣十五年左傳日易予而食析散以驟貴以二字互用而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姓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日文明以 勸也為桑者可而俎也言可以歡可以俎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日晉平公開於君黃羊日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日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

亦可識話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敬為走也。顯于里日案

亂故往字或作住與佳相似而誤君法明。論有常者當不二三也表儀旣設民知方進與也凡隸書從不從了之字多相君法明。論有常者法所以明在言表儀旣設民知方。進 衣食。民不失職則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賴利往印上莫得擅與熟私得的於上莫得 刑無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題利至莫敢恋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 事素後游手也務本節用財題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務本節用財 鄭箋日俄頃貌廣雅釋詁日俄悫也是俄有頃邪之羲管子竇或皮羲焉之明法解日雖有大羲主無從知之故為惡而止日禁不爲則辭不達注義非也若法儀之儀嘗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倒弁之俄 往當爲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推維古鐘器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擅爲賜舁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煞卬與仰同宜亮反。王引之日往字文義不煩楊說非也 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民力一也禮配日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其職足 有律,其得貴賤熟私工以其才熟有私佞於王乎一君法儀禁不為為焉思。命與日禁不有律,其得貴賤熟私工。進入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君法儀禁不為為焉君之法儀在自禁止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君論有五約以明者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為為

老十八

成相寫第二十五

西各守其限也下不得用輕私門法則私門自察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我也請輕重皆無乎道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我亦請 它則具儀爲珍皆韻矣日它節二字誤倒當作師 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正以藉法明爲其一府惡又不相違屬更有它文以關之殆不足據也,其不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其人不 法鋒世故非明其情不可多任明 進施貨刑後明謹范其實刑言精研不使預愿也則下不認和解認過則當多任明 進加貨刑 多伍沿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 **参任明謹始賞預也賢不肯不雜是非不配信誕分也無遺善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惡處嚴廷属下文兼賞刊言則惡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鯏隱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遣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即** 織之五經解之非也又於後往耳目旣願吏掛法令莫敢密始云此已上語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恪領謂五章為五惡明妄下文又接以惡之經謂聽為五惡亦明甚本爲一氣相承而揚注別以折 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藉法則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飛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墓孰誤作盡執守又讓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揚說皆失之顯于里日五聽疑即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 轻重威不分正防罰孰主转也又日莫得短與孰私得又日莫得貴賤孰私王並與此文同一欠今本續誤作續說持當務孰主持莫不理讀孰主持者問雅日續事也言百宮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日莫得 也何尼燕层领恶而全好住领验治也准商本经籍神明那能领也高注领理也言五聽皆婚理也经曾爲濱主。咸文照日循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日報證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生領猶理治 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 牧祺明有基。 名不移,所名器不移也說讀爲說 脩之者樂離之者辱就它師。強敢以它爲的言皆歸王 隱者後顯民反就醫營通過言有節禮其實。 :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焉言若法明威則其論有常君法領邪日佼衆譽多外內照黨雖有大藏其蔽主多矣以大為爲大義是其證也義懷古透用義可拜儀故儀亦可 被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清字或嚴借作請又墨子賣多以請爲情先戀案經道也能詳勸學篇詩當爲清感徵之經在明其清。盧文弨曰案請古與清通用列子說符簿揚朱曰發于此而隱于 恩此文亦當作請放基明有誤傳寫者誤低基祺丽字耳據揚注所見本已倒氣等過請效治言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偷猶日上文云請放基賢者 刑無陳守其銀同。王念孫日楊龍孫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學 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禮歸於下五聽折徵之五聽也婚韻謂脩之使得網領莫 及不欺誑在精考行實也信談以分貨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談以分貨 顯者必得 聽之經 主好 小說教

篇之刻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公家等田於冊不聞 古字通謂君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公家等世思論不不聞。先誰案偽詩 說見信效為以沿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信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臣之倫不訊也以治天下後世法之人成律貫信者其法之為條其也。盧文照 巧治 臣,謹《脩。君》制《愛。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劍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異稱宜舍。臣,雖然為人以,宜舍,巧,此。 韓國舍此後。王念孫曰修曾爲猶字之讓也(隸書循僧相亂的下,不私,謂。各以,宜舍 巧,拙。 韓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專君巧治 莫敢恣說已上語君教出行有律。五語之敬既出則民吏謹將之無够滑。將持也詩日 見不視。原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想也。亦聽行日此言觀法於法不及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隱遠遠者皆至也當然不法 推由厲王愈配天下正法顏注凱古委等賴曲也故乘傳其文凱殼殼與與同龍曲展也層蓋與循同韻撬寬分與按同層與印同言不使紛披汨臯也。鄉遠行日正名篇有層錄此言敍滑其義同皆謂凱殼層亂之意漢書 耳目既顯史敬法令

賦傷第一十大所賊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賦傷節第一十十大所賊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時明之或日前與

告之王日。此夫文而不祭者與文節而不至華來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義而王日。此夫文而不祭者與·先王爲解歲日此乃有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 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 順而體請歸之禮易行也先王言唯詞於禮乃合此義也之文王世子子貢開樂之比下放此順而體請歸之禮是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其順而有體言也。盧文照日此目上事也如禮記 有之是以似之 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雖正的 一焉而此。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自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一焉而此。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為假爲隱語聞於先王云臣 爱有大物。爱於也言於此有大物之非然非帛文理成章、論是能成劑敏 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M 非日非 伯無

卷十八

賦篇第二十六

業以成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素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爲泰寧也 路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 大參平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行義以正事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大參平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 行義以正事 皇主形移。開票循循不倫矣淑嘗讀孫敗文選長笛賊躡敗橫仄注曰躡敗迫蹙鬼海賊酷華敗班住日改冠皇主移移。潛清思遠昏亂也欲敗未詳或日矣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矣也言或愚或智也。愈越日放敗訓矣 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蒋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一矣,何以到過湯武以賢指指人放放皇令本故作示當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矣,何以到過湯武以賢指 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日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那。直智常發 或薄帝不齊均。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謹通當也物萬敬也。王念孫日逢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爲降 誤也勒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傷武之異出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王念孫日帝本作常字之

遠於漢行也楊能皆失之甚然藏而外勝敵者那。法馬舜而能弇迹者那襲行爲動言智之爲德近於婚經而起然藏而人勝敵者那。法馬舜而能弇迹者那。身行爲動 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樂也豪華百姓待之而後靈也天 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為君子之知此的君子之智明小 而維行之為狄者形。哲也於該為逐遊遠也大雅瞻內篇舍爾介狄毛傳日於遠也是狄與巡同此而維行之為狄者形。智儀潔則可相親若雜亂養行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菲難近也。王念孫日親 脩潔之爲親

步上文西传藝文類聚無 引之日茲知喬韻茲下也字 北。

字精微平毫毛而大盈乎大寫。獨與問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字上大多天地此又云大學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寫。獨與字同直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實大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字 中年之題方也大學天地德厚堯再。盧文照日藝文頻聚大衆作大齊往天珀相似上以脫一中年。言滿天地大學天地德厚堯再為意謂天祖相似雲所以致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哥者矣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基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 圓者中規方者

言若如楊往則與下意不賞矣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 征記日同道如靈故謂之靈臺是凡言靈著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鑑兮其相逐而反也揚哉皆失之貫於縣之者之變中形如堪然如此則宛轉旋動不爲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盞臺續並 法鑫蚌而関戶是也線小者謂之裝翰郭璞江賦所謂竊螺蜌竵是也曰旋曰鑫其義不殊蓋爲金楠於氏易聘頭鏊錄曰旋所以縣鹽者設於鬲上孟子彎之造鑑言追出於兩上者乃鑫也鑫與螺通文子所章曰道處忽兮是忽爲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鑑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裊氏鐘縣謂雲或龁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遺於山也繼音戾。王念孫曰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 宇宇而不藉宙字則本無由字明甚鉅短馬為韻寫下不得有宙字楊往 也意本又作億益語先進篇億則壓中漢書貨瘡傳億作意)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罔億度即妄意度鄭注少儀日側意度 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證前證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篙東郭 王引之日楊以意焉弟子荀與自謂言弟 億一通丁大神。簡憑也人因目亦昏暗故情懲爲晦瞑也 天下失之 文言就 盈乎大宾後避充字乎大又訴作大乎後人又因住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寫與上文下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感文須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又日呂錢本作盈大乎寫宙蓋本 ·盈大宇亞不能與其證充盈與精微對壁本作大盈則數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 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王念孫曰宋鑁佃被本云懿本作充盈乎太 /則滅得之 下之咸蹇也 議前職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莊予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簡東郭郵日君子喜謀而小人審意臣意之也是意為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志意之意非也愈者度也言請與度之也禮運日聖人聞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子不敬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與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 /則存。墨所以 德厚而不捐五 方言纏取也雲行用施繹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日卬卬卬膏貌雲膏而不用則天下皆蹇難也。俞樾日楊往 聯 忽今其極之遠也 弟子 菜備 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解請測意之 出入甚極莫知其門。題讀為重急也 而成文。損弃也萬物或美或 日此夫大 **遙**令其相逐 m 不塞者與。異氣無實 工記鳥氏鐘縣謂之旋程歌日平原忽令路超遠九 而 三不 對矣 甚 反也。 **号天下之**成體 景響讀為證 悪 今分判貌言 往來惛 云充 福上以 五其時大

也倡與罪義正相反廣雅日罪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鐘小者不能大者不抵罪則不成抵則不容杜莊日罪細爲深貌又以罪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宇而不能爲句罪者閒陰之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閒險也倡不容 盈大学 不塞管子宙合篇日其處大也不能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商賢篇日大用之天下與不也換機大不入也不感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日布諸天下 不能 触篇第 不備者與而會無區倒不容也深它 **平**原 缩而 。王念孫日楊訓**第**大字幽祭則入郄穴

往來惛憊而 不與前後賴協疑是訊託讓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倡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為訊託仍不合韻)、假錄王念孫曰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從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窕窕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 志嶽以樂遠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嘉注日窕不滿密也義竝與此同氏奏於適守籍日音大鉅則志蕩以蕩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横鑒橫蹇則提大小則 可一記一部者與。遠疾速不可依託營續也。盧文照日訊不與前後韻為疑是訊託錄倒耳往或作託訓亦可 武一門者與。 訊書間也行遠疾速宣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日與似遠同也言雲行 不可為固塞者與語使率因嚴塞則不可暴至殺傷而不憶忌者與 行遠疾速而

失 矣 矣 矣 矣 暑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過於變化雲。星所以問籍物人莫 心不德大黨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為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區塞忌置為韻忌讀如核並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逸問書官人篇有前面弗德大嶷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 豊無忌 置與德同一記地而游字友風而子用。周與雲並行故日文(左傳費無極史作記記地而游字。友風而子用。周與雲並行故日友 人意忌信懿平津侯傅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採語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秀億度則分億與忌三王傳於是天子意黎顏的古往與廣雅同韓子能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 日信蘭為意(意儀古字通說見前與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刑會無所疑忌也廣雅日減疑也漢書文億語以意度之論語日億則墨中或日與抑同前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會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王之孫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善言功被天下而無私德也發離傳有功而不德德鄭睦哥才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會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王念慈日置讀爲 冬日作寒夏日作

學是軍所則合善音音等字不與叛运審護五支大管之別也王念為田敷世審泰古音亞縣祭弟非准不與王支傑如鑓之功大故議驗之也。盧文昭日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三城官司 所利。飛鳥所害。人區則保而用之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結成而是發是身資弃其耆老收其後世。養老妹也 **為為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情莊子庚桑楚篇日兵莫曆于志鎮鄉焉下慘蠶曆聲相近故日與暴爲鄰為,受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日與暴爲鄰也。王引之日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 為萬世文。故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 有物於此樣鑑分其狀屬化如神。雙頭頭其蟲像之保盤雖是朝之節故玩天下。 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去題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 人屬

尤甚故苗勸感而賦之事依其靈織戰國時此俗 理者似種蠶鍼類物條理尤際莫精於蠶莫密於鍼所以二肽語巴皆言其理者也五帝言此乃蠶之錢理也。亦懿行日理音條理也夫会生氓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 織以爲父。互言三備三起。事乃大已。強調到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世夫是之謂靈理 喜經故妄改之言族經又言惡用辭顏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街霓以訂正荀子誤矣。」以爲母思用此雨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衡霓瓷遙部引作疾經而惡用蓋人疑蠶性惡淫不得言,則以爲母母 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爭生於某宣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治有似喜經者宜不惡用矣而蠶則產部五引作疾經而惡期是也惡問與疾經同意揚云經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愈趨曰楊哉寇得荀子之意 用段能否能也能見氣光生藝的效。五家上之日此大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始此美之去經過近不與六階之去經過沒當五家上之日此大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始近愛 不做注日滋亦長也多伏而夏滋言多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出釋辯字誼亦迁曲非獨於韻不協也。俞樹田企桑而吐益前亂而後治此文辯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奏秋明理當日草木庫小 與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有牝牡也冬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而出地與光語具養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舞型之時未冬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時間化 靈費日靈無能請用億大火則浴其種是戰與馬同氣也頭又類馬肯周禮馬實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長爲馬故 而後治。前見面夏生而患暑先暑而化喜煙而惡用。經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思用也。王念 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 **雪** 知其本詩日婦無公

題見 小反 頭話達而尾趙繚者形 两反。旅縣行日趙之為言與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任趙之意匹頭話達而尾趙繚者形。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劉趙讀為掉掉猿長貌言箴尾掉而發也掉徒 功小者形為歲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形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則者由也則妙未功人者形為幾則巨長其尾而銳其則者形。長其尾謂線也則未也謂箴之鋒也無子日有京 穿豫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章亦特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子容反 機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衛也 下覆百姓上 即帝王 功業甚情不見賢良。見強與此不於機也言緣亦能如義因合從這下覆百姓上 即帝王 功業甚情不見賢良。見強顯地不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類不然不聽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領畴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日此夫始生鉅其成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領畴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日此夫始生鉅其成

卷十八

財簡第二十六

熊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蠻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雜志誤奏為蠻所以我說之緣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謝 日歸以爲父作簪者閔字耳若是首等之簪則與箴全不相恁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廷矣盧氏謂籍當大記用雜金續正義日續旬也匈與箴形黃皆同應之琢之而後成態方其未成態之時則箴亦一錯而已矣故 箴赖以成形故曰焉父郝懿行曰古之善形若大箴耳箴肖簪故父之管韜箴故母之俞镃曰簪當義韜禮祀喪狀其形也管所以感懷故曰爲母禮祀曰箴管繆嬪也。盧文邪曰簪當爲戰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總孔者也 亞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運而事已則無功事也 審以為父管以為母。每形似意的大故思該為尾生而事起尾運四事已。尾連迴發無 審以為父管以為母。每形似意而大故 今時俗語為以經掉爲趙統也一在一來結尾以為事然後行嚴治超階是也道統接掉墨韻之字一在一來結尾以為一點沒有事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 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住成班達也是原妻衣其夫末世皆不係婦功故託點於無明其爲物發而用至重以嚴當世也住成班達我義成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德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級經大夫妻成祭服士 天下不公請陳能詩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

改)及此言見謂經續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一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逢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史法律之吏而寬以信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邶風谷風箋日徑水以有價故見謂濁(今本謂爲作閒據正義 也華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揚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 見野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黨曰居潔不見謂不偽聯難不見謂不勇漢書見寬傳曰張楊爲廷尉壽用文謂條貫子脩政語爲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此 楊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蠲篤曰齊桓公闡門之內惡樂奢泰游抏之循於天下不見於皆俗人穷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模曰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讀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 烈也添如字 列星順墜日喜物自盲音無靈明時也或日當時星辰頭雖且暮時霧也不當其方言錯 列星順隊上一時時一時一時一時一時一時 华台暗登照暗與關河。公正無私。反見從横。行日藏古作藏苟書皆然橫古作齒上言連衛亦然而誤藝文演聚人部八引公正無私。反見從横。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開從橫反憂之志也。亦懿 登昭。日月下藏。 作幽點(宋龔本同)是也楊往監閱之人是其醫宋本閱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盲直幽闊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爲照。王念孫日幽晦元刻 之道言疆感也。王念孫日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山○隸書戒字作恭與燉同備也貳剛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波惡乃以怠備增益兵革 志愛公利重樓疏堂 一非謂重樓門堂之榮貴也

草同氨提云或氧也未安

道德純備。讀口將將。那聽行日華貴大也造轉云如屬雪之將華司馬

禁也音盤般 電解放之也 其小歌日。處文昭日日、各本多作也有一本作日今從之之人故更照以 其小歌日。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鴻論前意也。 所謂干藏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佐非 與馬以處願聞又辭 弟子言當時政事郎與愚反疑惑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面待之耳 與馬以處願聞又辭 反顧反覆敘說之辭翁楚詞為日 上文日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飢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後治也此二句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聽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愈遠日如揚注與上意不貫 爲卒 弟子勉學。天不忘也。爲言無益而解情故以此勉之也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該趙子或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日不忘恐弟子疑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該 之大行也。對子大下之時自也不存也都都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時官言人莫之能也之大行也。對乎天下之時自也。有都有文章貌拂遠也此聲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处反步之常也。後愛不可竟也後自經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处反之古之常也。後與具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 孔子拘匡昭昭平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 龍為腹蜒鳴臭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鄉媒以惡反以為鳳皇也能為一 祭亦與將於同 仁人組約 敖暴擅疆線 與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 聲所及 是用也轉 察之能也問項的嚴重管等訴訟等毛值口疑從集出熱氣難口說將亦謂體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萬體口藏器雖應等價之人發口才應不能用也主心發口摄過能讓將將為歸鄉是也而云雖德則古無沈郡桑爾聯幹集 人組約暴 諸句其愈實鐵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站話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遠方徵大道也。俞梭日揚注以遠方為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睿申君者下文仁人総約暴人於矣 八行矣。指讀也。盧文照日指不與塞服為頭患臣危殆讓人服矣。服用也 念彼遠方何其塞 比于見勢 離天

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與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爲上寧(後語作上客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獨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日善於是使人謝惡子孫子去之趙(趙彪日史言孫子 此以備考焉審說審申君曰楊以亳武王以部(吳節道曰錦通)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惡子天下賢人也而今本禹貢往亦皆誤爲美玉又曰此寧在遺譽申君曹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曹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 **爽玉瑤珠。不知佩也** 班音瓊。盧文弼日瑤龍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設本也如孔安國日美石 說文云琔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日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賓秀原說文云

脫篇第二十六

110

百日而殺之草齒用齊疆閱王之節縣於其原隸宿夕而死夫壩雖經歷歷疾上此前出未至絞線射股下此近自刃於衛繼持不許莊公走出際於外籍尉中其股後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鐵主父於沙元 国未當不崇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縣之春申君又日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日清人於王)客又說報申君日昔伊尹去夏入毀毁王而夏亡營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當不分 常照耳左中日都看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 旗子才力父是之之喜。也 說也。 蓝文弨日为父俗本作习数子于反。 蓝文弨日时是国字之誤楊永 旗子才力父是之之喜。也 漢母題女黃帝時人为父未群喜 提一一美女子套曾為子都紀之美人許日不見子都監都字與為套耳然語作子都莫之准言無人為之操形性一員嫁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原達前七該居置妳為聽題蓋一名明原漢書音義章昭日園原黎王親與七 錦不知異也無有皇前也一言美惡不分也得以雖布二字連讀而訓爲恐布失之問城子會莫之 字依丽寶皆作喜外傳未引義作上帝甚滔無自猿焉)都懿行田迎即瓊字韓諾外傳四作雖非是爲非以古爲凶嗚呼上天曷進其同詩田上天盖討濟無自張也(外傳所戴戰與前書略同嘉 UI實珍隋珠不知俱兮達衣與絲不如異兮閩綠子奢莫知准兮樣母求之又基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聲爲時以代表至擅節而餓死也夫劫強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因善必遑於漢矣由此觀之嘉雖降王可也因爲時 逢以冠敬校王毅之因自立也齊崔靜之雲美莊公題之崔靜與其若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靜不計發長而立幼期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日(外傳作春秋之志日)楚王子圖聘於鄭未出竟開王請反開疾 審察也比為劫織死亡之主言也未入主年少而尋材無法術以知盡別大臣主腦園私以祭誌於已也故強賢(韓誌外傳四作即語日齊人隣王)比不恭之語也雖然(英節道日一本此下有古無盡諺四字)不可不 专上大人同性共同,通过後籍作易其與因此章則證崇申君之敗也 以盲爲明以孽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 **詩外傳匹作以是為非 鳴** 雜布旗

荀子集解卷十九

禮別之以 大路信用第一十十七記籍至二十七。盧文昭日此卷禮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財為者關大路信用第一十十七記籍至弟子雜錄前次之語皆略舉其異不可以一事名籍故随謂之大略

日醋次九日數皆續鄭注凱禮云海之言專也天子六服大裘舜上其餘爲海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島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勢米次八 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華奧就馬禮也馬至故華與就馬也一詩日我出我與于彼 也又云見門皆有屏谁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間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需求古錄今採其高語以爲天子外屏此言出於證導斯注電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場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 尚垣也引爾雅田門內之垣館之樹據高原用非即類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厚之觀矣近照人金鹮氏窘論深是此云外界內層而云禮也必是穆家舊說何体公字注亦語之惟自主所語云天子外層所以自障膏誘住期昇 往云以垣當門被無機然與原以原於之緣但今門必有原天子諸侯似不必項項分別外內也若書每接禮文內外郭璞上可小將營門中比說是也望原之則如今之照呈釋名云屏自漳原也落顛籍云屏聽也額准备人 於 导語作 內罪大夫以幾土以維佐賴不然是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亦或行日釋宮 但云展想之賦不言被也解謂之賦動廢成云若今等思也何依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間兩關諸侯內間一觀禮天子 晃諸侯女冠大夫神晃士章弁禮也。 安曼取其山則爾之山曼斯注周禮司服云古曼服士 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敗地鄭云有人自天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是中央成其朝貢道里与意也言 大略以與下文的君人者。陸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歸。好利多許而危 諸侯召其臣下侯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日顛之倒之自公召 天子外房。諸侯內是禮也外房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天子山

老十九

大路篇第二十七

程 也之 **侍廷之侍旨信者所畏在前也** 成云珽挺訟無所風也蒸讀如 已下不得股也章弁問以爵章為譯而战弁也玉漢曰譯若朱大夫素士爵章也麥無升龍侯伯寫子男桑茲将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遠是止於大夫土 御茶、大夫服笏。禮也 指侯相見須后介。祖見謂於部地爲會介副也專義與為其以與爲上介也 以上其教 德籍云諸侯相見前為介以其敦士舉行文與此同也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土當舜出言必敬謂戒令舉行謂羣臣盡行從甚也。王念孫日敦出當為數土謂常所敬習之土也大戴證虞獻 三尺冊上經葵首謂鄉上至其首而方也茶古舒字玉之上圖下方者也鄭康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即者言臣下所進鄉也珽大珪長 天子影号。諸侯形号、大夫黑号。禮也。思謂思書焉文節形 天子御母諸侯

上土皆其證也 欲通吏不通今本土轎作出史記臣后本年齊內史士徐廣日一作出夏本紀縣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籍作稱以書中土出二字傳寫多談傳二十五年左傳縣出日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藩議出轎作謀土管子大匡第上 證也隸書土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蔣宮(隸書出字或省作土若敦省作敖貴省作賣數省作款皆是也故諸褻學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學智慈見學院中音學也)玉藻云習容觀玉藤乃出(鄭注曰玉佩也)是其 使仁居守。 发程又嚴禁傳日智者直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八以建

公執掌於周豐也以生為掌如等哀 比明諧核以玉袋人臣之禮也。亦就行日土即事也古字通用楊住不誤而語未明明問土者謂問人以事則若一謂之衰古者臣有罪詩故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瓊則量與之珠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蔣絕者 云以獨召中國之諸侯若今獨郡守以竹使符也紅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獻玦如瑗而熙肉好其須也就文云瑗者大孔鹽也預雅好培肉謂之瑗肉恰好謂之鑒禮記日君召臣以三節思禮珍圭以徵守鄭 士以壁。石人以暖絕人以來人反絕以環。因專因避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真以弓是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

教交聽不分文之誤索學嘗日種之無文也生日禮有周位告懷之數草服等我之文也禮詩第日事生不思厚宜此明得好輕附重禮之義也。俞遠日家上自不持宜性時宜二字子列下旬不驅成亦二字平列紀之文不 施士也大道天道之府施設也此明爲國以仁爲先也施法十九人主根本府施設在仁其沒用則在智盡審則在 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權欣雖指非禮也 珍禮·禮一云禮一云·玉帛一云乎哉。遠文那日案聘禮記日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 詩日·切其 聘禮志日幣厚則傷德財侈則 也偕齊等也時間得時宜問合

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 墨見放不能也 举具被父者向也住日敬父當兵敬文此敬又誤兵被交猶彼敬文誤兵敬父揚氏於此無往其所提本或未讓不敬又謂之時追死不也是不敬又謂之時住日敬文恭敬有又奸是對子會是直被文主惡寶日不如齊魯之 水行者表際。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

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是本馬中人最然聖堯學於君疇舜 秀此乃日引之以信禮能成聖亦治舜解息陰也失之矣。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底民也 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尚書。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 於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能短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日禮之敬寫無遺經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馬襲二之字作准矣此引舜日彼接道經皆不無書俞機日此郎 维予從欲而治 之所以禁也。 表標志也此明弄国當以禮示人也。郝懿行日天論第云水行者表深表不 皋盷也。郝慰行已此語今書以入大馬讓維字作停苟所解別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讒薄舜矣皋陶之辯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穀 舜日

真古今人表作大墳幾圖作採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薪序作君疇成子伯斯序王國陽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叱明率人亦套於敎也。盧文弨日寨薪序五太墳作大 也新序子夏鈞哀公日黃帝寧于太莫劉瑪寧于幾恩帝譽寧于赤松子堯寧于尹壽舜學于務成眾馬寧于西不足取也避天下之源從天下之遊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辞所說或日大馬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 學於務成昭馬學於西丁王國既其名也戶子日務成昭之数舜日避天下之遊從天下之順天下

詩云大城問學音一子日。諾惟恐不能敢也必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 五十不成喪即擅马 思作鐵時子思作威子伯時子 我宗事。京云相助也宗隆率以敬先此之嗣若則有常。崇禮作勛率鄭云勛勉也若役也勉 五十一不成喪七十惟妻存。可略也禮紀日七十唯衰原在身也。郭尚盡日五 親迎之禮父南绚而立于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

禮之謂出。青年禮也 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不形見於面勿範謂不受以難色勿驅謂匪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說非句體不欲使其第也此語出會子。郝懿行日此出會子立事篇首稱之也勿面謂 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掌之以道而勿疆。如惠也故易家人日有最君焉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掌之以道而勿疆。面說謂以顏色思说之不改放 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推因而不理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思而無疑我之義。後理而義然後仁前有緣以積然後義推因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遏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後理而 孫日虚崇秀處字之錄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歲周又明論語里仁舜矣得不處仁)又案楊云無釐也。盧文弼日非義也亦當舜非謹也亦遂行日虛讀爲憶遠垣人所居因愷舜居字非甚聲之襲也王念 从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星氣非其門皆謂有仁義所 長義之為出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則是禮有太原仁愛也故親 唐唐原始第七之教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思之急也殺死分反。具具尊尊賢賢者老老巨反唐唐於分別,其具尊尊賢賢者者老巨反 用刑罰於再民也會室真民對文宮室者門捆之內庭戶之閒盡一家之人言之楊注誤用刑罰於再民也官室與其民對文宮室前班以治國也。郭清震日宮室與国家對文臣 東三病。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 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義理也故行禮臣即也故成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 所以安居門所以出 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隸書和字或作和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菩碑)旣能審於禮龢則不得謂之不知楊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日:自言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門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 (劉韶同)非襄也篡字不讓此文云仁非其呈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仁非其具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稽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為非禮也楊盧之弟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不敢不成彰雄異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惟明審節制而不知其 禮之大凡事生節雕也送死節衰也軍旅節威也故為之節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忽怒其臣妾猶 之有可以義起也。虛文羽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禮記日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議義而益則禮雖先王未 禮以順人心爲 親親故故故

之口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頂意中所英華不發於口心仁義禮樂其致

也同時替典時

入釋經新祭職熱後田獵先於此爲蚤也又日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王念孫日或能是也前說非一治民事丞得下先上也又日朝辞色始入殺太孟爲陵犯也朝太曉爲潔弛也或日禮記日獵祭魚然後漢人治民 十室之邑或有忠信故下之也日語旨語日長涅集開耦而耕 相與之經國門也得與活鄉莫知其門置龍日愛喜聚門珍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堂時治已在門言得與活鄉莫知其門。言詞一門出入也發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 先事慮事謂之接。接顧為達速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 **霍也如生到脂悶知死則據暗。盧文平日今公平注作知死者驅之割门得過穩也暗為助也皆助生靈死之這述過過也遭是功死者之** 二一次。我說案羣書始要作務哉務哉。 賊害境傷所為之後易之以玉焉。中脚進日配天而有下上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爲酒。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上與於周若家宰也皆謂當於環節之而接天子深肃 里脂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時以及事因明奔喪亦宣行遠 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核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禮也。韓時故吉行五十。韓喪百 財日聽與馬日龍衣服日經玩好日贈玉貝日陰。雖與公全聚級之龍河玩班請明器 本成未然後禮也 以仁義爲本慈成於種節也 二者皆遍然後道也熟後為道 或一些若子處仁以義然後仁<u>地能</u>看義以禮然後義也 建能養育義也無禮反 禦。投天子一策。鎮禁二策下脚進日敬戒無怠慶者在堂界者在問也廣者雖在 專至而後處者謂之後後則專不學患至而後處者謂之因因則禍不可 **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 天子卽位上脚進日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照人 轉見所以佐生也贈被所 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殺謂田獵為獸也禮記日天子殺則下 禮者政之乾也。與就

大略篇第二十七

見鄉往鐵禮云享隱世節聘又隱所以厚思意也以思見也尊享以賓禮見私聽以臣禮見故曰私 **与**令親之文而誤 **資之下**此因上尚 夫下大夫。此题一合再合三合也一合雖公徒 先。一命公侯之土再命大夫三命演也郭注禮記日站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上大夫中大 育亦頭至手而手至珀嵌日下煲稽顯與頭觸地故直日至地矣総殊。常緣行日拜者遂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啪故日平衡稽 變對腐而言縣衣對祭服而言王蒯燕衣不喻祭服寢不聯廟是其證日設當秀蔣字之誤也故楊注云麟晏也(今注文議字亦讓作設) 或日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日皇皇者華,朝天之之美濟所始號金號龍踏有行列貌穆穆容懷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咸懷指的朝天之之美濟的始始。 者以長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在中日君臣以下四十一 類月世 服之精信 故曰風去湯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就後有男兒商少女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易說其日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 臣之家而入議臣之家是問君臣無體也 臣下者。有諫而無誠有它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詩上日詢亡去也疾與談同惡也怨聞 臣也所以辟君也為強 有酒體則辭臭愛於顏色亦不可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上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雕少 聘問也享歐也私觀私見也加些事所以有歐也享畢賓奉東錦以詩照所 平衡日拜。下衡日稽首。至地日稽顙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 寢不驗廟設衣不驗祭服禮也 宴也·王念孫 既葬者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樂肉 言語之美想穆皇皇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 古事何尊喪事何親以親若爲主禮記日以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 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 衛之平禮記平節與比如平衡調聲折頭與限如 為人

語云羣生閉惑舞陰而爲化育之始故壁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謂降而帰功成歲娶者行焉冰冷而農桑趣皆也若聊之怠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爲皆皆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前與故亦以爲秋冬家 **弹言旅途行日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達我忽正義引前卿書云霜浮遊女冰沖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沖二月云追冰未沖周官娘氏仲素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母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涂** 云言男女失時不待我冬正義引着腳語遊云毛公無事苗鄉故亦以我冬爲婚期家語所說亦同號有苦葉所謂詩期也冰未冷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遊女殺所介反。盧文昭日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 為土土著修立之名也。先龍寨土岩爲出的見上玉蓉聽律問聽賴罄集中音律也言威慎如此乃可 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重其看世迹魚数反 君臣故以夫持爲本父子就後有 線娶而言內字下圖爲句內十日一母於是一事非眾亦冷而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發內二字連請議矣亦治殺止指 古之人霜降而逆女亦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历处文皆作冰沖殺止周官謀氏疏戰王肅詩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泞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舊亦云 之日此文本作精海遊女冰泮殺止謂精路始遊女至冰泮面殺止也召南標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丽引矣十日一街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街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壽寫致誤數(五古文作以)王引矣 经逆女亦治而殺此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迹發胡毛義與特軍之說合孫往傷未曾照乃云此課面改其文謬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共道同類觀天道総秋冬而陰氣來始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君路 之時合男女也精路殺內頭閉點之時禁雪於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穩時暫與其民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於洋遊女羅路殺內故詩日土如歸妻也於未津殺壞也內謂妾母也十日一鄭即殺內之義於斧筵女謂發生 日案經过就是也正語篇禮語篇報管作官可以為證若子聽律有容而後上。君子在位者之通聽或日此和樂問在車和等之邊步縣之節也。顯于里君子聽律有官合而後上。君子在位者之通聽 樂之聲就在張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必須玉右徵角左宫羽越以采轉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樂之聲。說言班想之步中武象趨中韶難。假玉之華發則中或象速則中韶護禮記目古之君子 也如絕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盛。 陷厲所失微而其爲亂大者禮也 11、震禮土相見云子祖父則蔣昌無上於酒無下於帶若 處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素上而剛下。陽唇陰和然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禮衡之於輕重 霜降逆女水冲殺內十日一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墜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 御。此蓋誤 聘士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本則明見 並引作文貌是其證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並得於 中旅也彼言文理獨此言文貌楊彼住云文理譚威儀情理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證案王謂文貌獨文理是禮論篇曰文理繁清用僧是禮之逢也文理省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所雜是禮之 二大大尺。 齒與此不同也。王引之日大之當爲大之言以大尺而六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廢釋大二大大尺。 蓋臣於若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臏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日立視五崙彼在事上 文統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用也。王念孫日文貌在外信用在內故日相爲內外表裏文貌禮物貌謂感懷清謂中說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倡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文日交影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請與妒昧皆而字平列楊姓日交通於語能之人失之矣繼日交顧等救禮記樂記簿直氧教演譯文日校本作交是交後古通用教與語同義下 於發面而自變傷作豪誓詢茲黃髮是也以為能變也謂詞不用靈故百里之言敗 返而從道何其咎題也 青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豪無大夫此何以書賢悉公也何賢乎悉公沒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 青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秦年曾日素的使途來聘途者何秦大夫也 至於公者謂之味隱見者謂之炉。藉於公道奉卯味者謂之交論。交通於對誰之人 事若以身。上臣事者以人。質問張敬及珍具慰君身 士有炉友則賢交不親君有炉臣則賢人不 易日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非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 交譎之人。炉

所以富之也。主旨憲也百萬一夫田也恭謂問勉之孟子日五敢之宅間之以桑立大學。故序序。 情報等不教無以理民性的領報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 身行恶國妖也沿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住其用。除其妖。 脩大禮明十發所以道之也詩日。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明日太禮 言身能行之國裝也前頭有地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爾賴自口言善。 味之臣國之族學也 慈善國之叛學也 慈善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實也口不能 不富無以養民

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九全諸侯一里天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 後行。源人心然 詢干獨美言博問也。華也我之所言乃今之無事汝無笑也 **步二途字與此義同晏子作墜乃誤文洪撰以爲說非由蹊遂而涉日跋涉進自脩務訓高注不從溪途日歇** 十或為七也。王念孫曰王嗣曰司徒俗六禮以節民進明七數以與民德大禮冠長喪祭鄉相見七數父子兄沿是十穀即十穀也禮配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游夫義婦聽長惠始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敦道之舟 。盧文弨曰續然大夫四字未詳亦聲行日續古作廣廣之為言庚也庚然別雖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言也子家騎魯公子慶之孫公孫聽父之後名顯駒其字也續言補讀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 新有時春不事其哀戚與問無也事認力役 理之類也 **籌日類領也以其本。知其未。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與一盟若為善等以爲類正以其本。知其未。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 以為與軍。然楊往未明斯盧分段並非二句又見王謝篇看歲日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配屈原賈生傳吾以為與軍。皆類於法而擊之也。亦懿行日類為此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寢實刑罰類亦通 **喜我內籍雜上作語者不問墜示發行日歐營作嚴嚴墜古今字先誤案詩戲駝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日不於不問路第由於不開發亡由於好獨發類徑遊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許。洪頌遣日後營作墜晏子** 子之囚史比干之益。天下鄉等矣。安國日爾容殿之賢人納所貶退也子之囚史比干之益。天下鄉等矣。表藥雄之言或王孫善天下鄉之九 十一字五韻者多矣楊前注以程遲之十義焉十穀失之 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 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來或君之人入無地與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曾為來謂從惟國與 不同同時於 土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變人者不問路衛者不問遂亡人好獨。以陰雖有賢俊不 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過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間費政教習俗相順而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 詩大雅板之第毛云鄉鏡薪者也鄭云股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問 子產惠 詩日我言維服勿用為笑先民有言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閻釋箕 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思惠不知管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 天下國有俊 一人

大路篇第二十七

大夫、這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復實於仁義或不可為王者之位注以四子言恐非是 言事門人日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日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那 公行子之之燕。強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日燕君何如會元 孟子三見宣王不

司馬遷島置貴而名塵域摩與麋鹿音同語司是用(彰見启章正) 今天已歲者。於日水之靡緣也部接日或作摩蘭宇音度濃重景正道詩詩之不經無不愿談者 今天已歲者 其害暴及因家也詩周軍傳日靡累也是其惡王主張日應指統也言私不隨我豪而害乃至於該國家也方言因家於言不如其大而受其小與因羌之等可具獨強也或曰經讀時畫。陳奐日樂廳集也言所利在我豪而 教日發其死因不談利夫秋豪害蘇國家就且爲之幾為知計我與其實致靡而來及不焚是最近日式害利夫秋豪害蘇國家家就且爲之為問初計我。靡發靡也利夫我豪之 不勝任矣。氏完之房也謂見不受其係圖也而受其不於也。雖其屍今不愛廣獲而愛妄無請助必氏完之房也謂見不受其係圖也一面愛其不於也。還讀為最民完之俗死則 而不得其得之非自益明也許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竟必然思慮亦當反覆 日志學音云曾於之子志卑者輕物事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有不求助何能學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原始雖集紂亦不能去民之 害大夫不言得喪質財出上不通貨財經濟歷如商買也不包國之君不息牛年熟 鳳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好業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 舉年光郎莊子大宗師寫之務光也是其例矣目改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点相管身讀十三 現也從目冒擊與牟聲相近釋名寶首節日牟冒也與之與問徵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警察日低目盡祖也從盡其清妙如眸子之求嚴也。俞澍日據說未安以與子宗祖豈可但謂之浮乎非當讀爲聞說文目部順低目 義與利者人之所居有也雖堯舜不能

竹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A 土相見覆口土大夫食野於若再拜稽首禮記口書乘馬者不察於羅斯或 《 错置也實讀齊祭孟子·日江鹽必戴實蓋古字還耳置對謂執對而置於若

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然既不顯廣疏演絕謂項身絕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 克義也(監然治籍惟信上好禮照民間無上好貨則下死利即用有子所小變其文) 上好當則民義分音矣上好義則民間的上好當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 上好富則民死利即 **影刑於旁的所謂民惡飾也賈子大政籍曰聖明則土陽師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統富乎與好義則民雖處隱厲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故於利而行也(岳氏春秋具儋籌戴處子賤治亶父使民溫行若有** 之從暴言治理作有所寫其中矣疑以意式之、文王禁四。武王誅一一周公卒業至成康。先顧察有所寫其手衛言有所措手也得往失、文王禁四。武王誅一人周公卒業至成康 上方住云後作故影作財是沒者以作别当無非常從今本 貧寒者有所題其手。寬察也謂容集土至同說見釋詞愈字下先讓深葉書治要非然後民不因財 貧寒者有所題其手。寬察也謂容集 壞不伤者之也與下文大夫不吞。場區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文云柴垣日**槍木垣日標龍文木部槌惡也逐與不條儉槌體離落做 質系人臣則不已沒下華利家的不信的於大夫不爲場問。原京上京不修留謂不住財留裝之之日置其公言是真也言戶委 至斯極也接官室樂與婦調處與何以不用至斯極也與當語言是用也苞其行 安得不飢 死利矣二者亂之衛也岳西南西言則既上曹有治事民語日欲富乎忽取矣領絕 重民任而誅不能強疑軍民任即使廣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則案無誅已 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減然改民不困財 文奪施字於乃愈字之語施營系施古国於眾信字也他即今龍字一切經音載十四云籍他同力支反引通俗云家鄭不脩倍注謂不脩財俗版意之也然則與土之不通賞財何以異乎機雜詩外傳作家或不脩幣施疑此 子班籍無注及沿藏郡注至云语恭楚日本數稱注於本愈或日上云土不通財貨楊往不得質遷如爾賈也此子不奪國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日特四萬喬楊國字之誤也轉詩外寫作不為楊圓玩楊往亦是國字論語 上好無則民間節矣。孫義益平上半與義同又您上文兩差字五誤也上好義期民閥前者言上上好無則民間的不可通益當 湯旱而壽日或不節與不調遊歲見天詩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 然後照錯也重引此者以不與民爭利則刑刑貨也並解在仲尼篇言問公終王業為不得無除改至成身 **旬里字下圖寫甸縣嵌沿是故世堯問篇然故** 。王念孫日羣書治要財作期則以民不因寫 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 多積財而羞無有。

老十九

大格籍第二十七

官職、差爵恭非以尊大夫而已、等級地 盤日階寫的距鏡對像而不有免也能患難而不忘細馬之言。戶子子沒日君子所於如果 經典六君子之學如此情然憂之。 博館大博也王慈注整醇云投六等行六泰鼓日大博今之博局亦二六招對也。盧文弨日貳當作蓋摩之巖貳之博得之不再故日天宗天宗天之言讀言大貳之博司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喻焉大貳之 **獎與人天府而求之出。日光王之道。則堯舜已則可為嘉舜方貳之博。則天府已於財轉是也求者求此而己非日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周先王之道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 氣當從盧鐵為大數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出問者開此而已非必與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大難之期天守己乃自解堯經天府之義也俟謂不知而獨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發矣故如楊注非也大 傷畏子路,不敢過清, 音音是在長垣原西京 後知克。無人智歌 之治。天下不以事超而萬物成。京母治水不告治水之方容,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與議夫與與何以不用至斯極也貨頭必以物苞裹故總語之意直與起也即 理善行者究其難善行之者是究其難故 爲田師、工買亦然 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 正以是非對達易必故立志常如縣海雖君相問以以正對楊武非正以是非對主尊不及縣 色出酵氣效。公故或也量精也言造無四等無智湯一無宿問。常時即問 而求天府。 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違語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三六貳之博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市之富。命與日萊閱讀不知而聞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晚實非詩 以賢易不肯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 節與翻詞 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 君子立志如窮。與不能雖天子三公問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間發展故舜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 君子隘窮而不失。 善學者盡其 天之生 無有

だけ也 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院近熟遠附 者出相認為 在盟 能館也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意行日哉過者大言不作說言者貌言若談故者秋等胥命故行不不足於信者就言。故欲該致其言故信不能副君之所以贵行不貴言故存私終等 矣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坐之類号部首子忽子夏日使四河之民經央於夫子預罪一世鄉注言其不靜斯也然則荷子斯言蓋有因於言謂自言設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詞謂得民九所復發而乃居狀坐大背藥節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 聲問還。先壽經而靈者之誤四句一然小人不說於內而求之於外。 云夫盡小者大意宣者等是其義矣。大盡小者大績微者籍德至者色釋於行盡而言日語禁也言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大盡小者大績微者籍德不主者色釋於 大者也。郝懿行已此語語語不可說提氏出為之即似違蓋原之錢食戲曰漢字裝術文用小故語者爾雅嘉為哲學以已漢水澄流為落今云用小漢故海言漢者本因用小水語館而成至其與也乃滋為麵矣言自小至 拍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愿道的 語詞得如淳曰是不問是其靈菌席之言語言目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節大享不忘昔席之今從元私於終行曰細席恐菌席之形論置首侯僧爲詞祖又蔣爲紹耳王念孫曰部龍是也僕書還光傳加書 约之言漢書王吉隸昌昌王曰院廣之下紀故之上。盧文郡曰梁殿韻管寫乎也安冀切泉本作等字書無著以臨大事不遠昔為之言皆清證皆所於原之言於細亦遵散為昔或曰經濟講論之席臨雜不忘案明講習忠 聞所以說這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謂之時之中也教而不稱師。謂之皆日當治反也時與叛同叛者反之中也不語師同面罪異者 作剖唐者其原文是嗣原也尸子作昔席者共原文是்原也丽文雖異所質同官偷掛日於王之說編矣獨注引尸子語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當之詩詩子 而詩非慶期此天心一也意致會祖公三年齊使衛徒管命于清公全傳日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 人赞相也 每為詩者不說。每為易者不上。舍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異自 曾子 目 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言為可 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日墨聞之君子 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 用小漢故情。恭韓或日 歲不寒無以知松 言而不稱節 大選

大鎮報會子立事舊至子疑則不言未期則不言此善之人又多與會子同也想書言字或作音(若雲作多管作 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信納 自和民皇天下府共傳發也)於經濟長下文亦云子頭奉格為天下列土 子賴季路故職人也被有民字(是子春我雖清月)為天子等作為天下寶(又引史部問相如子賴季路也故 石如門張木耳王立孫日宣本殿謂見經山礼記文是經經答慮證詩序天下之實當與天下典之注引此和下籍問皆謂門及這於不得乃改爲漢矣が以行曰異乎未改雜上獨作井里之因據當說則級與因一物皆謂是 之於琢磨也詩日如切如彩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并里之既也下 会人自時武以既於香酒豐記之一善子之所賦不可不慎也一人之於文學也給玉直之言是這是可見入如然達該一善子之所賦不可不慎也一人之於文學也給玉 於一百河門龍門得也。當發正君之造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常樂也。都發行日正君告好是正於一百河門門龍門得也。雖正直之至其所所樂如晉之於酒見禮亦可得而入言甘鹽變香草之生甘 陰龍作志語樂斯於密題與斯於酒節之滿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俱即易之各書俱一意往非子作今夫皇本三年可成怎之苦酒明君子不近庶人不其君之壽追而寶匹馬矣說苑家語路同 本部於於無職一個易之。經過其一無無類後也子歷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直文照日晏本部於於海戰區一個易之。經過香草然以浸於甘禮一正個方可易員之言所漸者美而加黃也個或 **舞之其真中挑雖有培養不行與矣。若子之隱括不可不謹也順之。 秀移其性展子崇敬日今夫華藉出之宣本良匠 君子之隱括不可不謹也順** 寮羽見考工記又日察其舊至不問以輕單做不匡鄭云舊照輯人歌中者至顧為爪毘轉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所謂三杜不失職也問禮考工記日望其議改其限也進而因之改其漢之意也熟云諱冒藏之華也華魚則木 做一一不一人之子后。此皆言事之材也不敢為罪惡與語也言類然直本為牙至於嚴語皆數而想由不反其初數一一不一人之子后。此皆言事之材也不敢為實是抵類深水之器也言實證隱立或三月或五月也傳菜 云遊台子是好事若再之戲。乘與之點太山之木也不睹隱括三月五月為榜樣 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影響貧無財請侵於君子贈吾子以言。母是子矣於私 門不言。表問則不立道還因以一夫一方有所益不必道聽過說也此語出會子。王公孫日立字門不言。表問則不不立道這是日公在夫子有所益不改立詩詩譜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 人孫之為天子實之因也。近大語日家原同照說文照問題也因門原也若子以疑為原奏子以因人孫之為大子寶命之語語人亦自所得之鹽也并且且名员也未詳或日原在也妻子春於作并且 正君漸 君子疑

所學住云如往非也 劉蕭與首徽對文少一歸字具文不足意矣獨云經濟於學經許書則所見本已脫歸字調詩書也言不學雖有書質未稱成人也。王念孫日少不經營從大就託作少不問歸 也因而会上论皆言丘增之形狀故以如字寫绝之皋如蓋若歷夏屋者填如蓋若防者隱層類也列子天理寫者矣列子填如作壞如如大防也都聽行口皋猶高也言皋語在上出填即頭字類俗作景因又作淺耳獨辯詩 **骈三年傳宰上之本拱矣是宰訓家也家大也如大山也慎讀為顯山頂也兩如形如實五礎之器也山有似簡謂土壞塞也兩問隨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壞如腹溢注云見其壞壞層異則知息之有所也。虛文服日公羊僖** 平孔子日。望其績。皋如也。與如也。兩如也此則知所息矣。 續丘禮集當壽學學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日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 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請大雅思齊之籍刑法也察有之妻官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然 長期以等並天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日。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置吳之等故天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日。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子日。詩云孝子不匱永獨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頭辭之篇毛云匱竭 居之。亞也無益而厚受之精也。經歷學者非必爲化而仕者必如學。如往。亦 子壹學。並成。臺寧臺也亞 **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今本言訴作立)得由爲之說非 恁言作善之頭皆是)因於其中四爲立《霧漿察王愛**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怠哉檢也五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敬庸也然則賜無息者 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專君焉可息哉。請賣頭然則賜願息事親孔 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想師也方法也此 子貢問於孔子日賜後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作孔子日詩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雖此不能而 少不調光不論識雖可未成也随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 君子壹教弟

卷十九

大路篇第二十七

也小雅不以於行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行上照君也言作小雅之疾今之政以思往 序云龍華后如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線人焉用之邦國焉旣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違可內於宗廟即以共經幸增入音素於宗南縣然價積合與周嘉關睢萬覃詩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違可 重傷貴師而重傷則法度存 者美言有文焉其聲有妄焉 我以死作而數日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息孔子四言焉可意哉必須死所後已於是子莫依於經路始知大城勞我以生為 舉卸泉豈得民所見本具邪暴如宰如二句暨出則不得破皋為宰矣王念孫日家語因營篇亦作睪如也王肅作境如歧大方也屬如豈若賢奚之形上心下大今所見亦多有之注过非劉台共日今列子作譬如也宰如也 傳日。在其然而不能其止。構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經禮也故詩序云關傳日。在其然所不能其外。好色語問監察得做女也正其於問好允言察退嚴也上指也欲雖強 子貢日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体焉。言君子日然小人日死之意子真始言照得体子貢日大哉死。 言不隱跖窮有哀謂哀以思也 固將與必貴師而 國風之好色也

二見太早矣荀子安言當是古法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 十而土為匹夫之制不必與其與確經不合矣子相對知十九而經濟天子諸侯子之副則知五 民間秀土自有區別故其始任有十年之金也哲子不直日古者五十面土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上從土至於造土著王子與公職之子本立疑尊不領標斯學業疑成即為造土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 大夫元士之道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宗之從士繼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日鄉人駐卑節級升之故爲雖土殆二十四紀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土溢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指卿 師面輕信裝師面輕信則人有快景意人有快期法度壞 而一十後可以往事也會幾日二歲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日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一人竟四十而上五十而後爵民三五十四十悉誤或日秀功士。郝懿行日士者事也五十日艾服官政然 。郝懿行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者吴於常人由其生賢本異其數又至故能爾也傳謂因君十五生子九而紀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為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就後治事不敢起易 若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質而所好 洪則注度接接近則貴部而重當下與有關文問的將表必接。亦說四下文三卷的而監傳則人有決人有問的將表必接 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 古者匹夫五十

其人出

葬義国由亦是用如云有朋自還方來有即支矣。 那懿行日有者相保有也詩云亦莫我有以有 人者而行已经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部經王部是今從因錢本即友者所以相有也有思不使喪七。謝本從直發作匹夫者王念孫日匹夫下不過有者字此份上君友者所以相有也友與有国義相 也楊先至明宣氏歌分段似失之而寢其手掌宣仕之利小而害大 無衣而不住者以時程大夫皆緊慢故衣雖照點而自甘又則柳下惠與後門周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又甲葉身。虛文昭曰孟者又字之段借又甲司義原訓羅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為一條都懿行日此章言子夏食 未說了亦 後門日夕門已開世韓非子外信的左下云語而為門子利如至甲而喪其掌 聽君說得小利為臣奉秋長利第云我東達齊如善天大客而於門高詩注子利如至甲而喪其掌。 番與爪同言化亂世 此言聲而行不問之事等。子夏為京立古縣搞人日。子何不住日。諸侯之驕我者吾人雖貧弱義不苟進妄以,子夏為京立古縣搞人日。子何不住日。諸侯之騎我者吾 則館辦不足衣則豎詞不完然而非禮不能非義不受安取此,無獨強置之為 此往支莊妄識亦自訓與新足食不愿次為二遊過耳 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問楊往失之發與放去字通詩書多以背為所持氏不了 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 可敬之人可發而不敬之是爲不彰若所好非言予則爲不可敬之人不可敬而敬之則是確鑑禮借減失他扈人可以言而不敢是爲不禁不可與言而敬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傷淫不了王金孫日此言能好君子則爲 即傳形云經不遠門之安而國人不經去記也非一日之別言素行為人形信王念孫日案鍾山礼記又引呂氏非一日之則言到之久矣。盧文昭日案初下志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周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籍故 日之間也。衛下惡魯哥人公子是之後至漢宗衛居所時人会無疑沒者言安於貧賤煙迹面人不知也日之間也。衛下惡魯哥人公子是之後至漢字書居於柳下遊惡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 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等也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所好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雖先議案人有好等之說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就無君子之質又非其人而教之。 不爲臣大夫之騎我者吾不復見鄉下息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屍非 從過一個一般一天也。 差文形日此為言所好者君子是為是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 而不我不行非其人也非其人也對其人而對之所監督情財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 不自樂其行者言言短過,您於行日懷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敬其行者其言易於無題而點不自樂其行者言言短過。隱是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聽仍能過度也。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要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刻汪從之 俗以不知爲丘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明耳頭即古注以蓋爲發語之經亦非以音同倍爲區蓋耳揚注非是漢書注於於口江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言日齊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関如也蓋有不知所作之善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日丘蓋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丘注引陰傳於傳經者丘蓋不言此說是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云 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是則不言。未問則不止。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都該行日此二句唐生者生護行主弟子選試請說是則不言。未問則不止。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都該行日此二句 君子至船之。施官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減亦絕也見微微也與大義會子立事為同王念孫日宋君子至船之,施官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減亦絕也見獨之所由生自微微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 **斯翁反聯矣楊說失之** 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 謝服始出商言省詩佐耶如僖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皆是物之還反也言為惡皆所自取也。王念孫曰下乘字凝妙上乘字而俗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 道也。直文羽日捐宋 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弃國捐身之 勇而非是也了終反 子野反一般弱易奪似仁而非。如守之龍也。處文照日展與營同從宋本祖同也祖經時易奪例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與明易奪者以之易奪無 目明令無於見與小人處亦然也 龍奏每人後人每也場往非詩日。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事之篇將為扶東守若有注可不發發矣先詩日。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許小雅無終大 題也取一次等人不可不慎是您之基也 直文照日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惡不取大矣害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 平地往水水旅運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等也以友間人焉所是以其太則可 言之信者。在平區差立之間、阻言有分限不然途也器名區者與丘詞義漢書儒林傳言之信者不知 統言減之貨色遠之獨之所由生也生自微鐵也是故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栗米之於家也多有 九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與原發也出去也凡類 說忠說言不可以忠妄事智者。 宣文照日事智者元就作了知也 些甘野作似知而非。 無對人篇日姐者類智而非智或前為 動力 故日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 知者明於事達於 悍戆好舅似

云照寶領民之班無邪下地也邪與良聲相近靈国也靈力侯反符為瓜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之物以如則與者也或日顯與處下之治史記日則臺滿專污邪滿車妻語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 儒者也家之首若朱墨者一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 不能也就 語日。如、凡上於師見見如言止於知者。可見皆可器以為子器方度即與開始

言上焉。恶言死焉。康成日死之言衛衛指衛盡也鄉 會子食魚有餘日州之門人

謂以米什優廣之非也雖當爲泊周官士師治襲水鄭住日泊謂增其沃什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兩而以其定之處今魚經皇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此條見龍穀礼記)王念孫曰米壯不可以億魚度 之野中以替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臭如營非營發之營(營誰見說文苗字下營變見釋名)皆認治之慈於幽隱腹狹之愚故以爲傷人說文臭宛也宛臭也臭臭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議魚之法醉魚期用酒兩魚期用鹽置 出之傷人不若與之。 耳指米什也指之謂以米什優廣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指與臭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識。盧文昭日案非烹和也會子以魚多欲職之

第日。有異心乎哉傷其間之既也。會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位傷深自引遠謝門人曰 故諸書中學字有量作宛者而如譽二字無量作與者以宛鬱釋奧斯可讀奧爲宛隱則不可出用之也被所謂與即此所謂與之矣然豈謂與與宛鬱詞音則非也與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 山亭碑甘樹館布甘字作目見漢綜字原)與亦非烹和之名虛副與為您是也釋名日願與也聽動於與內積續魚則惡致腐譽而不宜於食故日泊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目與自字極相似故消誤爲循耳(葉西祿藝 言篇多治之則然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熱高注日肉分爲泊彼言多泊之少泊之即此所謂狛之矣以泊饋正義日添水以爲肉分發名肉分爲泊然則添水以爲魚分亦得謂之泊泊之謂添水以廣之也呂氏寿秋隨 曾子位

長分不可可發當人所長而辩爭也一故塞而避所短移 此魚面未知其傷人親沒後始聞此語故歸念自傷楊柱未得其義非自是取言不知與會子異也。先說察會子意親至孝當時或進 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

释文引李娃日住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載較捷矣專邪僻也鎟七刀反。俞纖日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住土之所勞 無乖越此聖人也多類謂皆當其類而 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僧惡也。雲搖也珍歲也與專同專所能也言掩其不容務 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統苗然雖辯。小 多言而類聖人也 非十二子 變態故萬

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件尾頭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建文無所隸容有無脫紅中日比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姓非必須求先王法略孫治不得苟且如菩薩孽也。然懿行日二句義似未** 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 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并意源日唯即雖字說見經載述問極十四年數聚集言除者予 分義則容天下而治。会是無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 先能案而當認蔣如通用字 籍有比語比當同或日曾稱語也 詳也人所不免亡者由於且後即蘇靜也一搏而窮者等也清之而愈獨者口也。 袋唇篇 不經時也行言經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辟前為避淫論諸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 案王哉是今從臣錢本改飲而不食者雖也不飲不食者為好財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王成已定法度而言先誤飲而不食者雖也不飲不食者為所以治時集略朝生夕死是也 易牙。言音者予師院言治者予二王。馬頭晉平公桑師知音者二王既已定法度 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被有所治五意爲日且錢本始皆作法是也此系上三 註誓不及五帝。信日替又日與人作誓而民始時 盟祖不及二王。血告即以盟物也一交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身以無分得也。時間也 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 天下之人唯各 所遇在命 有夫

度子不及五伯能區型值數日頭部經傳亦有此語 原治官後谁德隸不是雖應治導除為不

荀子集解卷二十

海坐篇第二十人的以下曾南蛮及弟子所引

之道也之滑言損之又損 之以法,與指力監察之誤家語三經營作品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讓此所謂挹而損之之以法。雖推也踏言蓋世矣。盧文照曰袁往富有四海。守之以讓此所謂挹而損之 滿有道平孔子日聰明聖知。守之以悬功被天下。守之以護勇力振世。守 為而覆。虚而就孔子增然而數目,巧悪有為而不覆者哉子路目。敢問持 欹中則正滿則覆孔于顧謂弟子日往水焉弟子挹水而往之雖中而正 器名角厄住云散器也。盧文昭日今龍苑作右坐見敬順篇 孔子日書間有坐之器者處則說苑作学右或日宥與作司劉也文子日三王五帝有劉戒之 孔子問於守廟者日此爲何器。守廟者日此蓋爲有坐之器置於學者以爲就自 孔子聞於魯祖公之廟有歌些馬。喜吸向復立也或日三祖之祖問欽器便敬易覆之器孔子聞於魯祖公之開有歌些無為

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日心達而險二日行辟而堅三 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無有之故居處足以聚 日言爲而辯。四日記酯而博。五日順非而澤。心達而陰謂心眞達於事而凶險也時此 魯之間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間首名為人所聞孔子曰。居吾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目而誅少正卯。爲同題而覺相門人進問日夫少正卯

程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禁也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領之也是以傷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 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

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衛能右上增正此十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日憂作管仲詩付乙子產孫史何往先王宋本作此十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日 形圖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焉君乎是以蘇之尹醬當止分里乙史分事迹並未聞也。盧文邵曰家語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插而欽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意恭則 傳而聞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發國毅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鶴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耕而食之類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 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羽周柏舟之篇 公誅華化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日太公對於齊東海上有居上在商華

也沒令謹恭敗也是與是同藍殿今生也有時。勉也無時暴也是簽暴也。虚文照日生行沒令謹恭敗也是與是同藍殿今生也有時愈知無時 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 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会之。母子以告。孔子懷然歎日。嗚呼。上 三專言之文義方原家語始錄篇作夫燙令謹錄夫字亦總下之詞不教而貢成功。虐也已此二也二字各本皆思今案注增王念孫日今字嘗在礎令謹錄上總下不教而貢成功。虐也已此二 出。前最皆以無循自司未有信人可原守之事或有抵犯者自責其歌之不至也以改先工院陳之以以前原語言周公命康故使以義刑義發勿用以就放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能故此工 者然後刑可即也記述書日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日未有順事言先教 藏行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 幸能二大矣所以守者奸胡班野犬亦每守故藏爾之 孔子会之。李孫聞之不說日。是老也欺手。差大夫之尊發春秋傳日語子日為國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朔魯決也謂不其父請止 童子升而檢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轍乎詩日周道如作童子登而游焉(說随作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轍乎詩日周道如 說又麥麥得也其字本作麥則非關丘陵明矣趕見陰實雜志末卷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日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邊虛說是也 為丘陵似泥王念孫日古無謝負為重者負亦住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麟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陵變政勉也。盧文弨日案准南子泰族篇山以陵邊故能高陵邊沿遙邊陂院之謂此往與匡謬正俗俱訓陵 能登也百仅之山。任負車登馬。何則陵遲故也。還也陵還言丘陵之勢斯優也王肅云能登也一百仅之山。任負車登馬。何則陵遲故也。還也陵還言丘陵之勢斯優也王肅云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罰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送。韓於雅節南山之常民本也是以威厲而不哉。刑錯, 已同今本龍苑正作射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形 詩日。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之也屬住云百姓既從然後證其義邪則所見本 詩日。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 王肅不知邪焉射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氬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辯見下)家語始該爲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煞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聶 見隸辩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范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衾不可逼後人因믰風字耳據楊往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衛緊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過三年也。盧文弨曰住乃從之襲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秀往則往風二字 之又不可而後以處渾之此往單或爲愛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一蒸二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也單盡也盡謂點消單或爲璋。盧文弨日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蒸二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 似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 不用。此之謂也。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数繁其刑其 政理等並同邪民 道。上尤服之。根存治語先自若不可。何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語歷明 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原往然後詩其義邪也。王念孫 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日馮登也故外傳。王念孫日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往日馮乘也相視 數似之牆而民不踰也百 m

造哀其法度暨壞磁矢之道所以废

伊指首不其有來平。讀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范德化焦下人稽首歸 詩日。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一不遠曷云能來日書本建上文今寒曾分段子日

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日伊禧還不其有來乎證借詩言而反之若虐緣之詩矣合亦同也稽道沿同遠也伊者語司猶淮忠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 爲稽造皆古文段偕字也尚言堯與日菩德古正義引鄭注日稽同也禮託儒行篇古人與稽鄭姓日稽猶合也當謝孫道周書兩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禮遠意雲治與作稽首是首道古遠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

快馬之耳 主量以下的法安住以平之然後題似有法度者為平也 盈不求概似正解之本無吹字故情 主量與外不的法。主讀為注量讀院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院 盈不求概似正擬平斗 合言中隱而感歷入版上之鐘也鑄讀與鄉周映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目映接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周音古之疾若帶之遊擊也漢書楊雄傳甘泉陰鑄映辟以ঝ根令辞覽隱而歷鐘師古日言風之動樹聲樂提起聚根 之谷不腥似勇。 說文就永信光也作说沈義通似不必改作准法防見本尚未誤太平詢愿地部二十三同先禄深 字之誤也(公言然字作就與治略相似)王副日有餘日浩故日浩進乎不屈盡初舉記引荀子正作強法則也家語作浩准無屈盡之期以道也。王念孫曰楊讀疏爲是混混水至之貌古無路訓洗洗當從家語作浩浩 寰分然者也文無好語今寒本書雜言清訂正 其次所平不過盡似道。 號詩爲是風水至之貌羅昭寒宋本引起苑作其流也卑下句悟之也情其次所平不過盡似道。 號詩爲是風水至之貌羅 粉則無大學明矣初學記追部中引此無大學大意記當學籍說苑雜言寫家語三經篇並同一大流也與私。王念孫日寒清與上不當有大字董夢上文大水而後據楊注云清與諸生謂水能得生萬大流 打門自正知王有不得此三法之禁也一世者工犯日前日不得一首水強情則不停 是何孔子日夫水大編與踏生而無為也似德。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能就作循手而無 下掘物,必循其理似義下之理似義者經不循理也能防作其於卑下句母皆循其理似義。 盧文下雄物,必循其理似義。 專前為幸福與信員方也的該為為曲也其施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日。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 王念孫日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說爲映(音逸)映族貌也言其相違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菩聲響言若響之隨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 年, 约一位一定人们会、管室通道外部以家之見知位此部工作等 若有決行之其應供若聲響其赴百仅

处京似志好該出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縣打不常然而必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馬 達一以出以入以就能認知是包含化去惡就矣也能死作不清以入降氣以出也一去萬折也

人處者吾殆之也 之。無才造以去其故鄉事君而造必遇故人會無舊言吾鄙之。舊至倉忽反與小 孔子日吾有取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疆學老無以教之吾取

飲為人所。就發無內莊子日以生為魚邊縣就為音尤其然自備足之 孔子目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未如肬贅則具然

世者衆矣。會在君子母學深謀句上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 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關之不遇 必用形關龍進不見刑平。京京語同宗本作遊誤,女以諒者為必用那美子胥 ^{無之職曲}音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患者爲 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目久矣奚居之隱也歸納孔子日由不識。宣文 飢色子路進間之日,由聞之高善者天報之以福。焉不善者天報之以禮。 不發始蘇東門外平是漢書景帝紀改發日藥市節古注日亦謂腹其尸也曾從此訓,夫遇不不能始蘇東門外平。京草裂也枯靡矣都名也。俞樹日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往非夫遇不 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逼也家通爲窮而不因。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 孔子南適楚是於陳蔡之龍七日不火食黎羹不能。養與意同弟子皆有

卷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於會發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甚。亦自對極公名齊監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甲原五千樓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甚。小自對極公名齊監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 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者遇其時何難之有。 耳霸心生於曹其與公常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嚴心生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以 故君子懷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 而心不惑也是解命夫賢不自者材也為不爲者人也為在人也因不遇者時

曾皆嗣因鄉之鄉時孔子營院子路祖宗故作祖照語發其志慈得注的国可通而與上言曹舊會稽等義金遠之下,當文照日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採可省部懿行日桑落索耶反語也索言蕭索耶言耶 問於孔子日衛者賜觀於太尉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 不供者志不廣。後與逸国謂寺選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靈時蓋暴露居此樹不供者志不廣。後與逸国謂寺選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 子言與關於魯南國之北堂。。國文昭日晉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那點行日詩云焉得體 出而

作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郎形也皆與此文之氫絕並用同例今本劉作禮則財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或作城昭元年左傳引作憂滅藏之是庶郎誠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籍或作城昭元年左傳引作憂滅藏之是 大學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經考亦曾有數也下文蓋日費文也正申明亦曾有說之意獨郡實蔣曾失之信,致今期無也。王念孫日曹讀蔣曾(當當古字過孟子舊章簿是時孔子當閱說苑至於籍官當作者)官政 匠邊經邪則此文之不作禮盖以家語作此蓋皆監斷亦稱也孔子曰太關之堂亦嘗有說會設云皆禮謂材本滿絕相接禮非也接禮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孔子曰太關之堂不則之 夫住引作天明成自我民明成是畏即於也小雅正月簿云源之方揚鹽或嫁之熱然宗周褒姒成之釋文成本不可故學即用讀之文亦有之泉詢謨日天經明自代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成釋文畏馬本作威厲官鄉大 经正與報謝經爲指圖爲古文語而於文以圖經並用著古人之文不遑於復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北蓋皆斷王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王念孫日禮與輟能經誤不相協禮當爲斷字之讓也諱文鑑古文 夏工因麗節文 有說形。匠過絕形。其材本監絕相接過也子真問北盡皆絕結故有能那匠過讓而發絕之那家語作有說形。匠過絕形。北堂和主所在也線止也九當等北傳寫誤耳波皆當務彼蓋音盡戶屬他皆穩謂 之所以悉担索語作官或良工之三三五良村盡其功巧謹貴文也。王名孫日曆非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勿進太寧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

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或良材靈其功巧正謂加之以節文也矣屬之謂麗者范也(是廣雅及多方屬的且刑傳主或種生)言因良材而的 貴文化·貴文的也注蓋明夫子之背就也 非無良材也蓋日

子道篇第二十九

之道畢矣。盧文昭日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雖此舜不能加毫未於是矣孝子所以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傳者雖舜不能加毫未於是矣孝子所以 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夷或妻自謂善發於惠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 公孝出弟。人之小行出。自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下萬愛於卑幼從道

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萃不敢解痛失敬也、 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感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日從道不從君 見羅詞非仁人莫能行詩日。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世事一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要皆有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 獸不從命則係節孝子不從命乃敬 不從命是乃敬親。先韓案乃妻乃義乃敬下辜書治 楊生未得段借之旨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樂。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中鬼三字同聲而通用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樂。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 作東省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虛裏正周禮壽官原官鄭住引作中正幸經中心藏之釋文中本亦作总蓋衷者每世紀義不從命乃爲善也命贈日史與忠通言幸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幸 福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不幸以不真於惠而見

魯哀公問於孔子日子從父命孝平臣從君命真平三問孔子不對為家

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未旬作夫能審其所能之部學之語真也期從不可作則不能也。當文語曰家籍三世籍四人作七人三 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真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真也。審其 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廚不毁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 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于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 皆連上今寒當分段簿內並同本公之意故不對。盧文照日舊本 矣臣從君命真矣夫子有奚對焉前該以孔子日小人哉賜不識也皆萬 命孝平。臣從君命真平。三間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日。子從父命。孝 孔子趨出以語子雲日慰者君問丘也日子從父

故入而行不係身之罪也出而各不章友之是也故君子入别篤行出則 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卑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土一四 孫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幸友之母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見與下文不相應矣。孔子与由本書亦似曾有此句下文雖有因上之力四句正孫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條身之罪也 然而無孝之名。何也以我是是是是一次反孔子曰意若身不敬與。歸不遜與 已與不後典泉此所引亦不同一今風與夜寒耕去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飲予之虧今家語因暫傳作人與一今風與夜寒耕去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事宜相通不相數也皆與路不同。意文照日經今外傳九作衣獻食慰會不謂即即是惡之靜路云穀予疑是宣維衣服我們想我而不敬不順則不斷汝也非詩外傳作衣予教予索語云人與已不順眾也王遣云人與已 二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也亦無以字又察及傳述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称一句玩二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日以字佐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 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日衣與繆與不女所。密語思也與讀再就原語也直到與思也表面 子路問於孔子日有人於此夙與夜寒耕去對藝手足附賦以養其規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日。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 中月門潭潭面狀也。子路出。謂子貢日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應又期而大律是復復子路出。謂子貢日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 子日吾不知也子貢日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日。總而於禮那孔子日非 知。。先讀案華嚴經章義子真日,女何問哉。子路日。由問魯大夫線而牀禮那夫 于路周於孔子日魯大夫線而紫禮那孔子日吾不知也而小帶居聖室寢有

自等也轉替外傳正作孔子目由志之吾語後一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 為著語和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遠文可證孔子日下必當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 諫女矣。充盈 出。岳之旱又呼其名丁壑之也。俞幽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忠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 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故前為 因其與服即以其名呼之韓詩外與三作時時就語又作為展則其義引、告首者江出於時山其始語三題當作借張鄉議行日遇強說苑雜言舊作禮禮遇與禮替衣服之名皆首者江出於時山 日營華歲見哀公管後熟下,孔子日志之吾語女會於言者華會於行者伐色知日君子蓋魯倉爾也。恭懿行孔子日志之吾語女會於言者華會於行者伐色知 。直文照日今說施作非唯下統錄川之多等一今女衣服既處頭色充盈天下且就肯那言或服色寫亦然也說苑作非下錄水之多等一今女衣服既處頭色充盈天下且就肯 日方之并之。這文照日注設份舊本作設也今邊齊舊改正非維下流水多形。在與學問言置不以日方并設府章昭日方並也得木爲沿龍宛作方舟方沿也許非維下流水多形。能與唯同言置不以 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語於 而有能者。小人也。你該於言者不轉旗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即轉之省文兩舊字皆存字之誤乃古而有能者。小人也。齊張於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於伐之意。愈趙日韓詩外傳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日由是据据何也見說苑雜言傳又案尊詩外傳三作號號家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日由是据据何也。辯證衣服藏館說苑作邊擔也。盧文照日

卷二十

子道篇第二十九

伐矣於是又於去問不字耳楊氏據談本作往非也故君子知之月知之不知日不知言之文與字也音談爲舊見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故君子知之日知之不知日不知言之 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要也能之日能之不能日不能行之至也隱葉帝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

者若何節焉智頭淵對日如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日可謂明君子矣。 人愛已子日可謂士矣。主意命子貢入子日賜知者若何七者若何子貢對 日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日可謂土君子矣頭淵入子日回知者若何仁 子路人。子日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日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

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 既已得之又樂其治。 完善察治 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之意。先證案得謂得位也 既已得之又樂其治。 先強察治 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憂無一日之樂也 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 子路問於孔子日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日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義其

法行信的第二十指義韻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諡文

蓋皆誤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與人皆知看可以爲 公輸不能加於絕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會巧人名班雖至巧經是人以亦不能如也。

會子目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崇舊日不比於總而比於涼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會子目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

作不比於數而比於時不亦遠乎說就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乎天內無內或而無外親也。盧文照日今家語賢君籍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

怒仙人不亦遠乎提哉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日清涓源水不離不內此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日清涓源水不離不 弼日此所引薛逸詩也先誤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篙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真其初追悔無及也。 盧文 亦遠乎下文日失之已而反諸人置不亦任裁廷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聽今聽內而熟外是反也故日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日不 塞。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原水水之泉原也雖前為壅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平。讀失之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意謂理尊。王

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於字則文爲不備矣處爲猶以山爲卑而增與其上及其得也必以與故君子若音畏惟之常然若無處爲猶以山爲卑而增與其上及其得也必以與故君子若 年次于照絡及爭作風絡熱則以靈爲思治以照爲風也荀子此文本於會子彼作量穴此作器穴乃古書以蘇大黨記會子疾病篇作階將以山爲卑而會集其上魚體電器以淵爲錢而醫穴其中變穴即攝穴也春秋文十 新聞記入門以川州為於

茂一川上村上中。

選與當同。

台灣日語下當有穴字過穴其中增異其上指對為文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日元志之吾語次、會元曾子之子也。盧文照日 夫魚館

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桑溫價似仁果而理知也雖有文理也以 理之間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粟爲壓絕亦非說幹經義述問聘義先誤案王說是今從日本照監判別經開近之栗理望之追謂者君子比焦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爲栗者秩然有條及一則 上增鎮字而處本從之誤也穩注但釋果每二字而不釋鎮字則正文之無鎮字甚明說苑雜言籍說玉日望之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謝本從盧被栗上有鎮字王引之日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 而我之多邪孔子日惡賜是何言也為贈此義也六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 而不且義也。故義者母康而不飽行也。故如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撓勇也。既不帰 子貢問於孔子日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我者何也。姓至故為夫玉之少

法行篇第三十

亦信耳古指面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日遊散秀競(經濟通以遊秀競)詩亦報也老子日書言無規說是也管意漢安亦謂之遺皆書之意故廣議云遺鑄也堂子水地蔣說玉九意大意與此路同此句作瑕瓊皆見精也精 著之說語意為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 詩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恭奏尽素質明著也。恭懲行日離離章幸皆文采宣 詩日。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 詩奏尽 也禮配作即之其辞衛越以長其終居然等也的雖有我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就雖謂雖節做有密辨言發言則人樂職之言畢更無無形的雖有我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雖雖謂雖節 惡間之情義與此同楊節並爲問齒之齒失之扣之其聲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如同其母適故日情奏我紫露仁義法篇云自爲其扣之其聲情揚而遠聞其止較然 **遭)說苑日王有環及見之於外故君子比隋焉此言報逾而說苑但言環是逾即瑕也傳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子水地為藏镜皆見鑄也(清與清同說見管子)尹知幸日報遊玉街也(召氏春秋舉雜篇寸之玉必有瑕** 我通过国元情也。接受给不搞根忠也。旅载行日报者玉之病也随者等也凡的想簿謂之瘦得我通过,以有此是我们的一个,我不过病也遭玉之矣得調適之意也我適並見以不置其情者也種記日报不

曾子日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 矣人愛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 子道籍色如而有能者小人也難詩外簿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如不長厚故務所人輕。妳懿行日長朝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楊注失之愈遠日不長者無所長也,如

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廣照之信如題故之與管府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廣潔不聞於人。都發行日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

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日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商問在子有南郭子華夫子孔子也雜

培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買日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飲去者 習賢不肯相雜而至。盧文昭日向書大傳子買日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飲去者 多顽纯句 不止且夫良醫之即多病人學格之側多柱木是以雜也。常沒有自會書大學

孔子日君子有三於合張非世先孫案謝本從直發無孔子日三字今依随即必宋本增

報之經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怨也士明於此三怨與可以端身 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怨也報

無思也是其多有面不能窮無與也無所姓能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 孔子日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敬死

哀公篇第三十一則教有思窮則施出

服養檢之衣華甫之短也。各此而為非者不亦解乎。會去的衰公日然則夫章甫絢齡也照在之服验若夫子。也此而為非者不亦解乎。會去的衰公日然則夫章甫絢 哀公臣五該家語五貨館增 孔子對日。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 語目語本語取字今續六萬禮 孔子對日。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 而乘陷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聲的下文網衣飲裳者不茹聲簽裹苴杖者不發築二給正同一一數一表一個人寸路王者之事亦事之通名會人注問語云語事之大者孽慈慈之為也。先誤案處衣玄裳鏡,數一表一 此皆賢乎蓋於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孔子對日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總而乘路者。 禁停日比哲士是比有皆緣比賢乎治言皆賢乎大謀禮保傳籍於是比選天下瑞士漢書賢誰傳比作皆是其義語家話五戲篇鄉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雖於義為長俞樹日此當作比謝文自部皆俱調也從比從白徐語 展納 而語物者此野平如刀衣身在屋頭鄉大帶出籍勞於約者也。王念孫日大韓記哀公問五展納 而語物者此為者此野平。章甫設冠王肅云約韓嚴頭首拘飾也鄭康成云為之言詞也以務行或於 志不在於食草 魯哀公問於孔子日吾欲論吾國之土與之治國或風何如取之邪文點 是廣豪等也其法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益华而益一焉則決三尺三寸法尺場衣玄裳即朝玄場也統與冕詞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土之衣決皆二尺二寸而贖過

注喪服云上日衰下日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懷禮喪服日朝者何不稱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爲之鄭

隱杖而啜弱者志不在於酒肉

荀子·集智

卷二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劍其心也孝子宴成無不在也管非也此 非者雖有不亦解乎哀公日害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

船畫乎美著家館五鏡解作河百善之美三藝皆本站而名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略守也。常為行日美善義同而有淺深大談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外傳一作雖不 **蔼爲正也。盧文弨曰大巅禮作五鬘爲政此正字義嘗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翦行日楊住五鑒五情是也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廣愚之人也一日五鬘五唐也莊子日六鬘相擅司馬彪日六情相擅奉韓詩外傳作五** 如古通用 作動作日選擇於物不知所員。不知用從物如流不知所歸鄉蘇行日如大藏記尊寺外也外傳日選擇於物不知所員。不知可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為為外敬所誘蕩而不返也。 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日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揚往非也動行亦皆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據也。當文弨曰止交大貳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邢懿行曰大歳認動作動交作立尊詩外傳四同動行與 人舍上話其身焉以焉已憂楊住失其錢当動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為已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日不知誤賢当動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 監納有庸人有土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日或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 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偏美善必有處也 日楊後歲以五國焉五信頃房前就官及公日。尝敢問何如斯可謂十矣孔子對日所謂莊子六靈相讓謂六情可證王念孫良公日。尝敢問何如斯可謂十矣孔子對日所謂 楊住甚鬱邑邑與船循同福循憂逆短氣貌也會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絕遇文邪日大黨證作志不邑邑恭懿行日色曾秀邑字形之誤大談記作志不邑邑 孔子對日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託其身焉以爲已憂 多務審其所知之能行暗恐有關一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此於辞明事而已矣。你強行 孔子日人有五儀 五靈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靈靈也五靈謂以於正而其心已 哀公問五載則五鐵也古鐵字正作載揚注鐵法非是先證案徵沿等也說見言人之賢愚觀其鐵法有五也。却就行日鐵者匹也正者猶修類也大說記 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為之文為已愛者派已憂也得賢人每土以託其身則可不知託賢但自愛而已。愈徵日此十五字為一句廣雅釋話為添也為有添 好惡也論語日色斯皋矣。這色色調以已色觀波之色知其 不知選賢人善士 循處其一隔言有所華 是故知不務

注非一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首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行不急或也往亦非故知既已知不可妄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首行也謂不然不正之堂。於前行日由夢也故知既已知 所以理然不取会也。案然不然然否與取舍對文在中之字份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匹夫而願富(句)貴務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則,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讀玄云賢多才良公日会語祖借之例也謹與題音義同大藏記作射為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亜聖之名良公日会 彼北林之宛(音響)此即怨宛相借之刻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劉丘之下劉丘即宛丘此即苑雙荜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嗣爲字詩耳考工記云既其鑦空欲其慈也(音於阮反)鄭司農建愈讀爲宛 本當出後人所改於懿行日楊注得之而義為未盡絕宛皆從炮聲此同歸假借也音轉而爲鏡又轉而爲舊於察使家爲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辨與足乏熟不足。盧文昭日往未二句與富國鑄同宋本乃從今論語 語作無宛禮說日事大積焉而不宛古道苑通此因誤焉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范德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擅言雖富有天下而無道畜私財也家,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范德 中規矩學網熱質閱與理會不假斷創而喪失其本與所認斷近自然也一當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沒思。那為行日楊往非是本獨質也謂迷之本質如木之有複較此言行當有天下而無怨財。富 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 人也姓失之。良公日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日所謂賢人者行言無以異於人良公日善敬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日所謂賢人者行 他的移易者也故言貴不足以益也與形不足以損也。皆謂意如此則可謂士矣。 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母朋萬物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日所謂大聖者如通乎大道應變而不 政循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然慰。那萬行日猶然即油然家藉作油是也孟子始始然與之借政循統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藉作油然王藉日不進 官其為於在事可以入官也良公日等取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日所謂土者您立之為一日主事也良公日等取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日所謂 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這國守時見 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信。不自以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醉不爭。

卷二十

哀公篇第三十

古守通葡萄多假群為群耳化上言辨乎冀胁之所坚篡亦同似不宜訓群的王忠凝田群府為穩言大事大則其事明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辞的篡事如天祖之刑冀勸各使五分。認該行田群與購買辯者治辯也辯與不 即日知法金統日大學經句是故主導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期學術文指乎天治病爭日月二語和奏說時時子天治則則為爭目月也與上群子萬數之清注不同構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學義不相以矣得罪士字通觀 B·日王司教民史記版本作司作三)帰生去之。 百人性後然不止或其人類。 崇近也百姓盛見不能競而知也司言言字是大法記正作若天之司(廣宗 百人性後然不止或其人類。 崇近也百姓盛見不能競 於信字耳其無則因以皆說主包王之於日於於於司於以無要你日司主也官若天之主司其化其事不再得日則皆道也言非天之可相無化能解於以此不可以於過大歲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许司與的職與誠益亦 严密也形形 古字通的随時相后再注重奏之。若天之關。其事不可能聚人不能就其處。都難行終恐怖也就裝之能循稱移和可幾乎地消積若天之關。其事不可能。計過也言語人如天之禮記 肺脏院夫事不可循人治療的母籍問用前前然而最人不能結其事的之句反。於語行日大藏配作 大意記,明容平日月亮如日用總歷書物於風用。經典當於照也風更之生成也緣緣 然當在大點記作機然此官百姓不到不知行管力於我包有耳爾日用而不知首也。今天學日營第六三年後就就就有日後 告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日

冒羅項也句話這不也按句為出出鄰詩外修三五死惡衣而對獨五七別為出的此句節奏鎮也。於此行日司意大學治習而句語上許置務音同抗讀若句(音過)故其字還鄉注 生三川野紅衣馬。粉讀詩節磨成注云言在德不在照也古之人三盖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經頭也程正服力 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目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 衰也去言知受出未言知分也未當知事也去當知忘也孔子日君之所 列對遊在郊野鳥請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日家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事寡人未曾知 魯夷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到 開其思故不出也二問。不對哀公日宴人 是以周在

辭見維東人間為君妹·爽而的冠。 時間或明光期 平期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古書多以而爲能君妹·爽而的冠。 時間或明光期 平期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問任文游焉下元家有而字下四句並同而當朝舜能善以爲俗不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爲完時也將與作同樣亦遠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當文部 必有在君之未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體候之子語謂奔亡至皇而 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者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 而字作語母亦可然即鉛語更質亮語住臣氏患秋去私屬爾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往土容猶柔而堅擅而隨五句皆經揚注王習藩云而爲皆語助也又齊疑營戴謂其左右日子堯而與我赴諸侯乎總彪往而辭也以 子日。君人謝門而右。登自作信仰視懷標係見儿能其器存其人亡。君以 問。聖君之問也是小人也何足以知之。其不敢則也日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 不可易矣王念孫日盧龍是也文經王文宣漢唐住王追有西字共引此無西字臺皆後人不知古訓而端之也實管訓而悉能共往淮南也亦然易屯家宣經無而不遵隸文而辭也鄭頭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堂顏爲焉能

諸侯之子孫不戒為然德亦將有此奔亡之身也 吾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處 而俗臣禮君若思其等則另可知也以喻哀公亦 若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處 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則必有數蓋焉 列其間必有緊這面居着話觀此易異亡國之感。若以此思問問則惟將焉而不至矣且比四作虚列此虚則即虚列之善蓋者苦也言故虚釋者以此思問問則惟將焉而不至矣且比 船日製芸繪言戲言也含有少態氏之臣大應氏之庫也那點行日虛擔古今字對房虛讀為繼有談差丟冶言證有數焉到言之耳對序作七國之虚列必有顧矣。盧文

而不至矣

所以表明文夫也 孔子鄉然日君號然也 前聲相近字後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 為衰且杖章去羽也殷武言 孔子鄉然日君號然也 莊子音義雪龍云遠於安色照時前為 為表自杖 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 魯長公開於孔子日鄉委章庸有公於仁子。始大帶也委奏貌周之冠也幸甫殷冠 龍潜白色自死之作也 網衣鄉蒙者不妨量

卷二十

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 住云言市肆佛能為魔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份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市員之專紹宣為察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版者不爲非家語王肅 益以縣字属下句察其有益與其無 且丘間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霸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喜 時間非不能知味也鄭住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激而已離衣賦裳祭服也白與黑焉懋黑與青焉敞禮祭致齊不茹荤非不能

楊注刊作口慰慰鏡蓋以音近故謂耳其引說苑無取拙下眾去數字幾不可齡外傳四謝作每口享作口繼惡亦爲字當作口鏡鏡者說也今說苑正作鏡是矣 蓋譌字럢苑尊賢篇作带是也掛訓灣持家語五儀解作母亦假信字耳口譚家語作亭亭王肅旌多言也韓詩詩云鹊霭譚譚口諱謂口敬靜必無誠實者諄之倫反。盧文弨日注末舊作諄譯倫也訛今貳正郝懿行曰聞 盧文邪日衆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鈕鉗下作無取寧寧 無取 I 哼。韓禮韓之閏反王蕭云寧寧多言或日段鉗王肅云謂妄爭不謹誠者或日捷給對人之口者。無取 I 哼。寧與薛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 **序雜亭五信作任** 明主任計不信怒潤主信怒不任計。驗謂管仲益謂里烏須故云在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爲明主任計不信怒問主信怒不任計。惟亦任也。於懿行日此蒙垣公用賊文公用盜而言 士信慰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認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 誇大故說苑云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惡不驗也辭字矣指者利口捷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評者 無貪義不知何亭之鐫褐往甚鬱韓詩外傳作健隱也說苑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焉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取接無取口證健畸也依賴也口證誕也皆大同小異也。盧文昭日口問今說苑尊賢篇作口銳称聽行日健 介也。有前裔又語目。桓公用其贼文公用其盗。 備管伸寺人勒襲也盗亦版也以除士 一說一也 孔子日無取拍捷者必無人不可為法也口思者多說而寫信後恐不驗也轉詩外傷云無取幾無就也 健羨之人多貪欲謂惡之人多寧認誇疾之人多妄誤說范日哀公寓於孔子日人何若爲可取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日請閱取人間段人用受出子對日無取健之人無取前善能 作之子王念孫日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訴外軍作書哉東野畢之母也新於東野氏也敬與與同。盧文弼日樂家語顏同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母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 計勝怒則疆怒勝計則亡定公問於頭淵日東野子之善慰 故号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 健貪也部亂也口 無安

失。投入掌籍、国際,列。用服入殿、人殿。食樹日揚往以七字作一句非也用縣姿者兩縣監數而去失。投入掌籍、国際,列。用服入殿、南時馬在中南縣用服之外馬列與愛同關外馬掌愛中馬牽引而 文生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寶淵伽對日舍則等天雖然其馬將失同家語作馬將失雜事等同先說案善歌當焉馭善至頭淵伽對日舍則等天雖然其馬將失人失詞爲進華也下 定公不悅人謂左右日君子固讀人平三日而校來謁日東野畢之馬

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頭淵對日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 置入后中矣故日西縣列(句) 西服入底,定公越席而起日趨駕召頭淵頭淵至 為能也而影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京西服馬定公越席而起日趨駕召頭淵頭淵至 為節 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進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進父無失馬也為唐家語是 定公日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日東野畢之馭參則參矣雖然其馬將

馬之照爾皆調習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日舍言調飢鄉朝飢此言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日舍 時期禮里矣。為禮衛與馬疆也步蘇慰時朝禮暴矣謂謂習其馬或步靈慰時盡朝英記古字通手時時,明禮里矣。為禮衛與馬疆也步蘇慰時朝禮暴矣謂謂習其馬或步靈慰時盡朝英之禮也。恭懿行 部三引此亦有以字轉詩外傳同當據補今東野里之馭上車執醬。銜體正矣步驟馳下皆有以字王金孫日案太平御覽工藝今東野里之馭上車執醬。銜體正矣步驟馳 可得少進平。定公更請顏淵對日臣聞之鳥窮則塚獸窮則攫人窮則許自

堯明以信后的第二十一一選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我可以信任的第二十一一選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蓋日月之行人之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 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以於祖母之無怠心下云行恐如日月就一如天地。如天強無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以於祖母 急起信無物而天下自來。 報前行日後者隱也對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役人所不見而行 堯問於舜日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未歸故對日就一無失行微無

荀子集解

堯問篇第三十二

於內則大於外面形結於四海矣天下其在一隅那夫有何足致出。我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音符分切義與壞可讀者大也或天下其在一隅那夫有何足致出。夫就在一萬者則可學而 在於一點時用 忠誠盛於內責於外形於四海體財故君子及該其意也。京敬行日賣當思誠以

是江南原臣卖之宇者亡最前取友最皆作澤田俱無得疑者守一句疑節前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得者也是八可法疑惑者。亦然行日韓詩外傳六作能自以原者王能自及友皆謂而其居不若其身者亡新事一作 以愛也。竟莊王以愛而君以意武侯逡巡再拜日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 告告報本知此何不可欲也 今以不靈之不自而羣臣真吾遠吾國幾於亡平是 今書報達之誰亦然此何可知 今以不靈之不自而羣臣真吾遠吾國幾於亡平是 的日語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太者顯得疑者在自爲該而莫已若者亡疑問 好語·之言以。 而音為經濟非說然不愿意有說黃頭氏家訓幼學篇接古今字語謂為亦由之志字的其好語之一言以。中華與學生因為生相此。就認行日語言日達初此讀語見初郎母應也如題字從鬼群 有愛色何也。西大夫中莊王日不蒙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進是以憂也其在 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日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 日楚莊王崇事而當羣臣莫遠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匹臣進問日王朝而 熱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遠退朝而有喜色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日 举整路注册官籍用籍注述三根原也)史記號任傳日題可提而說可學說日提於人之時得法於宗未提起。三十多路日提改也(能文指導故也月令竟及問注報十四年在傳注問語傳語與語注出氏表表

等行三。在在三不成記法所到口·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盛密也。先於家好自用首臺灣 伯為將歸於為為海海軍公司也周公開伯為之傳日於將行盖志而子

則放坐得及王国)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所守正悉上文見土閥日而言之事亦少少則為自漢矣單或爲関也。王士心曰國即開字也(尚見經義述 云威王乃後人可如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實而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人 也女又美之書語女我文王之爲子為我正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無於 上問日。無乃不察乎。這其臺語於周無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別後。勒事與不見上以無 為日字之最面移置點之二字之下發於今本之誤度校云宋本日作日此則其舊途之為未盡無者也。 見思以一日也今所疏字善於下文得注言經於字明誤於也說從於字期越驗日之文甚爲不辭乃以日字 見 耳前灣口標在因公正之古也想察謂是一日主志則荷子原文當作院之無蛇日不見土楊住原文當作越日有事勿而下上與己職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土厚焉之總故人人皆以爲越幾則越跪者過主所應得之分云 這原門日度知能為近世間之日。無地陰心不見七十一家本作日注是一日華慶有嚴觀下所云則主皆被自意之言容不讀接土間之口。經文語日日 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土不與土爭知。主國是下學事被等者均 既劣殿懷該亦是短小之意許博以這系無意思貧者不能簡禮非經無意聽人也 若子力如牛。不故甥子著付為寄生盆下為違語案物三之下親之意還亦局治之意也)蔡邕短人 君子力如牛。不 日臺灣鐵器也以金戲物藏於頭者親以買或尊之寄生者並言之類於原之目著樹而生形有周田象臺灣者則語之暖小也稱名日臺數繪局指資小形也(漢書東方期傳題還语上寄生令朝謝之朔日是臺藏電節古 器局之所以每小也襲子數使語序態地信用心一者與同之經言世人皆同時時故見诗感地信用心專一者可知習情傳云藍藍清縣歐護亦故小之言耳王念孫日楊分爲小舜二義非也雖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 之也。故於行日逐者貧也變之焉言局也寧名云靈嶽雅局縮皆小意也楊順傳謂藍數不容風穴其爲局小也也沒的方好自用可不諮詢是乃無證照入四器局小也書日自用期小向書大傳日是其好自用也以數益 公以馬亞梅三班自將其用語未明此三者其美德巴周公日鳴呼以人惡為美德平。事以身上人故其事以再美德而可此三者其美德巴周公日鳴呼以 者之氣也女又美之乃時散旨愈結之事非大君之量也。彼其信人也是其所以後也 美之前以野美也孔子日實則是是亦謂人愛說如之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實小也無 晋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 医好道者聚非關門出也 放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 彼後者賤人之道

之中。計人與三十人雖專敬自未得賢至百人子人故上士吾違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 日注街十人所見者五字龍苑敬憑籍無一於是吾僅得三十馬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善者百人敬上于人朝首萬人也。當文部於是吾僅得三十馬以正吾身以下 厚意也。統裁之十者百有餘人。蒙文義不當有者字比然上下文者字而誤術教言而請聲以將其統裁之十者百有餘人。懿益寺也以禮總接待之土百餘人也。先誤教言而請 十人零大夫之中也百人攀土之中也。盧文弨曰羣大夫羣土舊本互易襲今大傳本亦說禮見其所奪敬者雖君亦執輕故哀公執崇請見周豐鄉往食書大傳云十人公寓之中也三 畢事者干有分缺人。該卑賤之土悉該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 見一十一人。禮臣見君則不選對敵首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土相見禮日主人復見之以其數日 吾所以得三十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 還贄而相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成之我女以魯國語人幾矣。為不敢問土位今以魯國之小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成之我之我以各國語人幾矣。為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 宇佐家往往有此切非以正文有除宇也而正文給宇之衍即因此矣 士至而後見物 也 見物是其證也得不達然故之義故舜抑揚其歌至或珍莲文則以除字釋越 士至而後見物 物事見物 以我無還於好土也然故土至者恭故的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寫日然故民不因財亦以然故建文以爲越聆然土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命經日為字亦從文也入人皆以我爲越好土者越之言還也人人皆 貌之意居失賢土之心故居所之貌尤如謹敬出人人皆以我為越驗好上然故士至知 親。上主中認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主既無前讀人人皆以我為越驗好上然故士至**从不**

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頭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京蘭爲藥韻面是以天 人為矣夫的禄之土。循可驕也為反正身之土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土。舍貴而 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置文照日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遠面章不敗也下之紀不自心文章書字也。

厚吾施益與以是免於三幾可乎與始大意雖風而文字異比當刑言依據(發首爲語曰,却必述成文)至文人義詩外傳七及進南道這凱並與說符周孫故數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豫益 語曰給比之封人。禮與前因賦性在東海漢志續縣語東海郡是也緒丘對人列子就符篇作款語曰給比之封人。禮與前因前丘故因對人掌語見者漢書地理志賴縣路東海也。故於行日

心為早每益我而施療情位滋尊而禮療恭。當文明日為真是以不得罪於 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日吾三相楚而 見楚相孫叔敖日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伊之歲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

楚之士民出

乎其給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胡强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為獸 語本於荷子斯荷子之本作惡明矣太平御氫組部二正明作多其功而不德語因於語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日功雖多而無所意出所意字亦愿字之讓家 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寫字作惠形與思指似而最大鐵卷公冠籍靡不變感今本讓作廳不息是其難也說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讓爲息意當爲其其古德字景聽傳日有功而不德是也轉詩外傳表我繁露歲殖 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猶台共日不息韓詩外傳善教器聲山加頭 子質問於孔子目陽為人下而未知也為人下未知其益也孔子日為人下者 為人下者其猶十

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檢蒙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蒙人無庸華合楊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閱子馬撥世族諮閱子馬謝閱馬父係尊雜人豊蒙不用而去之魯邪然 卿已今接說范正蘇灣改正恭懿行日說范正隸鸞子馬作子營恁馬雙容疑與一人而據說苑此人与代在前弁之裝不用子恁而齊弁之接与代齊該恭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之隸也。盧文弨日諸御已舊本稱作諸 子軍齊師灣師大敗之後是然家民日正與子字子馬其不用未開說苑龍衛已聽楚莊王日曹不用僖負醫而朱傳日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陀風沙爾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大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潑帥師及正與 昔處不用官之奇而晉弁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弁之。該行子馬未辞其雖名左氏

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日孫與不及孔子是不然孫與迫於亂世。館於嚴刑上無賢主

卷二十

堯問窩第三十二

三大三

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與不過時也德若堯夷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 經不過以至今之學者無惡胸之意言無數足以馬天下法式表歲所存者 愚詩日既明且也以係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自徒與不敢光 在時世不同書何由生不得馬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尾郭語不賢乎。首為 帝王天地不知善禁的殺賢良比子剖心孔子的国接與遊世等子伴在 人所是共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約。自文是日本語本場時數設宜為 於因者化 京衛一節是化一節是官上語也 題其善行孔子弟過世不許察云 些所不受然別孫鄭宸將聖之心。

本作將衛祖親令軍正蒙伴狂之色視天下以 當是時也知者不得處此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然而無親賢人 田當為意圖問這強為思得語言者有疾今為說者又不容其實乃信共 下過是素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細約天下冥冥行全則之諸侯大領

北村 管路野五 門學信第一 的門的打造員二十一一篇非私行作三十二百年是今去其典語文志作三十三年課職出的門的打造員二十一一篇的一章大部三章文本并非不有十二七三年或是是二十五日 不消傷第三 1:三年管第四 你身管第二 非上二下海跨六

はたに信仰とし 作品、等等元 成相詹第八 王间篇第一

寫匠寫第十二 音道篇第十三 王霸篇第十二

育たたたに第二十五 等上心原第十二六 臣遺爲第二四

時三三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二八

行詩信祭一下二二 芸能信結一下ー 正語篇第上 **岩坐篇第二十四** で方名信信第一下丁二 樂詩篇第二十

性惡篇第二十六 哀公篇第二十八

监行詹第二工 子道篇第二十五五

大路篇第二十九 君子篇第三十一 \ 篇等二十二 堯問篇第二十

期。趙人名况方齊宣王威王之時,原各通常是等作舜成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十 以相校防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等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衛書可維寫系 護左即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儿三百二十二篇 於子集部 卷二十 嘉阿篇第三十二

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 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 贖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贖為變許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 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 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盧文邵日朱本照及韓 作書則世是時孫與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國文照日案史記亦作年五十餘曾 後孟子百餘年孫與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惡劇。當文部日案楚策四孫順遣春申君書刺楚國 魯入齊魯弱而齊監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令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之孫鄭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若日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問於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鄭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 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春 孫卿不重今據史部續乃適楚遊相看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日湯 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 於稷下尊寵之若鄉衍田野湻于髡之屬甚衆號日列大夫皆世所稱。咸

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 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與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 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童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人師古云寺音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朝孫卿為文志官寺子十八篇云名異齊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朝孫卿為 白同異之餘處子之言。金盧文部日際史記作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 平巫祝信禮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處文照日來本無於是推儒 亡至漢與。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與。。 當文照日至漢與以东平地自下 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鄉退而笑之日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 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恰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題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實 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日蘭陵人喜字為 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燭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部		集		部	子	剖	\$	史	經	
	立學批評	小說	詞曲	詩歌	文集	理學	豁子學	史評	編年史	正史	部	
	文心雕龍	水滸傳	詞綜一	一 楚 許 十	文選士	一朱元學案	老子世	一史通通釋	資治通鑑	史記	論語的	
	詩品	三國演義	元曲選	古詩源 十	古文辟類祭	采 明儒學案	莊子 墨子	一 文史通義	短 續資治通鑑	漢書 後漢書	學庸 孟子	
界		紅樓夢		十八家詩鈔	經史百家雜鈔	案	荀子	義	通鑑(以上景印	書 三國志	詩經	
青 局		儒林外史				Adapt Adapt	韓非子		豪印)	志	書經 易經	
發		史 老殘遊記	AND THE RESIDENCE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PROP		駢體文鈔		論衡	Market Andre	and the state of t		經體記	
行		遊記			And the state of t	Andrew Application of the Personal Property of					春秋三傳	-
			A. C.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版二第 册一第 册四第 Ξ 第 列非莊老老 荀 孟論 墨 護管 民 职于 子子子子 子集集 子 子 語 錦評 繑 周 正正 本傳 局商 + 注釋解注義 義義 話 艀 能君 别 八 全 W 被評 华 二元 ス部 角部 四二個角光洋 元八十領定 所傳 元三等價 + 有二 是書 册 六 372 Tic. Ιi. 345 H 予版 初 春植 呂尹吳孫 韓貨商商管管 出 17 秋於 子 非 君子子 校民 -}-子 注例 評被評 行 -+ 家 焦 書年 秋子子注 解子書傳正傳 由八 岩 所 著月 角四元二洋假 ĵċ = 洋 1 书洁 in in 與智 八 第 哪 删 -1-弱 本書 局局 顏世抱潛鹽 申請法新證 即立 氏說 行約 朴夫戲 南 家新 聽衛言語子 訓語子論論 角四元二洋價 元二洋假